



安徽文艺出版社 社员 安徽 文艺出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 1/徐元勇著. 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396-5927-5

I. ①中··· Ⅱ. ①徐··· Ⅲ. ①音乐史 - 史料 - 中国 - 古代 Ⅳ. ①J6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1245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 成 怡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25 字数: 580 千字

版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主编 徐元勇 陈伊笛 编者 戈园园 马 奇 王 猛 刘婷婷 刘宇航 刘树成林 陈伊笛 陈秋蕊 陈科宏 沈贇的 张丝丽 弥雅秋 苏汝潇 姚晨蔚

(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列)

中国古代音乐史 史料备览

ZHONGGUO GUDAI YINYUESHI SHILIAO BEILAN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备览》,自2012年出版以来,备受音乐学术界和音乐学子的青睐。因为这部著作不仅是中国音乐学术界第一部具有中国音乐史学原理性质的专著,而且,其"条目"形式的写作方式,把中国音乐史学系统的、基础性知识梳理得更加具有条理,知识点更加清晰明了,更是便于学习者掌握。书中的每一个"条目"都注入了我们最新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成果和学术内涵。该书集合了中国音乐史学原理性知识,是中国音乐史学习者必读的入门书籍。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缘由,《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备览》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大奖。

这部《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属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备览》姊妹篇。是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具有工具性质的专书。这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必备的具体史料专书,是自2012年以来,我带领以陈伊笛博士为首的20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确定目标,历时四年时间完成的精心之作。分为第一册《正史音乐史料》,第二册《政书类书音乐史料》,第三册《诸子百家音乐史料》出版。其实,我们正在进行的《野史笔记音乐史料辑录》《金石音乐史料辑录》等项目,还会继续深化这项史料必备工作。

《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第一册,收录了"正史",尤其是二十五史中的音乐史料。不过,我们不以"乐志""音乐志"为主要收录对象,因为这项工作音乐史学界已经完成得较为完备。众所周知,任何史料学学者在史料的选择、辑录、注释、考辨的时候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视角,甚至借题发挥,阐发自己的史观。因此,史料辑录既属于基础性的工作,又是一项能够有所作为的创新性研究。学界对于正史音乐史料的辑录,大多集中于乐志、律志。《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均未设专门音乐卷,更是鲜见集中的音乐史料,了解这些时期发生的音乐事件必须从帝王本纪、人物列传以及各志中获取。例如,《三国志》记录着"曹操""周瑜""诸葛亮""杜夔"等诸多音乐人物的事迹;《陈书》亦有陈后主与诸贵人及女学士、狎客的音乐

生活记载;《北齐书》中多次描述了北齐帝王、诸王和士人对西域胡戎乐的喜好、欣赏、钻一研、创改。此外,历代"艺文志""经籍志"详细记述了音乐论著的流传与保留状况,"职官志"则记录了音乐职官的设置,《仪卫志》记有鼓吹乐使用的乐器、人数及服饰要求,《外国志》还有关于中原以外地区,如高丽、占城、倭国等地的音乐情况记载。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要史料。因此,我们关注了正史非"乐志"中的音乐史料,使读者对我国古代音乐各个方面的发展沿革状况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第二册,收录了历代常见的政书与类书中的音乐史料,如"十通"、会典、会要、起居注、实录和唐宋四大类书等。

《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第三册,收录了以先秦诸子百家为主的历代文史文论中的音乐史料。

主要参与的人员有:陈伊笛、沈贇昀、马奇、姚晨蔚、陈秋蕊、邹雅秋、张丝雨、陈科宏、戈园园、刘婷婷、刘树成林、王猛、刘宇航、苏汝潇等。尽管此次工作我们尽量做到精益求精,但是难免失误与不足,望读者包涵并提出宝贵意见,共同促其更加完善。

另外,本史料能够付梓出版,特别要感谢长江学者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及其博士团队对本书的帮助与支持,是他们给了我们信心。他们专业的文史、古汉语学术学养保证了本书的质量。



本书只是收录"二十五史"中的音乐史料,而且,主要辑录了"乐志""音乐志""礼乐志"以外的音乐相关史料。所选各篇由《概述》和《原文》两部分组成。

《概述》是对该书作者、书籍内容、音乐史料存在情况、音乐史料内容以及史料辑录所选版本进行介绍。

- (1)介绍作者生平及作者在文献史料中的出处。如对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文学家、史学家,其事迹主要集中于《报任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如此有据可循,使读者可以从原始史料中得到作者的具体信息。
  - (2)介绍书籍体例、主要内容、重要地位以及流传版本。
  - (3)介绍音乐史料具体分布章节,音乐内容阐述以及对后世影响。
  - (4)介绍史料辑录所选版本。
  - ·《原文》辑录过程中,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 (1)本书力求全面辑录"二十五史"中的音乐史料,一是辑录历代"乐志"中只是反映音乐制度沿革的部分文字;第二主要是辑录了"乐志""音乐志""礼乐志"以外的音乐史料,这是该书的重点和亮点。
- (2)为了保证史料辑录的古文字、古汉语的高水平学术标准,我们充分利用了文史学界已有的成果,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校对。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使用简体字排版,人名中的异字体,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一般保留。"馀"与"余","于"与"於"这类多重意义的繁简字则会视语境和字义而定。关于人物荀勗,依据点校本,除了《晋书》中为"勖",其余正史中均为"勗"。
- (3)注重史料的连续性。对于从原文段落中辑录的史料,尤其是缺失年份及人物的 段落尽量标注年号或者是人物姓名。

(4)关于一些史料被多处记载的问题,如范晔的音乐史料在《宋书》与《南史》中均 -- 有记载,且内容相似,为了保证史料的完整性均予以保留。



| 前言 001          | 《南史》《北史》 152 |
|-----------------|--------------|
| 凡例 001          | 《旧唐书》 176    |
|                 | 《新唐书》206     |
| 《史记》 001        | 《旧五代史》252    |
| 《汉书》 010        | 《新五代史》264    |
| 《后汉书》 024       | 《宋史》267      |
| 《三国志》 ····· 032 | 《辽史》 365     |
| 《晋书》 035        | 《金史》 376     |
| 《宋书》 056        | 《元史》386      |
| 《南齐书》 079       | 《明史》408      |
| 《梁书》《陈书》 085    | 《清史稿》434     |
| 《魏书》 091        |              |
| 《北齐书》 099       | 后跋472        |
| 《周书》 103        | 参考书目 474     |
| 《喀书》106         |              |

# 《史记》

# 【概述】

《史记》又称《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编纂,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文学家、史学家,其事迹主要集中于《报任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中。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太史令。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承父业,掌管编写史书和天文历法。

司马迁著述历史"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前后三千年,"凡百三十篇,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邻近国家的史实。此后,中国皇家官方正史的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

《史记》中的《乐书》《律书》《历书》收录记载了当时的音乐制度沿革以及乐律理论,为后世正史中的"乐志""律历志"提供了写作思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明了作《乐书》的意图:"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根据司马迁"以述来古"的目的,本书辑录了《乐书》中描述秦二世、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史料,以及司马迁对于音乐的看法,而与《乐记》一致的内容则没有收录。除此之外,上古至汉武帝时期丰富的乐人、乐事散见于《史记》的世家、列传之中,本书也进行了详尽的辑录,包括早在先秦典籍之中已有所见的音乐史料,例如"夔典乐""孔子学琴""季札观乐"等。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1版。

# 【原文】

尧乃赐舜豨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



"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卷一《五帝本纪》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脓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卷二《夏本纪》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卷三《殷本纪》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卷四《周本纪》

(秦始皇)三十六年, 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 至地为石,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 遣御史逐问, 莫服, 尽取石旁居人诛之, 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 使博士为《仙真人诗》, 及行所游天下, 传令乐人歌弦之。

——卷六《秦始皇本纪》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 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骥,道旧故为笑乐。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

#### ——卷八《高祖本纪》

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 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姫,王后使人耽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 ——卷九《吕太后本纪》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 ——卷十《孝文本纪》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人河、海,岂不痛哉!

## ——卷二十三《礼书》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 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 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



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噪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殒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 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 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 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人,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

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人也。

——卷二十四《乐书》

(吴王馀祭)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 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 乎?"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 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 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 《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 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曰: "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 言,其周德之衰乎? 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 文王之德乎?"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 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 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 曰:"美哉,犹有感。"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 "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 非禹,其谁能 及之?"见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 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

(鲁献公)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輶,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

——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



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 ——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人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银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 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 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

——卷四十九《外戚世家》

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

——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

——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

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惕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

——卷七十《张仪列传》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



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曜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该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 ——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蘩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 ——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

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

## ——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

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 ——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

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

——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

——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

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

——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

夫山西饶材、竹、谷、护、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人后宫,遍诸侯。

——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 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 《汉书》

# 【概述】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编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班固,字孟坚,东汉文学家、史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

《汉书》成书之路颇为坎坷,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汉书》"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班彪去世后,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汉书》记述了西汉二百一十年的历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司马迁著《史记》"八书",其中《乐书》《律书》《历书》集中记载了音乐事项。班固《汉书》将"八书"改写为"十志",并将"律书""历书"合二为一,作为《汉书》的第一个"志"——《礼乐志》。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明了作《礼乐志》的缘由。后世正史的《礼乐志》《乐志》多依照《汉书·礼乐志》体例编撰。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晋书四·律历》:"黄钟为万事根本,盖算数之所从出,故班书作《律历志》,《晋书》《北魏书》《隋书》皆沿习不改,则迂拘甚矣。《史记》自有"律书""历书",何尝合而为一乎?自新、旧《唐》以来,律吕自归《乐志》,历自为志,是也。"我们辑录之时,删去《礼乐志》中关于房中乐和郊庙歌辞的具体内容记载,而保留了班固对于礼乐的观点以及音乐沿革"大纲"。此外,班固新增《艺文志》《百官公卿表》等等。《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分类记录当时存世的典籍。《艺文志》十》详细记载自先秦到西汉音乐论著的流传与保留状况。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评价《汉书·艺文志》曰:"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百官公卿表》记录了秦汉时期

职官的设置,对与音乐相关的职官的记载,是研究古代音乐机构与职官的重要史料。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 【原文】

元年冬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礼仪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请宣布天下。"制曰"可"。

——卷五《景帝纪》

(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

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四年春, 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 获汗血马来, 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 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檀,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卷六《武帝纪》

(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卷九《元帝纪》

(绥和二年)六月,诏曰:"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

(哀帝)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

——卷十一《哀帝纪》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 《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卷十二《平帝纪》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初置太卜。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左弋为佽飞,居室为保宫,甘泉居室为昆台,永巷为掖廷。佽飞掌弋射,有九丞两尉,太官七丞,昆台五丞,乐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钩盾五丞两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初置尚书,员五人,有四丞。河平元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绥和二年,哀帝省乐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声者,宫、商、角、徵、羽也。 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 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五声和, 八音谐,而乐成。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 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 物聚臧宇覆之也。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 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 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 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

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阴 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 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 四日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

-卷二十一上《律历志上》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人之矣;为国者一 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 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 者也。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 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 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 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 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 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读, 则王道备矣。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 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 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筦弦。盖嘉其敬意而不及其 财贿,美其欢心而不流其声音。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 乎哉?"此礼乐之本也。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 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官,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



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 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 周。"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

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 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

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

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对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阴人伏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而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矣。"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

至宣帝时,琅邪王吉为谏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愿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

《汉书》

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

至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筦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谆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驱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

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以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嫚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也,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



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华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殷颂》犹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此之谓也。又以外赏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故《诗》曰:"钟鼓锽锽,磐管锵锵,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然自《雅》《颂》之兴,而所承衰乱之音犹在,是谓淫过凶嫚之声,为设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浅薄,则邪胜正。故《书》序"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人河海。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招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故秦穆遗戎而由余去,齐人馈鲁而孔子行。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矣。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人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筦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 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

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园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颂》,乃上本有娀、姜原,离、稷始生,玄王、公刘、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汤、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兴,下及辅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属,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扬。功德既信美矣,褒扬之声盈乎天地之间,是以光名著于当世,遗誉垂于无穷也。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大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抢,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





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惟 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 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 孔子不云乎? '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 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 《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 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阜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兹邡 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外郊祭员十三人,诸 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给事雅乐用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柎员二 人,给《盛德》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 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 二人,一人可罢。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 人可罢。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安世乐》鼓员十二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 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 十三人, 缦乐鼓员十三人, 凡鼓八, 员百二十八人, 朝贺置酒, 陈前殿房中, 不应经法, 治 **学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 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楚四会员十七 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铫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竿瑟 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其七十人可 罢。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 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 白若.陵夷坏干干莽。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 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 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 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宜)、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 为发愤而增叹也。

——卷二十二《礼乐志》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人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 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

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

——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卷三十《艺文志》

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

019

《汉书》



(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

——卷四十四《淮南王衡山济北王传》

高祖与(万石君)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

天子巡狩海内,修古神祠,封禅,兴礼乐。

——卷四十六《石石卫直周张传》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 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 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卷四十八《贾谊传》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时慎夫人从,上指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

——卷五十《张冯汲郑传》

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贼,时放见在,奴从者闭门设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内。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又以县官事怨乐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缚束长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钳,衣赭衣,及守令史调等皆徒跣叩头谢放,放乃止。

——卷五十九《张汤传》

(杜钦):"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色声音技能,为万世大法。"

——卷六十《杜周传》

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 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 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

——卷六十三《武五子传》

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

### ——卷六十四《严朱吴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褒低卬,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 磐,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

——卷六十八《霍光金日䃅传》

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贡禹):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

### ——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 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 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

# ——卷七十三《韦贤传》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遗德,承圣业,奉宗庙,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秽、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





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如高祖、太宗焉。

(京房)好钟律,知音声。

### ——卷七十五《京房传》

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毕属目卑下之。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宽饶不说,卬视屋而叹曰:"美哉! 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趋出,劾奏长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礼不敬。上欲罪少府,许伯为谢,良久,上乃解。

#### ——卷七十七《盖宽饶传》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族《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猱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斲。师旷之调钟,竢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

## ——卷八十七下《扬雄传》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

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

023

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 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十,咸登诸朝。其令礼 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 材焉。"

#### ——卷八十八《儒林传》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 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 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由 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 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

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降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 遂委以政。

——券九十三《佞幸传》

元元本本,数始于一,产气黄钟,造计秒忽。八音七始,五声六律,度量权衡,历算道 出,官失学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庶研其几。述《律历志》第一。

上天下泽,春雷奋作,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卫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 纷。略存大纲,以统旧文。述《礼乐志》第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庆。鲁恭馆室,江都沙轻:赵敬险诐,中山淫蒏:长沙寂寞,广川亡 声;胶东不亮,常山骄盈。四国绝祀,河间贤明,礼乐是修,为汉宗英。

-卷一百下《叙传》





# 《后汉书》

# 【概述】

《后汉书》,刘宋范晔、西晋司马彪编撰。是记载后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记述了东汉光武帝元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

范晔,字蔚宗,南朝刘宋时期文学家、史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宋书·范晔传》、《南史·范晔传》。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后来因故被贬官,"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范晔评价自己的《后汉书》:"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后汉书》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范晔作十纪与八十列传,并与友人谢俨合著《礼乐志》《舆服志》等志数篇,后因故散逸。后人将西晋司马彪所作《续汉书》的"八志"补入其中,遂成今人之所见《后汉书》。

史料记载范晔"晓音律""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宋书·范晔传》中的《狱中与诸 甥侄书》也有大篇文字体现了范晔的论乐观点,可见范晔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光武十 王列传》有记载北平侯张苍与公卿商议礼乐的事迹,曾说关于此次议乐事件具体记于《礼乐志》:"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后汉书》没有《礼乐志》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即便如此,我们也能根据《律历志》《礼仪志》和人物列传来寻找音乐史料。如《律历志》与《礼仪志》中记载了东汉的乐律理论和礼仪制度等,人物列传不仅记述了桓谭、张苍、马融、郑玄、蔡邕等人的音乐事迹,也有汉代音乐制度沿革记载,如"(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范晔还首次作《列女传》记录古代列女事迹,才女蔡琰的音乐故事便出于此。

本文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

# 【原文】

(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绚屦以行事。礼毕,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

(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惭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

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永平十年)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飨三老、官属。

——卷二《显宗孝明帝纪》

肃宗济济,天性恺悌。于穆后德,谅惟渊体。左右艺文,斟酌律礼。思服帝道,弘此长懋。儒馆献歌,戎亭虚候。气调时豫,宪平人富。

——卷三《肃宗孝章帝纪》

(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

——卷四《孝和孝殇帝纪》

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

——卷七《孝桓帝纪》

(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

赞曰:期启燕门,霸冰虖河。祭遵好礼,临戎雅歌。肜抗辽左,边廷怀和。

——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

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扬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帝每谦,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



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使反服,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弘推进贤士冯翊、桓梁三十余人,或相及为公卿者。

#### ——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 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 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

(张)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多所正定。

(昭穆)二十六年,诏纯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曰:"《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传》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又前十八年亲幸长安,亦行此礼。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为言谛,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孰,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斯典之废,于兹八年,谓可如礼施行,以时定议。"定从之,自是禘、祫遂定。

奋在位清白,无他异绩。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曰:"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复上疏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

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帝虽善之,犹未施行。其冬,复以病罢。明年,卒于家。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问:"制礼乐云何?"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

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 十一以兴'。《尚书璇机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 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 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 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 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其于 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 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明年复下诏曰:"朕以 不德, 鹰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 麟龙并臻, 甘露宵降, 嘉谷滋生, 赤草之类, 纪于史 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 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 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 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 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 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 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 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 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 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 令有司平奏。 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 擢褒监羽林左 骑。永元四年,迁射声校尉。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





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论曰:"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资文、宣之远图明懿,而终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观,有不尽矣。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业绝天算,议黜异端,斯道竟复坠矣。夫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所以《咸》《茎》异调,中都殊绝。况物运迁回,情数万化,制则不能随其流变,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当损益者也。且乐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修补旧文,独何猜焉?礼云礼云,曷其然哉!

——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

"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已。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

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后荣人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捧之以拜。

——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

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

——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

永平元年,封苍子二人为县侯。二年,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 五县益东平国。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 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

——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

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

——卷四十六《郭陈列传》

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故戛击鸣球,载于《虞谟》;吉日车攻,序于《周诗》。圣主贤君,以增盛美,岂徒为奢淫而已哉!伏见元年已来,遭值厄运,陛下戒惧灾异,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废弛乐悬,勤忧潜思,十有余年,以过礼数。重以皇太后体唐尧亲九族笃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诸家,每有忧疾,圣恩普劳,遣使交错,稀有旷绝。时时宁息,又无以自娱乐,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万福也。臣愚以为虽尚颇有蝗虫,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嬉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小臣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搜狩之义,作颂一篇,并封上。浅陋鄙薄,不足观省。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其室者。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卷六十上《马融列传》

(蔡邕)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

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 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



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憘!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 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 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 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䜩,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

——卷六十下《蔡邕列传》

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谏议大夫。

——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

——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

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

顺帝以登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典律,转拜侍中。

——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郦食其之后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 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

(孔)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蹋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诃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于是先解衵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卷八十下《文苑列传》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

——卷八十四《列女传》

《后汉书》

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治律历。孝武正乐,置协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 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 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

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为能传崇学耳。"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推常数及候气而已。

#### ——卷九十一《律历志上》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 ——卷一百一十四《百官志一》

大予乐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 陈序。永一人。

——卷一百一十五《百官志二》



# 《三国志》

# 【概述】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是中国历史上自东汉末年灵帝至西晋初晋武帝的一段时期,有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早在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之前,在魏国已有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吴国有韦昭《吴书》,但《三国志》一出,其他三国诸史尽废,南北朝裴松之便集合各史为《三国志》作注,内容极其丰富。

陈寿,西晋时著名史学家。他的事迹可见于《晋书·列传第五十二》:"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睿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汉魏六朝的士大夫均精通音乐,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可以说,他们既是沙场上的 骁将,又是乐坛的魁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无论是草莽枭雄还是文人雅士,音乐都如同一汩清泉在这个战乱的时代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文人的音乐修养在这一时 期得到了极大的体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身隐心未隐,无论面对如何的困难都能够镇定自若,如此才能后经刘备"三顾"而出,以刘备蜀汉政权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实际决策人物的身份,在汉末三国历史舞台上导演一幕幕颇具传奇色彩的壮剧;曹操"无威重,好音乐",招贤能、纳良材,慧眼识杜夔,重用文人。许多文士奔走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文人集团。他们随军征战的同时,横槊赋诗,丝竹并奏,从事诗乐创作,发展并繁荣了建安音乐;周瑜文韬武略,"少精意于音乐",听音知错义顾。这些人物形象,这些人文叙事,都被鲜活地记载于《三国志》。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

# 【原文】

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 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六佾之舞。

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 章……。《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

——卷一《武帝纪》

公卿相仪,王御华盖,视金鼓之节。

今百姓寒者未暖,饥者未饱,鳏者未室,寡者未嫁;权、备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将 整以齐斧;戎役未息于外,十民未安于内,耳未闻康哉之歌,目未睹击壤之戏,婴儿未可 托于高巢,余粮未可以宿于田亩。

魏书曰:有司奏改汉氏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 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卷二《文帝纪》

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卷三十二《先主传》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吕乂字季阳,南阳人也……乂少孤,好读书鼓琴。

一卷三十九《吕乂传》

后主立太子,以周为仆,转家令。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疏谏曰:"昔王 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愿省减乐官;后官所增告,但奉修先帝所 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一卷四十二《谯周传》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兴,夫命世之主,树身行道,非唯一时,亦由开基植绪,光于来世 者也。

- 卷四十五《杨戏传》

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

——券五十二《顾雍传》

玄子尚,孙皓时为侍郎,以言语辩捷见知,擢为侍中、中书令。皓使尚鼓琴,尚对曰:



"素不能。"敕使学之。后宴言次说琴之精妙,尚因道"晋平公使师旷作清角,旷言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皓意谓尚以斯喻己,不悦。

——卷五十三《张纮传》

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卷五十四《周瑜传》

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

——卷五十七《虞翻传》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

——卷六十五《王楼贺伟华传》

# 《晋书》

# 【概述】

《晋书》是唐太宗敕令编撰的一部记载晋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全书原有一百三十二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现存一百三十卷,内容上承秦汉,下启南北朝。

早在唐高祖时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曾经上疏提议修撰前朝正史。他认为"近代已 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 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至贞观十年,共修前朝正史五部,分别为《梁 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部。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 他曾颁布《修晋书诏》说明了编撰《晋书》的缘由,认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惟晋 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元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朝鼎谢,江右嗣兴,并宅寰 区,累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方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 录","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文,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浩,咸使发明。其所 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参与编撰《晋书》的人数众多,据《唐 会要・卷六十三》记载共有二十二人:"司空房元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 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 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 丘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 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 俨……其太宗所着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其中房元龄即为房玄龄(避"玄" 讳)。

《晋书》中的音乐史料集中记载于《律历志》《礼志》《乐志》均从汉末开始记述,补足《三国志》无志的缺憾。与前代正史相比,《晋书》首次用"载记"这一体例来记述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事迹,其中也包括了慕容超等人的音乐生活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晋书》编撰过程中采用了多部笔记小说的资料。刘知几《史通·卷十六》说"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例如《晋书》中与音乐有关的人物有刘尹、嵇康、祢衡、刘



劭、马融、郑玄、孙兴公、顾长康、嵇绍、谢安、戴奎、王敦、顾彦先、王献之、王徽之、阮籍、阮 咸、荀勖、张季鹰、谢仁祖、孙皓、曹操等。对照《世说新语》,大多数有相似的记载。《世 说新语》成书早于《晋书》,而且更加接近魏晋时期。由此可见,正史可以与笔记互相的 佐证与参照,也可以互为补遗。

本文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

# 【原文】

(正始)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

——券一《宣帝纪》

(正元元年)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嫚女德,日近倡优,纵其丑虐……"

公光敷显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顺,庶尹允谐,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卷二《景帝纪》

(咸熙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位在燕王上。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皆如帝者之仪。

——卷二《文帝纪》

(泰始元年)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诏曰:"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兴灭继绝,约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锢。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省郡国御调,禁乐府廢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

(泰始四年)六月丙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

——卷三《武帝纪》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临朝,不设乐。

——卷四《惠帝纪》

太兴元年春正月戊申朔,临朝,悬而不乐。

——卷六《元帝纪》

-卷六《明帝纪》

(永和)六年春正月,帝临朝,以褚裒丧故,悬而不乐。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临朝,以五陵未复,悬而不乐。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临朝,以皇太后母丧,悬而不乐。

卷八《穆帝纪》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会。立皇后褚氏。甲午,征刘裕 还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悬而不乐。以骠 骑将军刘道怜为司空。

——卷十《恭帝纪》

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主俳倡戏乐,又主夷狄远客、负海之宾。星明大,礼乐兴,四 夷宾。

——卷十一《天文志上》

及秦氏灭学,其道浸微。汉室初兴,丞相张苍首言音律,未能审备。孝武帝创置协 律之官,司马迁言律吕相生之次详矣。及王莽之际,考论音律,刘歆条奏,大率有五:一 曰备数,一、十、百、千、万也;二曰和声,宫、商、角、徵、羽也;三曰审度,分、寸、尺、丈、引 也;四曰嘉量,籥、合、升、斗、斛也;五曰权衡,铢、两、斤、钧、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 又记建武已后言律吕者,至司马绍统采而续之。汉末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堙灭,魏 武始获杜夔,使定乐器声调。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 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铸律吕。元康中,勖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属永嘉 之乱,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及元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 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竟不能备。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后言音律度量者, 以志于篇云。

时淮南王(刘)安延致儒博,亦为律吕。云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 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位在子。林钟位在未,其数五十四。太蔟其数七十二,南吕之 数四十八,姑洗之数六十四,应钟之数四十二,蕤宾之数五十七,大吕之数七十六,夷则 之数五十一,夹钟之数六十八,无射之数四十五,中吕之数六十,极不生。以黄钟为宫, 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应钟, 不比正音,故为和:应钟牛蕤宾,不比正音,故为缪。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 音比黄钟浸以清。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 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其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

037



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 天地之道也。

及元始中,王莽辅政,博徵通知钟律者,考其音义,使羲和刘歆典领调奏。班固《汉书》采而志之,其序论虽博,而言十二律损益次第,自黄钟长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长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而左旋,八八为位。一上一下,终于无射,下生中吕。校其相生所得,与司马迁正同。班固采以为志。

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于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而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牺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焉。《礼运》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

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 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 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 调。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 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则不可知也。"

勖等奏:"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祐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音之中。 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和写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于后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仪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经礼,于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下太乐乐府施行。平议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余无所施用,还付御府毁。"奏可。 勖又问和:"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后乃以为乐不?"和辞: "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今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辄令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后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

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依律调之,然后施于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于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于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部郎刘秀、邓昊、王艳、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后器象有制,音均和协。

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案《周礼》奏六乐,乃奏黄钟,歌大吕;乃奏太蔟,歌应钟,皆以律吕之义,纪歌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钟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钟。则歌奏之义,若合经礼,考之古典,于制为雅。

土音宫,数八十一,为声之始。属土者,以其最浊,君之象也。季夏之气和,则宫声调。宫乱则荒,其君骄。黄钟之宫,律最长也。

火音徵,三分宫去一以生,其数五十四。属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气和,则 徵声调。徵乱则哀,其事勤也。

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数七十二。属金者,以其浊次宫,臣之象也。秋气和,则商声调。商乱则诐,其官坏也。

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数四十八。属水者,以为最清,物之象也。冬气和,则 羽声调。羽乱则危,其财匮也。



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数六十四。属木者,以其清浊中,人之象也。春气和,则角声调。角乱则忧,其人怨也。

杨子云曰:"声生于日,谓甲己为角,乙庚为商,丙辛为徵,丁壬为羽,戊癸为宫也。律生于辰,谓子为黄钟,丑为大吕之属也。声以情质,质,正也。各以其行本情为正也。律以和声,当以律管钟均和其清浊之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协,和也。"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谓之八音。声和音谐,是谓五乐。

——卷十六《律历志上》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 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 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 也。后又改三篇之行礼诗。第一曰《于赫篇》,咏武帝,声节与古《鹿鸣》同。第二曰《巍 巍篇》,咏文帝,用延年所改《驺虞》声。第三曰《洋洋篇》,咏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 声。第四曰复用《鹿鸣》。《鹿鸣》之声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晋初,食举亦用《鹿鸣》。 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 酒、食举乐歌诗。荀勖云:"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诗《鹿鸣》以为乐章。又《鹿鸣》以宴 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 朝宗之义。又为正日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诗或二 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 皆当。"故勖造晋歌,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焉。张华以为"魏上寿、食 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 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辞异,兴废随 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则华、勖 所明异旨也。时诏又使中书侍郎成公绥亦作焉。今并采列之云。

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制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事具《律历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乐事,启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二

舞,其乐章亦张华之所作云。

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调律吕,正雅乐,正会殿庭作之,自谓宫商克谐,然论者 犹谓勖暗解。时阮咸妙达八音,论者谓之神解。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以为高近哀思, 不合中和。每公会乐作,勖意咸谓之不调,以为异己,乃出咸为始平相。后有田父耕于 野,得周时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伏咸之妙,复征咸归。 勖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钟声。会勖薨,未竟其业。元康三年,诏其子藩修定金石, 以施郊庙。寻值丧乱,莫有记之者。

#### ---卷二十二《乐志上》

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辞,陈之于舞列。宫悬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仿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犹有未备。太宁末,明帝又访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为荆州,与谢尚修复雅乐,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及慕容儁平冉闵,兵戈之际,而邺下乐人亦颇有来者。永和十一年,谢尚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而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人关右。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今列其词于后云。

成帝咸康七年,尚书蔡谟奏:"八年正会仪注,惟作鼓吹钟鼓,其余伎乐尽不作。"侍中张澄、给事黄门侍郎陈逵驳,以为"王者观时设教,至于吉凶殊断,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观礼,陵有傧吊之位,庭奏宫悬之乐,二礼兼用,哀乐不分,体国经制,莫大于此"。诏曰:"今既以天下体大,礼从权宜,三正之飨,宜尽用吉礼也。至娱耳目之乐,所不忍闻,故阙之耳。事之大者,不过上寿酒,称万岁,已许其大,不足复阙钟鼓鼓吹也。"

澄、逵又启:"今大礼虽降,事吉于朝。然傧吊显于园陵,则未灭有哀;礼服定于典文,义无尽吉。是以咸宁之会,有彻乐之典,实先朝稽古宪章,垂式万世者也。"诏曰:"若元日大飨,万国朝宗,庭废钟鼓之奏,遂阙起居之节,朝无磬制之音,宾无蹈履之度,其于事义,不亦阙乎!惟可量轻重,以制事中。"

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政道,养以仁义,防其淫佚,上享宗庙,下训黎元,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物。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歌钟鼓金





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易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一观,逆行连倒,头足人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灵,而不恻怆。加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廪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诸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下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惟垂采察!"于是除《高垣》《紫鹿》《跋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儿》等乐,又减其廪。其后复《高垣》《紫鹿》焉。

#### ----卷二十三《乐志下》

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

#### ——卷二十四《职官志》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古用杂木珠,原宪所冠华冠是也。又《春秋左氏传》郑子臧好聚鹬冠,谓建华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汉《育命舞》乐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进贤。郑展曰:"方山冠,以五采谷为之。"汉《大予》《八佾》、《五行》 乐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爵弁,一名广冕。高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增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 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 ——卷二十五《舆服志》

泰始八年薨。帝发哀于朝堂,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及葬, 给节幢麾、曲盖、追锋车、鼓吹、介士、大车,皆如魏司空陈泰故事。

(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 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 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

及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 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 以告。

#### ——卷三十三《石苞传》

(太康四年)明年,策攸曰:"于戏!惟命不于常,天既迁有魏之祚。我有晋既受顺天

S

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国于东土,锡兹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无怠,以永保宗庙。" 又诏下太常,议崇锡之物,以济南郡益齐国。又以攸子寔为北海王。于是备物典策,设 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

——卷三十八《齐王攸传》

时以《正德》《大豫》雅颂未合,命凯定乐。

——卷三十九《荀凯传》

(荀勖)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初,勖于路逢赵贾人牛铎,识其声。及掌乐,音韵未调,乃曰:"得赵之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 勖议以为: "省吏不如省官, 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清心。 昔萧曹相汉, 载其清静, 致画一之歌, 此清心之本也。 ……"

勖有十子……邃字道玄,解音乐,善谈论。弱冠辟赵王伦相国掾,迁太子洗马。

——卷三十九《荀勖传》

(贾谧)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

——卷四十《贾谧传》

(刘寔)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让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

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廪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难彰先王之过。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

——卷四十一《刘寔传》

——卷四十三《山简传》

峤字叔骏,才学深博,少有令闻。

太康末,武帝颇亲宴乐,又多疾病。

后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统之。

——券四十四《华峤传》



#### (何)攀虽居显职,家甚贫素,无妾媵伎乐,惟以周穷济乏为事。

——券四十五《何攀传》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 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

成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荀勖每与咸 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

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

——卷四十九《阮籍列传》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

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 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

——卷四十九《嵇康传》

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 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 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卷四十九《向秀传》

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祖缵,典农中郎将。父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 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

于时名士王玄、阮修之徒,并以鲲初登宰府,便至黜辱,为之叹恨。鲲闻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畅,而恬于荣辱。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

——卷四十九《谢鲲传》

史臣曰:……临锻灶而不回,登广武而长叹,则嵇琴绝响,阮气徒存。通其旁径,必 凋风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轨躅之外,或有可观者焉。咸能符契情灵,各敦终始,怆 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动驾。

——卷四十九《光逸列传》

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学,以才行称,夷简有大度,兼善骑射。

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当时见者未能审其量也。

——卷五十《曹志传》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著《礼乐》《圣真》 之论。

(皇甫谧):"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

### ——卷五十一《皇甫谧传》

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



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

——卷五十一《挚虞传》

(晋武帝)诏曰:"盖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

-----卷五十二《郤诜传》

(潘)岳频宰二邑,勤于政绩。调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以公事免。杨骏辅政,高 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初,谯人公孙宏少孤贫,客田于河阳,善鼓琴,颇 能属文。岳之为河阳令,爱其才艺,待之甚厚。

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金石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铿锵阖阁,般辟俯仰,可以澄神涤欲,移风易俗者,罔不毕奏。抑淫哇,屏《郑》《卫》,远佞邪,释巧辩。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颈以视,倾耳以听,希道慕业,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风,歌来苏之惠。然后知居室之善,著应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于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壮观,万载之一会也。尼昔忝礼官,尝闻俎豆。今厕末列,亲睹盛美,潍渍徽猷,沐浴芳润,不知手舞口咏,窃作颂一篇。义近辞陋,不足测盛德之形容,光圣明之遐度。

如彼和肆,莫匪琼瑶;如彼仪凤,乐我《云》《韶》。琼瑶谁剖?四门洞开;《云》《韶》 奚乐?神人允谐。蝉冕耀庭,细佩振阶。德以谦光,仁以恩怀。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

故《濩》有惭德,《武》未尽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浅。耽乐逸游,荒淫沉湎。不式古训,而好是佞辩。

### ——卷五十五《潘岳传》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钟以吐干,据苍岑而孤生。既乃琼巘层崚,金岸崥崹,右当风谷,左临云溪,上无陵虚之巢,下无跖实之蹊,摇刖峻挺,茗邈嶕峣,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飙,零雪写其根,霏霜封其条,木既繁而后绿,草未素而先凋。于是构云梯,陟峥嵘,翦蕤宾之阳柯,剖大吕之阴茎。营匠斫其朴,伶伦均其声。器举乐奏,促调高张,音朗号钟,韵清绕梁。追逸响于八风,采奇律于归昌,启中黄之妙宫,发蓐收之变商。若乃龙火西颓,暄气初收,飞霜迎节,高风送秋,羁旅怀土之徒,流宕百罹之俦,抚促柱则酸鼻,挥危弦则涕流。若乃追清哇,赴严节,奏《渌水》,吐《白雪》,激楚回,流风结,悲蓂荚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茕嫠为之擗摽,孀老为之呜咽,王子拂缨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此盖音曲之至妙,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然后纵棹随风,弭楫乘波,吹孤竹,抚云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 歌。歌曰:'乘鹢舟兮为水嬉,临芳洲兮拔灵芝。'乐以忘戚,游以卒时,穷夜为日,毕岁为 期。此盖宴居之浩丽,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卷五十五《张载传》

冏于是辅政,居攸故宫,置掾属四十人。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 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墙以诵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沉 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

——卷五十九《齐王冏传》

河南徐润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贵势,琨甚爱之,署为晋阳令。润恃宠骄恣,干预 琨政。

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 叹。中夜奏胡筋,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卷六十二《刘琨传》

(祖逖)年二十四,阳平辟察孝廉,司隶再辟举秀才,皆不行。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 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卷六十二《衵逖列传》

(王导)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 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 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惟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 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 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

导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帝知之,给布万匹,以供私费。导有羸疾,不堪 朝会,帝幸其府,纵酒作乐,后令舆车入殿,其见敬如此。

一卷六十五《王导传》

时总章太乐伶人,避乱多至荆州,或劝可作乐者。弘曰:"昔刘景升以礼坏乐崩,命 杜夔为天子合乐,乐成,欲庭作之。夔曰:'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恐非将军本意。'吾常 为之叹息。今主上蒙尘,吾未能展效臣节,虽有家伎,犹不宜听,况御乐哉!"乃下郡县, 使安慰之,须朝廷旋返,送还本署。

-卷六十六《刘弘传》

(顾)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 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

一卷六十八《顾荣传》



(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凡所著述,诗赋笺表数十篇。兼解音乐,殆尽其妙。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慎行爱士,老而弥笃。

#### —— 卷六十八《纪瞻传》

邀字望之。少好学,尤精《史汉》……于时凡百草创,学校未立,邀上疏曰:……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仪,耳不闻钟鼓管纮之音,文章散灭,图谶无遗,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嗟叹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奉诵明令,慷慨下风,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修建。

疏奏,纳焉,于是始修礼学。

#### ——卷六十九《戴若思传》

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钟)雅劾奏曰:"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祖明皇帝崩背万国,当期来月。圣主缟素,泣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穆后临朝,特原不问。雅直法绳违,百僚皆惮之。

#### ——卷七十《钟雅传》

建兴初,正旦将作乐,(熊)远谏曰:"谨案《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撤乐减膳。孝怀皇帝梓宫未反,豺狼当途,人神同忿。公明德茂亲,社稷是赖。今杜弢蚁聚湘川,比岁征行,百姓疲弊,故使义众奉迎未举。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贡士鳞萃,南北云集,有识之士于是观礼。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昔齐桓贯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将绍皇纲于既往,恢霸业于来今,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谓官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元帝纳之。

#### ——卷七十一《熊远传》

然陛下即位以来,中兴之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 杖

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经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惑, 职次数改则觊觎生,官方不审则秕政作,惩劝不明则善恶浑,此有国者之所慎也。

——卷七十二《郭璞传》

初,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妓乐,颇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谏之。安遗坦之书曰:"知君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聊复以自娱耳。若洁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诚心而行,独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谓。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方圆不可错用,体韵岂可易处!"

后骠骑参军王徽请国宝同宴,国宝素骄贵使酒,怒尚书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盘 盏乐器掷台之,台之不敢言,复为粲所弹。

——一卷七十五《王坦之传》

(范宁)答曰:"子信有圣人之言乎? 夫圣人者,德侔二仪,道冠三才,虽帝皇殊号,质文异制,而统天成务,旷代齐趣。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 昔夫子斩少正于鲁,太公戮华士于齐,岂非旷世而同诛乎! 桀纣暴虐,正足以灭身覆国,为后世鉴戒耳,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 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 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

——卷七十五《范甯传》

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恸过礼,亲戚异之。八岁,神悟夙成。鲲尝携之送客,或曰:"此儿一坐之颜回也。"尚应声答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席宾莫不叹异。十余岁,遭父忧,丹阳尹温峤吊之,尚号咷极哀。既而收涕告诉,举止有异常童,峤甚奇之。及长,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诸父责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

(谢)尚于是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钟石之乐,自尚始也。

——卷七十九《谢尚传》

(谢安)性好音乐,自弟(谢)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



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 ——卷七十九《谢安传》

史臣<sup>①</sup>曰: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废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简侯任总中台,效彰分阃;正议云唱,丧礼堕而复弘;遗音既补,雅乐缺而还备。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尘外,高谢人间,啸咏山林,浮泛江海,当此之时,萧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萝而袭朱组,去衡泌而践丹墀,庶绩于是用康,彝伦以之载穆。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衣冠易虑,远迩崩心。从容而杜奸谋,宴衎而清群寇,宸居获太山之固,惟扬去累卵之危,斯为盛矣。然激繁会于期服之辰,敦一欢于百金之费,废礼于偷薄之俗,崇侈于耕战之秋,虽欲混哀乐而同归,齐奢俭于一致,而不知颓风已扇,雅道日沦,国之仪刑,岂期若是!琰称贞干,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风流,竟以文词获誉:并阶时宰,无堕家风。奕万以放肆为高,石奴以褊浊兴累,虽曰微颣,犹称名实。康乐才兼文武,志存匡济,淮肥之后,勍寇望之而土崩;涡颍之师,中州应之而席卷。方欲西平巩洛,北定幽燕,庙算有遗,良图不果,降龄何促,功败垂成,拊其遗文,经纶远矣。

#### ——卷七十九《谢邈传》

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 ——卷八十《王羲之传》

(王徽之)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

——卷八十《王徽之传》

(桓)伊性谦素,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替。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

此处指编撰《晋书》的房玄龄。

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蒏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连,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 ——卷八十一《桓伊传》

齐王冏既辅政,大兴第舍,骄奢滋甚,(嵇)绍以书谏曰:"夏禹以卑室称美,唐虞以茅茨显德,丰屋蔀家,无益危亡。窃承毁败太乐以广第舍,兴造功力为三王立宅,此岂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万姓颙颙,咸待覆润,宜省起造之烦,深思谦损之理。复主之勋不可弃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虽谦顺以报之,而卒不能用。绍尝诣冏谘事,遇冏宴会,召董艾、葛鸠等共论时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左右进琴,绍推不受。冏曰:"今日为欢,卿何吝此邪!"绍对曰:"公匡复社稷,当轨物作则,垂之于后。绍虽虚鄙,忝备常伯,腰绂冠冕,鸣玉殿省,岂可操执丝竹,以为伶人之事! 若释公服从私宴,所不敢辞也。"冏大惭。艾等不自得而退。

#### ——卷八十九《嵇绍传》

昔周德既衰,诸侯力政,礼经废缺,雅颂陵夷。夫子将圣多能,固天攸纵,叹凤鸟之不至,伤麟出之非时,于是乃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载籍逸而复存,风雅变而还正。

惠帝缵戎,朝昏政弛,衅起宫掖,祸成藩翰。惟怀逮愍,丧乱弘多,衣冠礼乐,扫地俱尽。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贺、荀、刁、杜诸贤并稽古博文,财成礼度。虽尊儒劝学亟降于纶言,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

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读诵,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



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 其傍,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

——卷九十一《儒林传》

(成公)绥雅好音律,尝当暑承风而啸,泠然成曲,因为《啸赋》曰:

逸群公子,体奇好异,敖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时曜灵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携手,踌躇步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浮云于泰清,集长风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沉,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奢淫,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引唱万变,曲用无方,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历而慷慨,徐婉约而优游,纷繁骛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长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濞而奔壮。横郁呜而滔涸,咧缭眺而清昶。逸气奋涌,缤纷交错,烈烈飙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回寒风乎北朔,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怫郁冲流,参谭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猛兽应于中谷;南箕动于穹苍,清飙振于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霭之混浊,变阴阳于至和,移淫风之秽俗。

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蜎,乃吟咏而发叹,声驿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笳若箫;磞硠震隐,訇磕唧嘈。发徵则隆冬熙烝,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嚁而清厉。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

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宁子敛手而叹息,钟期弃 琴而改听,尼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舞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 声之至极。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左丞。恺之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

---卷九十二《文苑传》

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卷九十四《孙登传》

会母疾,(夏)统侍医药,宗亲因得见之。其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难统,于是共绐之曰:"从父间疾病得瘳,大小以为喜庆,欲因其祭祀,并往贺之,卿可俱行乎?"统从之。人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佪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柈,酬酢翩翻。统惊愕而走,不由门,破藩直出。

后其母病笃,乃诣洛市药……太尉贾充怪而问之,统初不应,重问,乃徐答曰:"会稽夏仲御也。"充使问其土地风俗,统曰:"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太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充又谓曰:"昔尧亦歌,舜亦歌,子与人歌而善,必反而后和之,明先圣前哲无不尽歌。卿颇能作卿土地间曲乎?"统曰:"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泽云布,圣化犹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尸,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众人佥曰:"善。"统于是以足叩船,引声喉啭,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嗽天,云雨响集,叱咤欢呼,雷电昼冥,集气长啸,沙尘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诸人顾相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是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泪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卤簿,觊其来观,因而谢之,遂命建朱旗,举幡校,分羽骑为队,军伍肃然。须臾,鼓吹乱作,胡葭长鸣,车乘纷错,纵横驰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襡,炫金翠,绕其船三匝。统危坐如故,若无所闻。充等各散曰:"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统归会稽,竟不知所终。

#### ——卷九十四《夏统传》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 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 叹。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



陵王晞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闻命欣然,拥琴而往。

——卷九十四《戴逵传》

(陶潜)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卷九十四《陶潜传》

(辰韩)初生子,便以石押其头使扁。喜舞,善弹瑟,瑟形似筑。

——卷九十七《辰韩传》

敦眉目疏朗,性简脱,有鉴裁,学通《左氏》,口不言财利,尤好清谈,时人莫知,惟族 兄戎异之。经略指麾,千里之外肃然,而麾下扰而不能整。武帝尝召时贤共言伎艺之 事,人人皆有所说,惟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击鼓,因振袖扬袍,音节谐韵,神气 自得,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卷九十八《王敦传》

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嘉答曰:"渐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卷九十八《孟嘉传》

是岁,玄兄伟卒,赠开府、骠骑将军,以桓脩代之。从事中郎曹靖之说玄以桓脩兄弟职居内外,恐权倾天下,玄纳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伟服始以公除,玄便作乐。初奏,玄抚节恸哭,既而收泪尽欢,玄所亲仗唯伟,伟既死,玄乃孤危。

(元兴二年)十一月,玄矫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處宫县,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其女及孙爵命之号皆如旧制。

——卷九十九《桓玄传》

(申胤)又仲冬长至,太阴数终,黄钟产气,绵微于下,此月闭关息旅,后不省方。《礼记》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斋戒去声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从八能之说。或以有事至灵,非朝飨之节,故有乐作之理。王者慎微,礼从其重。前来二至阙鼓,不宜有设,今之铿锵,盖以常仪。二至之礼、事殊余节,猥动金声,惊越神气,施之宣养,实为未尽。"

——卷一百一十《慕容俊载记》

太元七年,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

#### ——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已厉身,往来出人,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诜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为已任。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诜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逃匿,终身不敢见诜。

#### ——卷一百十七《姚兴载记上》

(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汉)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 《巴渝舞》是也。

#### ——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兴,言于兴曰:"燕王称藩,本非推德,权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兴师征质,岂可虚还其母乎! 母若一还,必不复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后归之。"兴意乃变,遣使聘于超。超遣其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入长安,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兴大悦,延华人䜩。酒酣,乐作,兴黄门侍郎尹雅谓华曰:"昔殷之将亡,乐师归周;今皇秦道盛,燕乐来庭。废兴之兆,见于此矣。"

超正旦朝群臣于东阳殿,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姚兴,遂议人寇。

——卷一百二十八《慕容超载记》







# 《宋书》

# 【概述】

《宋书》是齐武帝敕令编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录了宋武帝永初元年至宋顺帝 升明三年共六十年的史事,共一百卷,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南朝沈约编撰。

沈约,字休文,南朝文学家、史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梁书·沈约传》《南史·沈约传》,他历仕宋齐梁三朝,参与过众多议乐事件并创作了大量郊庙歌辞,为南朝音乐文化政策的制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天监元年,梁武帝问乐之时,沈约认为"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除了《宋书》之外《隋书》中也记载了沈约创制的三十首郊庙歌辞。

《宋书》有专门的乐志来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发展的状况。分别为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十九记述了三皇五帝以来,音乐制度的沿革以及乐器的存在情况,卷二十至卷二十二记述了刘宋时期主要使用的郊庙歌辞。《四库提要》记载"(宋书)《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铙歌》诸乐章以存义训,如《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而词不可详者,每一句为一断,以存其节奏,义例尤善。"除此之外,礼志和历志中也有多处应《乐记》载。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

# 【原文】

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舆服》,并各立志。夫礼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政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至于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

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管,以听凤鸣,以定律吕。夫声有清浊,故协以宫商;形有长短,故检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质有轻重,故平以钧石。故《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则律吕,宫商之所由生也。

夫乐有器有文,有情有官。钟鼓干戚,乐之器也;屈伸舒疾,乐之文也。"论伦无患, 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 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周礼》 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 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乐。又曰:"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 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 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地祇人鬼,礼亦如之。其可以感物兴化,若此之深也。

"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黄钟之数六,分而为雌雄十二钟。钟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故黄钟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七,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吕。中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月律应二十四时。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

"古人为度量轻重,皆生乎天道。黄钟之律长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长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即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为制。秋分而禾穗定,穩定而禾孰。律之数十二,故十二穩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为丈。其以为重,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铢而当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一斤。三月而一时,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一岁,故四钧而一石。""其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





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扬子云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声以情质,律以和声,声律相协,而八音生。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谓之八音。声和音谐,是谓五乐。"

夫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令封上。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周密,布缇幔。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

三代陵迟,音律失度。汉兴,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孝武之世,置协律之官。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受学于小黄令焦延寿。其下生、上生,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而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伏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暖风雨之占于是生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续汉志》具载其律准度数。

汉章帝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子男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嵩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为能传嵩学耳。"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候气而已。

论曰:律吕相生,皆三分而损益之。先儒推十二律,从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万七

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约之,是为上生。故《汉志》云: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无射既上生中吕,则中吕又当上生黄钟,然后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官。今上生不及黄钟实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约实一千九百六十八为一分,此则不周九分寸之律一分有奇,岂得还为官乎?凡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为下生,此其大略,犹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至于南事,为六十律,竟复不合,弥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训角为触,徵为祉,阳气施种于黄钟,如斯之属,空烦其文,而为辞费。又推九六,欲符刘歆三统之数,假托非类,以饰其说,皆孟坚之妄矣。

蔡邕从朔方上书,云《前汉志》但载十二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马彪皆已志之。汉末,亡失雅乐。黄初中,铸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协律都尉杜夔令玉铸钟,其声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于魏王。魏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士。

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则不可知也。"

届等奏:"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佑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和写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于后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刑古昔,以求厥衷,合于经礼,于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下太乐、乐府施行。平议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余无所施用,还付御府毁。"奏可。

勗又问和<sup>①</sup>: "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后乃以为乐不?"和辞: "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

① 和:此处指"列和"。



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令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后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和乃辞曰:"自和父祖汉世以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令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朱夏,皆与和同。

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依律调之,然后施于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于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于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令部郎刘秀、邓昊、王艳、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后器象有制,音均和协。

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案《周礼》六乐,乃奏黄钟,歌大吕;乃奏太蔟,歌应钟。皆以律吕之义,纪歌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周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钟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钟"。《周语》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是则歌奏之义,当合经礼,考之古典,于制为雅。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周礼》载六律六同。《礼记》又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刘歆、班固纂《律历志》,亦纪十二律。唯京房始创六十律,至章帝时,其法已亡;蔡邕虽追纪其言,亦曰:"今无能为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无施于乐。谨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记注图侧,如别。省图,不如视笛之了,故复重作蕤宾伏孔笛。其制云:

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正声调法,黄钟为宫,应钟为变宫,南吕为羽,林钟为徵,蕤宾为变徵,姑洗为角,太蔟为商。正声调法,黄钟为宫,宫生徵,黄钟生林钟也。徵生商,林钟生太蔟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羽生

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黄钟为变徵,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蕤宾为变宫,清角之调:以姑洗为宫,蕤宾为商,林钟为角,南吕为变徵,应钟为徵,黄钟为羽,太蔟为变宫。 凡笛体用角律,其长者八之,短者四之,空中实容,长者十六,二十一变也。伏孔四,

角,南吕生姑洗也。角生变宫,姑洗生应钟也。变宫生变徵,应钟生蕤宾也。下徵调法,

凡笛体用角律,其长者八之,短者四之,空中实容,长者十六,二十一变也。伏孔四, 所以便事用也。

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长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

太蔟之笛:正声应太蔟,下徵应南吕,长二尺五寸二分八厘有奇。

夹钟之笛:正声应夹钟,下徵应无射,长二尺四寸。

姑洗之笛:正声应姑洗,下徵应应钟,长二尺二寸四分七厘有奇。

中吕之笛:正声应中吕,下徵应黄钟,长二尺一寸三分三厘有奇。

蕤宾之笛,正声应蕤宾,下徵应大吕,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

林钟之笛:正声应林钟,下徵应太蔟,长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奇。

夷则之笛:正声应夷则,下徵应夹钟,长三尺六寸。

南吕之笛,正声应南吕,下徵应姑洗,长三尺三寸七分一厘有奇。

无射之笛:正声应无射,下徵应中吕,长三尺二寸。

应钟之笛:正声应应钟,下徵应蕤宾,长二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

勗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乖错。始知后汉至魏,尺度渐长于古四分有余。夔依为律吕,故致失韵。乃部佐著作郎刘恭依《周礼》更积黍起度,以铸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比之不差毫厘。又汉世故钟,以律命之,不叩而自应。初勗行道,逢赵郡商人县铎于牛,其声甚韵。至是搜得此铎,以调律吕焉。

晋武帝以勗律与周、汉器合,乃施用之。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非兴国之音。咸 亡后,掘地得古铜尺,果长勗尺四分,时人咸服其妙。

元康中,裴以为医方民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不 见省。

黄钟箱笛,晋时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减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减五分,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东箱长笛四尺二寸也。"太蔟箱笛,晋时三尺七寸,宗之减为三尺三寸七分,纵又减一寸一分,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晋时三尺五寸,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纵又减五分,为二尺九寸二分。蕤宾箱笛,晋时二尺九寸,宗之减为二尺六寸,纵又减二分,为二尺五寸八分。

——卷十一《律历志上》

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



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

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 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赞者引下殿,还故位。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以次作乐。

#### ——卷十四《礼志一》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会,辄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哀薨,元会又废乐。

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 ——卷十五《礼志二》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后,不作乐。初永嘉中,散骑常侍江统议曰: "《阳秋》之义,去乐卒事。"是为吉祭有废乐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后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后十月殷祭,从太常丘夷等议,撤乐。逌寻详今行汉制,无特祀之别。既入庙吉禘,何疑于乐。"

#### ——卷十六《礼志三》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黄帝至于三代,名称不同。周衰凋缺,又为郑卫所乱。魏文侯虽好古,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炽而雅音废矣。

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故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寿人》。其声,楚声也,汉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生于《武德》,《礼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汉初又有《嘉至乐》,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迎神之乐也。文帝又自造《四时舞》,以明天下之安和。盖乐先王之乐者,明有法也;乐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

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荐之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郑声,惟夔好古存正焉。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歌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明帝太和初,诏曰:"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缀兆之制,声歌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

于是公卿奏曰:"臣闻德盛而化隆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歌咏。故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几二千年,《韶箾》《南》《籥》《武》《象》之乐,风声遗烈,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





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昔《箫韶》九奏,亲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辉,习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乐志》曰:'钟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庙,又所以献酬醑酢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长幼无不从和。'故仲尼答宾牟贾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禘乐,宾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盛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并以为荐享;及临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后乃合古制事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世,其义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尚书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

于是尚书又奏:"祀圆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黑韦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余服如前。《章斌舞》者,与《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则《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阜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袴,白布袜,黑韦鞮。《咸熙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袴,其余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与《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

侍中缪袭又奏:"《安世歌》本汉时歌名。今诗歌非往诗之文,则宜变改。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是以往昔议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乐》。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袭后又依歌省读汉《安世歌》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歌先祖功德,下堂歌咏燕享,无事歌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歌,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为《正始》,而袭至是又改《安世》为《享神》,未详其义。王粲所造《安世诗》,今亡。

袭又奏曰:"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尚书奏曰:"礼,妇人继夫之爵,同牢配食者,乐不异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于官县乐器音均,宜如袭议。"奏可。



散骑常侍王肃议曰:"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今说者据《周官》单文为经国大体,惧其局而不知弘也。汉武帝东巡封禅还,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其乐。言尽用者,为尽用宫县之乐也。天地之性贵质者,盖谓其器之不文尔,不谓庶物当复减之也。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卫臻、缪袭、左延年等咸同肃议。奏可。

肃又议曰:"说者以为周家祀天,唯舞《云门》,祭地,唯舞《咸池》,宗庙,唯舞《大武》,似失其义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六代之乐也。然则一会之日,具作六代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燕会,比之为细。《王制》曰:'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乐而逾天地宗庙之乐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夫六律、六吕、五声、八音,皆一时而作之,至于六舞独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厌人心也。又《周官》:'靺师掌教献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献,东夷之乐也。又:'鞮髅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乐,乃人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播及其余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钧之舞。"有司奏:"宜如肃议。"奏可。肃私造宗庙诗颂十二篇,不被歌。晋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庙歌,其乐舞亦仍旧也。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歌《青阳》,夏歌《朱明》,并舞《云翘》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骥》,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减宗庙食举《承元气》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七曲为殿中御食饭举。又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晋荀勗、傅玄并为歌辞。魏时以《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阳雅乐郎作者是



也。今谓之行礼曲,姑洗厢所奏。按《鹿鸣》本以宴乐为体,无当于朝享,往时之失也。

晋武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勗、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诏又使中书郎成公绥亦作。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韶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勗则曰:"魏氏歌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故勗造晋歌,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此则华、勗所明异旨也。九年,荀勗遂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舞歌诗。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骑常侍阮咸讥新律声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其异己,出咸为始平相。

晋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

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

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词,陈之于舞列,宫县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放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侍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

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晋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

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歌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 "《肆夏》在庙,《云翘》承□",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歌》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歌者习歌。"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辞被丝管,宁容止以

#### 《神弦》为庙乐而已乎?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歌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官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

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歌诗,庙舞犹阙。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按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于圆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于方泽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祭统》曰:'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于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庙歌诗三十二篇。元康中,荀藩受诏成父勗业,金石四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今庙祠登歌虽奏,而象舞未陈,惧阙备礼。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备,礼仪遗逸,罔不具举,而况出祇降神,辍乐于郊祭,《昭德》舞功,有阙于庙享。谓郊庙宜设备乐。"

于是使内外博议。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等五十一人并同万秋议。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沿,礼无因袭。自宝命开基,皇符在运,业富前王,风通振古,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至于乐号庙礼,未该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宇,宜讨定礼本,以昭来叶。寻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厘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余名。章皇太后庙,依诸儒议,唯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初献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则干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志》《永至》等乐,各有义况,宜仍旧不改。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恒如在



也,不应有迎送之事,意以为并乖其衷。立庙居灵,四时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 无常,何必恒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 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汉书·安世房中》歌曰: '神来宴娱。'《诗》云:'三后在天。'又《诗》云:'神保遹归。'注曰:'归于天地也。'此并 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 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辞,明江左不迎,非旧 典也。"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德业殊称,则干羽异容,时无沿制,故物有损益。至于礼失道愆,称习忘反,中兴厘运,视听所革,先代缪章,宜见刊正。郊之有乐,盖生《周易》《周官》,历代著议,莫不援准。夫'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质与诚,以章天德,文物之备,理固不然。《周官》曰:'国有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知上帝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豫》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职,'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则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宗庙之礼,事炳载籍。爰自汉元,迄乎有晋,虽时或更制,大抵相因,为不袭名号而已。今乐曲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后昆。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既革,舞号亦殊。今七庙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后汉东平王苍已议之矣。又王肃、韩祗以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愚谓苍、肃、祗议,合于典礼,适于当今。"

左仆射建平王宏又议:"竣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易》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按《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肆类于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为议,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

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于祫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后汉诸祖,共庙 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后汉从俭,故诸祖 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歌诵美,诸室继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犹不可 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

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歌。初献,奏《凯容》《宣 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人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 壁,奏登歌。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人庙诣东壁,并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参议:"公卿行事,亦官奏登歌。"

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歌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歌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歌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

文帝章太后庙未有乐章,孝武大明中使尚书左丞殷淡造新歌,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歌诗。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 《画地成川》之乐焉。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治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气。以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歌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改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人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民,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诗》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杂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唯垂采察。"于是除《高维》《紫鹿》《跋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儿》等乐。又减其禀。其后复《高维》《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诸王伎十四种,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预注《左



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 乐。故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 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 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 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 证也。若如议者,唯天子八,则郑应纳晋二六,晋应赐绛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 章,尊卑差级,莫不以两。未有诸侯既降二列,又列辄减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 于两义亦乖,杜氏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事不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歌。夫歌者,固乐之始也。咏歌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歌之次也。咏歌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

昔有戎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二女作歌,始为北音。禹省南土,嵞山之女令其妾侯禹于嵞山之阳,女乃作歌,始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后析橑,斧破断其足。孔甲曰:"呜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殒于汉中。王右辛余靡长且多力,振王北济,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处作歌,始为西音。此盖四方之歌也。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歌也。《尔雅》曰:"徒歌曰谣。"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

《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

《凤将雏歌》者,旧曲也。应璩《百一诗》云:"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然则《凤将雏》其来久矣,将由讹变以至于此乎?

《前溪歌》者,晋车骑将军沈充所制。

《阿子》及《欢闻歌》者,晋穆帝升平初,歌毕辄呼"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 后人演其声,以为二曲。

《团扇歌》者,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

《督护歌》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

《懊恼歌》者,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语在《五行志》。宋少帝更制新歌,太祖常谓之《中朝曲》。

《六变》诸曲,皆因事制歌。

《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駮临败所制。

《读曲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是也。

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调歌词之类是也。

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歌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

《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歌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歌》亦五篇,又《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歌词犹存,舞并阙。《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

又云晋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按:杯槃,今之《齐世宁》也。张衡《舞赋》云: "历七槃而纵蹑。"王粲《七释》云:"七槃陈于广庭。"近世文十颜延之云:"说间关于槃



扇。"鲍昭云:"七槃起长袖。"皆以七槃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接杯槃反覆之。"此则汉世唯有槃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欲云项伯,非也。

江左初,又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检其歌,非吴词也,皆陈于殿庭。扬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

又有《白纻舞》,按舞词有巾袍之言; 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 "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纻,疑白纻即白绪。"

《鞞舞》故二八,桓玄将即真,太乐遣众伎,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相承不复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词,并诏近臣虞龢并作。

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歌曲》,并列于乐官。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晋已来,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若饮酒以杯相属也。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 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歌曰:"臣闻《风》《雅》之作,由来尚矣。大者系乎兴衰,其次者著 于率舞。在于心而木石感,铿锵奏而国俗移。故郑相出郊,辩声知戚;延陵人聘,观乐知 风。是则音不妄启,曲岂徒奏。歌倡既设,休戚已征,清浊是均,山琴自应。斯乃天地之 灵和,升降之明节。今帝道四达,礼乐交通,诚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闻,六代潜 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灭。追余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此则然矣。夫钟县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籥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于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桂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歌钟一肆,克 谐女乐,以歌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不欲废罢,别立歌钟,以调羽佾,止于别宴,不关朝享,四县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于地。臣昔已制歌磬,犹在乐官,具以副钟,配成一部,即义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县干戚,事绝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

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灾异戒,哀思靡漫,异世齐欢。咎征不殊,而欣畏并用,窃所未譬也。方今尘静畿中,波恬海外,《雅》《颂》得所,实在兹辰。臣以为宜命典司,务勤课习,缉理旧声,迭相开晓,凡所遗漏,悉使补拾。曲全者禄厚,艺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靡之,可不训自革,反本还源,庶可跂踵。"诏曰:"僧虔表如此。夫钟鼓既陈,《雅》《颂》斯辨,所以憓感人祇,化动翔泳。顷自金籥弛韵,羽佾未凝,正俗移风,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识,王度昭奇,乐绪增修,异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详。"

乐器凡八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丝,曰木,曰匏,曰竹。

八音一曰金。金,钟也,镈也,镈也,镯也,铙也,铎也。

钟者,《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尔雅》云"大钟曰镛"。《书》曰"笙镛以间"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栈。栈音盏,晋江左初所得栈钟是也。县钟磬者曰笋處,横曰笋,从曰虡。蔡邕曰:"写鸟兽之形,大声有力者以为钟處,清声无力者以为磬虚,击其所县,知由其處鸣焉。"

镈如钟而大。史臣案:前代有大钟,若周之无射,非一,皆谓之钟;镈之言,近代无闻焉。

钧, 镇于也。圆如碓头, 大上小下, 今民间犹时有其器。《周礼》, "以金镇和鼓"。

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周礼》,"以金镯节鼓"。

铙,如铃而无舌,有柄,执而鸣之。《周礼》,"以金铙止鼓"。汉《鼓吹曲》曰铙歌。 铎,大铃也。《周礼》,"以金铎通鼓"。

八音二曰石。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叔何代人。《尔雅》曰:"形似犁馆,以玉为之。"大曰馨。馨音嚣。

八音三曰土。土,埙也。《世本》云,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也。周畿内有暴国, 岂其时人乎?烧土为之,大如鹅卵,锐上平底,形似称锤,六孔。《尔雅》云,大者曰器,器 音叫。"小者如鸡子"。

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靴也,节也。大曰鼓,小曰朄。又曰应。应劭《风俗通》曰: "不知谁所造。"以桴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鞉。鼓及鞉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鞉。六面者曰灵鼓、灵鞉。四面者曰路鼓、路鞉。《周礼》:"以雷鼓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致鬼享。"鼓长八尺者曰鼛鼓,以鼓军事。长丈二尺者曰鼛鼓,凡守备及役事则鼓之。今世谓之下鼜。鼜,《周礼》音戚,今世音切豉反。长六尺六寸者曰晋鼓,金奏则鼓之。应鼓在大鼓侧,《诗》云"应朄悬鼓"是也。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谓之鞞。《月令》"仲夏修鞀、





鞞"是也。然则鞀、鞞即鞉类也。又有鼍鼓焉。

节,不知谁所造。傅玄《节赋》云:"黄钟唱歌,《九韶》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此则所从来亦远矣。

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也,琵琶、空侯也。

琴,马融《笛赋》云:"伏羲造琴。"《世本》云:"神农所造。"《尔雅》"大琴曰离",二十弦。今无其器。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绿绮,事出傅玄《琴赋》。世云燋尾是伯喈琴,伯喈传亦云尔。以傅氏言之,则非伯喈也。

瑟,马融《笛赋》云"神农造瑟"。《世本》,"宓羲所造"。《尔雅》云:"瑟二十七弦者 曰洒。"今无其器。

筑,不知谁所造。史籍唯云高渐离善击筑。

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体合法度,节究哀乐,乃 仁智之器,岂亡国之臣所能关思哉。"《风俗通》则曰:"'筑身而瑟弦'。不知谁所改 作也。"

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

空侯,初名坎侯。汉武帝赛灭南越,祠太一后土用乐,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言其 坎坎应节奏也。侯者,因工人姓尔。后言空,音讹也。古施郊庙雅乐,近世来专用于楚 声。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怀远后亡,其器 亦绝。

八音六曰木。木,柷也,敔也。并不知谁所造。《乐记》曰:"圣人作为椌、楬、埙、 篪。"所起亦远矣。

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挏之,令左右击。

敔,状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钽铻。以竹长尺名曰籤,横烁之,以节乐终也。

八音七曰匏。匏,笙也,竽也。

笙,随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它皆相似也。竽今亡。"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其笙中之簧,女娲所造也。《诗》传云:"吹笙则簧鼓矣。"盖笙中之簧也。《尔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舜祠得笙,白玉管。后世易之以竹乎。

八音八曰竹。竹,律也,吕也,箫也,管也,篪也,籥也,笛也。律吕在《律历志》。

箫,《世本》云:"舜所造。"《尔雅》曰:"编二十三管,长尺四寸者曰**管**;十六管长尺二寸者筊。"筊者爻。凡箫一名籁。前世有洞箫,其器今亡。蔡邕曰:"箫,编竹有底。"然则邕时无洞箫矣。

管、《尔雅》曰:"长尺,围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养。养音骄。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篎音妙。古者以玉为管,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旧志云,一曰管。史臣案:非也。虽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时西王母献管,则是已有其器,新公安得造篪乎?《尔雅》曰: "篪,大者尺四寸,围三寸,曰沂。"沂音银。一名翘。"小者尺二寸"。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

籥,不知谁所造。《周礼》有籥师,掌教国子秋冬吹籥。今《凯容》《宣烈》舞所执羽籥是也。盖《诗》所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也。《尔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广雅》云,七孔。大者曰产。中者曰仲。小者曰药。药音握。

笛,案马融《长笛赋》,此器起近世,出于羌中,京房备其五音。又称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风俗通》则曰:"丘仲造笛,武帝时人。"其后更有羌笛尔。三说不同,未详孰实。

筤,杜挚《笳赋》云:"李伯阳人西戎所造。"汉旧注曰:"箛,号曰吹鞭。《晋先蚕仪》注:"车驾住,吹小箛;发,吹大箛。"箛即筤也。又有胡笳。汉旧《筝笛录》有其曲,不记所出本末。

鼓吹,盖短箫铙歌。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振旅,凯而人"。《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歌,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又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谓之鼓吹矣。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晋江左初,临川太守谢摛每寝,辄梦闻鼓吹。有人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当得死鼓吹尔。"摛击杜弢战没,追赠长水校尉,葬给鼓吹焉。谢尚为江夏太守,诣安西将军庾翼于武昌咨事,翼与尚射,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





吹给之。今则甚重矣。

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或云出吴越。旧志云:"古乐有籁、缶。"今并无。史臣按:《尔雅》,籁自是箫之一名耳。《诗》云:"坎其击缶。"毛传曰:"盎谓之缶。"

筑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

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生善琵琶,尤发新声。傅玄著书曰:"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说,则自兹以后,皆孙、朱等之遗则也。

——卷十九《乐志一》

蔡邕论叙汉乐曰:一曰郊庙神灵,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箫铙歌。

——卷二十《乐志二》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

《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

----卷二十一《乐志三》

司空,一人。掌水土事,郊祀掌扫除陈乐器,大丧掌将校复土。

太常,一人。舜摄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礼,即其任也。周时曰宗伯,是为春官, 掌邦礼。秦改曰奉常,汉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曰太常。应劭曰:"欲令国家盛大常存,故称太常。"前汉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后汉不必列侯也。

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诸乐事。周时为大司乐。汉西京曰太乐令。汉东京曰大予乐令。魏复为太乐令。

——卷三十九《百官志上》

焘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义恭答曰:"受任戎行,不赍乐具。 在此燕会,政使镇府命妓,有弦百条,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 此经虑,且乐人常器,又观前来诸王赠别,有此琵琶,今以相与。棋子亦付。"孝伯言辞辩 赡,亦北土之美也。畅随宜应答,吐属如流,音韵详雅,风仪华润,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 叹息。

——卷五十九《张畅传》

(元嘉)七年,征为后军将军。明年,迁竟陵王义宣左将军谘议参军,仍为持节、督雍 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 史、襄阳太守。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 沔为居。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

——卷六十五《刘道产传》

水草则萍藻蕰菼, 雚蒲芹荪, 蒹菰蘋蘩, 莼荇菱莲。 虽备物之偕美, 独扶渠之华鲜。 播绿叶之郁茂,含红敷之缤翻。怨清香之难留,矜盛容之易阑。必充给而后搴,岂蕙草 之空残。卷《叩弦》逸曲,感《江南》之哀叹。秦筝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旧爱还。(搴 出《离骚》、《叩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莲。秦筝倡《蒹茄篇》、 《唐上》奏《蒲生》诗,皆感物致赋。鱼藻蘋繁荇亦有诗人之咏,不复具叙。) $^{\odot}$ 

——卷六十七《谢灵运列传》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 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 晔亦止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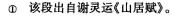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 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 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 每愧此名。②

——卷六十九《范晔传》

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 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 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 东巡之日,当䜩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 一调,号为清旷。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

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字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 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 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惟



② 该段出自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炳传焉。太祖遣乐师杨观就炳受之。

——卷九十三《隐逸列传》

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父弈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遭晋乱,遂得上陇。后廆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廆子孙窃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

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为使持节、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东破索虏,加开府仪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

——卷九十六《鲜卑吐谷浑列传》

# 《南齐书》

### 【概述】

《南齐书》是南朝梁武帝敕令编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共六十卷,帝纪八卷,志八篇十一卷,传四十卷,序录一卷,因此今存五十九卷。齐梁萧子显编撰。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其事迹主要记载于《南史·萧子显传》《梁书·萧子显传》。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文献王萧嶷第八子,"幼聪慧,文献王异之,爱过诸子"。梁武帝时,凭借自己的才学与谈吐赢得梁武帝青睐,"高祖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南北朝之时,修史之风盛行,仅成书于梁代的史书已有多部。如萧子云《晋书》,沈约《晋书》《宋书》《齐记》,庾铣《东晋新书》,刘陟《齐记》,江淹《齐史》,谢吴《梁书》,梁武帝《通史》等等。萧子显"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

南齐书中的音乐史料集中于卷九《礼志上》、卷十《礼志下》、卷十一《乐志》、与人物列传中,《乐志》相较前几部乐志来说,内容较为单薄,以乐章歌词的记载为主,本书选取了《乐志》中关于南郊乐舞歌辞、藉田歌辞以及一些论乐的文字辑录。另外,南朝文人的音乐生活也在《南齐书》中得到了体现,如沈文季在豫章王萧嶷举办的集会上遇见政敌褚渊,"文季与渊并善琵琶",由于褚渊为人洒脱,便在酒意阑珊之时用琵琶弹奏了一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以此来讽刺褚渊。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月第1版。

### 【原文】

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人,趋出北户,欲还后宫。清曜合 已闭,阉人禁防黄泰平以刀伤其膝,仆地。顾曰:"奴反邪?"直后张齐斩首送梁王。

——卷七《东昏侯本纪》

汉末,蔡邕立汉《朝会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以大飨会,后用夏正,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



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张衡赋云"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然则虽云夙驾,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汉旧事。

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 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谓之辰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 奉寿酒,大飨作乐,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

——卷九《礼志上》

南郊乐舞歌辞,二汉同用,见《前汉志》,五郊互奏之。魏歌舞不见,疑是用汉辞也。晋武帝泰始二年,郊祀明堂,诏礼遵用周室肇称殷祀之义,权用魏仪。后使傅玄造《祠天地五郊夕牲歌》诗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使颜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飨神歌》诗三篇,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旧使学士博士撰,搜简采用,请敕外,凡义学者普令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删纂雅乐。诏付外详,竟不行。

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二十六句,其辞称述功德。

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诗》,说神灵鉴飨之意。明帝时,侍中缪袭奏:"《安世诗》本故汉时歌名,今诗所歌,非往诗之文。袭案《周礼》志云,《安世乐》 犹周房中乐也。往昔议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宜改《安世》名《正始之乐》,后读汉《安世歌》,亦说神来宴飨,无有后妃之言。思惟往者谓房中乐为后妃歌,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歌先祖功德,下堂咏宴享,无事歌后妃之化也。"于是改《安世乐》曰《飨神歌》。散 骑常侍王肃作宗庙诗颂十二篇,不入于乐。

晋泰始中,傅玄造《庙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诗一篇,登歌七庙七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庙异其文。至于飨神,犹《周颂》之《有瞽》及《雍》,但说祭飨神明礼乐之盛,七庙飨神皆用之。"夏侯湛又造宗庙歌十三篇。

宋世王韶之造七庙登歌七篇。昇明中,太祖为齐王,令司空褚渊造太庙登歌二章。建元初,诏黄门侍郎谢超宗造庙乐歌诗十六章。

永明二年,尚书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庙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诗,郊应须歌辞。穆皇后庙神室,亦未有歌辞。案傅玄云:'登歌庙异其文,飨神(十)[七]室同辞。'此议为允。又寻汉世歌篇,多少无定,皆称事立文,并多八句,然后转韵。时有两三韵而转,其例甚寡。张华、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韵颇数,更伤简节之美。近世王韶

之、颜延之并四韵乃转,得赊促之中。颜延之、谢庄作三庙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于序述功业详略为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礼殊宗庙,穆后母仪之化,事异经纶。此二歌为一章八句,别奏事御奉行。"诏"可"。尚书令王俭造太庙二室及郊配辞。

藉田歌辞,汉章帝元和元年,玄武司马班固奏用《(商)[周]颂载芟》祠先农。晋傅玄作祀《先农先蚕夕牲歌诗》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飨社稷》《先农》《先圣》《先蚕歌诗》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后一篇十二句,辞皆叙田农事。胡道安《先农飨神诗》一篇,并八句。乐府相传旧歌三章。永明四年藉田,诏骁骑将军江淹造《藉田歌》。淹制二章,不依胡、傅,世祖口敕付太乐歌之。

祀先农迎送神升歌:

羽銮从动,金驾时游。教腾义镜,乐缀礼修。率先丹耦,躬遵绿畴。灵之圣之,岁殷 泽柔。

元会大飨四厢乐歌辞,晋泰始五年太仆傅玄撰。正旦大会行礼歌诗四章,寿酒诗一章,食举东西厢乐十三章,黄门郎张华作。上寿食举行礼诗十八章,中书监荀勗、侍郎成公绥,言数各异。宋黄门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礼一章,上寿一章,登歌三章,食举十章,《前后舞歌》一章。齐微改革,多仍旧辞。其《前后舞》二章新改。其临轩乐,亦奏《肆夏》于铄四章。

#### 《俳歌辞》:

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扳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 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

右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

角抵、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 是其始也。魏世则事见陈思王乐府《宴乐篇》,晋世则见傅玄《元正篇》《朝会赋》。江左 咸(和)[康]中,罢紫鹿、跂行、鳖食、笮鼠、齐王卷衣、绝倒、五案等伎,中朝所无,见《起居 注》,并莫知所由也。太元中,苻坚败后,得关中檐橦胡伎,进太乐,今或有存亡,案此则 可知矣。

永明六年,赤城山云雾开朗,见石桥瀑布,从来所罕睹也。山道士朱僧标以闻,上遣主书董仲民案视,以为神瑞。太乐令郑义泰案孙兴公赋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桥道士打翠屏之状,寻又省焉。

皇齐启运从瑶玑。灵凤衔书集紫微。和乐既洽神所依。超商卷夏耀英辉。永世寿



昌声华飞。

右《凤皇衔书伎歌辞》,盖鱼龙之流也。元会日,侍中于殿前跪取其书。宋世辞云 "大宋兴隆膺灵符。凤鸟感和衔素书。嘉乐之美通玄虚。惟新济济迈唐虞。巍巍荡荡 道有余"。齐初诏中书郎江淹改。

《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

赞曰:综采六代,和平八风。殷荐宴享,舞德歌功。

---卷十一《乐志》

太常。

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九府九史皆然。领官如左:

博士,谓之太学博士。

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

.....

太庙令一人,丞一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

廪牺令一人,丞一人。

置令丞以下皆有职吏。

太乐令一人,丞一人。

——卷十六《百官志》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

——卷二十三《王俭传》

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恐。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堪宜,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遣敬则世子仲雄人东安慰之。仲雄善弹琴,当时新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欢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帝愈猜愧。

——卷二十六《王敬则传》

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

又曰:"乐者动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伦,其义大矣。按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废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钟虡、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则官充给养,国反淳风矣。"

#### ——卷二十八《崔祖思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时太祖辅政,僧虔上表曰:"夫悬钟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礼,八佾为仪。今总章羽佾,音服舛异。又歌钟一肆,克谐女乐,以歌为务,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悬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重违成宪,更立歌钟,不参旧例。四县所奏,谨依《雅》条,即义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谅以金石干羽,事绝私室,桑、濮、郑、卫,训隔绅冕,中庸和雅,莫复于斯。而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宜命有司,务勤功课,缉理遗逸,迭相开晓,所经漏忘,悉加补缀。曲全者禄厚,艺妙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刻厉。反本还源,庶可跂踵。"事见纳。

僧虔留意雅乐,昇明中所奏,虽微有厘改,尚多遗失。是时上始欲通使,僧虔与兄子俭书曰:"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计乐亦如。苻坚败后,东晋始备金石乐,故知不可全诬也。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阙,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谓北使会有散役,得今乐署一人粗别同异者,充此使限。虽复延州难追,其得知所知,亦当不同。若谓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闻否?试为思之。"事竟不行。

#### ——卷三十三《王僧虔传》

文季风采棱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世祖在东宫,于玄圃宴会朝臣。文季数举酒劝渊,渊甚不平,启世祖曰:"沈文季谓渊经为其郡,数加渊酒。"文季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岂如明府亡国失土,不识枌榆。"遂言及虏动,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启世祖曰:"褚渊自谓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刘休举其事,见原。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喜)[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





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

-卷四十四《沈文季传》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 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

-卷四十六《萧惠基传》

084

# 《梁书》《陈书》

### 【概述】

《梁书》《陈书》是分别记载南朝梁代历史与陈代历史的纪传体正史,其中《梁书》共五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陈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两书均由南朝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

姚察,字伯审,南朝文学家、历史学家,历仕梁、陈、隋三朝,其事迹主要见于《陈书·姚察列传》《南史·姚察列传》。姚察"不好戏弄,励精学业,十二能属文",梁元帝时"为佐著作,撰史"。梁亡人陈之后,曾参与宣帝议乐事件,"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陈亡人隋,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史……临亡,戒子思廉撰续。"姚思廉,字简之,唐朝初期史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旧唐书·姚思廉传》《新唐书·姚思廉传》。姚思廉生于梁末陈初,活跃于唐代初期,"初,察在陈,尝脩梁、陈二史,未就,死,以属思廉,故思廉表父遗言,有诏听续。""诏与魏征共撰《梁》《陈书》,思廉采谢灵、顾野王等诸家言,推究综括,为梁、陈二家史,以卒父业。"

《梁书》与《陈书》均无表志,因此我们只能抓住此书以"纪传体断代史"成书的编写体例特点,在人物纪传中寻找乐人乐事并加以辑录,例如陈朝大将张昭达军旅之中的音乐生活,"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陈后主与诸贵人及女学士、狎客的音乐生活,"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等等。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梁书》,中华书局 1973 年 5 月第 1 版。《陈书》, 1972 年 3 月第 1 版。

## 《梁书》【原文】

柳恽字文畅,河东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与陈郡谢沦邻居,沦深所友爱。 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竟 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 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



奇,足可追踪古烈。"累迁太子洗马,父忧去官。服阕,试守鄱阳相,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署之文教,百姓称焉。还除骠骑从事中郎。

恽既善琴,尝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

——卷二十一《柳恽传》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赉歌人王娥儿,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初赴衡州,于两艖艄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令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能饮酒,而好宾客交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性宽厚,有器局,尝南还至涟口,置酒,有客张孺才者,醉于船中失火,延烧七十余艘,所燔金帛不可胜数。侃闻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辍。孺才惭惧,自逃匿,侃慰喻使还,待之如旧。

——卷三十九《羊侃传》

### 《陈书》【原文】

(天成二年)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进高祖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改刺史为牧,进封义兴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剑、鼓吹、甲仗、阜轮车并如故。

策曰:大哉乾元,资日月以贞观,至哉坤元,凭山川以载物。……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缦缨,咸为戎俗,高冠厚履,希复华风,宋微子《麦穟》之歌,周大夫《黍离》之叹,方之于斯,未足为悲矣。公求衣昧旦,昃食高舂,兴构宫闱,具瞻遐迩,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还闻太始之风流,重睹永平之遗事。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德,凝神体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为心,随万机而成务, 耻一物非唐、虞之民,归含灵于仁寿之域,上德不德,无为以为,夏长春生,显仁藏用,忠 信为宝,风雨弗愆,仁惠为基,牛羊勿践,功成治定,乐奏《咸》《云》,安上治民,礼兼文质, 物色丘园,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无遗贤,菽粟同水火之饶,工商富猗顿之旅。……又 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为桢干,律等衔策,四维皆举,八柄有章,是用锡公大辂、 戎辂各一,玄牡二驷。以公贱宝崇谷,疏爵待农,室富京坻,民知荣辱,是用锡公衮冕之 服,赤舄副焉。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 六佾之舞。

十月戊辰,进高祖爵为王,以扬州之会稽、临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晋陵、信义,江

州之寻阳、豫章、安成、庐陵并前为二十郡,益封陈国。其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并如故。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辛未,梁帝禅位于陈,诏曰:五运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属圣贤,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区宇,大庇黔首,阐扬鸿烈。……相国陈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岳,天地合德,晷曜齐明,拯社稷之横流,提亿兆之涂炭,东诛逆叛,北歼獯丑,威加四海,仁渐万国,复张崩乐,重兴绝礼,儒馆聿修,戎亭虚侯,大功在舜,盛绩惟禹,巍巍荡荡,无得而称。

策曰: 咨尔陈王: 惟昔上古, 厥初生民, ……及南观河渚, 东沉刻璧, 精华既竭, 耄勤已倦, 则抗首而笑, 唯贤是与, 诺然作歌, 简能斯授, 遗风余烈, 昭晰图书。汉、魏因循, 是为故实。

#### ——卷一《高祖本纪上》

(永定元年)十一月景申,诏曰:"东都齐国,义乃亲贤,西汉城阳,事兼功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长城县侯蒨,学尚清优,神寓凝正,文参礼乐,武定妖氛,心力谋猷,为家治国,拥旄作守,期月有成,辟彼关河,功逾萧、寇,萑蒲之盗,自反耕农,篁竹之豪,用禀声朔。

高祖智以绥物,武以宁乱,英谋独运,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静难夷凶。至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发调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绍泰,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闱房者,衣不重彩,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于前。及乎践祚,弥厉恭俭。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 ——卷二《高祖本纪下》

(天嘉元年)秋七月甲寅,诏曰:"朕以眇身,属当大宝,负荷至重,忧责实深,而庶绩未康,胥怨犹结,伫咨贤良,发于梦想,每有一言人听,片善可求,何尝不褒奖抽扬,缄书绅带。而傅岩虚往,穹谷尚淹,蒲币空陈,旌弓不至。岂当有乖则哲,使草泽遗才?将时运浇流,今不逮古?侧食长怀,寝兴增叹。新安太守陆山才有启,荐梁前征西从事中郎萧策,梁前尚书中兵郎王暹,并世胄清华,羽仪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进举贤良,申荐沦屈,庶众才必萃,大厦可成,使《棫朴》载哥,《由庚》在咏。"

### ——卷三《世祖本纪》

(太建八年)夏四月甲寅,诏曰:"元戎凯旋,群师振旅,旌功策赏,宜有飨宴。今月十七日,可幸乐游苑,设丝竹之乐,大会文武。"



(太建十年)夏四月庚戌,诏曰……又诏曰:"惟尧葛衣鹿裘,则天为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无间然',故俭德之恭,约失者鲜。……应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其余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俸恤,并各量减。"

(太建十一年十二月)已已,诏曰:"昔尧、舜在上,茅屋土阶,汤、禹为君,藜杖韦带。……今可宣勒主衣、尚方诸堂署等,自非军国资须,不得缮造众物。后宫僚列,若有游长,掖庭启奏,即皆量遣。大予秘戏,非会礼经,乐府倡优,不合雅正,并可删改。市估津税,军令国章,更须详定,唯务平允。别观离宫,郊间野外,非恒飨宴,勿复修治。并勒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违我严规,抑有刑宪。所由具为条格,标榜宣示,令喻朕心焉。"

#### ——卷五《宣帝本纪》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 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干百数,令习而哥之,分部迭进,持 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 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

#### ---卷七《皇后列传》

王琳据有中流,顏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永定三年,进授散骑常侍,增都督衡州诸军事,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世祖嗣位,进号征南将军,改封阳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户,又给鼓吹一部。

### ——卷九《吴明彻传》

及湘州刺史华皎阴有异志,诏授明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湘州刺史,给鼓吹一部,仍与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等率兵讨皎。皎平,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太建元年,授镇南将军。四年,征为侍中、镇前将军,余并如故。会朝议北伐,公卿互有异同,明彻决策请行。五年,诏加侍中、都督征讨诸军事,仍赐女乐一部。

### ——卷九《侯瑱传》

琳引见诸将,与之语,唯铁虎辞气不屈,故琳尽宥文育之徒,独铁虎见害,时年四十九。高祖闻之,下诏曰:"天地之宝,所贵曰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节,效命酬恩,追远怀昔,信宜加等。散骑常侍、严威将军、太子左卫率、潼州刺史、领信义太守沌阳县开国侯铁虎,器局沉厚,风力勇壮,北讨南征,竭忠尽力。推锋江夏,致陷凶徒,神气弥雄,肆言无挠。岂直温序见害,方其理须,庞德临危,犹能瞋目。忠贞如此,恻怆兼深,可赠侍中、护军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加封一千户,并给鼓吹一部,侯如故。"

——卷十《周铁虎传》

周迪据临川反,诏令昭达便道征之。及迪败走,征为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改封邵 武县侯,增邑并前二千户,常侍如故。

昭达性严刻,每奉命出征,必昼夜倍道;然有所克捷,必推功将帅,厨膳饮食,并同于 群下,将十亦以此附之。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 妙。虽临对寇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四年,配享世祖庙庭。

#### ——卷十一《童昭达传》

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质,提契寇手,偏隔关徼,旋踵末由。陛下天伦之爱既深, 克让之怀常切。伏以大德无私,至公有在,岂得徇匹夫之恒情,忘王业之大计。宪章故 实,式遵典礼,钦若姬、汉,建树贤戚。湘中地维形胜,控带川阜,扞城之寄,匪亲勿居,宜 启服衡疑,兼崇徽饰。臣等参议,以昌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州诸军事、骠骑将军、 湘州牧,封衡阳郡王,邑五千户,加给皁轮三望车,后部鼓吹一部,班剑二十人。启可 奉行。

#### —卷十四《衡阳献王昌传》

周军乘胜据有淮南,江外骚扰,慧纪收集士卒,自海道还都。寻除使持节、散骑常 侍、盲毅将军、都督郢、巴二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 至德二年,迁使 持节、散骑常侍、云麾将军、都督荆信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赐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 千户。

#### -卷十五《宗室列传》

侯景平,高祖镇朱方,素闻其名,以书要之。景历对使人答书,笔不停缀,文不重改。 曰:蒙隆札书, 曲垂引速, 伏览循回, 载深欣畅。窃以世求名骏, 行地能致千里, 时爱奇 宝,照车遂有径寸。但《雲》、《咸》斯奏,自辍《巴渝》,杞梓方雕,岂盼樗枥。

### --卷十六《蔡景历传》

高宗即位,以玚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诸军事、安西将 军、荆州刺史,出镇公安。 玚增修城池,怀服边远,为邻境所惮。 居职六年,又以事免,更 为通直散骑常侍。及吴明彻军败吕梁,授使持节、督缘江水陆诸军事、镇西将军,给鼓吹 一部。寻授散骑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诸军事、郢州刺史,持节、将军、鼓吹并如故。 十二年,坐疆埸交通抵罪。

后主嗣位,复除通直散骑常侍,兼起部尚书。寻除中护军,复爵邑,入为度支尚书, 领步兵校尉。俄加散骑常侍,迁侍中、祠部尚书。后主频幸其第,及著诗赋述勋德之美, 展君臣之意焉。又为五兵尚书,领右军将军,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优诏不许。 祯明元年卒官,时年七十二。后主临哭尽哀,赠护军将军,侍中如故,给鼓吹一部,朝服



一具,衣一袭,丧事量加资给,谥曰桓子。

玚事亲以孝闻,于诸弟甚笃睦。性通泰,有财物散之亲友。其自居处,颇失于奢豪, 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

——卷二十五《孙玚传》

迁尚书祠部侍郎,此曹职司郊庙,昔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尔后 因循不革。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县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高 宗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帝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并即注 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 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

初,梁季沦没,父僧(坦)[垣]人于长安,察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至是凶问因聘使到 江南。时察母韦氏丧制适除,后主以察羸瘠,虑加毁顿,乃密遣中书舍人司马申就宅发 哀,仍敕申专加譬抑。尔后又遣申宣旨诫喻曰:"知比哀毁过礼,甚用为忧。卿迥然一 身,宗奠是寄,毁而灭性,圣教所不许。宜微自遣割,以存礼制。忧怀既深,故有此及。"

——卷二十七《姚察传》

(沈)文阿议曰:……若此数事,未闻于古,后相沿袭,至梁行之。夫称觞奉寿,家国大庆,四厢雅乐,歌奏欢欣。今君臣吞哀,万民抑割,岂同于惟新之礼乎?且周康宾称奉珪,无万寿之献,此则前准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飨,斯盖祭傧受福,宁谓贺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荐璧之仪,无贺酒之礼。谨撰谒庙还升正寝、群臣陪荐仪注如别。

——卷三十三《儒林列传》

# 《魏书》

### 【概述】

《魏书》,北齐魏收撰,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纪传体史书,内容记载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

作者魏收是北齐的史官,字伯起,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其事迹主要见于《北齐书·魏收传》《北史·魏收传》等。魏收十五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人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二十六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人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天保二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这距他开始接触有关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他的年辈小于温子升、邢劭,而文誉齐名,世称"三才"。温子升死后,他与邢劭是北齐文坛两大派的领袖,"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各为朋党",互相讥讦。当时人祖孝徵评论说:"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魏书》共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音乐史料散见于列传与各志中,《乐志王》描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音乐及其沿革大致状况,包括北魏宫廷音乐、音乐官署的状况。比如,魏初,有太乐署、总章署、鼓吹署几个音乐机构共存;太和初,增设乐部,有乐部《尚书》,掌伎乐及角使伍伯;太和中,简置音乐机构,仅留太乐署等史实,此外,还有北魏古琴家陈仲儒论述公孙崇所用乐律的记载。这些史料均是研究北魏时期音乐的重要依据。

本文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

### 【原文】

(天兴元年)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 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



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

闰月,左丞相、骠骑大将军、卫王仪及诸王公卿士,诣阙上书曰:"臣等闻宸极居中,则列宿齐其晷;帝王顺天,则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协二仪,道隆三五,仁风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大区,泽及昆虫,恩沾行苇,讴歌所属,八表归心,军威所及,如风靡草,万姓颙颙,咸思系命。而躬履谦虚,退身后己,宸仪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乐推之心。宜光崇圣烈,示轨宪于万世。臣等谨昧死以闻。"帝三让乃许之。

十有二月已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乐用《皇始》之舞。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是岁,兰汗杀慕容宝而自立,宝子盛杀汗僭立。慕容德自称燕王。

#### ——卷二《太祖道武帝纪》

永安末,乐器残缺,庄帝命孚监仪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人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簨處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磐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磐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奏可。于时搢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返。太傅、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特复称善。

#### ——卷第十八《太武五王列传》

兴光二年,诏雍还都,拜特进,将军如故。和平六年,表曰:

臣闻有国有家者,莫不礼乐为先。故《乐记》云:礼所以制外,乐所以修内。和气中释,恭敬温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易俗移风,莫善于乐。且于一民一俗,尚须崇而用之,况统御八方,陶钧六合者哉?故帝尧修五礼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谐万类,显皇轨于云岱,扬鸿化于介丘。令木石革心,鸟兽率舞。包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夫感天动神,莫近于礼乐。故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阜生;节,故报天祭地。礼行于郊,则上下和肃。肃者,礼之情;和者,乐之致。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违。

####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欤?

唯圣人知礼乐之不可以已,故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 故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迟。仲尼伤礼乐 之崩亡,痛文武之将坠,自卫返鲁,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弃道术,灰灭典籍,坑烬儒 士, 盲天下之目, 绝象魏之章, 《箫韶》来仪, 不可复矣。 赖大汉之兴, 改正朔, 易服色, 协 音乐,制礼仪,正声古礼,粗欲周备。至于孝章,每以三代损益,优劣殊轨,叹其薄德,无 以易民视听。博士曹褒睹斯诏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诸仪,以为汉礼。终于 休废,寝而不行。及魏晋之日,修而不备。

伏惟陛下无为以恭已,使贤以御世,方鸣和鸾以陟岱宗,陪群后以升中岳,而三礼阙 于唐辰,象舞替于周日。夫君举必书,古之典也。柴望之礼,帝王盛事。臣今以为有其 时而无其礼,有其德而无其乐。史阙封石之文,工绝清颂之飨,良由礼乐不兴,王政有阙 所致也。臣闻乐由礼,所以象德:礼由乐,所以防浮。五帝殊时不相沿,三王异世不相 袭。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也。臣识昧儒先,管窥不远,谓宜修礼正乐,以光大圣 之治。

#### - 券三十八《刁雍传》

高允: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 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 迟,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明为政者先自近始。《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 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 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诏允乘车人殿,朝贺不拜。明年,诏允议定律令。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 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 以娱其志。"

### --卷四十八《高允列传》

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 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 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 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 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 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





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寻正除中书郎,转通直散骑常侍。北海王详一为司徒,以道昭与琅邪王秉为谘议参军。

——卷五十六《郑道昭传》

初,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奏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世宗纳焉。

---卷六十一《薛真度传》

(张彝):"故尧称则天,设谤木以晓未明;舜称尽善,悬谏鼓以规政阙。"

——卷六十四《张彝传》

朝乐酣于浊酒兮,夕寄忻于素琴。诵风雅以导志兮,蕴六籍于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远心。播仁声于终古兮,流不朽之徽音。<sup>①</sup>

-----卷七十二《阳固传》

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鹿愈)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

——卷七十九《鹿念传》

声教之闻,于此为证。伏惟陛下应图临宇,握纪承天,克构洪基,会昌宝历,式张琴瑟,且调宫羽,去甚删泰,革弊迁浇,俾高祖之德不坠于地。画一既歌,万国欢跃。

——卷八十八《良吏列传》

又有南门、鼓吹,器府之官,奏彼丝竹,为帝娱欢。南门、鼓吹二星在库楼南,翼西南。器府三十二星在轸南。器府典掌丝竹之事,以娱乐天帝也。

——卷九十一《术艺列传》

京都士女诏称(王)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

——卷九十三《恩倖列传》

赜将葬,丧车未出端门,昭业便称疾还内,裁人阁,便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时司空王敬则问射声校尉萧坦之曰:"便如此,不当匆匆邪?"坦之曰:"此政当是内人哭声响彻耳。"自赜葬后,昭业微服而出,游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与群小共作鄙艺,掷涂赌跳,放鹰走狗诸杂狡狯,日日辄往,以此为常。

——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

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

① 该段出自阳固《演赜赋》。

(景明元年)七月戊午,月犯房大星。千申,月犯昴、毕、觜、参、东井、五车五星。占 曰"旱,有大赦"。正始元年正月丙寅,大赦,改年。六月,诏以旱,彻乐减膳。

——卷一百五之二《天象志二》

是月,始正封畿,定权量,肆礼乐,颁官秩。十二月,群臣上尊号,正元日,遂禋上帝 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

大圣通天地之至理,极生民之能事,体妙系于神机,作范留于器象。然则制物成法, 故冥赜可寻:推变有因,而化生以验。昔黄帝采竹昆仑之阴,听凤岐阳之下,断自然之 物,写自然之音。音既协矣,黄钟以立;数既生矣,气亦征之。于是乎备数、和声、审度、 嘉量、权衡之用,皆出于兹矣。三古所共行,百王不能易。汉孝武置协律之官,元帝时京 房明六十律,事为密矣。王莽世,征天下通钟律之士,刘歆总而条奏之,最为该博,故班 固取以为志。后汉待诏严嵩颇为知律,至其子宣不传,遂罢。魏世杜夔亦以通乐制律, 晋中书监荀勖持夔律校练八音,以谓后汉至魏尺长古尺四分有余。又得古玉律,勖以新 律命之,谓其应合,遂改晋调,而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永嘉以后,中原丧乱,考正钟 律,所未闻焉。其存于夷裔,声器而已。

魏氏平诸憯伪,颇获古乐。高祖虑其永爽,太和中诏中书监高闾修正音律,久未能 定。闾出为相州刺史,十八年,闾表曰:"《书》称'同律度量衡',论云'谨权量,审法度'。 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务,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为首。岂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 之气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尚于乐。'然则乐之所感,其致远矣。今调音制乐,非 律无以克和,然则律者乐之本也。臣前被敕理乐,与阜宗博士孙惠蔚、大乐祭酒公孙崇 等考《周官》、《国语》及《后汉律历志》,案京房法作准以定律,吹律以调丝,案律寸以孔 竹,八音之别,事以粗举。书既三奏,备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颓,恐一朝先犬马, 竟无丝发之益,使律法长绝,遗恨没世,是以楼楼惓惓,不敢忘怠。 近在邺见崇,臣先以其 聪敏精勤,有挈瓶之智,虽非经国之才,颇长推考之术,故臣举以教乐,令依臣先共所论 乐事,自作《钟磬志议》二卷,器数为备,可谓世不乏贤。今崇徒教乐童书学而已,不恭乐 事,臣恐音律一旷,精赏实难,习业差怠。转乖本意。今请使崇参知律吕钟磬之事,触类 而长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后汉律历志》,陛下亲览,以求厥衷,俱然易 了。又著作郎韩显宗博闻强识,颇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今时往参知。臣虽在外官,窃 慕古人举善之义,愚意所及,不能自己,虽则越分,志在补益,愿不以言废人。"诏许之。

095





景明四年,并州获古铜权,诏付崇以为钟律之准,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长, 累为寸法。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 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竞,久不能决。太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广,用 成分体,九十黍之长,以定铜尺。有司奏从前诏,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 武定末,未有谙律者。

#### ---卷一百七上《律历志上》

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之庙,已于中省,当别敕有司。飨荐之礼,自文公已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 

珍又上言:"案《士虞礼》,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云'中犹间也','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礼》言:'祥之日鼓素琴。'郑云:'鼓琴者,存乐也。'孔子祥后五日,弹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郑注与《郑志》及逾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为。此谓存乐也,非所谓乐。乐者,使工为之。晋博士许猛《解三验》曰:案《黍离》《麦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徵》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谐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禫复焉施?又驳云:'禫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禫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禫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禫乎?"……

"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旂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鸣铙以警众,声笳以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

兼仪曹郎中房景先驳曰:"案祖胄议以功缌有丧,鼓吹不作;雅哲议齐衰卒哭,箫管必陈,准之轻重,理用未安。圣人推情以制服,据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宫,袭衰麻而奏乐。大燧一移,哀情顿尽,反心以求,岂制礼之意也。就如所言,义服恩轻,既虞而乐,正服一期,何以为断?或义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复何品节?雅哲所议,公子

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无服体,但恩诚相感,致存隐恻。是以仲遂卒垂,笙龠不人;智悼在殡,杜蒉明言。岂大伦之痛,既殡而乐乎?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铙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案《诗》云'钟鼓既设','鼓钟伐鼛',又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言则相连,岂非乐乎?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若以王公位重,威饰宜崇,鼓吹公给,不可私辞者,魏绛和戎,受金石之赏,钟公勋茂,蒙五熟之赐;若审功膺赏,君命必行,岂可陈嘉牢于齐殡之时,击钟磬于(疑)祔之后?寻究二三,未有依据。国子职兼文学,令问所归,宜明据典谟,曲尽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总议并申,无所析剖,更详得失,据典正议。"

#### ——卷一百八之四《礼志四》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儁平冉闵,遂克之。王猛平邺,人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人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 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



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又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千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人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卷一百九《乐志五》

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

——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

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海内作家,物色非一用。

(太和四年)十二月,置侍中、黄门各四人,又置散骑常侍、侍郎,员各四人;通直散骑常侍、侍郎,员外散骑常侍、侍郎,各六人。又置司空、主客、太仓、库部、都牧、太乐、虞曹、官舆、覆育少卿官。又置光爵、骁游、五校、中大夫、散员士官。又置侍官一百二十人。改立诸局监羽林、虎贲。

右第五品上:协律郎、太乐祭酒。

——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

# 《北齐书》

### 【概述】

《北齐书》,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作者唐代李百药。

李百药,字重规,唐代史学家,他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旧唐书·李百药传》等。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和三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最终,贞观十年《齐书》完成,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

《北齐书》属纪传体断代史,共五十卷,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内容记载了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约五十余年史实,以记北齐历史为主,作者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后来《北齐书》遭受严重散佚。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由于《北史》当时并没有遭到散佚,故后人根据《北史》以补写《北齐书》,在文字上非尽属百药原文,但在内容上则不失真实。

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并没有专门设立音乐志、礼乐志和律历志,其音乐文字主要是散见于帝王本纪和各人物列传之中。虽然如此,但保存的音乐史料却很丰富。在音乐方面,作者介绍了西域胡戎乐等外族音乐对北齐、高氏帝王以及群臣的影响。史书中多次描述了北齐帝王、诸王和士人对西域胡戎乐的喜好、欣赏、钻研、创改。例如高洋的同父异母弟高湜,颇好胡笛、胡鼓。据卷十《高阳康穆王湜传》,高湜"有宠于文宣",及"文宣崩,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胡鼓为乐"。卷十一《孝珩传》讲述了北齐广宁王高孝珩,以善吹笛而名播关西。同样,北齐中下层士人,他们对西域胡戎乐十分痴迷喜爱。章永兴、尔朱文略皆好西域胡戎乐,卷四十八《外戚尔朱文畅传附弟文略传》:"世宗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尔朱文略系于狱中,犹"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对于西域胡戎乐爱好,帝王和士人的原因却不相同。帝王高澄、高洋、高湛、高纬等对西域胡戎乐之喜好,一方面出于胡人之质性天然,另一方面也与其维护鲜卑皇权有着微妙的关系;士人如魏收、



祖珽、和士开,他们演绎西域胡戎乐,虽不乏天性喜好,但博取人主宠狎却是主要目的。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第1版。

# 【原文】

(皇建元年)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

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 德》之乐,舞《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光大》之舞。诏曰可。 庚申,诏以故太师尉景、故太师窦泰、故太师太原王娄昭、故太宰章武王厍狄干、故太尉段荣、故太师万俟普、故司徒蔡俊、故太师高乾、故司徒莫多娄贷文、故太保刘贵、故太保封祖裔、故广州刺史王怀十三人配飨太祖庙庭,故太师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韩轨、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故太师高昂、故大司马刘丰、故太师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绍宗七人配飨世宗庙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故司空薛脩义、故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飨显祖庙庭。是月,帝亲戎北讨库莫奚,出长城,虏奔遁,分兵致讨,大获牛马,括总人晋阳宫。

——卷六《孝昭帝纪》

初琅邪王举兵,人告者误云厍狄伏连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后,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无遗算,乃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剥人面皮而视之。

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诸贵宠祖祢追赠官,岁一进,位极乃止。

——卷八《后主幼主帝纪》

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人晋阳,长恭尽力 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人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 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人阵曲》是 也。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后为太尉,与段韶讨栢谷,又攻定阳。韶病,长恭 总其众。前后以战功别封钜鹿、长乐、乐平、高阳等郡公。

——卷十一《文襄六王列传》

岳自讨寒山、长社及出随、陆,并有功绩,威名弥重。而性华侈,尤悦酒色,歌姬舞 女,陈鼎击钟,诸王皆不及也。

卷十三《清河王岳传》

(段)懿,字德猷,有姿仪,颇解音乐,又善骑射。

——卷十六《段韶传》

(薛)脩义与其从叔善乐、从弟嘉族等各率义勇为攻取之势,与凤贤书示其祸福。

——卷二十《薛脩义传》

(李)元忠粗览史书及阴阳数术,解鼓筝,兼好射弹,有巧思。

——卷二十二《李元忠传》

(李)义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书侍郎。神威幼有风裁,传其家业,礼学粗通义 训。又好音乐,撰集《乐书》,近于百卷。

--卷二十二《李义深传》

(薛)琡久在省闼,闲明簿领,当官剖断,敏速如流。然天性险忌,情义不笃,外似方 格,内实浮动。受纳货贿,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伤害,士民畏恶之。

——卷二十六《薛琡传》

(天统)五年冬,后主征之才。寻左仆射阙,之才曰:"自可复禹之绩。"武平元年,重 除尚书左仆射。之才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曲尽卑狎,二家苦疾,救护百端。由是迁尚 书令,封西阳郡王。祖珽执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师。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 疾,故以师旷比之。

--卷三十三《徐之才传》

初河间邢子才及季景与收并以文章显,世称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岁, 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伟。"后收稍与子才争名,文宣贬子才曰:"尔才不及魏收。"收益 得志。自序云:"先称温、邢,后曰邢、魏。"然收内陃邢,心不许也。 收既轻疾,好声乐,善 胡舞。

-卷三十七《魏收传》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仓曹虽云州局,乃受山东课输,由此大有受纳,丰于财 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 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诸人尝就珽宿,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 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

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 占侯,医药之术尤是所长。





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乃进之长广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梦殿下乘龙上天"。王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是为武成皇帝,擢拜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士开忌之,出为安德太守,转齐郡太守,以母老乞还侍养,诏许之。会江南使人来聘,为中劳使。寻为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假仪同三司,掌诏诰。初珽于乾明、皇建之时,知武成阴有大志,遂深自结纳,曲相祗奉。武成于天保世频被责,心常衔之。珽至是希旨,上书请追尊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为威宗景烈皇帝,以悦武成,从之。

珽弟孝隐,亦有文学,早知名。词章虽不逮兄,亦机警有辩,兼解音律。魏末为散骑常侍,迎梁使。时徐君房、庾信来聘,名誉甚高,魏朝闻而重之,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并降阶摄职,更递司宾。孝隐少处其中,物议称美。

#### ——卷三十九《祖珽传》

弟文略,以兄文罗卒无后,袭梁郡王。以兄文畅事,当从坐,高祖特加宽贷。文略聪明俊爽,多所通习。世宗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世宗戏之曰:"聪明人多不老寿,梁郡其慎之。"文略对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怆然曰:"此不足虑也。"初高祖遗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马,文略敌以好婢,赌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请。文略杀马及婢,以二银器盛婢头马肉而遗之。平秦王诉之于文宣,系于京畿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居数月,夺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忆我。"有司奏之,伏法。

#### ——卷四十八《外戚列传》

(和)士开幼而聪慧,选为国子学生,解悟捷疾,为同业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长广王,辟士开府行参军。世祖性好握槊,士开善于此戏,由是遂有斯举。加以倾巧便僻,又能弹胡琵琶,因此亲狎。尝谓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爱如此。显祖知其轻薄,不令王与小人相亲善,责其戏狎过度,徙长城。后除京畿士曹参军,长广王请之也。

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为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

----卷五十《恩幸传》

# 《周书》

### 【概述】

《周书》,唐太宗敕令编撰的一部记载北周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唐代令狐德棻编撰,全书共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令狐德棻,唐初政治家,史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新唐书·令狐德棻传》等。史料记载"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唐高祖时期,令狐德棻曾经上疏提议修撰前朝正史(见《晋书》概述),后高祖下诏命"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庚俭可修周史"。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视野及其开阔。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周书》中没有专门的乐志或是律历志,音乐史料散见于帝王本纪与人物列传中,从中也可以窥探出北周音乐制度、音乐文化的风貌。如北周音乐机构、音乐职官的大致情况"丁亥,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唐令则"官至乐部下大夫",以及周宣帝的音乐生活"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喜乐。"除此之外,《隋书·乐志》中亦有详细的文字描述北周的音乐制度沿革与郊庙歌辞内容,也可用来参考了解北周的音乐情况。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第1版。

## 【原文】

朕虽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后昆,殷鉴斯在。

(天和元年)冬十月乙卯,太白昼见,经天。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之乐。 (保定四年五月)丁亥,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

——卷五《武帝帝纪》

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



沃为戏乐。

增候正,前驱戒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

壬午,幸山祈雨。至咸阳宫,雨降。甲甲,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侯。 才及逾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

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喜乐。

——卷七《宣帝帝纪》

太祖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碑一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户。谨固辞,太祖不许。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卷十五《于谨传》

六官建,拜大司乐。

初,绍远为太常,广召工人,创造乐器,土木丝竹,各得其宜。为黄钟不调,绍远每以为意……后高祖竟(废)[行]七音。属绍远遘疾,未获面陈,虑有司速损乐器,乃书与乐部齐树之。

——卷二十六《长孙绍远传》

所居之宅,枕带林泉,夐对玩琴书,萧然自乐。时人号为居士焉。

时晋公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敻至宅,访以政事。敻仰视其堂,徐而叹曰:"酣酒嗜音,峻字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护不悦。

**复子瓘行随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殁。一日之中,凶问俱至。家人相对悲恸,而**复**神色自若。谓之曰:"死生命也,去来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抚之如旧。

——卷三十一《韦夐传》

瑾次子令则,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轻艳,为时人所传。天和中,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大象中,官至乐部下大夫。

——卷三十二《唐瑾传》

自宽没后,(裴汉)遂断绝游从,不听琴瑟,岁时伏腊,哀恸而已。抚养兄弟子,情甚笃至。

——卷三十四《裴宽传》

译幼聪敏,涉猎群书,尤善音乐,有名于时。世宗诏令事辅城公。

——卷三十五《郑孝穆传》

太祖嘉之,即拜珍平阳太守,领永宁防主;祥龙骧将军、行台郎中,领相里防主。并

(令狐)熙字长熙。性方雅,有度量,虽在私室,容止俨然。非一时贤俊,未尝与之游处。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

——卷三十六《令狐整传》

(李) 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

——卷三十八《李昶传》

时有高平檀翥,字凤翔。好读书,善属文,能鼓瑟。

——卷三十八《檀翥传》

高祖嘉之,授大将军,赐以直田宅、妓乐、金帛、车马及什物等,不可胜数。

——卷四十《尉迟运传》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 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sup>①</sup>

——卷四十一《庾信传》

纪称尊号于成都,除侍中、中书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户,给鼓吹一部。

——卷四十二《萧撝传》

萧大圜:"披良书,探至赜,歌纂纂,唱乌乌,可以娱神,可以散虑。"

——卷四十二《萧大圜传》

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

——卷四十五《儒林列传》

太祖受命之始,属天下分崩,于时戎马交驰,而学术之士盖寡,故曲艺末技,咸见引纳……乐茂雅、萧吉以阴阳显,庾季才以天官称,史元华相术擅奇,许奭、姚僧垣方药特妙,斯皆一时之美也。

史臣曰: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徇于是者,不能无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诗》《书》《礼》《乐》所失也浅,故先王重其德。

——卷四十七《艺术列传》

105

① 本段为庾信《哀江南赋》中节选。



# 《隋书》

### 【概述】

《隋书》,唐高祖、唐太宗敕令编撰的一部记载隋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唐代魏 徵、长孙无忌、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编撰,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 五十卷,志三十卷。武德五年,唐高祖命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历 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 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撰秘书监魏徵修隋史"。

《隋书》中的音乐史料见于各个人物列传与十志之中。十志题长孙无忌等撰,又被 称为"五代史志"。"(贞观)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李延寿同 修《五代史志》。风勒成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等诣朝堂上进, 诏藏秘、阁。后又编第人《隋书》,其实别行,亦平为《五代史志》。"因此,《隋书》十志多 记载五代典章制度。《音乐志》方是如此,记载了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朝的音乐典 章制度,尤其着重于宋齐梁陈北周隋六代音乐史实记载,《梁书》《陈书》《周书》没有专 门的乐志来记述当朝的音乐情况,《隋书·音乐志》补足了这一缺憾。另外,《音乐志》还 记载了隋朝开皇年间一次重要的议乐事件,即"开皇乐议"。此次议乐事件参与人数众 多,郑译、卢贲、苏威、苏夔等权臣,牛弘、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宠臣均参与其中。 表面是乐制、乐律的改革,实则参与各人心怀目的,暗流涌动。 持续了十三年才以何妥 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议寝。《音乐志》还详细地记载了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七 部伎、九部伎等多部乐的发展情况。《百官志》中也有详细的文字记述隋代音乐机构和 音乐职官的设置。《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篇古代文献目录,与《汉书・ 艺文志》的"六略"分类体系不同,《隋书·经籍志》首次采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而这种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所存的音乐著作及散逸 书籍,均归于"经部"。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

# 【原文】

公乐以移风,雅以变俗,遐迩胥悦,天地咸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大定元年)丙辰,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王妃为王后,长子为太子。前后三让,乃受。

(开皇元年)四月辛巳,大赦。壬午,太白、岁星昼见。戊戌,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 禁杂乐百戏。

#### 

(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诏曰:"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俟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睹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仍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已已,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

庚寅,上谓侍臣曰:"礼主于敬,皆当尽心。黍稷非馨,贵在祗肃。庙庭设乐,本以迎神,斋祭之日,触目多感。当此之际,何可为心!在路奏乐,礼未为允。群公卿士,宜更详之。"

庚午,诏曰:"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人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已后,享庙日不须备鼓吹,殿庭勿设乐悬。"

### ——卷二《高祖帝纪下》

开皇元年,立(杨广)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合尚书令,大将军如故。高祖令项城公韶、安道公李彻辅导之。上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



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

#### ——卷三《炀帝帝纪上》

七日乃去乐。又遍祈社稷山林川泽,就故地处大雩。国南除地为增,舞童六十四人。 祈百辟卿士于雩坛之左,除地为增,舞童六十四人,皆袨服,为八列,各执羽翳。每列歌 《云汉》诗一章而毕。

牲用黄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坛墠配飨歌舞,皆如梁礼。

礼用玉币,有燎,不设金石之乐,选伎工端洁善讴咏者,使歌《云汉》诗于坛南。

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尝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象功德而歌舞焉。

——卷七《礼仪志二》

又卜日,建牙旗于**坤**,祭以太牢,及所过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将届战所,卜刚日,备玄牲,列军容,设柴于辰地,为**坤**而祃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奠毛血,乐奏《大护》之音。礼毕,彻牲,柴燎。

又于其日,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马步,无钟鼓之乐。

众军将发,帝御临朔宫,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钢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

司空除坛兆,有司荐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毕出。其日中后十刻,六军士马,俱介胄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帅严街,侍臣文武,俱介胄奉迎。乐师撞黄钟,右五钟皆应。皇帝介胄,警跸以出,如常仪而无鼓角,出国门而軷祭。至则舍于次。太白未见五刻,中外皆严,皇帝就位,六军鼓噪,行三献之礼。每献,鼓噪如初献。事讫,燔燎赐胙,毕,鼓噪而还。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襦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戍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人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

相与十二兽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

——卷八《礼仪志三》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于人心,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形气既著,协于律吕,宫商克谐,名之为乐。乐者,乐也。圣人因百姓乐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实升平之冠带,王化之源本。《记》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夫人者,两仪之播气,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湎,往而不归,是以五帝作乐,三王制礼,摽举人伦,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动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谐邦国。树风成化,象德昭功,启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则,宫商垂范。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外敬内和,合情饰貌,犹阴阳以成化,若日月以为明也。

《记》曰:"大夫无故不撤悬,十无故不撤琴瑟。"圣人造乐,导迎和气,恶情屏退,善心 兴起。伊耆有苇籥之音,伏犧有网罟之咏,葛天八阕,神农五弦,事与功偕,其来已尚。 黄帝乐曰《咸池》,帝喾曰《六英》,帝颛顼曰《五茎》,帝尧曰《大章》,帝舜曰《箫韶》,禹曰 《大夏》,殷汤曰《护》,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风赋,弘之以孝友,大礼与天地 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礼意风猷,乐情膏润。《传》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成、康 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听政,公卿献诗,秦人有作,罕闻斯道。汉高祖时, 叔孙通爱定篇章,用祀宗庙。唐山夫人能楚声,又造房中之乐。武帝裁音律之响,定郊 丘之祭,颇杂讴谣,非全雅什。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 则《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 用焉。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 焉。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 黄帝 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则令凯歌"者也。又采 百官诗颂,以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乱,正声咸荡。汉雅乐郎杜夔,能晓 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 也。自此迄晋,用相因循,永嘉之寂,尽沦胡、羯。于是乐人南奔,穆阜罗钟磬,苻坚北 败,孝武获登歌。晋氏不纲,魏图将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悬,或收其古 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勗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 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 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 世,而移风易俗,浸以陵夷。

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群臣请功成之乐,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

《隋书》



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鲁,风雅斯正,所谓有其艺而无其时。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及颜、何骤请,颇涉雅音,而继想闻《韶》,去之弥远。若夫二南斯理,八风扬节,顺序旁通,妖淫屏弃,宫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义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无悔,非大乐之懿,其孰能与于此者哉!是以舜咏《南风》而虞帝昌,纣歌北鄙而殷王灭。大乐不紊,则王政在焉。故录其不相因袭,以备于志。《周官·大司乐》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汉郊庙及武乐,三百八十人。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獿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 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护》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 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䜩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 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 见。"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 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 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 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 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 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 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 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 礼既是行己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 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 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官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官选诸生,分 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 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

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二丝,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阳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丝,长八尺;夹钟弦,用二百二十四丝,长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二百一十四丝,长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丝,长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钟弦,用一百

八十丝,长六尺。四曰白藏通:夷则弦,用一百六十八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弦,用一百六十丝,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四十九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相得中。又制为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大吕笛长三尺六寸,太簇笛长三尺四寸,夹钟笛长三尺二寸,姑洗笛长三尺一寸,中吕笛长二尺九寸,蕤宾笛长二尺八寸,林钟笛长二尺七寸,夷则笛长二尺六寸,南吕笛长二尺五寸,无射笛长二尺四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用笛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

是时北中郎司马何佟之上言:"案《周礼》'王出人则奏《王夏》,尸出人则奏《肆夏》,牲出人则奏《昭夏》。'今乐府之《夏》,唯变《王夏》为《皇夏》,盖缘秦、汉以来称皇故也。而齐氏仍宋仪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人奏《永至》,牲出人更奏引牲之乐。其为舛谬,莫斯之甚。请下礼局改正。"周拾议,以为《礼》"王人奏《王夏》",大祭祀与朝会,其用乐一也。而汉制,皇帝在庙,奏《永至》乐,朝会之日,别有《皇夏》。二乐有异,于礼为乖,宜除《永至》,还用《皇夏》。又《礼》"尸出入奏《肆夏》,宾入大门奏《肆夏》",则所设唯在人神,其与迎牲之乐,不可滥也。宋季失礼,顿亏旧则,神人庙门,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乐,用接祖考之灵。斯皆前代之深疵,当今所宜改也。时议又以为《周礼》云:"若乐六变,天神皆降。"神居上玄,去还怳忽,降则自至,迎则无所。可改迎为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礼》云"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地宜依旧为迎神。并从之。又以明堂设乐,大略与南郊不殊,惟坛堂异名,而无就燎之位。明堂则遍歌五帝,其余同于郊式焉。

初宋、齐代,祀天地,祭宗庙,准汉祠太一后土,尽用宫悬。又太常任昉,亦据王肃议云:"《周官》'以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兆庶,以安宾客,以悦远人。'是谓六同,一时皆作。今六代舞,独分用之,不厌人心。"遂依肃议,祀祭郊庙,备六代乐。至是帝曰:"周官分乐飨祀,《虞书》止鸣两悬,求之于古,无宫悬之议。何?事人礼缛,事神礼简也。天子袭衮,而至敬不文,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则以少为贵矣。大合乐者,是使六律与五声克谐,八音与万舞合节耳。岂谓致鬼神祇用六代乐也?其后即言'分乐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晓然可明,肃则失其旨矣。推检载籍,初无郊禋宗庙遍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于太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纳夷蛮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夫祭尚于敬,无使乐繁礼黩。是以季氏逮暗而祭,继之以烛,有司跛倚。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焉,质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不知礼乎?'若依肃议,郊既有迎送之乐,又有登歌,各颂功德,遍以六代,继之出人,方待乐终。此则乖于仲尼韪晏朝之意矣。"于是不备宫悬,不遍舞六代,逐所应须。即设悬,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宜以至敬



所应施用耳。宗庙省迎送之乐,以其闷宫灵宅也。

齐永明中,舞人冠帻并簪笔,帝曰:"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笔?岂有身服朝衣,而足綦䜩履?"于是去笔。

又晋及宋、齐,悬钟磬大准相似,皆十六架。黄钟之宫:北方,北面,编磬起西,其东编钟,其东衡大于镈,不知何代所作,其东镈钟。太簇之宫:东方,西面,起北。蕤宾之宫:南方,北面,起东。姑洗之宫:西方,东面,起南。所次皆如北面。设建鼓于四隅,悬内四面,各有柷敔。帝曰:"著晋、宋史者,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厢金石大备。今检乐府,止有黄钟、姑洗、蕤宾、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谓四厢?备乐之文,其义焉在?"于是除去衡钟,设十二镈钟,各依辰位,而应其律。每一镈钟,则设编钟磬各一處,合三十六架。植建鼓于四隅。元正大会备用之。

乃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以武舞为《大壮舞》,取《易》云"大者壮也",正大而天地, 之情可见也。以文舞为《大观舞》,取《易》云"大观在上",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 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止乎 十二,则天数也。乃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雅焉。众官出人,宋元徽三年《仪注》奏《肃咸 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俊雅》,取《礼记》:"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 士也。"二郊、太庙、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人,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齐 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皇雅》,取《诗》"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也。二郊、太庙同用。皇 太子出人,奏《胤雅》,取《诗》"君子万年,永锡尔胤"也。王公出人,奏《寅雅》,取《尚书》 《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寿酒,奏《介雅》,取《诗》"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也。 食举,奏《需雅》,取《易》"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也。撤馔,奏《雍雅》,取《礼 记》"大飨客出以雍撤"也。并三朝用之。牲出人,宋元徽二年《仪注》奏《引牲》,齐及梁 初亦同。至是改为《涤雅》,取《礼记》"帝牛必在涤三月"也。荐毛血,宋元徽三年《仪 注》奏《嘉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牷雅》,取《春秋左氏传》"牲牷肥腯"也。北郊 明堂、太庙并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夏》,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 为《诚雅》,取《尚书》"至诚感神"也。皇帝饮福酒,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祚》,至齐不 改,梁初,改为《永祚》。至是改为《献雅》,取《礼记・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 今之福酒,亦古献之义也。北郊、明堂、太庙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 远》,齐及梁不改。就埋位,齐永明六年《仪注》奏《隶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 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辞并沈约所制。今列其歌诗三十曲云。

《俊雅》,歌诗三曲,四言:

设官分职,髦俊攸俟。髦俊伊何?贵德尚齿。唐乂咸事,周宁多士。区区卫国,犹

赖君子。汉之得人,帝猷乃理。

开我八袭,辟我九重。珩佩流响,缨绂有容。衮衣前迈,列辟云从。义兼东序,事美 西雍。分阶等肃,异列齐恭。

重列北上,分庭异陛。百司扬职,九宾相礼。齐、宋舅甥,鲁、卫兄弟。思皇蔼蔼,群龙济济。我有嘉宾,实惟恺悌。

#### 《皇雅》,三曲,五言:

帝德实广运,车书靡不宾。执瑁朝群后,垂旒御百神。八荒重译至,万国婉来亲。华盖拂紫微,勾陈绕太一。容裔被缇组,参差罗罕毕。星回照以烂,天行徐且谧。清跸朝万宇,端冕临正阳。青绚黄金缭,衮衣文绣裳。既散华虫采,复流日月光。《胤雅》,一曲,四言:

自昔殷代,哲王迭有。降及周成,惟器是守。上天乃眷,大梁既受。灼灼重明,仰承 元首。体乾作贰,命服斯九。置保置师,居前居后。前星北耀,克隆万寿。

旧三朝设乐有登歌,以其颂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献也,于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众官人,奏《俊雅》;第三,皇帝人阁,奏《皇雅》;第四,皇太子发西中华门,奏《胤雅》;第五,皇帝进,王公发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七,皇帝人储变服;第八,皇帝变服出储,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寿酒,奏《介雅》;第十,太子人预会,奏《胤雅》;十一,皇帝食举,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设《大壮》武舞;十四,设《大观》文舞;十五,设《雅歌》五曲;十六,设俳伎;十七,设《鼙舞》;十八,设《铎舞》;十九,设《拂舞》;二十,设《巾舞》并《白纻》;二十一,设舞盘伎;二十二,设舞轮伎;二十三,设刺长追花幢伎;二十四,设受猾伎;二十五,设车轮折脰伎;二十六,设长跷伎;二十七,设须弥山、黄山、三峡等伎;二十八,设跳铃伎;二十九,设跳剑伎;三十,设郑倒伎;三十一,设郑倒案伎;三十二,设青丝幢伎;三十一,设郑跷伎;三十八,设弥猴幢伎;三十九,设啄木幢伎;四十,设五案幢咒愿伎;四十一,设辟邪伎;四十二,设青紫鹿伎;四十三,设白武伎,作讫,将白鹿来迎下;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四十五,设缘高垣伎;四十六,设变黄龙弄龟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众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兴,奏《皇雅》。

自宋、齐已来,三朝有凤凰衔书伎。至是乃下诏曰:"朕君临南面,道风盖阙,嘉祥时至,为愧已多。假令巢侔轩阁,集同昌户,犹当顾循寡德,推而不居。况于名实顿爽,自欺耳目。一日元会,太乐奏凤凰衔书伎,至乃舍人受书,升殿跪奏。诚复兴乎前代,率由自远,内省怀惭,弥与事笃。可罢之。"



天监四年,掌宾礼贺玚,请议皇太子元会出人所奏。帝命别制养德之乐。玚谓宜名《元雅》,迎送二傅亦同用之。取《礼》"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之义。明山宾、严植之及徐勉等,以为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并则天数,为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玚又疑东宫所奏舞,帝下其议。玚以为,天子为乐,以赏诸侯之有德者。观其舞,知其德。况皇储养德春宫,式瞻攸属,谓宜备《大壮》《大观》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从之。于是改皇太子乐为《元贞》,奏二舞。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其后台城沦没,简文帝受制于侯景。景以简文女溧阳公主为妃,请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乐。景仪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兴曰:"陛下何不乐也?"帝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闻此以为何声?"景曰:"臣且不知,何独超世?"自此乐府不修,风雅咸尽矣。及王僧辩破侯景,诸乐并送荆州。经乱,工器颇阙,元帝诏有司补缀才备。荆州陷没,周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并入关中,随例没为奴婢。

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汉曲《朱鹭》改为《木纪谢》,言齐谢梁升也。第二,汉曲《思悲翁》改为《贤首山》,言武帝破魏军于司部,肇王迹也。第三,汉曲《艾如张》改为《桐柏山》,言武帝牧司,王业弥章也。第四,汉曲《上之回》改为《道亡》,言东昏丧道,义师起樊邓也。第五,汉曲《拥离》改为《忧威》,言破加湖元勋也。第六,汉曲《战城南》改为《汉东流》,言义师克鲁山城也。第七,汉曲《巫山高》改为《鹤楼峻》,言平郢城,兵威无敌也。第八,汉曲《上陵》改为《昏主恣淫匿》,言东昏政乱,武帝起义,平九江、姑熟,大破朱雀,伐罪吊人也。第九,汉曲《将进酒》改为《石首局》,言义师平京城,仍废昏,定大事也。第十,汉曲《有所思》改为《期运集》,言武帝应箓受禅,德盛化远也。十一,汉曲《芳树》改为《于穆》,言大梁阐运,君臣和乐,休祚方远也。十二,汉曲《上邪》改为《惟大梁》,言梁德广运,仁化治也。

天监七年,将有事太庙。诏曰"《礼》云'斋日不乐',今亲奉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详议"。八座丞郎参议,请舆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帝从之,遂以定制。

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

陈初,武帝诏求宋、齐故事。太常卿周弘让奏曰:"齐氏承宋,咸用元徽旧式,宗祀朝粮,奏乐俱同,唯北郊之礼,颇有增益。皇帝人遗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太尉

亚献,奏《凯容》;埋牲,奏《隶幽》;帝还便殿,奏《休成》;众官并出,奏《肃成》。此乃元徽 所阙,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乐,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 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时并用梁乐,唯改七室舞辞,今列之云。

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圆丘、明堂及宗庙乐。都官尚书到仲举权奏:"众官人出,皆奏《肃成》。牲人出,奏《引牺》。上毛血,奏《嘉荐》。迎送神,奏《昭夏》。

五年,诏尚书左丞刘平、仪曹郎张崖,定南北郊及明堂仪注。改天嘉中所用齐乐,尽以"韶"为名。工就位定,协律校尉举麾,太乐令跪赞云:"奏《懋韶》之乐。"降神,奏《通韶》;牲人出,奏《洁韶》;帝人坛及还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执干楯,曲终复缀。出就悬东,继舞《九序》,工执羽籥。献爵于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饮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报韶》。

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书左仆射、建昌侯徐陵,仪曹郎中沈罕,奏来年元会仪注,称舍人蔡景历奉敕,先会一日,太乐展宫悬、高垣、五案于殿庭。客人,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门侍郎举麾于殿上,掌故应之,举于阶下,奏《康韶》之乐。

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又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后庭花》《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 ——卷十三《音乐志上》

齐神武霸迹肇创,迁都于邺,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宫悬各设十二镈钟,于其辰位,四面并设编钟磬各一簨處,合二十架。设建鼓于四隅。郊庙朝会同用之。其后将有创革,尚药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堂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 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 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



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

周太祖迎魏武人关,乐声皆阙。恭帝元年,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以属有司。及建六官,乃诏曰:"六乐尚矣,其声歌之节,舞蹈之容,寂寥已绝,不可得而详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兹乎?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

及闵帝受禅,居位日浅。明帝践阼,虽革魏氏之乐,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南北郊、雩坛、太庙、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则《大夏》降神,《大护》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武帝保定元年,诏罢之。及宣帝即位,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之伎,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戏乐过度,游幸无节焉。

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于悬间,与正乐合奏。宣帝时,革前代鼓 吹,制为十五曲。第一,改汉《朱鹭》为《玄精季》,言魏道陵迟,太祖肇开王业也。第二, 改汉《思悲翁》为《征陇西》,言太祖起兵,诛侯莫陈悦,扫清陇右也。第三,改汉《艾如 张》为《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关中也。第四,改汉《上之回》为《平窦泰》, 言太祖拥兵讨泰,悉擒斩也。第五,改汉《拥离》为《复恒农》,言太祖攻复陕城,关东震肃 也。第六,改汉《战城南》为《克沙苑》,言太祖俘斩齐十万众于沙苑,神武脱身至河,单舟 走免也。第七,改汉《巫山高》为《战河阴》,言太祖破神武于河上,斩其将高敖曹、莫多娄 贷文也。第八、改《汉上陵》为《平汉东》,言太祖命将平随郡安陆,俘馘万计也。第九,改 汉《将进酒》为《取巴蜀》,言太祖遣军平定蜀地也。第十,改汉《有所思》为《拔江陵》,言 太祖命将擒萧绎,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汉《芳树》为《受魏禅》,言闵帝受终于魏,君临万 国也。第十二,改汉《上邪》为《宣重光》,言明帝人承大统,载降阜道也。第十三,改汉 《君马黄》为《哲皇出》,言高祖以圣德继天,天下向风也。第十四,改汉《稚子班》为《平 东夏》,言高祖亲率六师破齐,擒齐主于青州,一举而定山东也。第十五,改古《圣人出》 为《擒明彻》,言陈将吴明彻,侵轶徐部,高祖遣将,尽俘其众也。宣帝晨出夜还,恒陈鼓 吹。尝幸同州,自应门至赤岸,数十里间,鼓乐俱作。祈雨仲山还,令京城士女,于衢巷 奏乐以迎之。公私顿敝,以至于亡。

高祖既受命,定令,宫悬四面各二處,通十二镈钟,为二十處。處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歌、琴、瑟、箫、筑、筝、挡筝、卧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编磬下。

笙、竽、长笛、横笛、箫、筚篥、篪、埙,四面各八人,在编钟下。舞各八佾。宫悬簨虡,金五博山,饰以旒苏树羽。其乐器应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庙加五色漆画。天神悬内加雷鼓,地祇加灵鼓,宗庙加路鼓。登歌,钟一虡,磬一虡,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箫、笙、竽、横笛、篪、埙各一人。其漆画及博山旒苏树羽,与宫悬同。登歌人介帻、朱连裳、乌皮履。宫悬及下管人,平巾帻,朱连裳。凯乐人,武弁,朱褠衣,履袜。文舞,进贤冠,绛纱连裳,帛内单,皂领袖襈,乌皮鞮,左执籥,右执翟。二人执纛,引前,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褠衣,乌皮履。三十二人,执戈,龙楯。三十二人执戚,龟。二人执旍,居前。二人执鼗,二人执铎,二人执铙,二人执钧。四人执弓矢,四人执殳,四人执戟,四人执矛。自旍已下夹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时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命治书侍御史李谔,引弘等下,将罪之。谔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

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壅',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太乐所奏,林钟之宫,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簇为商;应用应钟为角,乃取姑洗为角。故林钟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编悬有八,因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译因作书二十余篇,以明其指。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并立议正之。时邳国公世子苏



夔,亦称明乐,驳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译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众从译议。

译又与夔俱云:"案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 众皆从之。

變又与译议,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律久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雅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己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曰:"经文虽道旋相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随月用调,是以古来不取。若依郑玄及司马彪,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今译唯取黄钟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义。非止金石谐韵,亦乃簨虞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万舞矣。"而又非其七调之义,曰:"近代书记所载,缦乐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调'。三调之声,其来久矣。请存三调而已。"时牛弘总知乐事,弘不能精知音律。又有识音人万宝常,修洛阳旧曲,言幼学音律,师于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悬八用七,尽依《周礼》备矣。所谓正声,又近前汉之乐,不可废也。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高祖张乐试之。遂先说曰:"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高祖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陈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高祖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

——卷十四《音乐志中》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 普明等,复居其职。由是牛弘奏曰: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

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按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宜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邺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

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

及宋武帝人关,悉收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

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

制曰:"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治,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正化未治。遽有变革,我则未暇。"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

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注弘奏下,





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 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曰:

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圆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圆钟为羽,《舞韶》以祀宗庙。"马融曰:"圆钟,应钟也。"贾逵、郑玄曰:"圆钟,夹钟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

按《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

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按《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余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余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

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

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余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 徵、羽。何以得知? 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 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 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余调,更成杂乱也。

其奏大抵如此。帝并从之。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 调。旧工更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肆之,竟无觉者。

弘又修皇后房内之乐,据毛苌、侯苞、孙毓故事,皆有钟声,而王肃之意,乃言不可。 又陈统云:"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弘等采肃、统以取正 焉。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 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

初后周故事,悬钟磬法,七正七倍,合为十四。盖准变宫、变徵,凡为七声,有正有 倍,而为十四也。长孙绍远引《国语》冷州鸠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自鹑及驷,七位 故也。既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有七律。又引《尚书大传》"谓之七始",其注 云:"谓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歌声不应此者,皆去之。然据一均 言也。宫、商、角、徵、羽为正,变宫、变徵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浊倍,三 七二十一而同为架,虽取繁会,声不合古。又后魏时,公孙崇设钟磬正倍,参悬之。弘等 并以为非,而据《周官·小胥职》"悬钟磬,半之为堵,全之为肆"。郑玄曰:"钟磬编悬之, 二八十六而在一處。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又引《乐纬》"宫为君,商为臣,君臣皆尊, 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悬十六"。又据汉成帝时,犍为水滨,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悬八之 义也。悬钟磬法,每虚准之,悬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悬七也。

又参用《仪礼》及《尚书大传》,为官悬陈布之法。北方北向,应钟起西,磬次之,黄钟 次之,钟次之,大吕次之,皆东陈。一建鼓在其东,东鼓。东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 夹钟次之,钟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南方北向,中吕起东,钟次 之,蕤宾次之,磬次之,林钟次之,皆西陈。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东向,夷则起南, 钟次之,南吕次之,磬次之,无射次之,皆北陈。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则撤北面 而加钲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灵鼓、灵鼗,宗庙用路鼓、路鼗。各两设在悬内。

又准《仪礼》,宫悬四面设镈钟十二處,各依辰位。又甲、丙、庚、壬位,各设钟一處, 乙、丁、辛、癸位,各陈磬一虡。共为二十處。其宗庙殿庭郊丘社并同。树建鼓于四隅, 以象二十四气。依月为均,四箱同作,盖取毛传《诗》云"四悬皆同"之义。古者镈钟据 《仪礼》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又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乃无成曲之理。依后周以



十二镈相生击之,声韵克谐。每镈钟、建鼓各一人。每钟、磬簨虡各一人,歌二人,执节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每钟虡,竽、笙、箫、笛、埙、篪各一人。悬内柷、敔各一人,柷在东,敔在西。二舞各八佾。乐人皆平巾帻、绛褠衣。乐器并采《周官》,参之梁代,择用其尤善者。其簨虡皆金五博山,饰以崇牙,树羽旒苏。其乐器应漆者,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庙及殿庭则五色漆画。晋、宋故事,箱别各有柷、敔,既同时戛之,今则不用。

梁武《乐论》以为登歌者颂祖宗功业,检《礼记》乃非元日所奏。若三朝大庆,百辟俱陈,升工籍殿,以咏祖考,君臣相对,便须涕洟。

十四年三月,乐定。秘书监、奇章县公牛弘,秘书丞、北绛郡公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虞部侍郎许善心,兼内史舍人虞世基,仪同三司、东宫学士饶阳伯刘臻等奏曰:"臣闻蒉桴土鼓,由来斯尚,雷出地奋,著自《易经》。邃古帝王,经邦驭物,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秦焚经典,乐书亡缺,爰至汉兴,始加鸠采,祖述增广,缉成朝宪。魏、晋相承,更加论讨,沿革之宜,备于故实。永嘉之后,九服崩离,燕、石、苻、姚,递据华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复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尽。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与内原隔绝,三百年于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于是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其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者,并加禁约,务存其本。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献奠登歌六言,象《倾杯曲》,送神礼毕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辞经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于是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其祠圆丘,皇帝人,至版位定,奏《昭夏》之乐,以降天神。升坛,奏《皇夏》之乐。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乐。皇帝降南陛,诣罍洗,洗爵讫,升坛,并奏《皇夏》。初升坛,俎人,奏《昭夏》之乐。皇帝初献,奏《诚夏》之乐。皇帝既献,作文舞之舞。皇帝饮福酒,作《需夏》之乐。皇帝反爵于坫,还本位,奏《皇夏》之乐。武舞出,作《肆夏》之乐。送神作《昭夏》之乐。就燎位,还大次,并奏《皇夏》。

顾言又增房内乐,益其钟磬,奏议曰:"房内乐者,主为王后弦歌讽诵而事君子,故以房室为名。燕礼乡饮酒礼,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文王之风,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

职》云:'燕乐之钟磬。'郑玄曰:'燕乐,房内乐也,所谓阴声,金石备矣。'以此而论,房内 之乐,非独弦歌,必有钟磬也。《内宰职》云:'正后服位,诏其礼乐之仪。'郑玄云:'荐撤 之礼,当与乐相应。'荐撤之言,虽施祭祀,其入出宾客,理亦宜同。请以歌钟歌磬,各设 二處,土革丝竹并副之,并升歌下管,总名房内之乐。女奴肄习,朝燕用之。"制曰:"可。" 于是内宫悬二十虚。其镈钟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余饰并与殿庭同。 始开阜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

由近及远, 乡乐以感人, 须存雅正。既不设钟鼓, 义无四悬, 何以取正于妇道也。《磬师

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 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 因称: "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鞞舞》,汉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辞》云'关东 有贤女',魏明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铎舞》,傅玄代魏辞云'振铎鸣金',成公绥赋 云'《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是也。《拂舞》者,沈约《宋志》云:'吴舞,吴人思晋化。' 其辞本云'白符鸠'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 伏滔云:'项庄因舞,欲剑高祖,项伯 纡长袖以扞其锋,魏、晋传为舞焉。'检此虽非正乐,亦前代旧声。故梁武报沈约云: '《鞞》《铎》《巾》《拂》,古之遗风。'杨泓云:'此舞本二八人,桓玄即真,为八佾。后因而 不改。'齐人王僧虔已论其事。平陈所得者,犹充八佾,于悬内继二舞后作之,为失斯大。 检四舞由来,其实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帝曰:"其声音节奏 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

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 《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 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

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 宋武平关中,因而人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 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 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 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 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

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 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 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



《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挡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十龟兹》等,凡三部。开阜中,其器大 盛于闾干。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十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 改暮易,持其音枝,佑炫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 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 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 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 篇,辞极浮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 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 《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 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语明达云:"齐氏偏隅, 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贵汝,官自修谨。"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 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其歌曲有《善善摩 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 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 工二十人。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

《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拔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

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

《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盘、鞞、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二人。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 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 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 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有会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 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鰲,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 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 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 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鰲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 俦。染于大骇之。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 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 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 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 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 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绨绣。其营费巨亿 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抚管以 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故事,天子有事于太庙,备法驾,陈羽葆,以入于次。礼毕升车,而鼓吹并作。开皇十七年诏曰:"昔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以后,享庙日不须设鼓吹,殿庭勿设乐悬。在庙内及诸祭,并依旧。其王公已下,祭私庙日,不得作音乐。"

至大业中,炀帝制宴飨设鼓吹,依梁为十二案。案别有寝于、钲、铎、军乐鼓吹等一部。案下皆熊罴䝙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其大驾鼓吹,并朱漆画。大驾鼓吹、小鼓加金镯、羽葆鼓、铙鼓、节鼓,皆五采重盖,其羽葆鼓,仍饰以羽葆。长鸣、中鸣、大小横吹,五采衣幡,绯掌,画交龙,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长鸣、大横吹、节鼓及横吹



后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等工人服,皆绯地苣文为袍袴及帽。金钲、树鼓,其钲鼓皆加八角紫伞。小鼓、中鸣、小横吹及横吹后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等工人服,并青地苣文袍袴及帽。羽葆鼓、铙及歌、箫、笳工人服,并武弁,朱褠衣,革带。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督帅服,与大角同。以下准督帅服,亦如之。

树鼓一曲,十二变,(与金钲同)。夜警用一曲俱尽,次奏大鼓。大鼓,一十五曲供大驾,一十二曲供皇太子,一十曲供王公等。小鼓,九曲供大驾,三曲供皇太子及王公等。

长鸣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驾,三十六具供皇太子,十八具供王公等。

次鸣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驾,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

大角,第一曲起捉马,第二曲被马,第三曲骑马,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阵,第六曲收军,第七曲下营。皆以三通为一曲。其辞并本之鲜卑。

铙鼓,十二曲供大驾,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其乐器有鼓,并歌、箫、笳。

大横吹,二十九曲供大驾,九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其乐器有角、节鼓、笛、箫、 筚篥、笳、桃皮筚篥。

小横吹,十二曲供大驾,夜警则十二曲俱用。其乐器有角、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

#### ——卷十五《音乐志下》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树司牧以君临,悬政教而成务,莫不拟乾坤之大象,禀中和以建极,揆影响之幽赜,成律吕之精微。是用范围百度,财成万品。昔者淳古苇籥,创睹人籁之源,女娲笙簧,仍昭凤律之首。后圣广业,稽古弥崇,伶伦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华,方传刻玉之美。是以《书》称:"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训,以出纳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凭璇玑以运钧,统三极之元,纪七衡之响,可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故能动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风俗,考得失,征成败者也。粤在夏、商,无闻改作。其于《周礼》,典同则"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景王铸钟,问律于泠州鸠,对曰:"夫律者,所以立钧出度。"钧有五,则权衡规矩准绳咸备。故《诗》曰:"尹氏太师,执国之钧,天子是裨,俾众不迷"是也。太史公《律书》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轨则,一禀于六律,为万事之本。其于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及秦氏灭学,其道浸微。汉室初兴,丞相张苍,首言音律,未能审备。孝武帝创置协律之官,司马迁言律吕相生之次,详矣。及王莽之际,考论音律,刘歆条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记建武以后言律吕者,司马绍统采而续之。炎历将终,而天下大乱,乐工散亡,器法湮灭。魏武始获杜夔,使定音律,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及晋武受命,遵而不革。

至泰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铸律吕。元康中,勗子藩,复嗣其事。未及成功,属永嘉之乱,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及帝南迁,皇度草昧,礼容乐器,扫地皆尽。虽稍加采掇,而多所沦胥,终于恭、安,竟不能备。宋钱乐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数。后魏、周、齐,时有论者。今依班志,编录五代声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汉志言律,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权。自魏、晋已降,代有沿革。今列其增损之要云。

### 备数

五数者,一、十、百、千、万也。《传》曰:"物生而后有象,滋而后有数。"是以言律者,云数起于建子,黄钟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历九辰至酉,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数备成,以为律法。又参之,终亥,凡历十二辰,得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数该矣,以为律积。以成法除该积,得九寸,即黄钟宫律之长也。此则数因律起,律以数成,故可历管万事,综核气象。其算用竹,广二分,长三寸,正策三廉,积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负策四廉,积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经十二,天地之大数也。是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一、十、百、千、万,所同由也。律、度、量、衡、历、率,其别用也。故体有长短,检之以度,则不失毫厘。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则不失主撮。量有轻重,平之以权衡,则不失黍丝。声有清浊,协之以律吕,则不失宫商。三光运行,纪以历数,则不差晷刻。事物糅见,御之以率,则不乖其本。故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

夫所谓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畴界域。二曰栗米,以御交质变易。三曰衰分,以御贵贱廪税。四曰少广,以御积幂方圆。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六曰均输,以御远近劳费。七曰盈朒,以御隐杂互见。八曰方程,以御错糅正负。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广远。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齐同以通之,今有以贯之。则算数之方,尽于斯矣。

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 和声

传称黄帝命伶伦断竹,长三寸九分,而吹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听



凤鸣,以别十二律,此雌雄之声,以分律吕。上下相生,因黄钟为始。《虞书》云:"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声为律,以身为度。周礼,乐器以十二律为之度数。司马迁《律书》云:"黄钟长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长七寸七分二,林钟长五寸七分三,应钟长四寸三分二。"此乐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马彪《律志》:"黄钟长九寸,声最浊;太簇长八寸;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七分四厘强,声最清。"郑玄《礼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勖等所论,虽尺有增损,而十二律之寸数并同。《汉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黄钟,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黄钟,不满九寸,谓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为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编于冬至之后。分焉、迟内,其数遂减应钟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钱乐之,因京房南事之余,引而伸之,更为三百律,终于安运,长四寸四分有奇。总合旧为三百六十律。日当一管,宫徵旋韵,各以次从。何承天《立法制议》云:"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是古人简易之法。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后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谬为六十。"承天更设新率,则从中吕还得黄钟,十二旋宫,声韵无失。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二厘,林钟长六寸一厘,应钟长四寸七分九厘强。其中吕上生所益之分,还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复十二辰参之数。

梁初,因晋、宋及齐,无所改制。其后武帝作《钟律纬》,论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吕,京、马、郑、蔡,至蕤宾,并上生大吕;而班固《律历志》,至蕤宾,仍以次下生。若从班义,夹钟唯长三寸七分有奇。律若过促,则夹钟之声成一调,中吕复去调半,是过于无调。仲春孟夏,正相长养,其气舒缓,不容短促。求声索实,班义为乖。郑玄又以阴阳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义,阴阳相逐生者,止是升阳,其降阳复将何寄?就筮数而论,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阴阳得有升降之义。阴阳从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数也。今郑乃执象数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穷。云九六相生,了不释十二气所以相通,郑之不思,亦已明矣。

案京房六十,准依法推,乃自无差。但律吕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复迟内上生盛变,盛变仍复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尽阴阳,其当有以,若非深理难求,便是传者不习。

比敕详求,莫能辨正。聊以余日,试推其旨,参校旧器,及古夹钟玉律,更制新尺,以证分毫,制为四器,名之为通。四器弦间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黄钟之弦二百七十丝,长九尺,以次三分损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弦丝数及弦长。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终始之音,相次之理,为其名义,名之为通。通施三弦,传推月气,悉无差舛。即以夹钟玉律命之,则还相中。

又制为十二笛,以写通声。其夹钟笛十二调,以饮玉律,又不差异。《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钟,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韵合和。端门外钟,亦案其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钟,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太簇,则下今笛二调。重敕太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钟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啴下。以推求钟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太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案西钟铭则云"清庙撞钟",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太簇钟徵",则林钟宫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太簇,则非秦、汉明矣。古人性质,故作僮仆字,则题而言,弥验非近。且夫验声改政,则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执其文,历年永久,隔而不通。无论乐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颂汉歌,各叙功德,岂容复施后王,以滥名实?今率详论,以言所见,并诏百司,以求厥中。

未及改制,遇侯景乱。

陈氏制度,亦无改作。

西魏废帝元年,周文摄政。又诏尚书苏绰,详正音律。绰时得宋尺,以定诸管,草创未就。会闵帝受禅,政由冢宰,方有齐寇,事竟不行。后掘太仓,得古玉斗,按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没。

至开皇初,诏太常牛弘,议定律吕。于是博征学者,序论其法,又未能决。遇平江 右,得陈氏律管十有二枚,并以付弘。遣晓音律者陈山阳太守毛爽及太乐令蔡子元、于 普明等,以候节气,作《律谱》。时爽年老,以白衣见高祖,授淮州刺史,辞不赴官。因遣 协律郎祖孝孙,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声。既天下一统,异代器物,皆集乐府, 晓音律者,颇议考核,以定钟律。更造乐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与朝贤听之,曰: "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舒缓。"

然万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灭。故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则兵,用木尺则丧,用土尺则乱,用水尺则律吕合调,天下和平。魏及周、齐,贪布帛长度,故用土尺。今此乐声,是用水尺。江东尺短于土,长于水。俗间不知者,见玉作,名为玉尺,见铁作,名为铁尺。诏施用水尺律乐,其前代金石,并铸毁之,以息物议。

至仁寿四年,刘焯上启于东宫,论张胄玄历,兼论律吕。其大旨曰:"乐主于音,音定于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谐,度律均钟,于是乎在。但律终小吕,数复黄钟,旧计未精,终不复始。故汉代京房,妄为六十,而宋代钱乐之更为三百六十。考礼诠次,岂有得然,化未移风,将恐由此。匪直长短失于其差,亦自管围乖于其数。又尺寸意定,莫能详考,既



乱管弦,亦舛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发。"其黄钟管六十三为实,以次每律减三分,以七 — 为寸法。约之,得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一分四厘,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二分八厘 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炀帝初登,未遑改作,事遂寝废。其书亦亡。大业二年,乃诏 改用梁表律调钟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为合古。其制度文议,并毛爽旧律,并在江都 沦丧。

### 律管围容黍

《汉志》云:"黄钟围九分,林钟围六分,太簇围八分。"《续志》及郑玄,并云:"十二律空,皆径三分,围九分。"后魏安丰王,依班固志,林钟空围六分,及太簇空围八分,作律吹之,不合黄钟商徵之声。皆空围九分,乃与均钟器合。开皇九年平陈后,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参考古律度,各依时代,制其黄钟之管,俱径三分,长九寸。度有损益,故声有高下;圆径长短,与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数云。

晋前尺黄钟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黄钟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黄钟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汉官尺黄钟容九百三十九。

古银错题黄钟籥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铁尺,黄钟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后魏前尺黄钟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后周玉尺黄钟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后魏中尺黄钟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后魏后尺黄钟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东魏尺黄钟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万宝常水尺律母黄钟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 候气

后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 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 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

开皇九年平陈后,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侯节气。依古,于三重密屋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

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口。每其月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于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高祖异之,以问牛弘。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吹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高祖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

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诸故实,以著于篇,名曰《律谱》。其略云:臣爽按,黄帝遣伶伦氏取竹于嶰谷,听凤阿阁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气应,是则数之始也。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其气以侯四时,其数以纪万物。云隶首作数,盖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万、亿、兆者,引而申焉,历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声,邹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别也。夏正则人,殷正则地,周正则天。孔子曰:"吾得夏时焉。"谓得气数之要矣。

汉初兴也,而张苍定律,乃推五胜之法,以为水德。实因战国官失其守,后秦灭学,其道浸微,苍补缀之,未获详究。及孝武创制,乃置协律之官,用李延年以为都尉,颇解新声变曲,未达音律之源,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晓音律,郎官京房,亦达其妙,因使韦玄成等杂试问房。房自叙云:"学焦延寿,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乃还相为宫之正法也。"于后刘歆典领条奏,著其始末,理渐研精。班氏《汉志》,尽歆所出也,司马彪志,并房所出也。

至于后汉,尺度稍长。魏代杜夔,亦制律吕,以之候气,灰悉不飞。晋光禄大夫荀勖,得古铜管,校夔所制,长古四分,方知不调,事由其误。乃依《周礼》,更造古尺,用之定管,声韵始调。

左晋之后,渐又讹谬。至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宋苍梧时,钻为横吹,然其长短厚薄,大体具存。臣先入栖诚,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后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并以闻奏。诏付大匠,依样制管。自斯以后,律又飞灰。侯景之乱,臣兄喜于太乐得之。后陈宣帝诣荆州为质,俄遇梁元帝败,喜没于周。适欲上闻,陈武帝立,遂又以十二管衍为六十律,私侯气序,并有徵应。至太建时,喜为吏部尚书,欲以闻奏。会宣帝崩,后主嗣立,出喜为永嘉内史,遂留家内,贻诸子孙。陈亡之际,竟并遗失。

今正十二管在太乐者,阳下生阴,始于黄钟,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一岁之气,毕于此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六十律侯,毕于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黄钟。黄钟者,首于冬至,阳之始也。应天之数而长九寸,十一月气至,则黄钟之律应,



所以宣养六气,缉和九德也。自此之后,并用京房律准,长短宫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摄,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变。始黄钟之管,下生林钟,以阳生阴,故变也。相摄者相通。如中吕之管,摄于物应,以母权子。故相变者,异时而各应,相通者,同月而继应。应有早晚者,非正律气,乃子律相感,寄母中应也。

其律,大业末于江都沦丧。

### 律直日

宋钱乐之因京房南事之余,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钟律议曰:"《易》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此律历之数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此则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数,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为一部。以一部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数也。以之分配七音,则建日冬至之声,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五音七声,于斯和备。其次日建律,皆依次类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亦以次从。以考声徵气,辨识时序,万类所宜,各顺其节。自黄钟终于壮进,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损一以下生。自依行终于亿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运一律为终,不生。其数皆取黄钟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本,以九三为法,各除其实,得寸分及小分,余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长也。修其律部,则上生下生宫徵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

### 审度

《史记》曰:"夏禹以身为度,以声为律。"《礼记》曰:"丈夫布手为尺。"《周官》云:"璧羡起度。"郑司农云:"羡,长也。此璧径尺,以起度量。"《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蔚定,蔚定而禾熟。律数十二蔚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蔚者,禾穗芒也。《说苑》云:"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孙子算术》云:"蚕所生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汉志》:"度者,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而五度审矣。"后之作者,又凭此说,以律度量衡,并因秬,黍散为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前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传讹替,渐致增损。今略诸代尺度一十五等,并异同之说如左。

### 一、周尺

《汉志》王莽时刘歆铜斛尺。

后汉建武铜尺。

晋泰始十年荀勖律尺,为晋前尺。

祖冲之所传铜尺。

徐广、徐爱、王隐等《晋书》云:"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为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勗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以尺量古器,举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暗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新律命之,皆应。"梁武《钟律纬》云:"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余与此尺同。'(铭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钟律图》,所载荀勗校量古尺文,与此铭同。而萧吉《乐谱》,谓为梁朝所考七品,谬也。今以此尺为本,以校诸代尺"云。

### 二、晋田父玉尺

梁法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厘。

《世说》称,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试以校尺,所造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钟律纬》称,主衣从上相承,有周时铜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检主衣周尺,东昏用为章信,尺不复存。玉律一口萧,余定七枚夹钟,有昔题刻。乃制为尺,以相参验。取细毫中黍,积次筹定,今之最为详密,长祖冲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为四器,名为通。又依新尺为笛,以命古钟,按刻夷则,以笛命饮和韵,夷则定合。案此两尺长短近同。

### 三、梁表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

萧吉云:"出于《司马法》。梁朝刻其度于影表,以测影。"案此即奉朝请祖暅所算造铜圭影表者也。经陈灭人朝。大业中,议以合古,乃用之调律,以制钟磬等八音乐器。

### 四、汉官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晋时始平掘地得古铜尺。



萧吉《乐谱》云:"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奚景,于泠道县舜庙下得玉律,度为此尺。"傅畅《晋诸公赞》云:"葛勗造钟律,时人并称其精密,唯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以校荀勖今尺,短校四分。时人以咸为解。"此两尺长短近同。

#### 五、魏尺

杜夔所用调律,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七厘。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云,王莽时刘歆斛尺,弱于今尺四分五厘,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厘。即晋荀勗所云"杜夔尺长于今尺四分半"是也。

#### 六、晋后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

萧吉云,晋氏江东所用。

### 七、后魏前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

#### 八、中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

### 九、后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即开皇官尺及后周市尺)。

后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厘。

开皇官尺,即铁尺,一尺二寸。

此后魏初及东西分国,后周未用玉尺之前,杂用此等尺。

甄鸾《算术》云:"周朝市尺,得玉尺九分二厘。"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尺,寄人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周朝人间行用。及开皇初,著令以为官尺,百司用之,终于仁寿。大业中,人间或私用之。

### 十、东后魏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广为尺,齐朝因而用之。魏收《魏史·律历志》云:"公孙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竞,久不能决。太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广,用成分体,九十之黍,黄钟之长,以定铜尺。有司奏从前诏,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未有论律者。"

### 十一、蔡邕铜籥尺

后周玉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

从上相承,有铜籥一,以银错题,其铭曰:"籥,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之为一合。三分损益,转生十二律。"祖孝孙云:"相承传是蔡邕铜籥。"

后周武帝保定中,诏遣大宗伯卢景宣、上党公长孙绍远、岐国公斛斯征等,累黍造尺,从横不定。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其律黄钟,与蔡邕古籥同。

### 十二、宋氏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钱乐之浑天仪尺。

后周铁尺。

开皇初调钟律尺及平陈后调钟律水尺。

此宋代人间所用尺,传入齐、梁、陈,以制乐律。与晋后尺及梁时俗尺、刘曜浑天仪 尺,略相依近。当由人间恒用,增损讹替之所致也。

周建德六年平齐后,即以此同律度量,颁于天下。其后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曰:窃惟权衡度量,经邦懋轨,诚须详求故实,考校得衷。谨寻今之铁尺,是太祖遣尚书故苏绰所造,当时检勘,用为前周之尺。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钟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计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铁尺,终有一会。且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许慎解,秬黍体大,本异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满尺,即是会古。实籥之外,才剩十余,此恐围径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动取满,论理亦通。

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 王制法,索隐钩深,以律计分,义无差异。《汉书·食货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今 铸金校验,铁尺为近。依文据理,符会处多。且平齐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为定,弥合 时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广为长,累既有剩,实复不满。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其晋、梁 尺量,过为短小,以黍实管,弥复不容,据律调声,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谐,明王盛范,同 律度量,哲后通规。臣等详校前经,斟量时事,谓用铁尺,于理为便。

未及详定,高祖受终,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久议不决。



既平陈,上以江东乐为善,曰:"此华夏旧声,虽随俗改变,大体犹是古法。"祖孝孙云:"平陈后,废周玉尺律,便用此铁尺律,以一尺二寸即为市尺。"

### 十三、开皇十年万宝常所造律吕水尺

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

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说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 声。南吕,黄钟羽也,故谓之水尺律。

### 十四、杂尺

赵刘曜浑天仪土圭尺,长于梁法尺四分三厘,实比晋前尺一尺五分。

### 十五、梁朝俗间尺

长于梁法尺六分三厘、于刘曜浑仪尺二分,实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

梁武《钟律纬》云:"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制以为尺,长今新尺四分三厘,短俗间尺二分。"新尺谓梁法尺也。

# 嘉量

《周礼》,栗氏"为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春秋左氏传》曰:"齐旧四量,豆、区、鬴、钟。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鬴。"六斗四升也。

《汉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圆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圆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圆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各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其斛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 ——卷十六《律历志上》

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其属官有博士、(四人,掌礼制)。协律郎、(二人,掌监调律吕音乐)。八书博士(二人)。等员。统诸陵、(掌守卫山陵等事)。太庙、(掌郊庙社稷等事)。太乐、(掌诸乐及行礼节奏等事)。衣冠、(掌冠帻、舄履之属等事)。鼓吹,(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太祝、(掌郊庙赞祝,祭社衣

太常寺又有博士四人,协律郎二人,奉礼郎十六人。统郊社、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各置令、(并一人。太乐、太医则各加至二人)。丞。(各一人。郊社、太乐、鼓吹则各至二人)。

——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 本出此也。

——卷三十《地理志中》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速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

137

书》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 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 《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 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 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 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 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 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 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 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 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 轩阜,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 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 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 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 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摄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 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 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 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 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 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 皆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勗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



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 书承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 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 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 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 作九篇条例,编平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 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 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 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 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 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 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 《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 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 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人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 目,遗阙尚多。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人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抽。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尒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颙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 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



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一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人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幾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

《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梁有《乐义》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

《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

《古今乐录》十二卷(陈沙门智匠撰。)

《乐书》七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乐杂书》三卷

《乐元》一卷(魏僧撰。)

《管弦记》十卷(凌秀撰。)

《乐要》一卷(何妥撰。)

《乐部》一卷

《春官乐部》五卷(梁有《宋元嘉正声伎录》一卷,张解撰,亡。)

《乐府声调》六卷(岐州刺史、沛国公郑译撰。)

《乐府声调》三卷(郑译撰。)

《乐经》四卷

《琴操》三卷(晋广陵相孔衍撰。)

《琴操钞》二卷

《琴操钞》一卷

《琴谱》四卷(戴氏撰。)

《琴经》一卷

《琴说》一卷

《琴历头簿》一卷

《新杂漆调弦谱》一卷

《乐谱》四卷

《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

《乐略》四卷

《乐律义》四卷(沈重撰。)

《钟律义》一卷

《乐簿》十卷

《齐朝曲簿》一卷

《大隋总曲簿》一卷

《推七音》二卷(并尺法。)

《乐论事》一卷

《乐事》一卷

《正声伎杂等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一卷

《歌曲名》五卷

《历代乐名》一卷

《钟磬志》二卷(公孙崇撰。)

《乐悬》一卷(何晏等撰议。)

《乐悬图》一卷

《钟律纬辩宗见》一卷

《当管七声》二卷(魏僧撰。)

《黄钟律》一卷(梁有《钟律纬》六卷,梁武帝撰,亡。)

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乐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国,谐万姓,安宾客,悦远人,所从来久矣。周人存六代之乐,曰《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其后衰微崩坏,及秦而顿灭。汉初,制氏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通其义。其后窦公、河间献王、常山王、张禹,咸献《乐书》。魏、晋已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

——卷三十二《经籍志一》

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祎翟、称中宫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无定数。高祖思革前弊,大矫其违,唯皇后正位,傍无私宠,妇官称号,未详备焉。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减其数。嫔三员,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九员,掌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员,掌女工丝枲,视正七品。又采汉、晋旧仪,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掌导引皇后及闺阎廪赐。管司令三人,掌图籍法式,纠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玺器玩。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典



赞三人,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三曰尚服,掌服章宝藏。管司饰三人,掌簪珥花严;典栉三人,掌巾栉膏沐。四曰尚食,掌进膳先尝。管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寝,掌帏帐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铺设洒扫;典执三人,掌扇伞灯烛。六曰尚工,掌营造百役。

#### ——卷三十六《后妃列传》

(李)敏字树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养宫中者久之。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亲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为姻媾。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之女。后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余官,汝慎无谢。"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悦,谓公主曰:"李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上因谓敏曰:"今授汝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邪?今授汝开府。"敏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遂于坐发诏授柱国,以本官宿卫。后避讳,改封经城县公,邑一千户。历蒲、豳、金、华、敷州刺史,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宴,赏赐超于功臣。后幸仁寿宫,以为岐州刺史。

#### ——卷三十七《李敏传》

郑译字正义,荥阳开封人也。祖琼,魏太常。父道邕,周司空。译颇有学识,兼知钟律,善骑射。

未几,诏译参撰律令,复授开府、隆州刺史。请还治疾,有诏征之,见于醴泉宫。上赐宴甚欢,因谓译曰:"贬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上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未几,诏译参议乐事。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迁岐州刺史。在职岁余,复奉诏定乐于太常,前后所论乐事,语在《音律志》。上劳译曰:"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于是还岐州。

### ——卷三十八《郑译传》

卢贲字子徵,涿郡范阳人也。父光,周开府、燕郡公。贲略涉书记,颇解钟律。

岁余, 贲复爵位, 检校太常卿。贲以古乐宫悬七八, 损益不同, 历代通儒, 议无定准。于是上表曰: "殷人以上, 通用五音, 周武克殷, 得鹑火、天驷之应, 其音用七。汉兴, 加应钟, 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郑玄注《周礼》, 二八十六为處。此则七八之义, 其来远矣。然

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悬七,以林钟为宫。夫乐者,治之本也,故移风易 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治乱 斯应。周武以林钟为宫,盖将亡之征也。且林钟之管,即黄钟下生之义。黄钟,君也,而 生于臣,明为皇家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 符,非关人事。伏惟陛下握图御宇,道迈前王,功成作乐,焕乎曩策。臣闻五帝不相沿 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从之,即改七悬八,以黄钟为 宫。诏贲与仪同杨庆和删定周、齐音律。

#### -卷三十八《卢贲传》

窦荣定,扶风平陵人也。父善,周太仆。季父炽,开皇初,为太傅。荣定沉深有器 局,容貌瑰伟,美须髯,便弓马。

及高祖作相,领左右宫伯,使镇守天台,总统露门内两箱仗卫,常宿禁中。遇尉迥初 平,朝廷颇以山东为意,乃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前后赐缣四千匹,西凉女乐一部。

高祖受禅,来朝京师。上顾谓群臣曰:"朕少恶轻薄,性相近者,唯窭荣定而已。"赐 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长公主之故,寻拜右武侯大将军。上 数幸其第,恩赐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称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国、宁州刺 史。未几,复为右武侯大将军。寻除秦州总管,赐吴乐一部。

### ——卷三十九《窦荣定传》

元景山,字珤岳,河南洛阳人也。……从武帝平齐,每战有功,拜大将军,改封平原 郡公,邑二千户,赐女乐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数千。

# 一卷三十九《元景山传》

炀帝即位,拜(高颎)为太常。时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颎奏曰:"此乐久 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帝时侈靡,声色滋甚,又起长 城之役。颎甚病之,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遥,安可复尔!"时帝 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频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 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 徙边。

# -卷四十一《高颎传》

夔字伯尼,少聪敏,有口辩。八岁诵诗书,兼解骑射。年十三,从父至尚书省,与安 德王雄驰射,赌得雄骏马而归。十四诣学,与诸儒论议,词致可观,见者莫不称善。及 长,博览群言,尤以钟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颇为有识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 人。杨素甚奇之,素每戏威曰:"杨素无儿,苏夔无父。"后与沛国公郑译、国子博士何妥



议乐,因而得罪,议寝不行。著《乐志》十五篇,以见其志。

### ——卷四十一《苏威传》

其后经冬至,百官朝(杨)勇,勇张乐受贺。高祖知之,问朝臣曰:"近闻至节,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是何礼也?"太常少卿辛亶对曰:"于东宫是贺,不得言朝。"高祖曰:"改节称贺,正可三数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征召,一时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东宫如此,殊乖礼制。"于是下诏曰:"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自此恩宠始衰,渐生疑阻。

(杨)俊有巧思,每亲运斤斧,工巧之器,饰以珠玉。为妃作七宝幕雕,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

#### ——券四十五《文四子列传》

(开皇)六年,除(牛弘)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仿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

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

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 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

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 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 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 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 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

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 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 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 意也。

又议曰: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 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 下四悬,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 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

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 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 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勗下 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其善其义,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

自华夏乱离,绵积年代,人造战争之具,家习浇伪之风,圣人之遗训莫存,先王之旧 典咸坠。爰命秩宗,刊定《五礼》,申敕大予,改正六乐。玉帛樽俎之仪,节文乃备,金石 **翰革之秦、雅俗始分。** 

若乃降精熛怒,飞名帝箓,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 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翰,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 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岂直锱铢 周、汉,么麽魏、晋而已。 虽五行之舞每陈于清庙,九德之歌无绝于乐府,而玄功畅洽不 局于形器,懿业远大岂尽于揄扬。

# --券五十七《薛道衡传》

(开皇)十六年,有神雀降于含章闼,高祖召百官赐宴,告以此瑞。善心于座请纸笔,



制《神雀颂》,其词曰:臣闻观象则天,乾元合其德,观法审地,域大表其尊。雨施云行,四一时所以生杀,川流岳立,万物于是裁成。出震乘离之君,纪扅司凤之后,玉锤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传。并陶冶性灵,含煦动植,眇玄珠于赤水,寂明镜乎虚堂。莫不景福氤氲,嘉贶雥集,驰声南、董,越响《云》《韶》。

粤我皇帝之君临,阐大方,抗太极,负凤邸,据龙图。不言行焉,摄提建指,不肃清焉,喉铃启闭。括地复夏,截海翦商,就望体其尊,登咸昌其会。绵区浃宇,遐至迩安,腾实飞声,直畅傍施。无体之礼,威仪布政之宫,无声之乐,缀兆总章之观。

——卷五十八《许善心传》

(柳)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诏可其奏。

### ——卷六十二《柳彧传》

周文帝闻其忠,授员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能饮酒,至数斗不乱。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人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其处法详平如此。又善钟律,尝与长孙绍远论乐,语在《音律志》。

# ——卷六十六《裴政传》

大业初,考绩连最。炀帝闻其善政,征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罢遣从民。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帝大悦,迁民部侍郎。

# ——卷六十七《裴蕴传》

宇文恺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

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

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

茫茫上玄,陈珪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 五官、三雍之礼。

#### ——卷六十八《宇文恺传》

后数岁,转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颇质,以静镇之,合境大化,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化。上闻而谴之,竟坐免。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言于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为戴帽饧。臣自分废黜,无复衣冠之望,不谓天恩复垂收采。请复为相州,改弦易调,庶有以变其风俗,上答隆恩。"上从之,复为相州刺史。豪猾者闻彦光自请而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摘奸隐,有若神明,于是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合境大骇。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

#### ——卷七十三《循吏列传》

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闰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唯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





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护》,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汉高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人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是以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儛、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 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儛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 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 叶,岂不美欤! 谨具录三调、四儛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 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

俄而妥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议,朝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u>~</u>

及高祖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为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丁母忧解任。后数岁,授殄寇将军,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诏预修令式。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仁寿中卒官,时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赗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 ——卷七十五《儒林列传》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 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辩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 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民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 由来久矣。

然昔之言阴阳者,则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韦;晓音律者,则师旷、师挚、伯牙、杜夔; 叙卜筮,则史扁、史苏、严君平、司马季主;论相术,则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举、许负;语 医,则文挚、扁鹊、季咸、华佗;其巧思,则奚仲、墨翟、张平子、马德衡。凡此诸君者,仰观俯察,探赜索隐,咸诣幽微,思侔造化,通灵人妙,殊才绝技。或弘道以济时,或隐身以利物,深不可测,固无得而称焉。近古涉乎斯术者,鲜有存夫贞一,多肆其淫僻,厚诬天道。或变乱阴阳,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荧惑民心。遂令时俗妖讹,不获返其真性,身罹灾毒,莫得寿终而死。艺成而下,意在兹乎?

历观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叙其玄妙,或记其迂诞,非徒用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是以后来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采其尤著者,列为《艺术篇》云。

# 万宝常(王令言)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于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而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又尝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洎隋,俱不得调。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上不



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奉诏,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已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

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宝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传,乃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竟寝。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

宝常贫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饥馁,无人赡遗,竟饿而死。将死也,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时论哀之。

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 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官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杀于江都。

史臣曰:阴阳卜祝之事,圣人之教在焉,虽不可以专行,亦不可得而废也。人能弘道,则博利时俗,行非其义,则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韦、来之骨法气色,庾、张之推步盈虚,虽落下、高堂、许负、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龟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询浑仪,不差辰象之度,宝常声律,动应宫商之和,虽不足远拟古人,皆一时之妙也。许氏之运针石,世载可称,萧吉之言阴阳,近于诬诞矣。

——卷七十八《艺术列传》

# 东夷 高丽

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于<u>浿</u>水之上,王乘腰舆,列羽仪以观之。事毕,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为二部,以水石相溅掷,喧呼驰逐,

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洁净自喜,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摇手。性多 诡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寝。妇人淫奔,俗多游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悦,然即为 之. 男家送猪酒而已, 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 人共耻之。死者殡于屋内, 经三年, 择 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丧,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埋讫,悉取死者生时服玩车马置于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

其国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南接新罗,北拒高丽。其都曰居拔城。…… 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 国人。其衣服与高丽略同。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 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以两手据地为敬。有僧尼,多寺 塔。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 俗。……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其王朝会,必陈设仪 仗,奏其国乐。户可十万。

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 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

-卷八十一《东夷列传》

(林邑)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

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施椰叶 席。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舞 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牵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 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之。

--卷八十二《南蛮列传》

(附国)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嫂,儿 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

-卷八十三《西域列传》

平陈之后,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主心恒不平,因书屏风为诗,叙陈亡自寄。 其辞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 空事写丹 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飘流人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卷八十四《北狄列传》



# 《南史》《北史》

# 【概述】

《南史》《北史》是分别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历史与北朝魏、齐、周、隋四朝历史的纪传体正史,其中《南史》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北史》共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两书由唐代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编撰完成。

李大师与李延寿均为唐代史学家,其事迹见于《旧唐书·李延寿传》《新唐书·李延寿传》,两部传记均讲明了李氏父子编撰两书的缘由与经过。"李延寿者,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脩撰劳,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初,延寿父太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于本国详,佗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二书百八十篇,上之。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

《南史》《北史》均只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音乐史料散见于各本纪列传中,如《宋武帝本纪》记载了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南史隐逸列传》中有专门的文字谈论音韵及琴曲;此外,诸如范晔、王俭、王僧虔、褚彦回、柳世隆、姚察这些被后人所熟悉的具有高位官职的文人,他们在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人文修为治国平天下的同时,也个个"解音律""善弹琵琶""折节弹琴"、"善琴"等等,使得文人的音乐修养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南史》,中华书局 1975 年 6 月第 1 版。《北史》,中华书局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 《南史》【原文】

(义熙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晋帝加帝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线、远游冠、绿缑绶,位在诸侯王上。策曰:朕以寡昧,仰缵洪基。夷羿乘衅,

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公纪纲礼度,万国是式,乘介蹈方,罔有迁志,是用锡公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末敦本,务农重积,采蘩实殷,稼穑惟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阜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纳陛以登。

(元熙元年)十二月,晋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宫于故秣陵。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妣为穆皇后,尊王太后为皇太后。

桓玄乘时藉运,加以先资,革命受终,人无异望。宋武地非齐、晋,众无一旅,曾不浃旬,夷凶翦暴,诛内清外,功格上下。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校之魏、晋,可谓收其实矣。然武皇将涉知命,弱嗣方育,顾有慈颜,前无严训。

### ——卷一《宋武帝本纪》

(永光)十一月壬辰,宁朔将军何迈下狱死。癸巳,杀新除太尉沈庆之。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厢奏乐。曲赦扬、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刘矇之子也。

### ——卷二《宋前废帝本纪》

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熔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翼 赞王猷,声教远洽,蛮夷竭欢,回首内附。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明鉴人伦,澄辨泾、渭, 官方与能,英乂克举。

(元徽三年)四月癸酉,宋帝又诏进齐公为王,以豫州之南梁陈颍川陈留、南兖州之 盱眙山阳秦广陵海陵南沛增王封为二十郡。使司空褚彦回奉策授玺绂,改立王社,余如 故。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 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一如旧仪。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阶而殿屋鸣吒,上恶之。魏军将至,上虑朝野忧惶, 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戊寅,大渐,诏曰:"始终大期,圣贤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复何恨。 但皇业艰难,万机自重,不能无遗虑耳。"

# ——卷四《齐高帝本纪》

临崩,执帝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敛始毕,乃悉呼武帝诸 伎,备奏众乐,诸伎虽畏威从事,莫不哽咽流涕。

——卷五《齐废帝郁林王本纪》



(中兴二年)乙未,下令:"……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又下令减一 损浮费,自非奉粢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 罢省,命外详为条格。

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律兼修,刑德备举,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劳心稼穑,念在人天,丕崇务本,惟谷是宝。是用锡公兖冕之服,赤舄副焉。公熔钧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人,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髽首,夷歌请吏。

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府州所统亦同蠲荡。丙午,齐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處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如旧仪。

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

#### ——卷六《梁武帝本纪上》

(中大通)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赐孝悌力田爵一级。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涤之等到郊所履行,忽闻异香三随风至。及将行事,奏乐迎神毕,有神光圆满坛上,朱紫黄白杂色,食顷乃灭。戊申,都下地震。己酉,长星见。辛亥,祀明堂。

#### ——卷七《梁武帝本纪下》

(太平二年)九月辛丑,梁帝进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缤绶,位在诸侯王上。策曰: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德,凝神体道,合德符天。周百姓以为心,随万机以成务,上德不德,无为以为。夏长春生,显仁藏用,功成化洽,乐奏《咸云》,安上御人,礼兼文质。是以天无蕴宝,地有呈祥,既景焕于图书,方葳蕤于史牒,高勋逾于象纬,积德冠于嵩、华,固无得而称者矣。……朕又闻之:前王宰世,茂赏尊贤,式树藩长,总征群伯。……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为桢干,律等衔策,四维皆举,八柄有章。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以公贱宝崇谷,疏爵待农,室富京坻,人知荣辱。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

(太平二年)十月戊辰,又进帝爵为王。以扬州之会稽临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晋陵信安、江州之寻阳豫章安成庐陵,并前为二十郡,益封陈国。其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并如故。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處官县。

——卷九《陈武帝本纪》

(太建十年)夏四月庚戌,诏结在军者,并赐爵二级。又诏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诸有奉恤者,并各量减。庚申,大雨雹。

——卷十《陈宣帝本纪》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 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官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

——卷十二《后妃列传下》

简之子道产,初为无锡令,袭爵晋安县五等侯。元嘉三年,累迁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后为雍州刺史、领宁蛮校尉,加都督,兼襄阳太守。善于临职,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不受化者皆顺服,百姓乐业,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

——卷十七《刘康祖传》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 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

——卷十八《萧思话传》

从宋武人京城,进至建邺。桓玄走,武帝便使熹人宫收图书器物,封府库。有金饰乐器,武帝问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室,虽复不肖,实无情于乐。"帝笑曰:"聊以戏耳。"以建义功,封始兴县五等侯,参武帝车骑、中军军事。

——卷十八《臧焘传》

大明元年,起为都官尚书。上时亲览朝政,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二年,诏吏部尚书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又别诏太宰江夏王义恭曰:"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良以一人之识不辨洽通,兼与夺威权不宜专一故也。"于是置吏部尚书二人,省五兵尚书。庄及度支尚书顾觊之并补选职。迁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庄所上甚美。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

----卷二十《谢弘微列传》

(王)冲字长深,弘玄孙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仕梁位给事黄门侍郎。 冲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于齐世。武帝深钟爱冲,赐爵东安亭侯。累迁侍中,南郡太守。习于法令,政号平理,虽无赫赫之誉,久而见思。晓音乐,习歌舞,善与人交,贵游之中,声名籍甚。

----卷二十一《王弘列传》

帝幸乐游宴集,谓俭曰:"卿好音乐,孰与朕同?"俭曰:"沐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 齐,不知肉味。"帝称善。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起自"仲尼居",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

(王僧虔)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时齐高帝辅政,僧虔上表请正声乐,高帝乃使侍中萧惠基调正清商音律。

#### ——卷二十二《王县首列传》

琨谦恭谨慎,老而不渝,朝会必早起,简阅衣裳,料数冠帻,如此数四,或为轻薄所笑。大明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琨时为度支尚书,要琨同听,传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无亲授,传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后取,毕又如此,坐上莫不抚手嗤笑,琨容色自若。

#### ——卷二十三《王琨传》

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曰:"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时欲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兴世欲拜墓,仲子谓曰:"汝卫从太多,先人必当惊怖。"兴世减撤而行。子欣泰。

### ---卷二十五《张兴世传》

(袁)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孙也。父景隽,宋世为淮南太守,以非罪见诛。廓之终身不听音乐,布衣蔬食,足不出门,示不臣于宋,时人以比晋之王裒。颜延之见其幼时,叹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齐国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俭、柳世隆倾心待之。为太子洗马。于时何涧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辞甚侧丽,太子甚悦。廓之谏曰:"夫《杨畔》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思,殿下当降意《箫韶》,奈何听亡国之响?"太子改容谢之。

# ——卷二十六《袁湛列传》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山阴人也。曾祖群,晋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厥,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少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

### ——卷二十七《孔琳之传》

(褚) 彦回幼有清誉。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孱,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尝叹曰:"褚

彦回能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时人以方何平叔。尝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鹄》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王彧、谢庄并在粲坐,抚节而叹曰:"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暂离,不可得已。"

(建元)三年七月,帝亲尝酎,盛暑欲夜出,彦回与左仆射王俭谏,以为"自汉宣帝以来,不夜人庙,所以诫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彦回善弹琵琶,齐武帝在东宫宴集,赐以金镂柄银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举动。宅尝失火,烟焰甚逼,左右惊扰,彦回神色怡然,索舆徐去。然世颇以名节讥之,于时百姓语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

沄之为县令,清慎可纪。好学,解音律,重宾客,雅为湘东王所亲爱。

——卷二十八《褚裕之列传》

(张)稷,字公乔,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刘无宠,遘疾。……长兄玮,善弹筝,稷 以刘氏先执此伎,闻玮为《清调》,便悲感顿绝,遂终身不听之。

——卷三十一《张裕列传》

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高谈鲜能抗拒。永明中遇疾,为《门律》,自序云:"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

(范)晔,字蔚宗,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后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此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鬓,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尝宴饮劝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及弟司徒 祭酒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 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

范晔:"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可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卷三十三《范晔传》

又仲文请急还家,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出仲文宅谘事。泰能弹琵琶,伯 齐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书制,令史谘事不得宿停外,虽八座命亦不许,为有司所奏。

——卷三十五《庾仲文传》



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彦回并善琵琶,酒阑,彦回取乐器为《明君曲》。文 - 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彦 回颜色无异,终曲而止。

#### ——卷三十七《沈庆之列传》

(柳)世隆,字彦绪,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双,位建威参军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与众同。虽门势子弟,独修布衣之业。及长,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复人为尚书左仆射,不拜,乃转尚书令。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琐,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槊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

世隆次子惔。惔,字文通,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惔度量宽博,家人未尝见其喜愠。甚重其妇,颇成畏惮。性爱音乐,女伎精丽,略不敢视。仆射张稷与惔狎密,而为惔妻赏敬。稷每诣惔,必先相问夫人。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后出。惔因得留目。

惔弟恽,字文畅,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与陈郡谢瀹邻居,深见友爱。沦曰:"宅南柳郎,可为表仪。"初,宋时有嵇元荣、羊盖者,并善琴,云传戴安道法。恽从之学,恽特穷其妙。齐竟陵王子良闻而引为法曹行参军,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赏狎。子良尝置酒后园,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援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夜。岂止当今称奇,亦可追踪古烈。"……天监元年,除长兼侍中,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

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箸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

### ——卷三十八《柳元景列传》

五岁,高帝使学凤尾诺,一学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骐赐之,曰:"骐赏凤尾矣。"至十岁,便能属文。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 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

好琴书,盖亦天性。尝觐武帝,赐以宝装琴,仍于御前鼓之,大见赏。帝谓鄱阳王锵曰:"阇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亚,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试以临人。"锵曰:"昔邹忌鼓琴,威王委以国政。"乃出为南徐州刺史。善与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驾江祏等,皆相友善。后文和被征为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泪曰:"下官少来未尝作诗,今日违恋,不觉文生于性。"

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帝愈猜愧。

——卷四十五《王敬则传》

(陆)厥,字韩卿,少有风概,好属文。齐永明九年,诏百官举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 顾暠之表荐厥,州举秀才。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 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 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 《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其事,厥与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官商,识清浊,特能适 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亦云: "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 去之弥远。"大旨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 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谙此处,而云"此 秘未睹",近于诬乎? 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于玄 黄,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 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 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 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 自 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 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官。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 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 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 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 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 乎? 意者亦质文时异,今古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 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长门》《上林》,殆非 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 《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 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抽壤 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159

E史》《北史》



约答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耶?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焕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辩此。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

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而不修容仪。尝弊衣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无复坐处,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侧。慧超不能平,乃骂曰:"那得此道人,禄蔌似队父唐突人。"因命驱之。斌笑曰:"既有叙勋僧正,何为无队父道人。"不为动。而抚机问难,辞理清举,四座皆属目。后还俗,以诗乐自乐,人莫能名之。

——卷四十八《陆厥传》

(刘)显字嗣芳,斌族子也。父鬷字仲翔,博识强正,名行自居。幼为外祖臧质所鞠养。质既富盛,恒有音乐。质亡后,母没十许年,鬷每闻丝竹之声,未尝不歔欷流涕。梁天监初,终于晋安内史。

——卷五十《刘显传》

(萧)范字世仪,温和有器识。为卫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劳苦。出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题云"齐竟陵世子"。范嗟人往物存,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吟咏其辞,作《琵琶赋》和之。

——卷五十二《梁宗室列传下》

昭明太子统,字德施,小字维摩,武帝长子也。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武帝既年垂强仕,方有冢嗣;时徐元瑜降;而续又荆州使至,云:"萧颖胄暴卒。"时人谓之三庆。少日而建邺平,识者知天命所集。……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

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三年十一月,始兴王憺薨。旧事以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太子以为疑,命仆刘孝绰议其事。孝绰议曰:"案张镜撰《东宫仪记》,称'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鼓吹寝奏,服限亦然'。寻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铙歌辍奏,良亦为此。既有悲情,宜称兼慕,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谓犹应称兼慕,请至卒哭。"仆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太子令曰:"张镜《仪记》云,'依《士礼》,终服月称慕悼'。又云,'凡三朝发哀者,逾月不举乐'。刘仆议云,'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寻情悲之说,非止卒哭之后,缘情为论,此自难一也。用张镜之'举乐',弃张镜之'称悲'。一镜之言,取舍有异,此自难二也。陆家令止云'多历年所',恐非事证。虽复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尝以此问外,由来立意,谓犹应有慕悼之言。张岂不知举乐为大,称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

至如元正六佾,事为国章,虽情或未安,而礼不可废。铙吹军乐,比之亦然,书疏方之,事则成小。差可缘心。声乐自外,书疏自内,乐自他,书自己。刘仆之议,即情未安。可令诸贤更共详衷。

### ——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列传》

徵美容仪,有口辩,多所详究。至于士流官宦,陈宗戚属,及当朝制度,宪章仪轨,户口风俗,山川土地,问无不对。然性颇便佞进取,不能以退素自业。初拜吏部尚书,启后主借鼓吹,后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启,拜讫即追还。"徵不修廉隅,皆此类也。

# ——卷六十八《蔡徵传》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吴太常卿信之九世孙也。父僧坦,梁太医正……陈永定中,吏部尚书徐陵领大著作,复引为史佐……旧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悬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宣帝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

# ——卷六十九《姚察传》

曼容多伎术,善音律,射驭、风角、医算,莫不闲了。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 《老》《庄》《论语》义。子暅。

——卷七十一《儒林列传》



王子云,太原人,及江夏费昶,并为闾里才子。昶善为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郎恽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

#### ——卷七十二《文学列传》

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颙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颙制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中书令王绥尝携客造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卿善琴,试欲一听。"

宋国初建、元嘉中征,并不就。宋国初建、元嘉中征,并不就。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文帝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

京产高祖子恭以来及子栖世传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弹琴。

——卷七十五《隐逸列传上》

# 《北史》【原文】

(神嘉)二年夏四月,宋人来聘。庚寅,车驾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辎重,轻骑兼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庐舍,绝迹西走。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告于宗庙。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十一月西巡,田于河西,至祚山而还。三年春正月庚子,车驾还宫。壬寅,大赦。癸卯,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阳王长孙翰薨。戊辰,车驾还宫。三月壬寅,进会稽公赫连昌为秦王。夏四月甲子,行幸云中。敕勒万余落叛走,诏尚书封铁追灭之。

### ——卷二《魏世祖太武帝本纪》

(太和十五年)冬十月庚寅,车驾谒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庙成。十一月丁卯,迁七庙神主于新庙。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诸牧守。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聘于齐。丙戌,初罢小岁贺。丁亥,诏二千石考上上者,假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上中者,五品将军;上下者,衣一袭。十二月壬辰,迁社于内城之西。癸巳,班赐刺史已下衣冠。以安定王休为太傅,齐郡王简为太保。帝为高丽王琏举哀于城东行宫。己酉,车驾迎春于东郊。辛亥,诏简选乐官。是岁,吐谷浑、悉万斤、高丽、邓至、宕昌等国并遣使朝贡。

——卷三《魏高祖孝文帝本纪》

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城中出铁面。神武使元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詟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庚戌,遣太原公洋镇邺。辛亥,征世子澄至晋阳。有恶鸟集于亭树,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己卯,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帝优诏许焉。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令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卷六《齐高祖神武帝本纪》

(北齐文宣帝)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行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鹿车、白象、骆驼、牛、驴,并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处处游行。多使刘桃枝、崔季舒负之而行。或担胡鼓而拍之。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悉去衣裳,分付从官,朝夕临视。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

(皇建元年)壬辰,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访贤良。甲午,诏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往代。两汉魏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仪体式,亦仰议之。"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丙申,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听分授子弟,以广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光大之舞》。诏曰:"可。"庚申,诏以故太师尉景、故太师窦泰、故太师太原王娄昭、故太宰章武王库狄干、故太尉段荣、故太师万俟普、故司徒蔡俊、故太师高韩、故司徒莫多娄贷文、故太保刘贵、故太保封祖裔、故广州刺史王怀十三人配飨太祖庙庭;故太师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韩轨、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故太师高昂、故大司马刘丰、故太师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绍宗十一人配飨世宗庙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故司空薛修义、故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飨高祖庙庭。是月,帝亲戎北讨库莫奚,出长城。虏奔遁,分兵致讨,大获牛马,括总人晋阳宫。十二月丙午,车驾至晋阳。

——卷七《齐显祖文宣帝本纪》



帝幼而令善,及长,颇学缀文,置文林馆,引诸文士焉。而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每灾异寇盗水旱,亦不自贬损;唯诸处设斋,以此为修德。雅信巫觋,解祷无方。初,琅邪王举兵,人告者误云库狄伏连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后,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无遗算,乃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杀人,剥面皮而视之。

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官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以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

(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乐。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城。十二月庚申,还宫。

#### ——卷十《周高祖武帝本纪》

(隋高祖)擢陈之文武众才而用之。宫奴数千,可归者归之,其余尽以分赐将士及王公贵臣。其资物,皆于五垛赐王公以下大射。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又设亡陈女乐,谓公卿等曰:"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

(开皇)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比命有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定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流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师地震。关内诸州旱。六月丁卯,诏省、府、州、县皆给廨田,不得兴生,与人争利。

### ——卷十一《隋高祖文帝本纪》

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梦。孕文襄则梦一断龙;孕文宣则梦大龙,首尾属天地,张口动目,势状惊人;孕孝昭则梦蠕龙于地;孕武成则梦龙浴于海;孕魏二后,并梦月人怀;孕襄城、博陵二王,梦鼠人衣下。后未崩,有童谣曰:"九龙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怒,投诸台下。和士开请止乐,帝大怒,挝之。帝于昆季,次实九,盖其征验也。

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命淑妃处隆基堂,淑妃恶曹昭仪所常居也,悉令反换其地。

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 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达妃为淑妃所谮,几致于死。 乐人曹僧奴进二女,大者忤旨,剥面皮;少者弹琵琶,为昭仪。以僧奴为日南王。僧 奴死后,又贵其兄弟妙达等二人,同日皆为郡王。为昭仪别起隆基堂,极为绮丽。陆媪 诬以左道,遂杀之。

### ——卷十四《后妃列传下》

子忠,明帝时,复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诸王陪宴。忠愚而无智,性好衣服,遂著红罗襦,绣作领,碧轴裤,锦为缘。帝谓曰:"朝廷衣冠,应有常式,何为著百戏衣?"忠曰:"臣少来所爱,情存绮罗,歌衣舞服,是臣所愿。"帝曰:"人之无良,乃至此乎?"

#### ——卷十七《景穆十二王列传上》

彝庶长兄顺,字子和。年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读书,笃志爱古。性謇愕,淡于荣利,好饮酒,解鼓琴。每长吟永叹,托咏虚室。

#### ——卷十八《景穆十二王列传下》

诏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当之。此盖天地祖宗之佑,亦由公达鉴所致也。"俄改授礼部中大夫。时犹因魏氏旧乐,未遑更造,但去小吕,加大吕而已。绍远上疏陈雅乐,诏并行之。绍远所奏乐,以八为数。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钟作黄钟,以为正调之首。诏与绍远详议。

正曰:"天子用八,非无典故;县而不击,未闻厥理。且黄钟为天,大吕为地,太蔟为人。今县黄钟而击太蔟,便是虚天位专用人矣。"

绍远曰:"卿之所言,似欲求胜。若穷理尽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礼》祀天乐云:'黄钟为宫,大吕为角。'此则大吕之用,宛而成章。虽知引吕氏之小文,不觉失周公之大礼。且今县大吕,则有黄钟、林钟,二均乃备。春夏则奏林钟,秋冬则奏黄钟,作黄钟不击大吕,作林钟不击黄钟。此所谓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县大吕,止有黄钟一宫,便是季夏之时仍作仲冬之调。以此为至理,无乃不可乎!然《周礼》又云:'乃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于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礼,并用仲冬之调。又曰:'奏太蔟,歌应钟,以祭地祇。'谓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礼,唯奏孟春之宫。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并各周宫,不依月变。略举大纲,则三隅可反。然则还相为宫,虽有其义,引《礼》取证,乃不月别变宫。且黄钟为君,则阳之正位,若随时变易,是君无定体。而卿用林钟,以为正调,便是君臣易位,阴阳相反。正之名器,将何取焉?"



正曰:"今用林钟为黄钟者,实得相生之义。既清且韵,妙合真体。然八音平浊,何足可称?"

绍远曰:"天者阳位,故其音平而浊,浊则君声。地者阴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则臣调。然急清者于体易绝,平浊者在义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于郑、卫新声,非不清韵,若欲施之圣世,吾所不取也。"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

寻拜京兆尹,历少保、小司空,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 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政存简恕,百姓悦服。人为小宗伯。

武帝读史书,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废八县七,并除黄钟之正宫,用林钟为调首。绍远奏云:"天子县八,百王共轨。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详诸经义,又无废八之典。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今欲废之,未见其可。臣案《周礼》奏黄钟,歌大吕,此则先圣之弘范,不易之明证。愿勿轻变古典,趣改乐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废八县七者,所望体本求直,岂苟易名。当更思其义。"后竟行七音。

属绍远遘疾,未获面陈。虑有司逮捐乐器,乃与乐部齐树书曰:"伏闻朝廷前议,而欲废八县七。然则天子县八,有自来矣。古先圣王,殊涂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顺守,专用干戈,事乖揖让。反求经义,是用七音,盖非万代不易之典。其县八荀虡,不得毁之。宜待吾疾瘳,当别奏闻。"此后绍远疾笃,乃命其子览曰:"夫黄钟者,天子之宫。大吕者,皇后之位。今废黄钟之位,是禄去王室。若用林钟为首,是政出私门。将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为人臣,义无寝默,必舆疾固争阙庭。"后疾甚,乃上遗表曰:"谨案《春秋隐公传》云:'天子用八。'《周礼》云天子县二八,倕氏之钟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汉成帝获古磬十六。

# ——卷二十二《长孙绍远传》

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舆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立萧詧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于)谨奴婢一千口。及梁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谨固辞,不许。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帝先禁群祀,山庙已除。(于)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岁遂有年。百姓感之,聚 会歌舞颂之。

### ——卷二十三《于栗磾列传》

(源)彪字文宗,学涉机警,少有名誉。魏永安中,以父功赐爵临颍县伯。天平四年,为凉州大中正。及齐文襄摄选,沙汰台郎,以文宗为尚书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迁泾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边境之和,为邻人所钦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

迁秦州刺史,乘传之府,特给后部鼓吹。时李孝贞聘陈,陈主云:"齐朝还遗源泾州来在瓜步,真可谓通和矣。"

#### ——卷二十八《源彪传》

(高)允以文成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乃谏曰:"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绝。虽条旨久班,而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此。《诗》云:'尔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采德义之门,妙简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嫔藩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夫大飨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乐非 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哓,罔有仪式,又俳优鄙亵, 污辱视听。朝廷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 ——卷三十一《高允传》

门者以告,神武遽见之。引人,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歌阕。谓神武曰:"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欲事尔朱乎?"神武曰:"富贵皆由他,安敢不尽节。"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来未?"是时,高乾邕已见,神武因绐曰:"从叔辈粗,何肯来?"元忠曰:"虽粗,并解事。"神武曰:"赵郡醉!"

# ——卷三十三《李元忠传》

时将还邺,会霖雨,行旅拥于河桥。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时节作此声也?固大痴!"游道应曰:"何时节而不作此声也?亦大痴!"后齐神武自太原来朝,见之曰:"此人是游道邪?常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迁游道别驾,后日,神武之司州,飨朝士,举觞属游道曰:"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及还晋阳,百官辞于紫陌,神武执游道手曰:"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怀畏虑,当使卿位与之相似。"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文襄执请,乃以吏部郎中崔暹为御史中尉,以游道为尚书左丞。文襄谓暹、游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游道人省,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又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



并鞭斥之;始依故事于尚书省立门名,以记出入早晚。令仆已下皆侧目。

#### -----卷三十四《宋游道传》

(郑)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学,综览群言。兼中书侍郎,从征沔北。孝文飨侍臣于县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乐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阜风一鼓兮九地厄,戴日依天清六合。"

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

未几,诏(郑)译参撰律令。复授开府、隆州刺史。请还疗疾,有诏征之,见于醴泉宫,赐宴甚欢。因谓译曰:"贬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觞上寿。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戏谓译曰:"笔干。"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未几,诏译参议乐事。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

#### ——卷三十五《郑羲传》

(裴矩)后迁黄门侍郎,复令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之使人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张掖、武威士女盛饰纵观,填咽周互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惧慑,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其年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伎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而罢。又令交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矩至诚,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孰能若是。"

### ——卷三十八《裴矩传》

昔刘向有言,王者宜兴辟雍、陈礼乐以风天下。夫礼乐所以养人,刑法所以杀人。 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至于礼乐,则曰未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

---卷四十三《邢峦列传》

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

——卷四十四《崔光传》

- (裴)芬之弟蔼之,字幼重,性轻率,好琴书。其内弟柳谐善鼓琴,蔼之师而微不及也。位汝阳太守。

——卷四十五《裴叔业传》

徽宠势隆极,猜忌弥甚,苗谓人曰:"城阳蜂目,豺声今转彰矣!"解鼓琴,善属文咏, 工尺牍之敏,当世罕及。

——卷四十五《李苗传》

案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钟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事,何 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府库空虚,宜待新调。乞至九月, 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声轩县,建云钲,神人忻畅于斯时也。

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于上,则亿兆乐输于下。

——卷四十六《张普惠传》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仓曹虽云州局,及受山东课输,由此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

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为进之长广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梦殿下乘龙上天。"王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是为武成皇帝,擢拜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

——卷四十七《祖珽传》

于西林园宴射,恒请皇后出观,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叫,将相卿士,悉皆盘旋,乃至妃主妇人,亦不免随之举袂。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为树梨普梨之曲。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爱尚风素,固令为敕勒舞。日暮罢归,便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

文略聪明俊爽,多所通习。齐文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文襄戏之曰:"聪明人多不老寿,梁郡其慎之!"文略对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怆然曰:"此不足虑。"

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居数月,夺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忆我。"有司奏,遂伏法。

——卷四十八《介文略传》



自魏孝武迁西,雅乐废缺,徵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犉于一者,近代绝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犉于也。"众弗信之,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众乃叹服。徵仍取以合乐焉。六官建,拜司乐下大夫,迁司乐中大夫,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内史下大夫。

而帝雅亲爱译。至是,拜译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译乃献新乐,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与徵议之。徵驳而奏之曰:"《礼》云,十二律转相生,声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然详一笙十六管,总一百九十二管,既无相生之理,又无还宫之义。臣恐郑声乱乐,未合于古。夫音乐之起,本于人心,天之应人,有如影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谴之以殃。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化。"

"纣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灭。是知乐也者,和情性,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祸福所基,盛衰攸系,安可不慎哉!案译之所为,不师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则钟鼓诸色,各须一十有二。雅乐之备,已充庙廷,今若益之,于何陈列?方须更辟阶墀,增修廊字,非急之务,宁可劳人?如谓笙管之外,不须加造,则乐之损益,岂系于笙?进退无据,窃谓不可。"帝颇纳之,且令停译所献。

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乐,复令议其可不。徵曰:"《孝经》云'闻乐不乐。'闻尚不乐, 其况作乎!"郑译曰:"既云闻乐,明即非无,止可不乐,何容不奏。"

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诏所司谥之曰阍。子该嗣。徽所撰《乐典》十卷。

# ——卷四十九《斛斯徵传》

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裁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启归葬山东,从之。寻卒,还葬邺。

### ——卷五十二《齐宗室诸王列传下》

纶字斌籕,性弘厚,美姿容,颇知钟律。文帝受禅,封邵国公。明年,拜邵州刺史。 晋王广纳妃于梁,诏纶致礼,甚为梁人所敬。

# ——卷七十一《隋宗室诸王列传》

(开皇)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 乐事。弘上议云:

道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皆 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 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 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 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 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 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官,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 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 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 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 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 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 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 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 弦缓急,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 房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 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 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勗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



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卷七十二《牛弘传》

赜答曰:一昨伏奉教书,荣贶非恒,心灵自失。若乃理高《象》《系》,管辂思而不解; 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详。至于五色相宣,八音繁会,凤鸣不足喻,龙章莫之比。

——卷八十八《隐逸列传》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齐,后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妙达钟律,遍工八音。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隋,俱不得调。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且论八音旋相为宫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已来,知音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疑滞,见者莫不嗟异。

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

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徒胡僧受学, 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当言,所为可以行矣。"宝常遂如其言以答威。 威怒曰:"胡僧所传,乃四夷之乐,非中国宜行。"其事竟寝。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

开皇中,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时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时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惊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反。"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

宝常声律之奇,足以追踪牙、旷,各一时之妙也。

——卷九十《艺术列传下》

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破,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

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对曰: "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磐,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

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人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至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韶》乐传于秦。汉高祖灭秦,《韶》乐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晋、魏,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以是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



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 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反,问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历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

俄而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又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

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帝下其议,群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

撰《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房晖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明《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隋文帝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迁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后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

文帝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帝大悦。仁寿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赗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隋开皇中,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 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

——卷八十二《儒林列传》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

邀听三古,弥纶百代,若乃《坟》《素》所纪,靡得而云;《典》《谟》已降,遗风可述。至于制 礼作乐,腾实飞声,善乎,言之不文,行之岂能远也。

克昌四十八载,余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诸生,爰升宝历。拯百王之弊,救万姓 之危。反浇秊之末流,登上阜之独道。朝多君子,野无遗贤,礼乐必备,宪章咸举,弘深 慈于不杀,济大忍于无刑。

——卷八十三《文苑列传》

论曰:为政之道,宽猛相济,犹寒暑迭代,俱成岁功者也。然存夫简久,必藉宽平,大 则致鼓腹之欢,小则有息肩之惠。故《诗》曰:"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

——卷八十六《循吏列传》

(慕容永)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物,去长安而东。

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人紫宫。"王猛切谏,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 后之礼。长安又谣曰:"凤阜,凤阜,止阿房。"

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帝曰:"王乃 能为朕舞平?"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

——卷九十三《慕容永传》

文帝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容。

(倭国)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其国乐。

(倭国)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乐有五弦、琴、笛。

--券九十四《倭传》

(党项)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共悲哭之。有 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卷九十六《党项列传》

(康国)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

——卷九十七《西域列传》

诏东城子于亮报之,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绅十匹,杂彩六十匹。

——卷九十八《高车传》



# 《旧唐书》

## 【概述】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期官修的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后晋刘昫、赵莹等编撰,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原为《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所编《新唐书》,故称《旧唐书》。

刘昫、赵莹均为五代时期政治家、史学家,其事迹见于《新五代史·刘昫传》《旧五代史·赵莹传》《旧五代史·刘昫传》等。后晋天福六年,后晋高祖诏命大臣修撰唐史,以宰相赵莹监修。"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纪、志、列传共二百二十卷,并目录一卷,都计二十帙。赐监修宰臣刘昫、修史官张昭远、直馆王伸等增彩银器各有差"。

刘昫、赵莹等人修《旧唐书》之时,参考了大量前人所著的唐书与唐代政书等,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史料,例如《音乐志》中就有大量文字来源于《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本书详尽辑录了散见于各本纪、列传、志中的音乐史料,例如唐代用乐制度,唐代文人的音乐生活,唐代乐人的生存状况,唐代音乐典籍的存在情况等。《音乐志》共有四卷,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一,记述了唐代雅乐、朝乐、凯乐、多部乐、四夷乐一些郊庙歌辞、朝乐歌辞等。我们重点辑录了《音乐志一》与《旧唐书·音乐志二》,有关乐章歌辞内容的记载则没有辑录。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

## 【原文】

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

——卷二《太宗本纪上》

(贞观五年)戊申,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进蔬食,内 教坊及太常不举乐。九月乙丑,赐群官大射于武德殿。 其子孙并宜禁锢,勿令齿叙。是日,上制《破阵乐舞图》。

-卷三《太宗本纪下》

(永徽七年)二月庚寅,名《破阵乐》为《神功破阵乐》。

是日,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

是日,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尚书省侍郎并诸亲三等已上,并诣沛王宅设 宴礼,奏《九部乐》。礼毕,赐帛杂彩等各有差。

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 寺迁于崇敬寺。

--卷四《高宗本纪上》

癸酉,宴群臣,陈九部乐,赐物有差,日昳而罢。

(麟德四年)十一月丙寅,上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 《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诏有司,诸大祠享即奏之。十二月丙 午,弓月、疏勒二国王人朝请降。

十一月丁卯,敕新造《上元舞》,圆丘、方泽、享太庙用之,余祭则停。

(麟德)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诸王、诸司三品已上、诸州都督刺史于洛城南门楼、奏新 告《六合还淳》之舞。

一卷五《高宗本纪下》

睿宗即位,诏依上元年故事,号为天后,未几,追尊为大圣天后,改号为则天皇太后。 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 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轨要 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范》两卷,《垂拱格》四卷, 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

一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千午,皇后上《神武颂》,今两京及四大都督府皆刻之干石。

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

——卷七《睿宗本纪》

十四载春三月丙寅,宴群臣于勤政楼,奏《九部乐》,上赋诗教柏梁体。

——卷九《玄宗本纪下》

甲寅,地震。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

(贞元十二年)十一月辛卯,昭义王虔休造《诞圣乐曲》以献。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 二尺,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亦死。上著刑政箴一首。癸未,回

《旧唐书》



纥、南诏、剑南西山国女国王并来朝贺。

二月壬子朔。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陈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先是上制《中和乐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罢。比诏二月一日中和节宴,以雨雪,改用此日。上又赋《中春麟德殿宴群臣诗》八韵,群臣颁赐有差。乙亥,赐光蔡节度曰彰义军。

十六年春正月庚子朔。乙巳,恒冀、定州、许、河阳四镇之师与贼战,皆不利而退。 南诏献《奉圣乐舞曲》,上阅于麟德殿前。

---卷十三《德宗本纪下》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庚午,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

尝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 人"好乐无荒"为对。

——卷十四《顺宗本纪》

(元和元年)九月丁卯朔。己巳,罢教坊乐人授正员官之制。

六月甲子朔,减教坊乐人衣粮。

至佖,奏罢中书草制,因为例也。太常习乐,始复用大鼓。

辛卯,泾原节度使硃忠亮卒。壬辰,汴州韩弘进所撰《圣朝万岁乐谱》,共三百首。

(元和十三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群臣,大合乐,凡三日而罢,颁赐有差。

以宣**歙观察**使窦易直为润州刺史,充浙西观察使韩弘进助平淄青绢二十万匹,女乐十人。女乐还之。

——卷十五《宪宗本纪下》

(元和十五年七月)丙寅,以新成永安殿,与中宫贵主密宴以乐之,嫔妃皆预。

(元和十五年九月)辛丑,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又召李愬、李光颜入朝,欲于重阳日宴群臣。拾遗李珏等上疏谏云:"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三年之制,犹服心丧。夫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乐内庭,事将未可。"

(长庆元年)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

——卷十六《穆宗本纪》

(元和四年)丁未,御中和殿击球,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元和四年)戊申, 击球于飞龙院。(元和四年)己酉,大合乐于中和殿,极欢而罢,内官颁赐有差。

——卷十七上《敬宗本纪》

诏曰:准令,国忌日禁饮酒、举乐。

(大和八年十月)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赐法曲弟子二十人奏乐以宠之。

(开成二年)三月甲子朔,内出音声女妓四十八人,令归家。

(五月)壬申,上幸十六宅,与诸王宴乐。决十六宅宫市内官范文喜等三人,以供诸王食物不精故也。

(开成三年)四月壬辰,以给事中裴衮为华州防御使。乙酉,改法曲为仙韶曲,仍以 伶官亲处为仙韶院。兵部侍郎裴潾卒。癸丑,屯田郎中李衢、沔王府长史林赞等进所修 《皇唐玉牒》一百五十卷。

(大和三年十月)甲午庆成节,命中人以酒酺、仙韶乐赐群臣宴于曲江亭。

——卷十七下《文宗本纪》

太和公主居处不同,情义久绝。怀土多思,亟闻黄鹄之歌;失位自伤,宁免《绿衣》之叹。念其羁苦,常轸朕心。

——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天祐二年二月)己亥,敕:"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启攒官。准故事,坊市禁音乐,至二十日掩玄宫毕,如旧。"

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庙,礼院奏昭宗庙乐,曰《咸宁之舞》。

——卷二十下《哀帝本纪》

五帝之时,斯为治本。类帝禋宗,吉礼也;遏音陶瓦,凶礼也;班瑞肆觐,宾礼也;诛苗殛鲧,军礼也;厘降嫔虞,嘉礼也。故曰,修五礼五玉,尧、舜之事也。时代犹淳,节文尚简。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礼六乐,各有典司,其仪大备。

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将有事南郊,有司立议,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位。谏 议大夫贾曾上表曰:

微臣详据典礼,谓宜天地合祭。谨按《礼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传曰:大祭曰禘。然则郊之与庙,俱有禘祭。禘庙,则祖宗之主俱合于太祖之庙;禘郊,则地祇群望俱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异于常祀之义。《礼大传》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礼。《虞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此则受命而行禘礼者也。言"格于文祖",则余庙之享可知矣。言"类于上帝",则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属于地,群望尚遍,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人"。又"凡六乐者,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则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乐也。

——卷二十一《礼仪志一》



皇帝谒昭陵,陪葬功臣尽来受飨,凤吹缸缸,若神祇之所集。陪位文武百僚皆闻先圣叹息、功臣蹈舞之声,皆以为至孝所感。天宝二年八月,制:"自今已后,每至九月一日, 荐衣于陵寝。"十三载,改献、昭、乾、定、桥五陵署为台,其署令改为台令,加旧一级。

——卷二十五《礼仪志五》

诸议多不讨其本源,所非议者,大凡只论罔极之恩;丧也宁戚;禽兽识母而不识父; 秦燔书后礼经残缺,后儒缵集,不足可凭;岂得与伯叔母服同,岂得与姑姊妹制等;三王 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齐斩足为升降,岁年何忍不同:此并道听途说之言,未习先王 之旨,又安足以议经邦理俗之礼乎?臣请据经义以明之。

臣谨按《孝经》,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请论世欲訾礼之徒。夫至德谓孝悌,要道谓礼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礼》有"无体之礼,无声之乐。"

——卷二十七《礼仪志七》

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

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诵之教。洎苍精道丧,战国尘飞,礼乐出于诸侯,《雅》《颂》沦于衰俗。齐竽燕筑,俱非皦绎之音;东缶西琴,各写哇淫之状。乃至播鼗人汉,师挚寝弦。延陵有自郐之讥,孔子起闻韶之叹。及始皇一统,傲视百王。钟鼓满于秦宫,无非郑、卫;歌舞陈于汉庙,并匪《咸》《韶》。而九成、六变之容,八佾、四悬之制,但存其数,罕达其情。而制氏所传,形容而已。武、宣之世,天子弘儒,采夜诵之诗,考从臣之赋,朝吟兰殿,暮奏竹宫,乃命协律之官,始制礼神之曲。属河间好古,遗籍充庭,乃约《诗·颂》而制乐章,体《周官》而为舞节。自兹相袭,代易其辞,虽流管磬之音,恐异《茎》《英》之旨。其后卧听桑、濮,杂以《兜离》,孤竹、空桑,无复旋宫之义;崇牙树羽,惟陈备物之仪。烦手即多,知音盖寡。

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江左掇其遗散,尚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虽得两京工胥,亦置四厢金奏。殊非人耳之玩,空有作乐之名。隋文帝家世士人,锐兴礼乐,践祚之始,诏太常卿牛弘、祭酒辛彦之增修雅乐。弘集伶官,措思历载无成,而郊庙侑神,黄钟一调而已。开皇九年平陈,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隋氏始有雅乐,因置清

商署以掌之。既而协律郎祖孝孙依京房旧法,推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又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为宫,因定庙乐。诸儒论难,竟不施用。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隋 末大乱,其乐犹全。

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转太常少卿,渐见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孝孙又奏: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 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 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祭圆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 庙以太簇为宫。五郊、朝贺、飨宴,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余 五钟虚悬而不扣。及孝孙建旋宫之法,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祭天神奏《豫和》之 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皇帝临轩,奏《太 和》。王公出人,奏《舒和》。皇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 子轩悬出人,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郊庙俎人,奏《雍和》。 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庙 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周礼》旋宫之义,亡绝已久,时莫能知,一朝复古,自此 始也。

及孝孙卒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言孝孙虽创其端,至于郊禋用乐,事未周备。诏文收与太常掌礼乐官等更加厘改。于是依《周礼》,祭昊天上帝以圆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乐。若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奏《顺和》之舞。禅梁甫,同用此乐。袷禘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类于上帝,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大蜡、大报,以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调奏《豫和》《顺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宜以





太簇为官,雨师以姑洗为宫,山川以蕤宾为宫,并奏《顺和》之曲。飨先妣,以夷则为宫,奏《永和》之舞。大飨宴,奏姑洗、蕤宾二调。皇帝郊庙、食举,以月律为宫,并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庙出人,奏《太和》之乐,临轩出人,奏《舒和》之乐,并以姑洗为宫。皇帝大射,姑洗为宫,奏《驺虞》之曲。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轩悬,姑洗为宫,奏《永和》之曲。凡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奏姑洗,歌南吕;奏蕤宾,歌林钟;奏夷则,歌中吕;奏无射,歌夹钟。黄钟蕤宾为宫,其乐九变;大吕、林钟为宫,其乐八变;太簇、夷则为宫,其乐七变;夹钟、南吕为宫,其乐六变;姑洗、无射为宫,其乐五变;中吕、应钟为宫,其乐四变。天子十二钟,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及成,奏之。太宗称善,于是加级颁赐各有差。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

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又五坊使引大象人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

天宝十五载,玄宗西幸,禄山遣其逆党载京师乐器乐伎衣尽人洛城。寻而肃宗克复两京,将行大体,礼物尽阙。命礼仪使太常少卿于休烈使属吏与东京留台领,赴于朝廷。诏给钱,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于是乐工二舞始备矣。

-----卷二十八《音乐志一》

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乐圣乐》,凡八部。

《安乐》者,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

《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

《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 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

《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

《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

《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

《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乌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

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庆善》为文舞,谓之《九功》。自武后称制,毁唐太庙,此礼遂有名而亡实。

《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其余总谓之坐部伎。则天、中宗之代,大增造坐立诸舞,寻以废寝。

坐部伎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

《宴乐》,张文收所造也。工人绯绫袍,丝布袴。舞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舞八人,花锦袍,五色绫裤,云冠,乌皮靴;《庆善乐》,舞四人,紫绫袍,大袖,丝布裤,假髻。《破阵乐》,舞四人,绯绫袍,锦衿褾,绯绫裤;《承天乐》,舞四人,紫袍,进德冠,并铜带。乐用玉磬一架,大方响一架,挡筝一,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筚篥一,小筚篥一,大箫一,小箫一,正铜拔一,和铜拔一,长笛一,短笛一,楷鼓一,连鼓一,靴鼓一,桴鼓一,工歌二。此乐惟《景云舞》仅存,余并亡。

《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随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鲜。隋室已来,日益沦缺。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侬》《长史》《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



曲有声无辞:《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

《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帻,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乌皮靴。乐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筝一,挡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第一,筚篥一,小筚篥一,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铜拔一,贝一。编钟今亡。

周官:"抹师掌教《抹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抹》,东夷之乐名也。举东方,则三方可知矣。又有"鞮饕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歙而歌之,宴亦如之。"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东夷之乐曰《抹离》,南蛮之乐曰《任》,西戎之乐曰禁,北狄之乐曰《昧》。《离》,言阳气始通,万物离地而生也。《任》,言阳气用事,万物怀任也。《禁》,言阴气始通,禁止万物之生长也。《昧》,言阴气用事,万物众形暗昧也。其声不正,作之四门之外,各持其方兵,献其声而已。自周之衰,此礼寻废。

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宋世有高丽、百济伎乐。魏平冯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隋文帝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列九部伎,百济伎不预焉。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虽不著令,声节存者,乐府犹隶之。德宗朝,又有骠国亦遣使献乐。

《高丽乐》,工人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裤,赤皮靴,五色绦绳。舞者四人,椎髻于后,以绛抹额,饰以金珰。二人黄裙襦,赤黄裤,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乐用弹筝一,挡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义觜笛一,笙一,第一,小筚篥一,桃皮筚篥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贝一。武太后时尚二十五曲,今惟习一曲,衣服亦浸衰败,失其本风。

《百济乐》,中宗之代,工人死散。岐王范为太常卿,复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阙。舞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乐之存者,筝、笛、桃皮筚篥、箜篌、歌。此二国,东夷之乐也。

《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乐》,今其存者,有羯鼓、都县鼓、毛员鼓、箫、笛、筚篥、铜拔、贝。

《天竺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裤,绯帔。舞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行缠,碧麻鞋。袈裟,今僧衣是也。乐用铜鼓、羯鼓、毛员鼓、都县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铜拔、贝。毛员鼓、都县鼓今亡。

《骠国乐》,贞元中,其王来献本国乐,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辞。

此三国,南蛮之乐。

《高昌乐》,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抹额。乐用答腊鼓一腰鼓一,鸡娄鼓一,羯鼓一,箫二,横笛二,筚篥二,琵琶二,五弦琵琶二,铜角一,箜篌一。箜篌今亡。

《龟兹乐》,工入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裤帑,乌皮靴。乐用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第一,筚篥一,毛员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拔一,贝一。毛员鼓今亡。

《疏勒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裤,锦襟褾,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乐用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横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

《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裤, 赤皮靴,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拔一。

《安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锦褾领,紫袖裤。舞二人,紫袄,白裤帑,赤皮靴。乐用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箫、横笛、筚篥、正鼓、和鼓、铜拔、箜篌。五弦琵琶今亡。

此五国,西戎之乐也。

南蛮、北狄国俗,皆随发际断其发,今舞者咸用绳围首,反约发杪,内于绳下。又有新声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

《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梁有《巨鹿公主歌辞》,似是姚苌时歌,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梁乐府鼓吹又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皇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开元初,以问歌工长孙元忠,云自高祖以来,代传其





业。元忠之祖,受业于侯将军,名贵昌,并州人也,亦世习北歌。贞观中,有诏令贵昌以 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 丝桐,惟琴曲有胡笳声大角,金吾所掌。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末世之乐,设外方之观,逆行连倒。四海朝觐帝庭,而足以蹈天,头以履地,反天地之顺,伤彝伦之大。"乃命太常悉罢之。其后复《高垣紫鹿》。后魏、北齐,亦有《鱼龙辟邪》《鹿马仙车》《吞刀吐火》《剥车剥驴》《种瓜拔井》之戏。周宣帝征齐乐并会关中。开皇初,散遣之。大业二年,突厥单于来朝洛阳宫,炀帝为之大合乐,尽通汉、晋、周、齐之术。胡人大骇。帝命乐署肄习,常以岁首纵观端门内。

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人中国。苻坚尝得西域倒舞伎。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铦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又伏伸其手,两人蹑之,施身绕手,百转无已。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柸,谓之《柸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梁有《长断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貆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碗珠伎》《丹珠伎》。

八音之属,协于八节。匏,瓠也,女娲氏造。列管于匏上,内簧其中,《尔雅》谓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音,煦生万物也。竽管三十六,宫管在左。和管十三,宫管居中。今之竽、笙,并以木代匏而漆之,无复音矣。荆、梁之南,尚存古制云。管三孔曰龠,春分之音,万物振跃而动也。箫,舜所造也。《尔雅》谓之茭。大约二十三管,修尺四寸。

笛,汉武帝工丘仲所造也。其元出于羌中。短笛,修尺有咫。长笛、短笛之间,谓之中管。

篪,吹孔有觜如酸枣。横笛,小篪也。汉灵帝好胡笛。五胡乱华,石遵玩之不绝音。 《宋书》云:有胡篪出于胡吹,则谓此。梁胡吹歌云:"快马不须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 横笛,愁杀路傍儿。"此歌辞元出北国。之横笛皆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

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亦云: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

柷,众也。立夏之音,万物众皆成也。方面各二尺余,傍开员孔,内手于中,击之以 举乐。 敔,如伏虎,背皆有鬣二十七,碎竹以击其首而逆刮之,以止乐也。

春牍,虚中如筒,无底,举以顿地如春杵,亦谓之顿相。相,助也,以节乐也。或谓梁 孝王筑睢阳城,击鼓为下杵之节。《睢阳操》用舂牍,后世因之。

拍板,长阔如手,厚寸余,以韦连之,击以代抃。

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五弦以备五声,武王加之为七弦。琴十有二柱,如琵琶。击琴,柳恽所造。恽尝为文咏,思有所属,摇笔误中琴弦,因为此乐。以管承弦,又以片竹约而束之,使弦急而声亮,举竹击之,以为节曲。

瑟,昔者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不能自止,破之为二十五弦。大帝,太昊也。

筝,本秦声也。相传云蒙恬所造,非也。制与瑟同而弦少。案京房造五音准,如瑟, 十三弦,此乃筝也。杂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皆十有三弦。轧筝,以片竹润其端而轧之。 筑,如筝,细颈,以竹击之,如击琴。《清乐》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赍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本出胡中。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风俗通》云:以手琵琶之,因为名。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挡琵琶者是也。《风俗通》所谓以手琵琶之。乃非用拨之义,岂上世固有挡之者耶?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因谓之阮咸。咸,晋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

箜篌,汉武帝使乐人侯调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辉所作,其声坎坎应节,谓之坎侯,声讹为箜篌。或谓师延靡靡乐,非也。旧说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有项如轸。

七弦,郑善子作,开元中进。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弦十三隔,孤柱一,合散声七,隔声九十一,柱声一,总九十九声,随调应律。

太一,司马 绍开元中进。十二弦,六隔,合散声十二,隔声七十二。弦散声应律吕,以隔声旋相为宫,合八十四调。今编入雅乐宫县内用之。

六弦,史盛作,天宝中进,形如琵琶而长。六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六,隔声二十四,柱声一,总三十一声,隔调应律。



天宝乐,任偃作,天宝中进。类石幢,十四弦,六柱。黄钟一均足倍七声,移柱作调 · 应律。

埙,曛也,立秋之音,万物将曛黄也。埏土为之,如鹅卵,凡六孔,锐上丰下。大者 《尔雅》谓之曰酬。

缶,如足盆,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其形似覆盆,以四杖击之。秦、赵会于渑池,秦王击缶而歌。八缶,唐永泰初司马、绍进《广平乐》,盖八缶具黄钟一均声。

钟,黄帝之工垂所造。钟,种也,立秋之音,万物种成也。大曰镈,镈亦大钟也。《尔雅》谓之镛。小而编之曰编钟,中曰剽,小曰栈。

算于,圆如碓头,大上小下,县以笼床,芒篷将之以和鼓。沈约《宋书》云,"今人间时有之",则宋日非庙庭所用。后周平蜀获之,斛斯徵观曰:"望于也。"依干宝《周礼注》试 之,如其言。

铙,木舌,摇之以和鼓。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之类。方响,以铁为之,修八寸,广二寸,圆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设业,倚于架上以代钟磬。人间所用者才三四寸。

铜拔,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若浮沤,贯之以韦皮,相击以和 乐也。南蛮国大者圆数尺。或谓南齐穆十素所告,非也。

钲,如大铜叠,县而击之,节鼓。

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余。

磬,叔所造也。磬,劲也,立冬之音,万物皆坚劲。《书》云,"泗滨浮磬",言泗滨石可为磬。今磬石皆出华原,非泗滨也。登歌磬,以玉为之、《尔雅》谓之馨。

鼓,动也,冬至之音,万物皆含阳气而动。雷鼓八面以祀天,灵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谓之足鼓。殷人贯之以柱,谓之楹鼓。周人县之,谓之县鼓。后世从殷制建之,谓之建鼓。晋鼓六尺六寸,金奏则鼓之。傍有鼓谓之应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鞞,摇之以和鼓。大曰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石遵好之,与横笛不去左右。齐鼓,如漆桶,大一头,设齐于鼓面如麝脐,故曰齐鼓。檐鼓,如小瓮,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都县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毛员鼓,似都县鼓而稍大。答腊鼓,制广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谓之揩鼓。鸡娄鼓,正圆,两手所击之处,平可数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节鼓,状如博局,中间员孔,适容其鼓,击之节乐也。

抚拍,以韦为之,实之以糠,抚之节乐也。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谓之八音。金木之音,击而成乐。今东夷有管木者,桃皮是也。西戎有吹金者,铜角是也。长二尺,形如牛角。贝,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桃皮,卷之以为筚篥。啸叶,衔叶而啸,其声清震,橘柚尤善。四夷丝竹之量,国异其制,不可详尽。《尔雅》:琴二十弦曰离,瑟二十七弦曰洒。汉世有洞箫,又有管,长尺围寸而并漆之。宋世有绕梁,似卧箜篌。今并亡矣。今世又有篪,其长盈寻,曰七星,如筝稍小,曰云和,乐府所不用。

周天子宫县,诸侯轩县,大夫曲县,士特县。故孔子之堂,闻金石之音;魏绛之家,有钟磬之声。秦、汉之际,斯礼无闻。汉丞相田蚡,前庭罗钟磬,置曲旃。光武又赐东海恭王钟虡之乐。即汉世人臣,尚有金石。汉乐歌云,"高张四县,神来宴飨",谓宫县也。制氏在太乐,能记铿锵鼓舞。河间王著《乐记》,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甚相远,又舞八佾之明文也。《汉仪》云,高庙撞千石之钟十枚,即《上林赋》所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铤钜"者也。钟当十二,而此十枚,未识其义。议者皆云汉世不知用宫县。今案汉章、和世用旋宫,汉世群儒,备言其义,牛弘、祖孝孙所由准的也。又河间王博采经籍,与制氏不殊,知汉世之乐,为最备矣。魏、晋已来,但云四厢金石,而不言其礼,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贞观初增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桉十二于四隅。后魏、周、齐皆二十六架。建德中,复梁三十六架。隋文省,炀帝又复之。

乐县,横曰簨,竖曰虡。饰簨以飞龙,饰趺以飞廉,钟虡以挚兽,磬廣以挚鸟,上列树羽,傍垂流苏,周制也。县以崇牙,殷制也。饰以博山,后世所加也。宫县每架金博山五,轩县三。鼓,承以花趺,覆以华盖,上集翔鹭。隋氏二十架,先置建鼓于四隅,镈钟方面各三,依其辰位,杂列编钟、磬各四架于其间。二十六架,则编钟十二架,磬亦如之。轩县九架,镈钟三架,在辰丑申地,编钟、磬皆三架。设路鼓二于县内戌已地之北。设柷敔于四隅,舞人立于其中。钧于、铙、铎、抚拍、舂牍,列于舞人间。唐礼,天子朝庙用三十六架。高宗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武后迁都,乃省之。皇后庙及郊祭并二十架,同舞八佾。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并九架,舞六佾。县间设柷敔各一,柷于左,敔于右。钧于、抚拍、顿相、铙、铎,次列于路鼓南。舞人列于县北。登歌二架,登于堂上两楹之前。编钟在东,编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所谓"琴瑟在堂,竽笙在庭"也。殿庭加设鼓吹于四隅。

宴享陈《清乐》《西凉乐》。架对列于左右厢,设舞筵于其间。旧皇后庭但设丝管,大业尚侈,始置钟磬,犹不设镈钟,以镈磬代。武太后称制,用钟,因而莫革。乐县,庭庙以五彩杂饰,轩县以朱,五郊则各从其方色。每先奏乐三日,太乐令宿设县于庭,其日率工人人居其次。协律郎举麾,乐作;仆麾,乐止。文舞退,武舞进。若常享会,先一日具坐、



立部乐名封上,请所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而毕矣。

广明初,巢贼干纪,舆驾播迁,两都覆圮,宗庙悉为煨烬,乐工沦散,金奏几亡。及僖宗还宫,购募钟县之器,一无存者。昭宗即位,将亲谒郊庙,有司请造乐县,询于旧工,皆莫知其制度。修奉乐县使宰相张濬悉集太常乐胥详酌,竟不得其法。时太常博士殷盈孙深于典故,乃案《周官考工记》之文,究其栾、铣、于、鼓、钲、舞、甬之法,沉思三四夕,用算法乘除,镈钟之轻重高低乃定。悬下编钟,正黄钟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项之量,径衡之围,悉为图,遣金工依法铸之,凡二百四十口。铸成,张濬求知声者处士萧承训、梨园乐工陈敬言与太乐令李从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击拊之,八音克谐,观者耸听。濬既进呈,昭宗陈于殿庭以试之。

——卷二十九《音乐志二》

永徽末,里歌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及神龙中,韦后用事,郑愔作《桑条歌》 十篇上之。

龙朔中,俗中饮酒令,曰:"子母去离,连台龙拗倒。"俗谓杯盘为子母,又名盘为台,即中宗废于房州之应也。时里歌有《突厥盐》,及则天遣尚书阎知微送武延秀,立知微为可汗,挟之人寇。

如意初,里歌云:"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尔伤。"后契丹李万荣叛,陷营州,则天令总管曹仁师、王孝杰等将兵百万讨之,大败于黄獐谷,契丹乘胜至赵郡。

垂拱已后,东都有《契苾儿歌》,皆淫艳之词。后张易之兄弟有内嬖,易之小字契苾。 元和小儿谣云:"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及武元衡为盗所害,是元 和十年六月三日。

——卷三十七《五行志》

从第七品下阶

太史丞、监局同。御史台少府将作国子监主簿、御史台、国子监主簿、旧正八品、《垂拱令》改。掖庭令、宫闱令、上署令、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官、左藏令、乘黄、典客、上林、太仓、平准、常平、左尚、右尚、典牧。《武德令》有太庙、诸陵、典农、中尚、都水、常平。其左尚、典牧本中署,右尚本下署,开元初改之也。

武德初,以诸道军各事繁,分置行台尚司省。……食货监一人,正第八品下,诸监同。掌膳羞、财物、宾客、铺设、音乐、医药事。丞二人。正第九品下,诸监丞同。

——卷四十二《职官志一》

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其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其二曰铨衡人物,擢 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其三曰扬清澈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其四曰礼制仪式,动合 经典,为礼官之最。其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

凡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二曰宾礼,其仪有六;三曰 军礼,其仪二十有三:四曰嘉礼,其仪五十;五曰凶礼,其仪一十有八。凡元日,大陈设于 含元殿,服衮冕临轩,展宫县之乐,陈历代宝玉舆辂,备黄麾仗,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 皇亲,并朝服陪位。大会之日,陈设如初。凡冬至,大陈设如元正之仪。其异者,无诸州 表奏祥瑞贡献。凡元正、冬至大会之明日,百官、朝集使等皆诣东宫庆贺。凡千秋节,御 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裤褶陪位。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五品已上及 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参。凡诸蕃国来朝,皆设宫县之乐及黄麾仗。 若蕃国使,则减黄麾之半。凡册皇后、太子、太子妃、诸王、诸王妃、公主,并临轩册命,陈 设如冬、正之仪。讫、皆拜太庙。凡祥瑞、皆辨其名物。有大瑞、上瑞、中瑞、皆有等差。 凡太阳亏,所司预奏,其日置五鼓五兵于太社,而不视事。百官各素服守本司,不听事。 过时乃罢。月蚀,则击鼓于所司。若五岳、四镇四渎崩竭,皆不视事三日。凡二分之月, 三公巡行山陵,则太常卿为之副。凡百官拜礼,各有差。致敬之士,若非连属,应敬之官 相见,或自亲戚者,各从其私礼。凡乐,有五声、八音、六律、六吕,陈四悬之度,分二舞之 节,以和人伦,以调节气,以享鬼神,以序宾客。凡私家不得设钟声。三品已上,得备女 乐。五品女乐不得过三人。居大功已上丧,受册及之官,虽有鼓皆给铜印,有鱼符之制。 并出于门下省。

内教坊。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 教坊。

#### --桊四十三《职官志二》

尚仪二人,正五品。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女史 十人,司乐四人,正六品。典乐四人,正七品。掌乐二人,正八品。女史二人。司宾二人,正 六品。典宾二人,正七品,掌宾二人。正八品。司赞二人,正六品。典赞二人,正六品。掌赞 二人,正六品。女史二人。尚仪之职,掌礼仪起居,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四司之官属。 司籍掌四部经籍、笔札几案。司东掌率乐人习乐、陈悬、拊击、进退。司宾掌宾客朝见、 宴会赏赐。司赞掌朝见宴会赞相。

太常寺古曰秩宗,秦曰奉常,汉高改为太常,梁加"寺"字,后代因之。

卿一员,正三品。梁置十二卿,太常卿为一。周、隋品第三。龙朔二年改为奉常,光宅改为司 礼卿,神龙复为太常卿也。少卿二人。正四品。隋置少卿二人,从四品。武德置一人,贞观加置 191



一员。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廪牺。总其官属,行其政令。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则赞相礼仪。有司摄事,则为之亚献。率太乐官属,宿设乐悬,以供其事。宴会,亦如之。若三公行园陵,则为之副,公服乘辂备卤簿而奉其礼。若大祭祀,则先省牲器。凡太卜占国之大事及祭祀卜日,皆往莅之于太庙南门之外。凡仲春荐冰及四时品物甘滋新成者,皆荐焉。凡有事于宗庙,少卿帅太祝、斋郎入荐香灯,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将享,则兴良醖令实樽罍。凡备大享之器服,有四院。一曰天府院,二曰御衣院,三曰乐悬院,四曰神厨院。

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

太乐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丞为之武。凡天子宫悬钟磬,凡三十六處,镈钟十二,编钟二二,编磬十二,共为三十六架。东方西方,磬處起北,钟處次之。南方北方,磬處起西,钟處次之。镈钟在编钟之间,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设巢、竽、笛、管、篪、埙,系于编钟之下。偶歌琴、瑟、筝、筑,系于编磬之下。其在殿廷前,则加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羽葆之鼓、大鼓、金镦、歌箫、笳置于其上。又设登歌钟、节鼓、瑟、琴、筝、笳于堂上,笙、和、箫、篪于堂下。太子之廷,陈轩悬,去其南面镈钟、编钟编磬各三,凡九處,设于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凡宫悬之作,则奏文武舞,事在《音乐志》也。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伎。凡大祭祀、朝会用乐,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终之次。在事于太庙,每室酌献各用舞。事具《音乐志》。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乐,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乐,皆八成,享宗庙之乐,皆九成。其余祭祀,三成而已。五音有成数,观其数而用之也。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

鼓吹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三人,从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四人,从九品下。典事四人,掌固四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丞为之贰。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法驾则三分减一,小驾则减大驾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则如小驾之例。皇太子之鼓吹,亦有前后二部。亲王已下各有差。凡大驾行幸,有夜警晨严之制。大驾夜警十二部,晨严三通。太子诸王公卿已下,警严有差。凡合朔之变,则率工人设五鼓于太社。太傩,则帅鼓角以助侲子唱之。

——卷四十四《职官志三》

夫龟文成象,肇八卦于庖牺;鸟迹分形,创六书于苍颉。圣作明述,同源异流。《坟》 《典》起之于前,《诗》《书》继之于后。先王陈迹,后王准绳。《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礼》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者非他,方策之谓也。琢玉成器,观古知今,历代哲王,莫不崇尚。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嬴氏坑焚,以愚黔首;汉兴学校,复创石渠。雄、向校雠于前,马、郑讨论于后,两京载籍,由是粲然。及汉末还都,焚溺过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慕古之士,亦未尝不以图籍为意也。然河北江南,未能混一;偏方购辑,卷帙未弘。而荀勗、李充、王俭、任昉、祖暅,皆达学多闻,历世整比,群分类聚,递相祖述。或为七录,或为四部,言其部类,多有所遗。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

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人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平时载籍,世莫得闻。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

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

甲部为经,其类十二:一日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四曰《礼》,以纪文物体制。五曰《乐》,以纪声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七曰《孝经》,以纪天经地义。八曰《论语》,以纪先圣微言。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谶侯。十曰经解,以纪六经谶侯。十一曰诂训,以纪六经谶侯。十二曰小学,以纪字体声韵。

乙部为史,其类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纪纪传表志。二曰古史,以纪编年系事。三曰





杂史,以纪异体杂纪。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五曰起居注,以纪人君言动。六曰旧事,以纪朝廷政令。七曰职官,以纪班序品秩。八曰仪注,以纪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纪律令格式。十曰杂传,以纪先圣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纪山川郡国。十二曰谱系,以纪世族继序。十三曰略录,以纪史策条目。

丙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一曰儒家,以纪仁义教化。二曰道家,以纪清净无为。三曰法家,以纪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纪循名责实。五曰墨家,以纪强本节用。六曰纵横家,以纪辩说诡诈。七曰杂家,以纪兼叙众说。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十曰兵法,以纪权谋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纪星辰象纬。十二曰历数,以纪推步气朔。十三曰五行,以纪卜筮占侯。十四曰医方,以纪药饵针灸。

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词,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词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文章事类。

煚等撰集,依班固《艺文志》体例,诸书随部皆有小序,发明其指。近史官撰《隋书· 经籍志》,其例亦然。窃以纪录简编异题,卷部相沿,序述无出前修。今之杀青,亦所不 取,但纪部帙而已。而煛等所序四部都录以明新修之旨,今略载之:窃以经坟浩广,史图 纷博,寻览者莫之能遍,司总者常苦其多,何暇重屋复床,更繁其说? 若先王有阙典,上 圣有遗事,邦政所急,儒训是先,官垂教以作程,当阐规而开典,则不遑启处,何获宴宁。 爨之所修,诚惟此义,然礼有未恢,追怨良深。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 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 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 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 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 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刘歆 作《七略》,王俭作《七志》,逾二纪而方就。孰有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 令终竟,欲求精悉,不其难乎? 所以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 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 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 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凡经录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 卷。史录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录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 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录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录四十 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书录》四十卷。其外有释氏经律论 疏,道家经戒符箓,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又勒成

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若夫先王秘传,列代奥文,自古之粹籍灵符,绝域之神 经怪牒,尽载于此二书矣。

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已!

其序如此。

煛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纪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其《释道录目》附本书,今亦不取,据开元以籍为之志。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四部区分,详之于下。

甲部经录,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

《易》类一

《书》类二

《诗》类三

《礼》类四

《乐》类五

《春秋》类六

《孝经》类七

《论语》类八

谶纬类九

经解类十

诂训类十一

小学类十二

《乐书》九卷信都芳注。

《管弦记》十二卷留进录,凌秀注。

《钟磬志》二卷公孙崇撰。

《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

《乐论》三卷梁武帝撰。

《乐府声调》六卷郑译撰。

《乐谱集解》二十卷萧吉撰。

《乐志》十卷苏夔撰。

《乐经》三十卷季玄楚撰。

《乐书要录》十卷大圣天后撰。





《钟律》五卷沈重撰。

《古今乐录》十三卷释智匠撰。

《乐元起》二卷桓谭撰。

《琴操》二卷桓谭撰。

《琴操》三卷孔衍撰。

《琴谱》四卷刘氏、周氏等撰。

《琴谱》二十一卷陈怀撰。

《琴叙谱》九卷赵耶律撰。

《琴集历头拍簿》一卷。

《外国伎曲》三卷。

右乐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五卷。

《乐略》四卷元殷撰。

《声律指归》一卷元殷撰。

《论乐事》二卷。

《外国伎曲》名一卷。

《历代曲名》一卷。

《推七音》一卷。

《十二律谱义》一卷。

《鼓吹乐章》一卷。

《古今乐记》八卷李守真撰。

#### ——卷四十六《经籍上》

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女时韦也》。六合之内,齐首蹀足,应四时八节之会,歌舞同欢。岂与夫《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同年而语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为国母,主蚕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于斯为盛。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帝悦而许之,特赐志忠庄一区、杂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又引而申之,播于舞咏,亦受厚赏。兵部尚书宗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表陈符命,解《桑条》以为十八代之符,请颁示天下,编诸史册。帝大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

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卷五十一《后妃列传上》

又命宰相张延赏、柳浑撰《昭德皇后庙乐章》,既进,上以词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学士吴通玄别撰进。

开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陈灯烛,奏《仙韶乐》,三宫太后俱集,奉觞献寿,如家 人礼,诸亲王、公主、驸马、戚属皆侍宴。

——卷五十二《后妃列传下》

大禹不贵于尺壁,光武不隔于支体,以是忧勤,深虑幽枉。而荒湎于酒,俾昼作夜,式号且呼,甘嗜声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

载诞丹陵,大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图纬,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明日,让径至密所,欲为宴乐,密具馔以待之,其所将左右,各分令就食。

——券五十三《李密列传》

遣云定兴、段达人奏于侗,请加九锡之礼。

——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因令贵妃三人赍珍馔、宝器就寂第,宴乐极欢,经宿而去。

——卷五十六《裴寂传》

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

——卷五十八《平阳公主传》

及谒见,高祖为之兴,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奏九部乐以飨之,拜左武候大将军。

——卷五十九《丘和传》

玺书褒赏,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宝珍玩甚众,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

孝恭性奢豪,重游宴,歌姬舞女百有余人,然而宽恕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亲待,诸宗室中莫与为比。

博乂有妓妾数百人,皆衣罗绮,食必粱肉,朝夕弦歌自娱,骄侈无比。

——卷六十《宗室列传》

(温) 班颇晓音律。武德中,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正声雅乐,琎讨论故实,撰《正声调》一卷,行于代。

——卷六十一《温琎传》

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官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累于殿下?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居其侧,至令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

时高祖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上疏谏曰:"谨案周礼,均工、乐胥不得预于任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身终子继,不易其业。故魏武使祢衡击鼓,衡先解朝服,露体而击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衣。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物议,大教彝伦,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方今新定天下,开太平之基。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顾非创



业垂统贻厥子孙之道也。"高祖不纳。寻令参详律令。

——卷六十二《李纲传》

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盛服珠玉锦罽,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

——卷六十三《裴矩传》

鲁王灵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誉,善音律,好学,工草隶,与同母兄韩王元嘉特相友爱。

——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列传》

忽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

——卷六十七《李勣传》

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太宗大悦,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从击王世充于东都。

——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珪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视 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

——卷七十《王珪传》

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卷七十一《魏徵列传》

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常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像功德而歌舞焉。

——卷七十二《褚亮传》

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拟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臣窃思审,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故《书》云:"无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恐从小至于大故也。《论语》云:"放郑声,远佞人。"又云:"乐则《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乐也。如臣愚见,请并废之,则天下不胜幸甚。

承乾又尝于宫中击鼓,声闻于外,玄素叩阁请见,极言切谏,承乾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

是岁,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惭耻。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闻君子不失言于人,圣主不戏言于臣。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卷七十五《张玄素传》

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 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承乾意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 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

——卷七十六《太宗诸子列传》

弟万石,颇有学业,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当时郊庙乐调及䜩会杂乐,皆万石与太史令姚玄辩增损之,时人以为称职。寻又兼知吏部选事,卒官。挺从祖兄子安石,别有传。

---卷七十七《韦万石传》

若内殿曲宴,则二张、诸武侍坐,樗蒲笑谑,赐与无算。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辞人皆赋诗以美之,崔融为其绝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卷七十八《张行成传》

祖孝孙,幽州范阳人也。父崇儒,以学业知名,任至齐州长史。孝孙博学,晓历算,早以达识见称。初,开皇中,钟律多缺,虽何妥、郑译、苏夔、万宝常等亟共讨详,纷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陈乐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时牛弘为太常卿,引孝孙为协律郎,与子元、普明参定雅乐。时又得陈阳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飞灰,顺月皆验。爽时年老,弘恐失其法,于是奏孝孙从其受律。孝孙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数,用京房旧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以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分直一岁,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钟为官,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其余日建律皆依运行,每日各以本律为宫。旋宫之义,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乐,难复改张。至大业时,又采晋、宋旧乐,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宫之法,亦不施用。

高祖受禅,擢孝孙为著作郎,历吏部郎、太常少卿,渐见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孙及秘书监窦琎修定雅乐。孝孙又以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事具《乐志》。旋宫之义,亡绝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孝孙寻卒。其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增损乐章,然因孝孙之本音。

——卷七十九《祖孝孙传》

显庆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顿绝,使太常增修旧曲。才上言曰:"臣按《礼



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案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今悉教讫,并皆合韵。"高宗大悦,更作《白雪歌词》十六首,付太常编于乐府。

史臣曰:孝孙定音律,仁均正历数,淳风候象纬,吕才推阴阳,订于其伦,咸以为裨、梓、京、管之流也。然旋宫三代之法,秦火籍炀,历代缺其正音,而云孝孙复始,大可叹也。淳风精于术数,能知女主革命,而不知其人,则所未喻矣。吕才覈拘忌之曲学,皆有经据,不亦贤乎!古人所以存而不议,盖有意焉。

#### 

临孙绍,博学,善《三礼》。神龙中,为太常博士。景龙二年,韦庶人上言:"自妃、主及命妇、宫官,葬日请给鼓吹。"中宗特制许之。绍上疏谏曰:"窃闻鼓吹之乐,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树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宠锡。假如郊天祀地,诚是重仪,惟有宫悬,本无案据。故知军乐所备,尚不洽于神祇;钲鼓之音,岂能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鄣之色。加之鼓吹,历代未闻。又准令,五品官婚葬,元无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为仪。令特给五品以上母妻,五品官则不当给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仪饰乃复过之。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敕,各依常典。"疏奏不纳。

#### ——卷八十五《唐临列传》

文琮从父弟文收,隋内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尝览萧吉乐谱,以为未甚详悉, 更博采群言及历代沿革,裁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时太宗将创制礼乐,召文 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太乐有古钟十二,近代惟用其七,余有五,俗号哑 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寻授协律郎。十一年,文收表 请厘正太乐,上谓侍臣曰:"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 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 请。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文收采《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乐,名曰"燕 乐",奏之管纮,为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迁太子率更令,卒官。撰 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袭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后者 击鼓以应之。

——卷九十三《王晙传》

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无相夺伦,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昼,史册攸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乐。

——卷九十九《严挺之传》

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 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晋、魏之际乎! 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 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嗣,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荆王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 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所以托之神鬼也。"

----卷一百二十九《韩皋传》

虔休性恭勤,俭省节用,管内州仓庾皆积粮储,可支军人数岁。又尝撰《诞圣乐曲》 以进,其表曰:

臣闻于师,夫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音以知声,审乐以知政,则理道备矣。清明广大,终始周旋,与天地同其和,与四时合其序,岂止于钟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见开元中天长节著于甲令,每于是日海县欢娱,称万寿之无疆,乐一人之有庆,故能追尧接舜,迈禹逾汤,自周已后,不能议矣。臣窃以陛下降诞之辰,未有惟新之曲。虽太和已布于六气,而大乐未宣于八音,无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阙。愚臣不揆顽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窃抃,忘寝与食久矣。适遇有知音者,与臣论及乐章,探微赜奥,穷理尽性,臣乃遣造《继天诞圣乐》一曲。大抵以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气而足成一岁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凯登庸于朝也。所冀《云门》、《咸池》,永传于律吕,空桑、孤竹,合荐于宫悬,不闻沾滞之声,长作中和之乐。可使九域之人,顿忘于肉味;四夷之俗,皆播于薰风。与唐惟休,终古尽善。臣不胜恳款屏营之至,谨昧死陈献以闻。其所造谱,谨同封进。

201

(旧唐书)





先时,有太常乐工刘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此也。

——卷一百三十二《王虔休传》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蓚人。九岁通《春秋》,能属文。天宝末,盗据京邑,父伯祥 先为好畤尉,抵贼禁,将加极刑。郢时年十五,被发解衣,请代其父,贼党义之,乃俱释。 后举进士擢第,应制举,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尝以鲁不合用天子礼乐,乃引《公羊 传》著《鲁议》,见称于时,由是授咸阳尉。

——卷一百四十七《高郢传》

岁余,请致仕,诏不许,但令三五日一人中书,平章政事。每人奏事,宪宗优礼之,不 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谦集其间,广陈妓乐。

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

肃宗以太常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音,或有不调,乾元初谓休烈曰:"古者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扎,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备,或钟磬失度。可尽将钟磬来,朕当于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嗣子益,次子肃,相继为翰林学士。

是岁春,休烈妻韦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闻,特诏赠韦氏国夫人,葬日给卤簿鼓吹。

——卷一百四十九《于休烈传》

按《周礼》:"师氏掌以美诏王,教国子。"请改祭酒为太师氏,位正三品。又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栒虞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则无所取,请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四品上。

——卷一百四十九《归崇敬传》

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元衡之卒也。

——卷一百五十八《武元衡传》

初德宗自山南还宫,关辅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惊忧,遂诏太常集乐去大鼓。至

卫次公字从周,河东人。器韵和雅,弱冠举进士。礼部侍郎潘炎目为国器,擢居上第,参选调。吏部侍郎卢翰嘉其才,补崇文馆校书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齐运使其子交欢,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终身未尝操弦。

#### ——卷一百五十九《卫次公传》

唐衢者,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其为名流称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 ——卷一百六十《唐衢传》

宗庙之礼,非敢擅议,虽有知者,其谁敢言?故六十余年,行之不废。今圣朝以弓矢既橐,礼乐为大,故下百僚,可得详议。

## ——卷一百六十《李翱传》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 ——卷一百六十《刘禹锡传》

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钜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滕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唯笔砚图画,自局 鐍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

## ——卷一百六十五《柳公绰传》

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然以为律体卑庳,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

203

书)





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皆目为元和诗体。

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自尔江湖间为诗者,复相放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

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尝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始闻相公记忆,累旬已来,实虑粪土之墙,庇之以大厦,使不复破坏,永为板筑者之误。辄写古体歌诗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为五卷,奉启跪陈。或希构厦之余,一赐观览,知小生于章句中栾栌榱桷之材,尽曾量度,则十余年之遭回,不为无用矣。

楚深称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 ——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 ——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

文昌于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赎为浮图祠。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别营居第以 置祖祢影堂,岁时伏腊,良辰美景享荐之。彻祭,即以音声歌舞继之,如事生者,搢绅 非焉。

## ——卷一百六十七《段文昌传》

大和九年八月,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舞曲成,定总乐工阅于庭,定立于其间。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对曰:"此冯定也。"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阶。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锡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

寻迁谏议大夫、知匦事。

#### ——卷一百六十八《冯宿传》

其年十月,迁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入院日,赐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宠之。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训奸邪,海内闻知,不宜令侍宸扆,终不听。

卷一百六十九——《李训传》

大和三年正月,人为太常卿。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于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承宪押乐工献于梨园亭,帝按之于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彩。

#### ——卷一百六十九《王漄传》

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绝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帝故宠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可及尝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非酒,乃金翠也。人无敢非之者,唯确与中尉西门季玄屡论之,帝犹顾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彦昭奏逐之,死于岭表。

——卷一百七十七《曹确传》



# 《新唐书》

## 【概述】

《新唐书》是北宋年间官修的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史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撰,为了区别于后晋时期所修《旧唐书》,故名为《新唐书》。共有二百二十五卷,其中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祁、欧阳修均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宋史·宋祁列传》《宋史·欧阳修列传》等。北宋嘉祐年间,曾公亮提议新修唐书,他在《进新修唐书表》表明了新修唐书的缘由,认为"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昧,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于是刊修官、翰林学士臣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臣宋祁,与编修官、知制诰臣范镇,臣王畴,集贤校理臣宋敏求,秘书丞臣吕夏卿,著作佐郎臣刘羲叟等,并膺儒学之选,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纤悉纲条,具载别录。

《新唐书》的音乐史料散见于帝王本纪、人物列传和各志中,较《旧唐书》更为丰富。如《新唐书·礼乐志》对乐律、乐器以及音乐观方面的记述。不同于旧唐书的《礼仪志》与《音乐志》,《新唐书》将两志合一为《礼乐志》,共十二卷,先述礼再讲乐。包括对雅俗二部、祖孝孙八十四调、俗乐二十八调、应律之器、张文收定乐与度量衡、唐代音乐品种的记载。其音乐史料主要来源是《乐书》《乐府杂录》《唐实录》《大唐开元礼》以及中唐晚杂史笔记等。又如《新唐书·艺文志》中关于音乐类书籍的记载也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一倍之多。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

## 【原文】

(总章元年)四月乙卯,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丙辰,有彗星出于五车,避

正殿,减膳,撤乐,诏内外官言事。庚申,以太原元从西府功臣为二等:第一功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一人,有至四品五品者加二阶,有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功后官无五品者,授其子若孙从六品一人,有至五品者加一阶,六品者二阶,三品以上爵一等。辛已,杨武薨。

(咸亨二年)十月丙子,求明礼乐之士。

(上元二年)四月辛巳,天后杀周王显妃赵氏。丙戌,以旱避正殿,减膳,撤乐,诏百官言事。己亥,天后杀皇太子。

#### ——卷三《高宗皇帝本纪》

(先天元年)七月辛未,有彗星人于太微。兵部尚书李迥秀为朔方道后军大总管。 乙亥,窦怀贞为尚书右仆射、平章军国重事。己卯,幸安福门观乐,三日而止。丙戌,以 旱减膳。

(开元二年)二月壬辰,避正殿,减膳,彻乐。突厥寇北庭,都护郭虔瓘败之。己酉, 虑囚。

八月壬戌,禁女乐。乙亥,吐蕃寇边,薛讷摄左羽林军将军,为陇右防御大使,右骁 卫将军郭知运为副,以伐之。

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素服,彻乐,减膳,中书门下虑囚。

闰七月辛巳,以旱避正殿,彻乐,减膳。甲申,虑囚。八月丙戌,虑囚。

### ——卷五《睿宗皇帝本纪》

(元和十五年)二月丁丑,大赦。赐文武官阶、爵,高年粟帛,二王后、三恪、文宣公、嗣王、公主、县主、武德配飨及第一等功臣家予一子官。放没掖庭者。幸丹凤门观俳优。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倡戏。乙未,叶蕃寇灵州。丙申,丹王谕薨。

九月辛丑,观竞渡、角抵于鱼藻宫,用乐。

(大和三年)三年正月丁亥,宣武、河阳兵讨丌志沼。庚子,志沼奔于镇州。

三月乙酉,罢教坊日直乐工。乙巳,以太原兵马使傅毅为义武军节度使,义武军不受命,都知兵马使张璠自称节度使。

(大和七年)闰月乙卯,以旱避正殿,减膳、彻乐,出宫女千人,纵五坊鹰犬。

(开成二年)三月丙寅,以彗见减膳。壬申,素服避正殿,彻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纵五坊鹰隼,禁京畿采捕。

## ——卷八《穆宗皇帝本纪》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



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呜呼! 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备具,所谓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之礼在者几何? 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徵,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人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

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

玄宗开元十年,以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

之序,为《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卷十一《礼乐志一》

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缉,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

《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又曰: "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后世莫能废焉。

唐初《贞观礼》: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时,礼官以谓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在坛上,而耀魄宝在坛第一等,则昊天上帝非耀魄宝可知,而祠令及《显庆礼》犹著六天之说。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议曰:"六天出于纬书,而南郊、圆丘一也,玄以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为祭太微五帝。《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由是尽黜玄说,而南郊祈谷、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诏祈谷复祀感帝。二年,又诏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开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议曰:"按《贞观礼》祈谷祀感帝,而《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而郑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谷。'然则祈谷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为配尔,此非祈谷之本义也。夫祈谷,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谷也,宜于祈谷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贞观礼》皆祭五方帝,而《显庆礼》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义。"既而萧嵩等撰定《开元礼》,虽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别矣。

其配神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于明堂,以元帝配。贞观初,圆丘、明堂、北





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等与礼官议,以谓:"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以祖宗合为一祭,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肃驳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春秋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

乾封二年,诏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并配。则天垂拱元年,诏 有司议,而成均助教孔玄义、太子右谕德沈伯仪、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议皆不同,而卒 用万顷、履冰之说。由是郊、丘诸祠,常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一年,亲享圆 丘,中书令张说、卫尉少卿韦绦为礼仪使,乃以高祖配,而罢三祖并配。至二十年,萧嵩 等定礼,而祖宗之配定矣。

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礼仪使判官薛颀归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圆丘,周人配以远祖。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郊配天地。"谏议大夫黎干以谓:"禘者,宗庙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为十诘十难以非之。书奏,不报。乃罢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旱,言事者以为高祖不得配之过也。代宗疑之,诏群臣议。太常博士独孤及议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呜呼,礼之失也,岂独纬书之罪哉!在于学者好为曲说,而人君一切临时申其私意,以增多为尽礼,而不知烦数之为黩也。

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 事天地以其类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坛、瘗坎、乐舞变数亦皆不同,而后世有合祭之 文。则天天册万岁元年,亲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将有事于南郊,谏议大夫贾曾议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也。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国子祭酒褚无量、司业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是时睿宗将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议寝。

玄宗既已定《开元礼》,天宝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时,神仙道家之说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凤门。"乃建玄元庙。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后遂以为故事,终唐之世,莫能改也。为礼可不

#### 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亵于内外也,况郊庙乎?中宗时,将享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言皇后当助祭,大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以为不可,左仆射韦巨源独以钦明说为是。于是以皇后为亚献,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以执笾豆焉。至德宗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

《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无其制度,故自汉以来,诸儒之论不一,至于莫知所从,则一切临时增损,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于王者尊严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与古同!然为之者至无所据依,乃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以为仿像,而众说亦不克成。

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坛;唐高祖、太宗时,寓于圆丘。贞观中,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下层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侍中魏徵以谓:"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虽异,而以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广狭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书监颜师古曰:"《周书》叙明堂有应门、雉门之制,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左右个,皆路寝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带弓韣礼高禖,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与《月令》合,则皆在路寝也。《大戴礼》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庙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门有皋、库,岂得施于郊野?谓宜近在宫中。"徵及师古等皆当世名儒,其论止于如此。

高宗时改元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示欲必立之。而议者益纷然,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而高宗依两议,以帟幕为之,与公卿临观,而议益不一。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其言益不经,而明堂亦不能立。

至则天始毁东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无复可观,皆不足记。其后火焚之,既而又复立;开元五年,复以为乾元殿而不毁。初,则天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二十五年,玄宗遣将作大匠康灊素毁之。灊素以为劳人,乃去其上层,易以真瓦。而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圆丘。

《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而礼家之说,世数不同。然自《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大儒荀卿、刘歆、班固、王肃之徒,以为七庙者多。盖自汉、魏以来,创业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无功德以备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庙。

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庙,曰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贞观九年,高祖崩,太宗诏有司定议。谏议大夫朱子奢请立七庙,虚太祖之室以待。于是尚书八座议:"《礼曰》: '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立亲庙六,此故事也。"制曰:"可。"



于是祔弘农府君及高祖为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弘农府君以世远毁,藏夹室,遂祔太宗,及高宗崩,宣皇帝迁于夹室,而祔高宗。皆为六室。

武氏乱败,中宗神龙元年,已复京太庙,又立太庙于东都。议立始祖为七庙,而议者欲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常博士张齐贤议以为不可,因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至祫祭,则毁庙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数远,而迁庙之主皆出太祖后,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汉以高皇帝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为其尊于太祖也。魏以武帝为太祖,晋以宣帝为太祖,武、宣而上,庙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内,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属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为太祖,复祔宣皇帝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博士刘承庆、尹知章议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为七庙者,礼也。而王迹有浅深,太祖有远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者不迁,亲尽者则毁。今以太祖近而庙数不备,乃欲于昭穆之外,远立当迁之主以足七庙,而乖迭毁之义,不可。"天子下其议大臣,礼部尚书祝钦明两用其言,于是以景皇帝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为义宗,祔于庙,由是为七室,而京太庙亦七室。中宗崩,中书令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以为:"义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请立别庙于东都,而有司时享,其京庙神主藏于夹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迁,遂为七室矣。

睿宗崩,博士陈贞节、苏献等议曰:"古者兄弟不相为后,殷之盘庚,不序于阳甲;汉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晋怀帝亦继世祖而不继惠帝。盖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当迁,不可兼毁二庙。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谓从祢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毁祖考,则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兴之功而无后,宜如殷之阳甲,出为别庙,祔睿宗以继高宗。"于是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

开元十年,诏宣皇帝复祔于正室,谥为献祖,并谥光皇帝为懿祖,又以中宗还祔太庙,于是太庙为九室。将亲祔之,而遇雨不克行,乃命有司行事。宝应二年,祧献祖、懿祖,祔玄宗、肃宗。自是之后,常为九室矣。

代宗崩,礼仪使颜真卿议:"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毁,而代祖元皇帝当迁。"于是迁元皇帝而祔代宗。德宗崩,礼仪使杜黄裳议:"高宗在三昭三穆外,当迁。"于是迁高宗而祔德宗,盖以中、睿为昭穆矣。顺宗崩,当迁中宗,而有司疑之,以谓则天革命,中宗中兴之主也。博士王泾、史官蒋武皆以为中宗得失在己,非汉光武、晋元帝之比,不得为中兴不迁之君。由是迁中宗而祔顺宗。

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庙,睿、玄、肃、代以次迁。至武宗崩,德宗以次当

迁,而于世次为高祖,礼官始觉其非,以谓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乃议复祔代宗。而议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复人太庙。"礼官曰:"昔晋元、明之世,已迁豫章、颍川,后皆复祔,此故事也。"议者又言:"庙室有定数,而无后之主当置别庙。"礼官曰:"晋武帝时,景、文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主。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故贺循曰:'庙以容主为限,而无常数也。'"于是复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初,玄宗之复祔献祖也,诏曰:"使亲而不尽,远而不祧。"盖其率意而言尔,非本于礼也。而后之为说者,乃迁就其事,以谓三昭三穆与太祖祖功宗德三庙不迁为九庙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为一代,故终唐之世,常为九代十一室焉。

开元五年,太庙四室坏,奉其神主于太极殿,天子素服避正殿,辍朝三日。时将行幸东都,遂谒神主于太极殿而后行。安禄山之乱,宗庙为贼所焚,肃宗复京师,设次光顺门外,向庙而哭,辍朝三日。其后黄巢陷京师,焚毁宗庙,而僖宗出奔,神主法物从行,皆为贼所掠。巢败,复京师,素服哭于庙而后人。

初,唐建东、西二都,而东都无庙。则天皇后僭号称周,立周七庙于东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庙为享德庙。神龙元年,中宗复位,迁武氏庙主于西京,为崇尊庙,而以东都武氏故庙为唐太庙,祔光皇帝以下七室而亲享焉。由是东西二都皆有庙,岁时并享。其后安禄山陷两京,宗庙皆焚毁。肃宗即位,西都建庙作主,而东都太庙毁为军营,九室神主亡失,至大历中,始于人间得之,寓于太微宫,不复祔享。自建中至于会昌,议者不一,或以为:"东西二京宜皆有庙,而旧主当瘗,虚其庙以俟,巡幸则载主而行。"或谓:"宜藏其神主于夹室。"或曰:"周丰、洛有庙者,因迁都乃立庙尔,今东都不因迁而立庙,非也。"又曰:"古者载主以行者,惟新迁一室之主尔,未有载群庙之主者也。"至武宗时,悉废群议,诏有司择日修东都庙。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东都庙焉。

其追赠皇后、追尊皇太后、赠皇太子往往皆立别庙。其近于礼者,后世当求诸礼。 其不合于礼而出其私意者,盖其制作与其论议皆不足取焉,故不著也。

宣宗已复河、湟三州七关,归其功顺宗、宪宗而加谥号。博士李稠请改作神主,易书新谥。右司郎中杨发等议,以谓:"古者已祔之主无改作,加谥追尊,非礼也,始于则天,然犹不改主易书,宜以新谥宝册告于陵庙可也。"是时,宰相以谓士族之庙皆就易书,乃就旧主易书新谥焉。

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审谛其尊卑,此祫、禘之义,而为礼者失之,至于年数不同,祖、宗失位,而议者莫知所从。礼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传》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当祫,而有司疑其年数。太学博士史玄璨等议,以为:"新君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后,五年而再祭。盖后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





禘后三年,禘常在祫后二年。鲁宣公八年禘僖公,盖二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 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议者以玄璨等言有经据,遂从之。 睿宗崩,开元六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后,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数。凡七祫 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数。 而禘后置祫,岁数远近,二说不同。郑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后二,徐邈先二后三。而邈以 谓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为得,遂用其说。由是一禘一祫,在五 年之间,合于再殷之义,而置禘先后,则不同焉。

礼,禘、祫,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已毁庙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后,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

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袷、禘,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于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于夹室。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禘、祫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禘、祫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

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议,以太祖百代不迁,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非是。请下百寮议。工部郎中张荐等议与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晋蔡谟之议也,谟为'禹不先鲧'之说,虽有其言,当时不用。献、懿二祖宜藏夹室,以合祭法'远庙为祧,而坛、坤有祷则祭,无祷则止'之义。"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礼》有先公之祧,迁祖藏于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迁主藏于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献祖、懿祖,犹周先公也,请筑别庙以居之。"司勋员外郎裴枢曰:"建石室于寝园以藏神主,至禘、祫之岁则祭之。"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皆曰:"迁神主于德明、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曰:"祫则献祖东向,禘则太祖东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曰:"议者多矣,不过三而已。一曰复太祖之正位,二曰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三曰祫则献祖,禘则太祖,迭居东向。而复正太祖之位为是。然太祖复位,则献、懿之主宜有所归。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于园寝,四曰祔于兴圣。然而藏诸夹室,则无飨献之期;置之别庙,则非《礼经》之文;迁于寝园,则乱宗庙之仪。唯祔于兴圣为是。"至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绍等五十五人请迁懿祖祔兴圣庙,议遂定,由是太祖始复东向之位。

若诸臣之享其亲,庙室、服器之数,视其品。开元十二年着令: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及定礼:二品以上四庙,三品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亦四庙,四庙有始封为五庙,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天宝十载,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听立庙,勿限兼爵。虽品及而建庙未逮,亦听寝祭。

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供、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祢贵贱,皆子孙之牲。牲阙,代以野兽。五品以上室异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笾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簠二、簋二、瓿二,钘二、俎三、尊二、罍二、勺二、爵六,盘一、坫一、篚一、牙盘胙俎一。祭服,三品以上玄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进贤冠,各以其服。

凡祔皆给休五日,时享皆四日。散斋二日于正寝,致斋一日于庙,子孙陪者斋一宿于家。始庙则署主而祔,后丧阕乃祔,丧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之主载以辂,夫人之主以翟车,其余皆以舆。天子以四孟、腊享太庙,诸臣避之,祭仲而不腊。三岁一祫,五岁一禘。若祔、若常享、若禘祫,卜日、斋戒、省牲、视涤、濯鼎镬,亨牲、实馔、三献、饮福、受胙进退之数,大抵如宗庙之祀。以国官亚、终献,无则以亲宾,以子弟。

其后不卜日,而筮用亥。祭寝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则废元日。 然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祭不欲数,乃废春分,通为四。

祠器以乌漆,差小常制。祭服以进贤冠,主妇花钗礼衣,后或改衣冠从公服,无则常服。凡祭之在庙、在寝,既毕,皆亲宾子孙慰,主人以常服见。

若宗子有故,庶子摄祭,则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则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庙,其主祭则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以庙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则各祭考妣于正寝。

古殇及无后皆祔食于祖,无祝而不拜,设坐祖左而西向。亚献者奠,祝乃奠之,一献而止。其后庙制设幄,当中南向,祔坐无所施,皆祭室户外之东而西向。亲伯叔之无后者袱曾祖,亲昆弟及从父昆弟祔于祖,亲子侄祔于祢。寝祭之位西上,祖东向而昭穆南北,则伯叔之祔者居祢下之穆位北向,昆弟、从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南向,子侄居伯叔之





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殇、无后,以周亲及大功为断。

古者庙于大门内,秦出寝于陵侧,故王公亦建庙于墓。既庙与居异,则宫中有丧而祭。三年之丧,齐衰、大功皆废祭;外丧,齐衰以下行之。

——卷十三《礼乐志三》

其非常祀,天子有时而行之者,曰封禅、巡守、视学、耕藉、拜陵。

文中子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盖其旷世不常行,而于礼无所本,故自汉以来,儒生学官论议不同,而至于不能决,则出于时君率意而行之尔。隋文帝尝令牛弘、辛彦之等撰定仪注,为坛泰山下,设祭如南郊而已,未尝升山也。

唐太宗已平突厥,而年谷屡丰,群臣请封泰山。太宗初颇非之,已而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君坛迹,以是岁两河大水而止。其后群臣言封禅者多,乃命秘书少监颜师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不能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徵、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奏上之,其议曰:"为坛于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坛之广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五寸。玉检如之,厚减三寸。其印齿如玺,缠以金绳五周。玉策四,皆长一尺三寸,广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简,联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归格于庙,盛以金匮。匮高六寸,广足容之,制如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玺。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为再累,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玺。其山上之圆坛,土以五色,高九尺,广五丈,四面为一阶。天子升自南阶,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筑为封,高一丈二尺,广二丈。其禅社首亦如之。其石检封以受命玺,而玉检别制玺,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玺。以石距非经,不用。又为告至坛,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群神。"遂著于礼,其他降禅、朝觐皆不著。至十五年,将东幸,行至洛阳,而彗星见,乃止。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为圆坛山南四里,如圆丘,三遗,坛上饰以青,四方如其色,号封祀坛。玉策三,以玉为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而金文。玉匮一,长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册;金匮二,以藏配帝之册,缠以金绳五周,金泥、玉玺,玺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玺。石碱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匮。碱旁施检,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当绳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石检十枚,以检石碱,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分;印齿三首,皆深四寸,当玺方五寸,当绳阔一寸五分。检立于破旁,南方、北方皆三,东方、西方皆二,去碱隅皆一尺。碱缠以金绳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碱隅,皆再累,皆阔二尺,长一丈,斜刻其首,令与碱隅相应。又为坛于山上,广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遗,号登封坛。玉牒、玉检、石碱、石距、玉匮、石检皆如之。为降禅坛于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遗。上饰以黄,四方如其色,其余皆如登封。其议略

定,而天子诏曰:"古今之制,文质不同。今封禅以玉牒、金绳,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从文。"于是昊天上帝褥以苍,地祇褥以黄,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

(乾封元年)是岁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如圆丘之礼。亲封玉册,置石碱,聚五色土封之,径一丈二尺,高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册于登封坛。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禅坛,如方丘之礼,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率六宫以登,其帷帝皆锦绣。群臣瞻望,多窃笑之。又明日,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礼。乃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碑,名封祀坛曰舞鹤台,登封坛曰万岁台,降禅坛曰景云台,以纪瑞焉。其后将封嵩岳,以吐蕃、突厥寇边而止。永淳元年,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遂幸焉。将以明年十一月封禅,诏诸儒国子司业李行伟、考功员外郎贾大隐等草具其仪,已而遇疾,不克封,至武后遂登封焉。

玄宗开元十二年,四方治定,岁屡丰稔,群臣多言封禅,中书令张说又固请,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于是说与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绦、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刊定仪注。立圆合于山上,广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于圆台上起方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坛台四面为一阶。又积柴为燎坛于圆台之东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开上,南出户六尺。又为圆坛于山下,三成、十二阶,如圆丘之制。又积柴于坛南为燎坛,如山上。又为玉册、玉匮、石礴,皆如高宗之制。玄宗初以谓升中于崇山,精享也,不可喧哗。欲使亚献已下皆行礼山下坛,召礼官讲议。学士贺知章等言:"吴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于上,群臣祀臣于下,可谓变礼之中。然礼成于三,亚、终之献,不可异也。"于是三献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诸神皆祭山下坛。玄宗问:"前世何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长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为民祈福,无一秘请,即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吴天上帝于山上坛,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诸神于山下,其祀礼皆如圆丘。而卜日、告天及庙、社、大驾所经及告至、问百年、朝觐,皆如巡狩之礼。

其登山也,为大次于中道,止休三刻而后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称:"具官臣某言,请封玉册。"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册,置于桉以进。皇帝受玉册,跪内之玉匮,缠以金绳,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宝跪以进。皇帝取宝以印玉匮,侍中受宝,以授符宝郎。太尉进,皇帝跪捧玉匮授太尉,太尉退,复位。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匮之桉于石碱南,北向立。执事者发石盖,太尉奉玉匮,跪藏于石碱内。执事者覆石盖,检以石检,缠以金绳,封以石泥,以玉宝遍印,引降复位。帅执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其配座玉牒封于金匮,皆



如封玉匮。太尉奉金匮从降,俱复位。以金匮内太庙,藏于高祖神尧皇帝之石室。其禅于社首,皆如方丘之礼。

天子将巡狩,告于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于某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职事。敢不敬戒,国有常刑。"将发,告于圆丘。前一日,皇帝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于太庙、社稷。具大驾卤簿。所过州、县,刺史、令候于境,通事舍人承制问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先奉见。将作筑告至圆坛于岳下,四出陛,设昊天上帝、配帝位。

天子至,执事皆斋一日。明日,望于岳、镇、海、渎、山、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所司为坛。设祭官次于东遗门外道南,北向;设馔幔内遗东门外道北,南向;设宫县、登歌;为瘗坞。祭官、执事皆斋一日。岳、镇、海、渎、山、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尊,在坛上南陛之东,北向。设玉篚及洗,设神坐坛上北方。献官奠玉币及爵于岳神,祝史助奠镇、海以下。

明日,乃肆觐,将作于行宫南为遗。三分遗间之二在南,为坛于北,广九丈六尺,高九 尺,四出陛。设官县坛南,御坐坛上之北,解剑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门外东、西,刺 史、今次文官南,蕃客次武官南,列辇路坛南。文官九品位坛东南,武官西南,相向。刺 史、令位坛南三分庭一,蕃客位于西。又设门外位,建牙旗于遗外,黄麾大仗屯门,钑戟陈 **遗中。吏部主客户部赞群官、客使就门外位。刺史、令贽其土之实,锦、绮、缯、布、葛、越** 皆五两为束,锦以黄帕,常贡之物皆篚,其属执列令后。文武九品先人就位。皇帝乘舆 入北壝门, 縣北陛升坛, 即坐, 南向。刺史、蕃客皆人遗门, 至位, 再拜, 尊贽, 兴, 执贽。侍 中降于刺史东北,皆拜。宣已,又拜。蕃客以舍人称制如之。户部导贡物入刺史前,龟 首之,金次之,丹、漆、丝、纩四海九州岛之美物,重行陈。执者退,就东西文武前,侧立。 诵事会人导刺史一人,解剑脱舄,执贽升前,北向跪奏:"官封臣姓名等敢献壤尊。"遂尊 贽。舍人跪举以东授所司,刺史剑、舄复位。初,刺史升尊贽,在庭者以次尊于位前,皆 再拜。户部尚书坛间北向跪,请以贡物付所司,侍中承制曰:"可。"所司受贽出东门。中 书侍郎以州镇表方一桉俟于西门外,给事中以瑞桉俟于东门外,乃就侍臣位。初,刺史 将人,乃各引按分进东、西陛下。刺史将升,中书令、黄门侍郎降立,既升,乃取表升。尚 书既请受贽,中书令乃前跪读,黄门侍郎、给事中进跪奏瑞,侍郎、给事中导桉退,文武、 刺史、国客皆再拜。北向位者出就门外位。皇帝降北陛以人,东、西位者出。设会如正、 至,刺史、蕃客人门,皆奏乐如上公。

会之明日,考制度。太常卿采诗陈之,以观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典礼者考时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为不恭,宗庙有不慎为不

孝,皆黜爵。革制度、衣服者为叛,有讨。有功德于百姓者,爵赏之。

皇帝视学,设大次于学堂后,皇太子次于大次东。设御座堂上,讲榻北向。皇太子座御座东南,西向。文臣三品以上座太子南,少退;武臣三品以上于讲榻西南;执读座于前楹,北向。侍讲座执读者西北、武官之前;论义座于讲榻前,北向。执如意立于侍讲之东,北向。三馆学官座武官后。设堂下版位,脱履席西阶下。皇太子位于东阶东南,执经于西阶西南,文、武三品以上分位于南,执如意者一人在执经者后,学生位于文、武后。

其日,皇帝乘马,祭酒帅监官、学生迎于道左。皇帝人次,执经、侍讲、执如意者与文武、学生皆就位堂下。皇太子立于学堂门外,西向。侍中奏"外办"。皇帝升北阶,即坐。皇太子乃人就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敕皇太子、王公升,皆再拜,乃坐。执读、执经释义。执如意者以授侍讲,秉诣论义坐,问所疑,退,以如意授执者,还坐,乃皆降。若赐会,则侍中宣制,皇帝返次。群官既会,皇帝还,监官、学生辞于道左。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农,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礼设御坐于坛东,西向;望瘗位于坛西南,北向;从官位于内遗东门之内道南,执事者居后;奉礼位于乐县东北,赞者在南。又设御耕藉位于外遗南门之外十步所,南向;从耕三公、诸王、尚书、卿位于御坐东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数为列。其三公、诸王、尚书、卿等非耕者位于耕者之东,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于御位西南,东向北上。尚舍设御耒席于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礼又设司农卿之位于南,少退;诸执耒耜者位于公卿耕者之后、非耕者之前,西向。

——卷十四《礼乐志四》

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为之长短之法,而著之于度;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为之轻重之法,而著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弊,则又总其法而著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弊,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则已,苟有作者,虽去圣人于千万岁后,无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其多为之法而丁宁纤悉,可谓至矣。

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时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乐,相与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律,以当一岁之日,又以一律为七音,音为一调,凡十二律为八十四调,其说甚详。而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而已。

记曰:"功成作乐。"盖王者未作乐之时,必因其旧而用之。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钟设而不击,谓之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八十四调。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徵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徵也。十二变徵调,居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太宗谓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陈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之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孔子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在音也。"十一年,张文收复请重正余乐,帝不许,曰:"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

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称尺一。斛左右耳与臀皆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与古玉尺、玉斗同。皆藏于太乐署。武后时,太常卿武延秀以为奇玩,乃献之。及将考中宗庙乐,有司奏请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迹犹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辅国献之,云:"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帝以为然,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观之,以还太常。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

其后黄巢之乱,乐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将谒郊庙,有司不知乐县制度。太

常博士殷盈孙按周法以算数除镈钟轻重高卬,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图上口项之量及径衡之围。乃命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宰相张濬修奉乐县使,求知声者,得处土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击拊之,音遂诣。

唐为国而作乐之制尤简,高祖、太宗即用隋乐与孝孙、文收所定而已。其后世所更者,乐章舞曲。至于昭宗,始得盈孙焉,故其议论罕所发明。若其乐歌庙舞,用于当世者,可以考也。

乐县之制,宫县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则前祀二日,太乐令设县于坛南内遗之外,北向。东方,西方,磬處起北,钟處次之;南方、北方,磬處起西,钟處次之。镈钟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树雷鼓于北县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县内,柷在右,敔在左。设歌钟、歌磬于坛上,南方北向。磬處在西,钟處在东。琴、瑟、筝、筑皆一,当磬處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类,皆以雷鼓;地祇之类,皆以灵鼓;人鬼之类,皆以路鼓。其设于庭,则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会,则加钟磬十二處,设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案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钧一,歌、箫、笳皆二。登歌,钟、磬各一處,节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筝、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箫、篪、埙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蚕,则设十二大磬,以当辰位,而无路鼓。轩县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宫县之南面。判县二面,唐之旧礼,祭风伯、雨师、五岳、四渎用之。其制,去轩县之北面。皆植建鼓于东北、西北二隅。特县,去判县之西面,或陈于阶间,有其制而无所用。

凡横者为簨,植者为虡。虡以县钟磬,皆十有六,周人谓之一堵,而唐人谓之一虡。自隋以前,官县二十處。及隋平陈,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處,遂用之。唐初因隋旧,用三十六處。高宗蓬莱宫成,增用七十二處。至武后时省之。开元定礼,始依古著为二十處。至昭宗时,宰相张濬已修乐县,乃言,旧制,太清宫、南北郊、社稷及诸殿廷用二十處,而太庙、含元殿用三十六處,濬以为非古,而庙廷狭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复用二十處。而钟處四,以当甲丙庚壬,磬處四,以当乙丁辛癸,与《开元礼》异,而不知其改制之时。或说以钟磬应阴阳之位,此《礼经》所不著。

凡乐八音,自汉以来,惟金以钟定律吕,故其制度最详,其余七者,史官不记。至唐,独宫县与登歌、鼓吹十二案乐器有数,其余皆略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八音:一曰金,为镈钟,为编钟,为歌钟,为钧,为铙,为镯,为铎。二曰石,为大磬,为编磬,为歌磬。三曰土,为埙,为嘂,嘂,大埙也。四曰革,为雷鼓,为灵鼓,为路鼓,皆有鼗;为建鼓,为鼗鼓,为县鼓,为节鼓,为拊,为相。五曰丝,为琴,为瑟,为颂瑟,颂瑟,筝也;为阮咸,为筑。六曰木,为柷,为敔,为雅,为应。七曰匏,为笙,为竽,为巢,巢,大笙也;为和,和,小笙也。八



曰竹,为箫,为管,为篪,为笛,为春牍。此其乐器也。

初,祖孝孙已定乐,乃曰大乐与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一曰豫和,二曰顺和,三曰永和,四曰肃和,五曰雍和,六曰寿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于郊庙、朝廷,以和人神。孝孙已卒,张文收以为《十二和》之制未备,乃诏有司厘定,而文收考正律吕,起居郎吕才叶其声音,乐曲遂备。自高宗以后,稍更其曲名。开元定礼,始复遵用孝孙《十二和》。

燕乐。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燕乐伎》,乐工舞人无变者。《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皆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西凉伎》,有编钟、编磬,皆一;弹筝、挡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觱篥、小觱篥、笛、横笛、腰鼓、齐鼓、檐鼓,皆一;铜钹二,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铜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觱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贝,皆一;铜钹二,舞者二人。《高丽伎》,有弹筝、挡筝、凤首箜篌、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以蛇皮为槽,厚寸余,有鳞甲,楸木为面,象牙为捍拨,画国王形。又有五弦、义觜笛、笙、葫芦笙、箫、小觱篥、桃皮觱篥、腰鼓、齐鼓、檐鼓、龟头鼓、铁版、贝、大觱篥。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箫、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设五方师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师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谓之师子郎。《安国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箫、觱篥、正鼓、和鼓、铜钹,皆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箫、横笛、觱篥、答腊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鸡娄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国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铜钹,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从其国。

隋乐每奏九部乐终,辄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遂亡。及 平高昌,收其乐。有竖箜篌、铜角,一;琵琶、五弦、横笛、箫、觱篥、答腊鼓、腰鼓、鸡娄鼓、 羯鼓,皆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锦襟,金铜带,画绔。舞者二人,黄袍袖,练襦,五色绦带, 金铜耳珰,赤靴。自是初有十部乐。

其后因内宴,诏长孙无忌制《倾杯曲》,魏徵制《乐社乐曲》,虞世南制《英雄乐曲》。 帝之破窦建德也,乘马名黄骢骠,及征高丽,死于道,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骢叠曲,四曲,皆宫调也。

五**么**,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抬琵**琶。

高宗即位,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谊为《景云河清歌》,亦名燕乐。有玉磬、方

响、挡筝、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觱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员鼓、连鞉鼓、桴鼓、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绛袍,金带,乌靴。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云舞》,二《庆善舞》,三《破阵舞》,四《承天舞》。《景云乐》,舞八人,五色云冠,锦袍,五色裤,金铜带。《庆善乐》,舞四人,紫袍,白裤。《破陈乐》,舞四人,绫袍,绛裤。《承天乐》,舞四人,进德冠,紫袍,白裤。《景云舞》,元会第一奏之。

高宗以琴曲寝绝,虽有传者,复失宫商,令有司修习。太常丞吕才上言:"舜弹五纮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今以御《雪诗》为《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复有送声,君唱臣和之义,以群臣所和诗十六韵为送声十六节。"帝善之,乃命太常著于乐府。才复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制歌词十六,皆著乐府。

帝将伐高丽,燕洛阳城门,观屯营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势,名曰《一戎大定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纮同轨乐。"象高丽平而天下大定也。及辽东平,行军大总管李勣作《夷美宾》之曲以献。

调露二年,幸洛阳城南楼,宴群臣,太常奏《六合还淳》之舞,其容制不传。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

——卷二十一《礼乐志十一》

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当"。

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为七宫;越调、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林钟商为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般涉调、高般涉为七羽。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着流荡。其后声器寝殊,或有宫调之名,或以倍四为度,有与律吕同名,而声不近雅者。其宫调乃应夹钟之律,燕设用之。

丝有琵琶、五弦、箜篌、筝,竹有觱篥、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则附革而为鞚,木有拍板、方响,以体金应石而备八音。倍四本属清乐,形类雅音,而曲出于胡部。复有银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应律之器也。后人失其传,而更以异名,故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

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隋亡,清乐散缺,存者才六十三曲。其后传者:《平调》《清调》,周《房中乐》遗声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汉舞也;《巴渝》,汉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汉元帝时作也;《明之君》,汉鞞舞曲也;《铎舞》,汉曲也;《白





鸠》,吴《拂舞》曲也;《白纡》,吴舞也;《子夜》,晋曲也;《前溪》,晋车骑将军沈珫作也;《团扇》,晋王珉歌也;《懊侬》,晋隆安初谣也;《长史变》,晋司徒左长史王 廞作也;《丁督护》,晋、宋间曲也;《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作也;《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作也;《石城》,宋臧质作也;《莫愁》,石城乐所出也;《襄阳》,宋随王诞作也;《乌夜飞》,宋沈攸之作也;《估客乐》,齐武帝作也;《杨叛》,北齐歌也;《骁壶》,投壶乐也;《常林欢》,宋、梁间曲也;《三洲》,商人歌也;《采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树后庭花》《堂堂》,陈后主作也;《泛龙舟》,隋炀帝作也。又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其声与其辞皆讹失,十不传其一二。

盖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杂用于燕乐,其他诸曲出于一时之作,虽非纯雅,尚不至于淫放。武后之祸,继以中宗昏乱,固无足言者。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极谏。

初,帝赐第隆庆坊,坊南之地变为池,中宗常泛舟以厌其祥。帝即位,作《龙池乐》, 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蹑履,备用雅乐,唯无磬。又作《圣寿乐》,以女子衣五色绣襟 而舞之。又作《小破阵乐》,舞者被甲胄。又作《光圣乐》,舞者鸟冠、画衣,以歌王迹 所兴。

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改习雅乐。

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安舞》《太平乐》,周、隋遗音也。《破阵乐》以下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舞》颛用西凉乐,声颇闲雅。每享郊庙,则《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用之。

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天授》《鸟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舞,唯《龙池乐》则否。

是时,民间以帝自潞州还京师,举兵夜半诛韦皇后,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帝又作《文成曲》,与《小破阵乐》更奏之。其后,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帝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绦制《景云》《九真》《紫极》《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乐曲》。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琵琶圆体修颈而小,号曰"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传为秦、汉所作。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帝又好羯鼓,而宁王善吹横笛,达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常称:"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 其声焦杀,特异众乐。

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 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典,壮士举榻,马不动。 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后赐宴设酺,亦会勤政楼。其日未明,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 官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

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著其详。自肃宗以后,皆以生日为节,而德宗不立节,然止于群臣称觞上寿而已。

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皆宫调也。

大历元年,又有《广平太一乐》。《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合诸乐,则用黄钟宫。

其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诞辰未有大乐,乃作《继天诞圣乐》,以宫为调,帝因作《中和乐舞》。山南节度使于頔又献《顺圣乐》,曲将半,而行缀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文宗好雅乐,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云韶乐》有



玉磬四處,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绣衣 执金莲花以导,舞者三百人,阶下设锦筵,遇内宴乃奏。谓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 味,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辄赐之。乐成,改法曲为仙韶曲。会昌初,宰 相李德裕命乐工制《万斯年曲》以献。

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其乐有《播皇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走俯仰,中于规矩。又有《葱岭西曲》,士女蹹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

咸通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是时,藩镇稍复舞《破阵乐》,然舞者衣画甲,执旗旆,才十人而已。盖唐之盛时,乐曲所传,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 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

中宗时,百济乐工人亡散,岐王为太常卿,复奏置之,然音伎多阙。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衣履。乐有筝、笛、桃皮觱篥、箜篌、歌而已。

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后魏乐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时,命官人朝夕歌之。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巨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贞观中,将军侯贵昌,并州人,世传《北歌》,诏隶太乐,然译者不能通,岁久不可辨矣。金吾所掌有大角,即魏之"簸逻回",工人谓之角手,以备鼓吹。

南蛮、北狄俗断发,故舞者以绳围首约发。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龟兹散乐皆为之少息。

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断手足,刺肠胃,高宗恶其惊俗,诏不令人中国。睿宗时,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觱篥者立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开元初,其乐犹与四夷乐同列。

 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 觐。每拜跪,节以钲鼓。又为五均:一曰黄钟,宫之宫;二曰太蔟,商之宫;三曰姑洗,角 之宫:四曰林钟,征之宫:五曰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纪。德宗阅于麟德殿, 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官中则坐奏。

十七年,骠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陁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 又图其舞容、乐器以献。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大抵皆夷 狄之器,其声曲不隶于有司,故无足采云。

——卷二十二《礼乐志十二》

大驾卤簿。天子将出,前二日,太乐令设宫县之乐于庭。昼漏上五刻,驾发。前发 七刻,击一鼓为一严。前五刻,击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有司陈卤簿。前二 刻, 击三鼓为三严, 诸卫各督其队与钑、戟以次人陈殿庭。

驾还,一刻,击一鼓为一严,仗卫还于涂。三刻,击二鼓为再严,将士布队仗,侍中奏 "请中严"。五刻,击三鼓为三严,黄门侍郎奏"请驾发"。鼓传音,驾发,鼓吹振作。人 门,太乐令命击蕤宾之钟,左右钟皆应。鼓柷,奏《采茨》之乐。至太极门,戛敔,乐止。 既人,鼓柷,奏《太和》之乐。回路南向,侍中请降路,乘舆乃人,伞、扇,侍御、警跸如初。 至门,戛敔,乐止。皇帝人,侍中版奏"请解严"。叩钲,将士皆休。

——卷二十三上《仪卫志上》

大驾卤簿鼓吹,分前后二部。鼓吹令二人,府、史二人骑从,分左右。

前部:钢鼓十二,夹金钲十二,大鼓、长鸣皆百二十,铙鼓十二,歌、箫、笳次之;大横 吹百二十,节鼓二,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次之; 钢鼓、夹金钲皆十二, 小鼓、中鸣皆百 二十,羽葆鼓十二,歌、箫、笳次之。至相风舆,有㭎鼓一,金钲一,鼓左钲右。至黄麈,有 左右金吾卫果毅都尉二人主大角百二十,横行十重;鼓吹丞二人,典事二人骑从。

次后部鼓吹:羽葆鼓十二,歌、箫、笳次之;铙鼓十二,歌、箫、笳次之;小横吹百二十, 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次之。凡歌、箫、笳工各二十四人,主帅四人,笛、箫、觱篥、笳、 桃皮觱篥工各二十四人。

法驾,减太常卿、司徒、兵部尚书、白鹭车、辟恶车、大辇、五副路、安车、四望车,又减 属车四,清游队、持钑队、玄武队皆减四之一,鼓吹减三之一。

小驾,又减卿史大夫、指南车、记里鼓车、蛮旗车、皮轩车、象革木三路、耕根车、羊 车、黄钺车、豹尾车、属车、小辇、小舆、诸队及鼓吹减大驾之半。

凡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铙吹,四大横吹,五小横吹,总七十五曲。





《鸷鸟击》,四《龙媒蹀》,五《灵夔吼》,六《雕鹗争》,七《壮士怒》,八《熊罴吼》,九《石坠崖》,十《波荡壑》。大鼓十五曲,严用三曲:一《元骑合逻》,二《元辨他固夜》、三《元骈跋至虑》。警用十二曲:一《元咳大至游》,二《阿列干》,三《破达析利纯》,四《贺羽真》,五《鸣都路跋》,六《他勃鸣路跋》,七《相雷析追》,八《元咳赤赖》,九《赤咳赤赖》,十《吐咳乞物真》,十一《贪大讦》,十二《贺粟胡真》。小鼓九曲:一《渔阳》,二《鸡子》,三《警鼓》,四《三鸣》,五《合节》,六《覆参》,七《步鼓》,八《南阳会星》,九《单摇》。皆以为严、警,其一上马用之。长鸣一曲三声:一《龙吟声》,二《彪吼声》,三《河声》。中鸣一曲三声:一《荡声》,二《牙声》,三《送声》。

羽葆部十八曲:一《太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驺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风》,七《厌炎精》,八《肇皇运》,九《跃龙飞》,十《殄马邑》,十一《兴晋阳》,十二《济渭险》,十三《应圣期》,十四《御宸极》,十五《宁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龙池》,十八《破阵乐》。

铙吹部七曲:一《破阵乐》,二《上车》,三《行车》,四《向城》,五《平安》,六《欢乐》, 七《太平》。

大横吹部有节鼓二十四曲:一《悲风》,二《游弦》,三《闲弦明君》,四《吴明君》,五《古明君》,六《长乐声》,七《五调声》,八《乌夜啼》,九《望乡》,十《跨鞍》,十一《闲君》,十二《瑟调》,十三《止息》,十四《天女怨》,十五《楚客》,十六《楚妃叹》,十七《霜鸿引》,十八《楚歌》,十九《胡笳声》,二十《辞汉》,二十一《对月》,二十二《胡笳明君》,二十三《湘妃怨》,二十四《沈湘》。

小横吹部有角、笛、箫、笳、觱篥、桃皮觱篥六种,曲名失传。

令工谓夜警为严,凡大驾严,夜警十二曲,中警三曲,五更严三遍。天子谒郊庙,夜 五鼓过半,奏四严;车驾至桥,复奏一严。元和初,礼仪使高郢建议罢之。

历代献捷必有凯歌,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执贺鲁,克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都,然其礼仪不传。太和初,有司奏:"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则神策兵卫于门外,如献俘仪。凯乐用铙吹二部,笛、觱篥、箫、笳、铙鼓,皆工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乘马执乐,陈列如卤簿。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俘馘之前。将人都门,鼓吹振作,奏《破阵乐》、《应圣期》《贺朝欢》《君臣同庆乐》等四曲。至太社、太庙门外,陈而不作。告献礼毕,乐作。至御楼前,陈兵仗于旌门外二十步,乐工步行,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中路前导,协律郎二人执麾,门外分导,太常卿跪请奏凯乐。乐阕,太常卿跪奏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立于旌门外,引俘馘入献,及称贺,俘囚出,乃退。"

——卷二十三下《仪卫志下》

其始王也,次于鹑火,以达天鼋。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鸟帑。其后群雄力争, 礼乐陨坏,而从衡攻守之术兴。

——卷二十七下《历三志下》

贞观十四年,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国中有童谣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永徽后,民歌《武媚娘曲》。

调露初,京城民谣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侧者,不正;桡者,不安。自隋以来,乐府有《堂堂曲》,再言堂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永淳元年七月,东都大雨,人多殍殕。先是童谣曰:"新禾不人箱,新麦不人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

高宗自调露中欲封嵩山,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以吐蕃人寇遂停。时童谣曰: "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灯腾腾。"

永徽末,里歌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

永淳后,民歌曰:"杨柳杨柳漫头驼。"

垂拱后,东都有《契苾儿歌》,皆淫艳之词。契苾,张易之小字也。

如意初,里歌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尔伤。"其后,王孝杰败于黄獐谷。

神龙以后,民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乌鹊窠者,人居寡也;山北,胡也,金骆驼者,虏获而重载也。安乐公主于洛州造安乐寺,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

景龙中,民谣曰:"黄牸犊子挽纼断,两足踏地鞋断,城南黄牸犊子韦。"又有《阿纬娘歌》。时又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

玄宗在潞州,有童谣曰:"羊头山北作朝堂。"

天宝中,有术士李遐周于玄都观院庑间为诗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人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而人皆不悟,近诗妖也。又禄山未反时,童谣曰:"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有千钱。"时幽州又有谣曰:"旧来夸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里,清水河边见契丹。"

德宗时,或为诗曰:"此水连泾水,双眸血满川。青牛逐朱虎,方号太平年。"近诗妖也。朱泚未败前两月,有童谣曰:"一只筋,两头朱,五六月,化为胆。"

元和初,童谣曰:"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

大中末,京师小儿叠布渍水,纽之向日,谓之曰"拔晕"。

咸通七年,童谣曰:"草青青,被严霜,鹊始后,看颠狂。"十四年,成都童谣曰:"咸通



癸巳,出无所之,蛇去马来,道路稍开,头无片瓦,地有残灰。"是岁,岁阴在巳,明年在午。 巳,蛇也;午,马也。

僖宗时,童谣曰:"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乾符六年,童谣曰:"八月无霜寒草青,将军骑马出空城。汉家天子西巡狩,犹向江东更索兵。"

中和初,童谣曰:"黄巢走,泰山东,死在翁家翁。"

武后时,民饮酒讴歌,曲终而不尽者,谓之"族盐"。

开元二十七年十月,改作东都明堂,讹言官取小儿埋明堂下,以为厌胜。村野儿童藏于山谷,都城骚然,或言兵至。玄宗恶之,遣使慰谕,久之乃止。

天宝三载二月辛亥,有星如月,坠于东南,坠后有声,京师讹言官遣枨枨捕人,取肝以祭天狗,人颇恐惧,畿内尤甚,遣使安谕之,与贞观十七年占同。

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人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破者,盖破碎云。

#### ——卷三十五《五行志二》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

## ——卷四十四《选举志上》

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凡定考,皆集于尚书省,唱第然后奏。亲王及中书、门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护、节度、观察使,则奏功过状,以核考行之上下。

## 

# 太常寺

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总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诸祠庙等署,少卿为之贰。

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吕。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八寺录事品同。

有礼院修撰、检讨官各一人,府十二人,史二十三人,谒者十人,赞引二十人,赞者四人,祝史六人,赞者十六人。太常寺、礼院礼生各三十五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

## 两京郊社蜀

唐初,以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官、左藏、乘黄、典厩、典客、上林、太仓、平准、常平、典牧、左 尚、右尚为上署,钩盾、右藏、织染、掌冶为中署,珍羞、良酝、掌酝、守宫、武器、车府、司仪、崇玄、导官、甄官、河渠、弩坊、甲坊、舟楫、太卜、廪牺、中校、左校、右校为下署。

**太乐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乐正八人,从九品下。令掌调钟律,以供祭飨。

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十年大校,未成,则五年而校,以番上下。有故及不任供奉,则输资钱,以充伎衣乐器之用。散乐,闰月人出资钱百六十,长上者复繇役,音声人纳资者岁钱二千。博士教之,功多者为上第,功少者为中第,不勤者为下第,礼部覆之。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满考少者,不叙。教长上弟子四考,难色二人、次难色二人业成者,进考,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习难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皆入等第三为业成。业成、行修谨者,为助教;博士缺,以次补之。长上及别教未得十曲,给资三之一;不成者隶鼓吹署。习大小横吹,难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谪。内教博士及弟子长教者,给资钱而留之。

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 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 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唐改太乐为乐正,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有别教院。开成三年,改法曲所处院曰仙韶院。

**鼓吹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乐正四人,从九品下。令掌鼓吹之节。合朔有变,则帅工人设五鼓于太社,执麾旒于四门之塾,置龙床,有变则举麾击鼓,变复而止。马射,设树鼓金钲,施龙床。大傩,帅鼓角以助侲子之唱。

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四人,掌固四人。唐并清商、鼓吹为一署,增令一人。

-----卷四十八《百官志三》

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傅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 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 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 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 以绌缪异,而老子着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



各极其辩;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

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人。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

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于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甲部经录,其类十一: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论语》类,九曰谶纬类,十曰经解类,十一曰小学类。凡著录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录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

《桓谭乐元起》二卷 又《琴操》一卷 孔衍《琴操》二卷 荀勗《太乐杂歌辞》三卷

```
又《太乐歌辞》二卷
《乐府歌诗》十卷
谢灵运《新录乐府集》十一卷
信都芳删注《乐书》九卷
留讲《管弦记》十二卷
凌秀《管弦志》十卷
公孙崇《钟磬志》二卷
梁武帝《乐社大义》十卷
又《乐论》三卷
沈重《钟律》五卷
释智匠《古今乐录》十三卷
郑译《乐府歌辞》八卷
又《乐府声调》六卷
苏夔《乐府志》十卷
李玄《楚乐经》三十卷
元殷《乐略》四卷
又《声律指归》一卷
翟子《乐府歌诗》十卷
又《三调相和歌辞》五卷
刘氏、周氏《琴谱》四卷
陈怀《琴谱》二十一卷
《汉魏吴晋鼓吹曲》四卷
《琴集历头拍簿》一卷
《外国伎曲》三卷
又一卷
《论乐事》二卷
《历代曲名》一卷
《推七音》一卷
《十二律谱义》一卷
《鼓吹乐章》一卷
```

李守真《古今乐记》八卷



萧吉《乐谱集解》二十卷

武后《乐书要录》十卷

赵邪利《琴叙谱》九卷

张文收《新乐书》十二卷

刘贶《太乐令壁记》三卷

徐景安《历代乐仪》三十卷

崔令钦《教坊记》一卷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一卷

郗昂《乐府古今题解》三卷(一作王昌龄)。

段安节《乐府杂录》一卷(文昌孙)

窦琎《正声乐调》一卷

玄宗《金风乐》一卷

萧祜《无射商九调谱》一卷

赵惟暕《琴书》三卷

陈拙《大唐正声新址琴谱》十卷

吕渭《广陵止息谱》一卷

李良辅《广陵止息谱》一卷

李约《东杓引谱》一卷(勉子,兵部员外郎。)

齐嵩《琴雅略》一卷

王大力《琴声律图》一卷

陈康士《琴谱》十三卷(字安道,僖宗时人。)

又《琴调》四卷

《琴谱》一卷

《离骚谱》一卷

赵邪利《琴手势谱》一卷

南卓《羯鼓录》一卷

右《乐》类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张文收以下不著录二十家,九十三卷。)

——卷五十七《艺文志一》

禁中谬传有五色云起后衣笥,帝图以示诸朝,因大赦天下,赐百官母、妻封号。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

《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天宝初)它日,妃以谴还铦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答怒左右。高力士欲验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帐、司农酒饩百余车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赐。力士知帝旨,是夕,请召妃还,下钥安兴坊门驰入。妃见帝,伏地谢,帝释然,抚尉良渥。明日,诸姨上食,乐作,帝骤赐左右不可赀。由是愈见宠,赐诸姨钱岁百万为脂粉费。

——卷七十六《后妃列传上》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失其谱系。帝为鲁王时纳为嫔,生顺宗,尤见宠礼。既即位,册号淑妃,赠其父遇扬州大都督,子姓姻出悉得官。

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皇后。册礼方讫而后崩,群臣大临三日,帝七日释服。将葬,后母郕国郑夫人请设奠,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于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浑瑊等皆祭,自发涂日日奠,终发引乃止。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台。立庙,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张延赏、柳浑等制乐曲,帝嫌文不工;李纾上谥册曰"大行皇后",帝又谓不典。并诏翰林学士吴通玄改撰,册曰"咨后王氏"。然议者谓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册言"皇后长孙氏"为得礼。永贞元年,改祔崇陵。

武宗贤妃王氏,邯郸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人宫中。穆宗以赐颍王。性机悟。开成末,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状纤颀,颇类帝。每畋苑中,才人必从,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与驰出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帝欲立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无子,且家不素显,恐诒天下议。"乃止。

——卷七十七《后妃列传下》

子鲷,贞元初为饶州别驾。妾高以善歌入宫,鲷因御医许泳通书,坐诛。

陇西恭王博义,武德初,与奉慈例王。高宗时,擢累礼部尚书,特进。骄侈不循法度,伎妾数百,曳罗纨,甘粱肉,放于声乐以自娱。其弟奉慈亦荒纵,皆为帝所鄙。尝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亲戚乎?王等昵小人,专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学,何以为善哉?"各赐市书绢二百匹,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

——卷七十八《宗室列传》

调露中,为始平令,风化大行。时章怀太子作《宝庆曲》,阅于太清观,嗣真谓道人刘概、辅俨曰:"宫不召商,君臣乖也;角与征戾,父子疑也。死声多且哀,若国家无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废,概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礼仪,封常山县子。嗣真常曰:"隋乐



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谣,侧,不正也,桡,危也。皇帝 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 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太常缺黄钟,铸不能成,嗣真居崇业里,疑土中有之,弗得 其所。道上逢一车,有铎声甚厉,嗣真曰:"宫声也。"市以归,振于空地,若有应者,掘之 得钟,众乐遂和。尝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风度应对,召相王府参军阎玄静图之,吏部郎 中杨志诚为赞,秘书郎殷仲容书,时以为宠。

时雍州人裴知古亦善乐律,长安中,为太乐令。神龙元年正月,享太庙,乐作,知古密语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婉,将有大庆,在唐室子孙乎!"是月,中宗复位。人有乘马者,知古闻其嘶,乃曰:"马鸣哀,主必坠死。"见新婚者,闻佩声,曰:"终必离。"访之,皆然。

## ——卷九十一《李嗣真传》

徵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 议者谓贲、育不能过。尝上冢还,奏曰:"向闻陛下有关南之行,既办而止,何也?"帝曰: "畏卿,遂停耳。"始,丧乱后,典章湮散,征奏引诸儒校集秘书,国家图籍粲然完整。尝以 《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美其书,录寘内府。帝本以兵定 天下,虽已治,不忘经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阵武德舞》,则俯首不顾,至《庆善乐》, 则谛玩无致,举有所讽切如此。

# ——卷九十七《魏徵列传》

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伎不进,数被让。珪与温彦博同进曰:"孝孙,修谨士,陛下使教女乐,又责谯之,天下其以士为轻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为人游说邪?"彦博惧,谢罪,珪不谢,曰:"臣本事前宫,罪当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枢密,责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帝默然惭,遂罢。明日,语房玄龄曰:"昔武王不用夷、齐,宣王杀杜伯,自古帝王纳谏固难矣。朕夙夜庶几于前圣,昨责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惩是不进谏也!"

# ——卷九十八《王珪传》

万石,颇涉学,善音律。上元中,迁累太常少卿。当时郊庙燕会乐曲,皆万石与太史令姚元辩增损之,号任职。始,万石奏"太乐博士弟子遭丧者,先无它业,请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刘思立劾奏万石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睦亲化人,莫善于孝。所以三年之礼,天下通丧。今遣音声人释服为乐,带绖治音,岂以小人不能执礼,遂欲约为非法?万石官太常,首紊风化,请付吏论罪。"高宗方委任万石,罢其奏。后知吏部选事,卒于官。

(李纲)事隋为太子洗马。太子勇宴官臣,左庶子唐令则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纲曰:"令则官调护,乃自比倡优,进淫声,惑视听,诚使上闻之,岂不为殿下累乎?臣请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为乐耳!"后勇废,文帝切让,官属无敢对,纲独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资中人,得贤者辅而善,得不肖导而恶,奈何歌舞鹰犬纤儿使日侍侧?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为洗马,何不择人?"纲曰:"臣非东宫得言者。"帝曰:"朕过矣!"擢尚书右丞。时杨素、苏威用事,纲据正不诡迎随,素等参憾。会大将军刘方讨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贵,非纲不可任,遂署行军司马。方揣素指,数危辱之,几殆。军还,不得调。稍除齐王府司马。复诏出南海,应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纲擅去所部,以属吏。会赦免,屏居鄠。大业末,贼帅何潘仁劫为长史。

帝以舞工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谏曰:"周家均工乐胥不得预士伍,虽复妙如师襄,才如子野,皆继世不易业。故魏武使祢衡击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衣。'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以安马驹开府,有国家者,可为鉴戒。今新造天下,开太平之基,功臣赏未及遍,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位五品,趋丹地,殆非创业垂统、贻子孙之道也。"帝不纳。

## ——卷九十九《李纲传》

大业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来助祭者十余国。矩遣人说高昌、尹吾等,啖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国谒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锦罽,奏乐歌舞,令士女盛饰纵观,亘数十里,示中国强富。后遂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遣兵出戍,岁委输巨亿万计。帝谓矩有绥怀略,擢银青光禄大夫。帝在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踵至,讽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陈端门前,曳锦縠、珥金琲者十余万,百官都人列缯楼幔阁夹道,被服光丽。廛邸皆供帐,池酒林胾。译长纵蛮夷与民贸易,所在令邀饮食,相娱乐。蛮夷嗟咨,谓中国为"仙晨帝所"。天子以为诚,谓字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发,矩辄先闻,非悉心奉国,畴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胁处罗入朝。帝益喜,赐貂裘、西胡珍器。

——卷一百《裴矩传》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劳补万年县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 其二:

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得不变。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称,以衣妓工,待玄武门游戏。臣以为非诒子孙之谋。传曰:"放郑声,远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请并废之,以复雅正。



始,玄素与孙伏伽在隋皆为令史,太宗尝问玄素宦立所来,深自羞汗。褚遂良见帝曰:"君子不失言于人,明主不失言于戏。故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居上能礼其臣,乃尽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朝臣,攻其门户,至耻惧狼狈,前史以为非。

## ——卷一百三《张玄素传》

时太子以农时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乐过度。志宁谏,以为"今东宫乃隋所营,当时号为侈丽,岂容复事磨砻彩饰于其间? 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钳凿槌杵,往来出人,监门、宿卫、直长、千牛不得苛问。爪牙在外,厮役在内,其可无忧乎? 又宫中数闻鼓声,太乐伎儿辄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宁,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纳。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宁复谏曰:"奄官者,体非全气,专柔便佞,托亲近为威权,假出纳为祸福。故伊戾败宋,易牙乱齐,赵高亡秦,张让倾汉。近高齐任邓长颙为侍中,陈德信为开府,内预宴私,外干朝政,齐卒颠覆。今殿下左右前后皆用寺人,轻忽高班,陵轹贵仕,品命失序,经纪不立,行路之人咸以为怪。"太子益不悦。东宫仆御旧得番休,而太子不听,又私引突厥,与相狎比。

#### ——卷一百四《于志宁传》

易之幼以门荫仕,累迁尚乘奉御。既冠,颀皙美姿制,音技多所晓通。武后时,太平公主荐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进易之材用过臣,善治炼药石。即召见,悦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纨锦,盛饰自喜。

后每燕集,则二张诸武杂侍,摴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后知丑声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诏昌宗即禁中论著,引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仆卿、易之麟台监,权势震赫。皇太子、相王请封昌宗为王,后不听,迁春官侍郎,封邺国公,易之恒国公,实封各三百户。

# ——卷一百四《张易之张宗昌传》

武后时,(邢文伟)累迁凤阁侍郎,兼弘文馆学士。载初元年,为内史。后御明堂,诏文伟发《孝经》。后问:"天与帝异称云何?"文伟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对曰:"先儒执论不同,昊天及五方总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则天不同称,固矣。"文伟不得对。后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风易俗矣。何取乐邪?"文伟曰:"圣人作乐,平人心,变风俗。末世乐坏,则为人所移。"后喜,赐帛。宗秦客以奸赃抵罪,文伟坐所善,贬

珍州刺史。会它使者至,文伟内悸,自经死。

#### ——卷一百六《邢文伟传》

时国制草具,多仍隋旧,弈谓承乱世之后,当有变更,乃上言:"龙纪、火官,黄帝废之,《咸池》《六英》,尧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袭汤礼。《易》称'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时大矣哉'。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旧。且惩沸羹者吹冷齑,伤弓之鸟惊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终制礼,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时也。然官贵简约,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增凿颠、抽胁、镬烹等六篇,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监。"

#### ——卷一百七《傅奕传》

吕才,博州清平人。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与音家王长通、白明达更质难,不能决。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中书令温彦博白才天悟绝人,闻见一接,辄穷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即召才直弘文馆,参论乐事。

垂拱初,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子昂因是劝后兴明堂、大学,即上言:

• • • • •

又言:

陛下方兴大化,而太学久废,堂皇埃芜,《诗》《书》不闻,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学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则也,俎豆揖让之所兴也,天子于此得贤臣焉。今委而不论,虽欲睦人伦,兴治纲,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奈何为天下而轻礼乐哉?愿引胄子使归太学,国家之大务不可废已。

## ——卷一百七《陈子昂传》

初,后属婚,上食禁中,帝与群臣宴,钦明自言能八风舞,帝许之。钦明体肥丑,据地摇头睆目;左右顾眄,帝大笑。吏部侍郎卢藏用叹曰:"是举《五经》扫地矣!"

# ——卷一百九《祝钦明传》

山恽者,河东人。善治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学士,诏遍为伎。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治为《黄麞舞》,给事中李行言歌《贺车西河曲》,余臣各有所陈,皆鄙黩;而出恽奏:"无所习,惟知诵诗。"乃诵《鹿鸣》《蟋蟀》二篇,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近规讽,止之。帝嘉其直,下诏褒咨,赐服一称。其后与钦明僻论阿世,不能终其守。久之,复拜国子司业。



绍,神龙时为太常博士。迁左台侍御史、度支员外郎,常兼博士。韦庶人请妃、公主、命妇以上葬给鼓吹,诏可。绍曰:"鼓吹本军容,黄帝战涿鹿,以为警卫,故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惟功臣诏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宠。虽郊祀天地,不参设,容得接闺阃哉?在令,五品官昏葬,无给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则假四品,盖班秩在夫若子。请置前诏,用旧典。"不省。

——卷一百一十三《唐绍传》

文琮从父弟文收,终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乐书》十余篇。

——卷一百一十三《张文收传》

初,武后称制,天下颇流言,遂开告密罗织之路,兴大狱,诛将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宁。敬则谏曰:

……陆贾、叔孙通事汉祖,当荥阳、成皋间,粮饷穷,智勇困,未尝敢开一说,效一奇, 唯进豪猾贪暴之人。及区宇适定,乃陈《诗》《书》,说礼、乐,开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 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对曰:"马上得之,可马上治之乎?"帝默然。于是贾著《新 语》,通定礼仪。此知变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诗》《书》,重攻战,尊首级,则复道 争功,拔剑击柱,晷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者,先 王之陈迹。祠祝毕,刍狗捐;淳精流,糟粕弃。仁义尚尔,况其轻乎?

——卷一百一十五《朱敬则列传》

时又有清源尉吕元泰,亦上书言时政曰:"国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则难倾,一倾则难正。今中兴政化之始,几微之际,可不慎哉?自顷营寺塔,度僧尼,施与不绝,非所谓急务也。林胡数叛,獯虏内侵,帑藏虚竭,户口亡散。夫下人失业,不谓太平;边兵未解,不谓无事;水旱为灾,不谓年登;仓廪未实,不谓国富。而乃驱役饥冻,雕镌木石,营构不急,劳费日深,恐非陛下中兴之要也。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臣所未谕。《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

——卷一百一十八《吕元泰列传》

(景龙二年七月七夕)后宴两仪殿,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婴滑稽敏给,诏学士嘲之,婴能抗数人。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乐,天之和,礼,地之序;礼配地,乐应天。故音动于心,声

形于物,因心哀乐,感物应变。乐正则风化正,乐邪则政教邪,先王所以达废兴也。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昔齐衰,有《行伴侣》,陈灭,有《玉树后庭花》,趋数骛僻,皆亡国之音。夫礼慊而不进即销,乐流而不反则放。臣愿屏流僻,崇肃雍,凡胡乐,备四夷外,一皆罢遣。况两仪、承庆殿者,陛下受朝听讼之所,比大飨群臣,不容以倡优媟狎亏污邦典。若听政之暇,苟玩耳目,自当奏之后廷可也。"不纳。

#### ——卷一百一九《武平一传》

曾少有名,景云中,为吏部员外郎。玄宗为太子,遴选官僚,以曾为舍人。太子数遣使采女乐,就率更寺肄习,曾谏曰:"作乐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节,而女乐不与其间。昔鲁用孔子几霸,戎有由余而强,齐、秦遗以女乐,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哇咬,蛊心丧志,圣贤疾之最甚。殿下渴贤之美未彰,好伎之声先闻,非所以追启诵、嗣尧舜之烈也。余闲宴私,后廷伎乐,古亦有之,犹当秘隐,不以示人,况阅之所司,明示群臣哉!愿下令屏倡优女子,诸使者采召,一切罢止。"太子手令嘉答。

## ——卷一百一十九《贾曾传》

崔日用,滑州灵昌人。擢进士第,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长安,陕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顿峙,馈献丰甘,称过宾使者。楚客叹其能,亟荐之,擢为新丰尉,迁监察御史。阴附安乐公主,得稍迁。神龙中,郑普思纳女后宫,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争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修文馆学士。

## ——卷一百二十一《崔日用传》

复上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藩贡或阙,王命征之,于是乎治兵其郊,获辞而止,非谓按甲自临。敌人畏之莫敢战也。古天子无亲将,惟黄帝五十二战,当未平之时。自阪泉功成,则修身闲居,无为无事。陛下拨定祸乱,方当深视高居,制礼作乐,禅梁父,登空桐,何至厌天居,袵金革,为一日之敌?今吐蕃遣渠领干犯国令,军吏一不胜,而陛下屈至尊为之敌,虽朝鼎夕砧,犹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劳圣躬哉?虏之人,唯盗羊马,发窖裭衣,未尝杀略边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虏情狼顾,牵连北狄,闻六师之行,人幽、并,犯灵、夏,南动京师,太上皇一致忧劳,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宁其亲也。臣固曰,居中制胜,策之上者。若夫择良将,募重而约严,违律必诛,杀敌必赏,多出金以购酋长,虏亡无日矣。愿稍迁延,以须西音。"亦会薛讷大破吐蕃,俘获不赀,由是帝止不行。

始,武后末年,为泼寒胡戏,中宗尝乘楼从观。至是,因四夷来朝,复为之。说上疏



曰:"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 今四夷请和,使者人谒,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汨泥挥水,盛德何观焉?恐非干羽柔远、樽俎折冲之道。"纳之,自是遂绝。

## ——卷一百二十五《苏颋传》

皋貌类父,既孤,不复视鉴。生知音律,常曰:"长年后不愿听乐,以门内事多逆知之。"闻鼓琴,至《止息》,叹曰:"美哉!嵇康之为是曲,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秋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晋乘金运,商又金声,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晋将代也。缓其商弦,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之将篡也。王陵、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兴复之谋,皆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康以扬州故广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广陵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音,尽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兆乎!康避晋、魏之祸,托以鬼神,以俟后世知音云。"

#### ——卷一百二十六《韩皋传》

乾曜第进士。神龙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东,奏课最,频迁谏议大夫。景云后,公卿百官上已、九日废射礼,乾曜以为:"圣王教天下必制礼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古之择士,先观射礼,非取一时乐也。夫射者,别邪正,观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递袭。比年以来,射礼不讲,所司吝费,而旧典为亏。臣愚谓所计者财,所亏者礼,故孔子不爱羊而存礼也。大射谓春秋不可废。"

# ——卷一百二十七《源乾曜传》

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时谓才称其官。高宗将封嵩山,诏诸儒议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汉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亲也。今按礼,前明十五刻,宰人鸾刀割牲,质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献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则早于事;及日,则晚不逮事。汉又天子不亲,古今异宜,恐不可行。"是时,《破阵》《庆善》二乐舞人,帝常立以视,须乐阕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诚祖宗盛德,然古无天子立观者。化育诒庇,孰非厥功,不应鼓舞别申严奉。"诏可,未及行。会帝崩,大行旧礼无在者,守真与博士韦叔夏、辅抱素等讨按故事,称情为文,咸适所宜,时人服其得礼。

# ——卷一百二十九《裴守真列传》

睿宗好音律,每听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请然百千灯,因弛门禁,又追赐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阅月未止。挺之上疏谏,以为:"酺者因人

所利,合醵为欢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罗伎乐,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罢剧,府县里阎课赋苛严,呼嗟道路,贸坏家产,营百戏,扰方春之业,欲同其乐而反遗之患。"乃陈"五不可",诚意忠到,帝纳焉。

#### ——卷一百二十九《严挺之传》

(裴宽)举拔萃,为河南丞,迁长安尉。宇文融为侍御史,括天下田,奏为江东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宽自以情立议曰:"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善之,请如宽议。迁刑部员外郎。

#### ——卷一百三十《裴宽传》

(李)勉少贫狭,客梁、宋,与诸生共逆旅,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无知者,幸君以此为我葬,余则君自取之。"勉许诺,既葬,密置余金棺下。后其家谒勉,共启墓出金付之。位将相,所得奉赐,悉遗亲党,身没,无赢藏。其在朝廷,鲠亮廉介,为宗臣表。礼贤下士有终始,尝引李巡、张参在幕府,后二人卒,至宴饮,仍设虚位沃馈之。遣戍兵,常视其资粮,春秋存问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制,天下宝之,乐家传"响泉"、"韵磬",勉所爱者。

初,贞元时,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阳,制蔡右胁,仰给度支,后亡死略尽,而岁取赀不置。夷简曰:"迹空文,苟军兴,可乎?"奏罢之。阅三岁,徙帅剑南西川。巂州刺史王颙积奸赃,属蛮怒,畔去。夷简逐颙,占檄谕祸福,蛮落复平。始,韦皋作奉圣乐,于頔作顺圣乐,常奏之军中,夷简辄废去,谓礼乐非诸侯可擅制,语其属曰:"我欲盖前人非,以诒戒后来。"

# ——卷一百三十一《宗室宰相列传》

久之,以论议劲切,执政不善,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 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无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觐之意,曰:"臣窃感江汉朝宗 之谊,《鹿鸣》君臣之宴,颂声之作,王道本始。国家自兵兴,不遑议礼,方牧未朝,谦乐久 缺。臣限一切之制,例无朝集,目不睹朝廷之礼,耳不闻宗庙之乐,足不践轩墀之地,十 有二年于兹矣。夫朝会,礼之本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岁 一见,以考制度。汉法,三载上计,以会课最。圣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见,皆以十月 上计京师,十一月礼见,会尚书省应考绩事,元日陈贡棐,集于考堂,唱其考第,进贤以兴 善,简不肖以黜恶。自安史乱常,始有专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险,或不悔过。 臣忝牧圉之寄,愤不朝之臣,思一入觐,率先天下,使君臣之义,亲而不疏;朝觐之礼,废 而复举。诚恐负薪,溘先朝露,觐礼不展,臣之忧也。比闻诸将帅亡殁者众,臣自惮何德 以堪久长。乡国,人情之不忘也;阙庭,臣子所恋也;朝觐,国家大礼也。三者,臣之





大愿。"

汉有运渠,起关门,西抵长安,引山东租赋,汔隋常治之。坚为使,乃占咸阳,壅渭为 堰,绝灞、浐而东,注永丰仓下,复与渭合。初,浐水衔苑左,有望春楼,坚干下凿为潭以 通漕,二年而成。帝为升楼,诏群臣临观……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关中不识连 樯挟橹,观者骇异。先是,人间唱《得体纥那歌》,有"扬州铜器"语。开元末,得宝符于桃 林,而陕尉崔成甫以坚大输南方物与歌语叶,更变为《得宝歌》,自造曲十余解,召吏唱 习。至是,衣缺胯衫、锦半臂、绛冒额,立舻前,倡人数百,皆巾幬鲜冶,齐声应和,鼓吹合 作。船次楼下,坚跪取诸郡轻货上于帝,以给贵戚、近臣。上百牙盘食,府县教坊音乐决 进,惠宣妃亦出宝物供具。帝大悦,擢坚左散骑常侍,官属赏有差,蠲役人一年赋,舟工 赐钱二百万,名潭曰广运。坚进兼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韦城 具男。

#### --卷一百三十四《韦坚列传》

绾俭约,未尝问生事,禄禀分姻旧,随多寡辄尽。造之者,清谈终晷,而不及荣利,欲 干以私,闻其言,必内愧止。经诰微趣,学家疑晦者,一见既诣其极。始辅政,御史中丞 崔宽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观堂皇,为当时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干,出人从驺驭 百数,省损才留十余骑;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方大会,除书至,音乐散五之四;它闻 风靡然自化者,不可胜纪。世以比杨震、山涛、谢安云。

### -卷一百四十二《杨绾传》

议者问:"往年逆贼,东穷海,南淮、汉,西抵函、秦,北彻幽都,丑徒狼扈在四方者几 百万,当时之祸可谓剧,而人心危矣。天子独以匹马至灵武,合弱旅,钼强寇,师及渭西, 曾不逾时,摧锐攘凶,复两京,收河南州县,何其易邪? 乃今河北奸逆不尽,山林江湖亡 命尚多,盗贼数犯州县,百姓转徙,踵系不绝,将士临敌而奔,贤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 往在灵武、凤翔,无今日胜兵而能杀敌,无今日检禁而无亡命,无今日威令而盗贼不作, 无今日财用而百姓不流,无今日爵赏而士不散,无今日朝廷而贤者思仕,何哉? 将天子 能以危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对曰:"此非难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庙为羯逆伤污, 愤怅上皇南幸巴、蜀,隐悼宗戚见诛,侧身勤劳,不惮亲抚士卒,与人权位,信而不疑,渴 闻忠直,过弗讳改。此以弱制强,以危取安之由也。今天子重城深宫,燕和而居;凝冕大 昕,缨佩而朝;太官具味,视时而献,太常备乐,和声以荐;国机军务,参筹乃敢进;百姓疾 苦,时有不闻;厩刍良马、宫籍美女、舆服礼物、休符瑞谍,日月充备;朝廷歌颂盛德大业, 听而不厌:四方贡赋,争上尤异:谐臣颚官,怡愉天颜;文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权赏谕望。

此所以不能以强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视今日之安,能如灵武时,何寇盗强弱可言哉!" $^{\circ}$ 

#### ——卷一百四十三《元结列传》

(大历)八年,自力人朝,卒,代宗为彻乐,赠司徒,诏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 赙绢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吊丧,赐屏风茵褥,饭千桑门追福。至德后,节度使不兼宰相 者,惟神功恩礼最笃。神玉终汴宋节度留后。

#### ——卷一百四十四《田神玉传》

栖筠喜奖善,而乐人攻已短,为天下士归重,不敢有所斥,称赞皇公云。

#### ——卷一百四十六《李栖筠列传》

度休性恪敏,节用度,既没,所部帑廪皆可支数岁。尝得太常乐家刘玠撰《继天诞圣乐》,因帝诞日以献。其乐,以官为均,示五声有君也;以土为德,本五运在中也;奏二十五叠,取二十四气而成一岁;奏十六节,象元、凯登庸于朝云。后《中和乐》本于此。

#### ——卷一百四十七《王虔休列传》

顺宗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遣之镇,赐女乐二人,固辞,车至第门,茂昭引诏使辞曰:"天子女乐,非臣下所宜见。昔汾阳、咸宁、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当是赐。今下臣述职以朝,奈何滥赏?后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复赐安仁里第,亦让不受。宪宗元和二年,请朝,五奏乃听。愿留,不许,加兼太子太保。

## ——卷一百四十八《张茂昭传》

久之,济自用其子为副大使,澭不能无恨,因请以所部为天子戍陇,悉发其兵千五百驰归京师,无一卒敢违令者。德宗甚宠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润。军中不设音乐。士卒病,亲存问所欲,不幸死,哭之。

## ——卷一百四十八《刘雍传》

弘正遇害,魏博节度使李愬病不能军,公卿议以魏强而镇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贤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缞拜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乘传以行。布号泣固辞,不听;乃出伎乐,与妻子宾客决曰:"吾不还矣!"

## ——卷一百四十八《田弘正传》

穆宗立,诏先朝所召贤良方正,委有司试。宗儒建言:"应制而来者,当天子临问。试有司,非国旧典,请罢之。"诏可。俄检校右仆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师子乐》,非大朝会不作。帝嗜声色,宦官领教坊者,乃移书取之。宗儒不敢违,以诉宰相。宰相以

① 该段出自元结的《时议》三篇之一。



事专有司,不应关白。以儒不职,罢为太子少师。

#### ——卷一百五十一《赵宗儒传》

是时,蜀新定,高崇文为节度,不知吏治,帝难其代。诏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由萧县伯封临淮郡公,帝御安福门慰遣之。崇文去成都,尽以金帛、帟幕、伎乐、工巧行,蜀几为空。元衡至,绥靖约束,俭己宽民,比三年,上下完实,蛮夷怀归。雅性庄重,虽淡于接物,而开府极一时选。

——卷一百五十二《元衡传》

即拜(段秀实)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颍节度使。数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 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会不举乐饮酒;室无妓媵,无嬴财;宾佐至,议军政,不及私。

——卷一百五十三《段秀实传》

吐蕃归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马饥,公若度河,我无种矣。赖公许和,今释弇以报。"帝闻,悔怒,夺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赐妓乐,奉朝请而已。与李晟皆图象凌烟阁。

#### ——卷一百五十五《马燧传》

元谅先奋鏖贼,败之,进屯苑东,晟使坏苑垣人。泚连战皆北,遂大溃,京师平。让功于晟,退壁近郊。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实封户五百,赐甲第、女乐、一子六品官。

——卷一百五十六《李元谅列传》

(张)荐自拾遗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馆修撰。初,贞元时,京师早,帝避正殿,减膳,荐白限日以应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庙乐,迁献、懿二祖,定太仪位号、大臣祔庙鼓吹法,莫不参裁,诸儒谓博而详。所著书百余篇。子又新,别有传。

## ——卷一百六十一《张荐传》

李纾字仲舒。始仕为校书郎,大历初,李季卿荐为左补阙,迁累中书舍人。德宗居奉天,由礼部侍郎选为同州刺史。帝次梁,纾委城趋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庙不宜与文宣王等,制从之。

纾性乐易,喜接后进。其自奉养颇华裕,不为龊龊崖检。官虽贵,而游纵自如。奉 诏为《兴元纪功述》及它郊庙乐章,论撰甚多。进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赠礼部尚书。

### ——卷一百六十一《李纾传》

焚坼抵掎奔走转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鸠类集族,歌舞悦怿,用抵于元德。徒奋袒呼,犒迎义旅,灌动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据,阻命遏德,义威殄戮,咸坠厥绪。无刘于虐,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踯躅讴歌,灏灏和宁。

——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传》

頔尝制顺圣乐舞献诸朝。又教女伎为八佾,声杰雄侈,号《孙吴顺圣乐》云。

#### ——卷一百七十二《于頔传》

第进士异等,辟浙西薛苹府,以鄠尉为集贤校理。始,定居丧,号毁甚,故数移疾,大学士疑其简怠,夺职。三迁祠部员外郎,出为郢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没库钱,御史鞫治无状。坐游宴不节免官。起为国子司业,再迁太常少卿。文宗尝诏开元《霓裳羽衣舞》参以《云韶》,肄于廷。定部诸工立县间,端凝若植。帝异之,问学士李珏,珏以定对。帝喜曰:"岂非能古章句者邪?"亲诵定《送客西江诗》,召升殿,赐禁中瑞锦,诏悉所著以上。迁谏议大夫。

#### ——卷一百七十七《冯定传》

确邃儒术,器识方重,动循法度。时帝薄于德,昵宠优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声,自度曲,辞调凄折,京师偷薄少年争慕之,号为"拍弹"。同昌公主丧毕,帝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为帝造曲,曰《叹百年》,教舞者数百,皆珠翠襐饰,刻画鱼龙地衣,度用缯五千,倚曲作辞,哀思裴回,闻者皆涕下。舞阕,珠宝覆地,帝以为天下之至悲,愈宠之。家尝娶妇,帝曰:"第去,吾当赐酒。"俄而使者负二银榼与之,皆珠珍也。可及凭恩横甚,人无敢斥,遂擢为威卫将军。确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假使技出等夷,正当厚给以财,不可假以官,与贤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固争,卒授光州长史。今而位将军,不可。"帝不听。至僖宗立,始贬死。方幸时,惟确屡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门季玄者,亦则鲠,谓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当族灭!"尝见其受赐,谓曰:"今载以官车,后籍没亦当尔。"

## ——卷一百八十一《曹确传》

涔阳耕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两栾,果然。尝言:"琴通黄钟、姑洗、无射三均,侧出诸调,由罗茑附灌木然。"时有安说者,世称善琴,且知音。收问:"五弦外,其二云何?"说曰:"世谓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为《文王操》乎?"说即以黄钟为宫而奏之,以少商应大弦,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弦也。且文世安得武声乎?"说大惊,因问乐意,收曰:"乐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庙,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吕、黄钟之合,阳声之首。而《云门》,黄帝乐也;《咸池》,尧乐也。不敢用黄钟,而以太蔟次之。然则祭天者,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祭地者,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讫不用商及二少。盖商声刚而二少声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汉祭天则用商,而宗庙不用,谓鬼神畏商之刚。西京诸儒惑圜钟、函钟之说,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庙



乐,唯用黄钟一均。章帝时,太常丞鲍业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声为均,均言韵也,古 无韵字,犹言一韵声也。始以某律为宫,某律为商,某律为角,某律为徵,某律为羽,某律 少宫,某律少徵,亦曰'变',曰'比'。一均成则五声为之节族,此旋宫也。"乃取律次之以 示说。

——卷一百八十四《杨收传》

(张志和)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尝撰《渔歌》,宪宗图真求其歌, 不能致。李德裕称志和"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云。

——卷一百九十六《张志和传》

武后明堂成,奏赋述功德,手诏褒咨,除著作郎。为来俊臣飞构当死,以母老丐余年,系狱,会赦免,贬大庾尉。复为著作佐郎,修国史。常曰:"史官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而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迁凤阁舍人,坐二张昵狎,除青州长史,有清白称,巡察使路敬潜言状。以内忧去官。服除,召为修文馆学士,既久斥,喜其,与家人乐饮数日,卒。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及进士第,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欢驩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事。人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寻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

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卷二百二《文艺列传中》

(长庆二年)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盟坛广十步,高二尺。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卷二百一十六《吐蕃列传下》

(贞观十六年)明年,以使来益献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与大臣计曰:"延陀屈强,朕策顾有二:选士十万击之,使无遗种,百年计也;绝昏羁縻,使无边忧,三十年计也。然则孰利?"房玄龄曰:"今大乱余氓,痍破未完,战虽胜,犹危道也。不如和亲。"帝曰:"善。"许以新兴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群臣侍,陈宝器,奏《庆善》《破阵》盛乐及十部伎,突利失顿首上千万岁寿。诏夷男亲迎,帝将幸灵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诧曰:"我铁勒部人耳,上以我为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舆为我幸边,谁与我荣?"乃搜赋诸下羊马为

赀。或说夷男曰:"可汗与唐,皆一国主,奈何往朝?有如见款,尚可悔?"夷男曰:"不然。 吾闻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独留我,碛北亦须有主,然舍我而求它,非计也。"下乃 不敢言。

#### ——卷二百一十七下《回鹘列传上》

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均。宫、徵一变,象西南顺也;角、羽终变,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舞人十六,执羽翟,以四为列。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舞"诏"字,歌《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圣"字,歌《雨露覃无外》;舞"乐"字,歌《辟土丁零塞》。皆一章三叠而成。

舞者初定,执羽,箫、鼓等奏散序一叠,次奏第二叠,四行,赞引以序入。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次奏拍序一叠,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终,舞者拜,复奏一叠,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遍终,舞者北面跪歌,导以丝竹。歌已,俯伏,钲作,复揖舞。余字皆如之,唯"圣"字词末皆恭揖,以明奉圣。每一字,曲三叠,名为五成。次急奏一叠,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将臣御边也。字舞毕,舞者十六人为四列,又舞《辟四门》之舞。遽舞人遍两叠,与鼓吹合节,进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统。舞终,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亿万寿》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叠六成而终。七者,火之成数,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数,象西南向化。

凡乐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龟兹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军乐部。龟兹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长短箫、横笛、方响、大铜钹、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属舞筵四隅,以合节鼓。大鼓部,以四为列,凡二十四,居龟兹部前。胡部,有筝、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军乐部,金饶、金铎,皆二;挧鼓、金钲,皆四。钲、鼓,金饰盖,垂流苏。工十二人,服南诏服,立《辟四门》舞筵四隅,节拜合乐。又十六人,画半臂,执挧鼓,四人为列。舞人服南诏衣、绛裙襦、黑头囊、金佉苴、画皮靴,首饰袜额,冠金宝花鬘,襦上复加画半臂。执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画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华,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无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无不载;分四列,以象四气;舞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节鼓,以象号令远布;振以铎,明采诗之义;用龟兹等乐,以象远夷悦服。钲鼓则古者振旅献捷之乐也。黄钟,君声,配运为土,明土德常盛。黄钟得《乾》初九,自为其宫,则林钟四律以正声应之,象大



君南面提天统于上,乾道明也。林钟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于下,坤体顺也。太蔟得《乾》九二,是为人统,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应以太蔟。三才既通,南吕复以羽声应之。南吕,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悦而应乎时,以象西戎、北狄悦服。然后姑洗以角音终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诏背叶蕃归化,洗过日新。

皋以五宫异用,独唱殊音,复述《五均谱》,分金石之节奏:

一曰黄钟,官之宫,军士歌《奉圣乐》者用之。舞人服南诏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诏奉圣乐"五字,倡词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绛色,七节襦袖,节有青褾排衿,以象鸟翼。乐用龟兹、胡部,金钲、钢鼓、铙、贝、大鼓。

二曰太蔟,商之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合以管弦。若奏庭下,则独舞一曲。 乐用龟兹、鼓、笛各四部,与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筝、弦、五弦琵琶、长笛、短笛、方响,各四。居龟兹部前。次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余皆坐奏。

三曰姑洗,角之宫,应古律林钟为徵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饰罗彩襦袖,间以八采,曳云花履,首饰双凤、八卦、彩云、花鬘,执羽为拜抃之节。以林钟当地统,象岁功备、万物成也。双凤,明律吕之和也。八卦,明还相为用也。彩云,象气也。花鬘,象冠也。合"奉圣乐"三字,唱词三,表天下怀圣也。小女子字舞,则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饰巽卦,应姑洗之气;以六人略后,象六合一心也。乐用龟兹、胡部,其钲、钢、铙、铎,皆覆以彩盖,饰以花趺,上陈锦绮,垂流苏。按瑞图曰:"王者有道,则仪凤在鼓。"故羽葆鼓栖以凤凰,钲栖孔雀,铙、铎集以翔鹭,钲、树顶足又饰南方鸟兽,明泽及飞走翔伏。钲、钢、铙、铎,皆二人执击之。贝及大鼓工伎之数,与军士奉圣乐同,而加鼓、笛四部。

四曰林钟,徵之宫,敛拍单声,奏《奉圣乐》,丈夫一人独舞。乐用龟兹,鼓、笛每色四人。方响二,置龟兹部前。二隅有金钲,中植金铎二、贝二、铃钹二、大鼓十二分左右。

五曰南吕,羽之宫,应古律黄钟为君之宫。乐用古黄钟方响一,大琵琶、五弦琵琶、大箜篌倍,黄钟觱篥、小觱篥、竽、笙、埙、篪、挡筝、轧筝、黄钟箫,笛倍。笛、节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丝竹缓作,一人独唱,歌工复通唱军士《奉圣乐》词。

雅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金二、贝一、丝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铃钹四,制如龟兹部,周圆三寸,贯以韦,击磕应节。铁板二,长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系以韦,与铃钹皆饰绦纷,以花氎缕为蕊。螺贝四,大者可受一升,饰绦纷。有凤首箜篌二: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虺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顶有条,轸有鼍首。筝二:

其一形如鼍,长四尺,有四足,虚腹,以鼍皮饰背,面及仰肩如琴,广七寸,腹阔八寸,尾长 尺余,卷上虚中,施关以张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饰彩花,傅以虺皮为别。有龙首 琵琶一,如龟兹制,而项长二尺六寸余,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 数,两轸在项,一在颈,其覆形如师子。有云头琵琶一,形如前,面饰虺皮,四面有牙钉, 以云为首,轸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饰虺皮,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有大匏 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画之,上加铜瓯。以竹为琴,作虺文横其上,长三尺余,头曲如拱, 长二寸,以绦系腹,穿瓯及匏本,可受二升。大弦应太蔟,次弦应姑洗。有独弦匏琴,以 班竹为之,不加饰,刻木为虺首;张弦无轸,以弦系顶,有四柱如龟兹琵琶,弦应太蔟。有 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长二尺;大弦应南吕,次应应钟。有横笛二:一长尺余,取其合 律,去节无爪,以蜡实首,上加师子头,以牙为之,穴六以应黄钟商,备五音七声;又一,管 唯加象首,律度与荀勖《笛谱》同,又与清商部钟声合。有两头笛二,长二尺八寸,中隔一 节,节左右开冲气穴,两端皆分洞体为笛量。左端应太蔟,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宾,三 夷则。右端应林钟,管末三穴:一南吕,二应钟,三大吕。下托指一穴,应清太蔟。两洞 体七穴,共备黄钟、林钟两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凤翼,大管长四尺 八寸五分,余管参差相次,制如笙管,形亦类凤翼,竹为簧,穿匏达本。上古八音,皆以木 漆代之,用金为簧,无匏音,唯骠国得古制。又有小匏笙二,制如大笙,律应林钟商。有 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广下锐,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广不过首,冒以虺皮,束 三为一,碧绦约之,下当地则不冒,四面画骠国工伎执笙鼓以为饰。有小鼓四,制如腰 鼓,长五寸,首广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钉彩饰,无柄,摇之为乐节,引赞者皆执之。有 牙笙,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双簧皆应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达本,漆之, 上植三牛角,一簧应姑洗,余应南吕,角锐在下,穿匏达本,柄觜皆直。有两角笙,亦穿匏 达本,上植二牛角,簧应姑洗,匏以彩饰。

——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列传上》





# 《旧五代史》

## 【概述】

《旧五代史》是宋太祖敕令编撰的一本记述五代十国史事的纪传体史书,由薛居正主持编撰。为区别于欧阳修所修《新五代史》,故称《旧五代史》,又称薛史。

薛居正,字子平,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宋史・薛居正列传》。

《中兴书目》记载"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于世"。全书本纪与列传部分按照国别体的方式分为五部分,分别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其中《梁书》十四卷,《唐书》二十六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六十卷。十志则通叙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典章制度。

后人认为《旧五代史》文字稍显粗糙,史料失误较多。但是与《新五代史》相比,《旧五代史》中的音乐史料更为丰富,不仅有《乐志》两卷记载乐舞、乐律的情况,人物列传中也有许多描述五代时期帝王将相用乐情况的史料。如唐庄宗李存勖对音乐的喜爱"庄宗善晋律,喜伶人谑浪,太后常提耳诲之。"秦王李从束与从事高辇唱和的情景,晋高祖石敬瑭不喜声色之乐筹。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8月第1版。

## 【原文】

帝洞晓音律,武皇常令歌舞于前。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意。

初,唐龙纪元年,帝才五岁,从武皇校猎于三垂岗,岗上有明皇原庙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武皇引满,捋须指帝曰:"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

——卷二十七《唐庄宗本纪一》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壬寅,南郊礼仪使、太常卿

李燕进太庙登歌酌献乐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献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 《应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

#### -卷三十一《唐庄宗本纪五》

武皇薨,庄宗嗣晋王位,时李克宁、李存颢谋变,人情危惧。太后召监军张承业,指 庄宗谓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儿,如闻外谋,欲孤付托,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食 于汴,幸矣。"承业因诛存颢、克宁,以清内难。庄宗善音律,喜伶人谑浪,太后常提耳 诲之。

#### ——卷四十九《后妃列传一》

秦王从荣,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践阼,天成初,授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三年, 移北京留守, 充河东节度使。四年, 人为河南尹。一日, 明宗谓安重诲曰: "近闻从荣左 右有诈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余比以从荣 方幼,出临大藩,故选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俭之言,岂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将戮 之,重诲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难处,且望严诫。"遂止。

从荣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 集》。

#### —卷五十一《宗室列传三》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进通,不知族姓所出。(案: 欧阳史作本姓韩氏,汾州大谷县民家子。)少事克柔,颇谨愿,虽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胆略,沉 毅不群。初嗜酒好乐,武皇微伸警戒,乃终身不饮。

#### —卷五十二《李嗣昭传》

(乾宁)二十年正月,师旋于魏州,庄宗出城迎劳,就第宴乐。

存审微时,尝为俘囚,将就戮于郊外,临刑指危垣谓主者曰:"请就戮于此下,冀得坏 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为移次焉。迁延之际,主将拥妓而饮,思得歌者以助 欢。妓曰:"俘囚有符存审者,妾之旧识,每令击节,以赞歌令。"主将欣然,驰骑而舍之, 岂非命也!

## 一卷五十六《符存审传》

庄宗令中官向延嗣赍诏至蜀,促班师,诏使至,崇韬不郊迎,延嗣愤愤。从袭谓之 曰:"魏王,贵太子也,主上万福,郭公专弄威柄,旁若无人。昨令蜀人请己为帅,郭廷诲 拥徒出人,贵拟王者,所与狎游,无非军中骁果,蜀土凶豪,昼夜妓乐欢宴,指天画地,父 子如此,可见其心。今诸军将校,无非郭氏之党,魏王悬军孤弱,一朝班师,必恐纷乱,吾 属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还具奏,皇后泣告庄宗,乞保全继岌。庄宗复阅





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银,不知其数,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问蜀人,知蜀中宝货皆人崇韬之门,言崇韬得金万两,银四十万,名马千匹,王衍爱妓六十,乐工百,犀玉带百。廷诲自有金银十万两,犀玉带五十,艺色绝妓七十,乐工七十,他财称是。魏王府,蜀人赂遣不过匹马而已。"庄宗初闻崇韬欲留蜀,心已不平,又闻全有蜀之妓乐珍玩,怒见颜色。

——卷五十七《郭崇韜传》

及梁祖即位于汴,楷自以遭遇千载一时,敬翔深鄙其行。寻有诏云:"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等,人才寝陋,不可尘秽班行,并勒归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惧以前过获罪,乃退归河中依硃友谦。庄宗将即位于魏州,时百官多缺,乃求访本朝衣冠,友谦令赴行台。时张承业未欲庄宗即尊位,诸将宾僚无敢赞成者,及循至,人衙城见府廨即拜,谓之拜殿。时将吏未行蹈舞礼,及循朝谒,即呼万岁舞抃,泣而称臣,庄宗大悦。

——卷六十《苏循传》

帝性简俭,未尝以声色滋味辄自宴乐,每公退,必召幕客论民间利害及刑政得失,明 而难犯,事多亲决。有店妇与军士讼,云"曝粟于门,为马所食。"而军士恳诉,无以自明。

——卷七十五《晋高祖本纪一》

庚戌,礼官奏:"来岁正旦,王公上寿,皇帝举酒,奏《玄同之乐》;再饮,奏《文同之 乐》;三饮,奏同前。"从之,歌辞不录。丙辰,诏今后城郭村坊,不得创造僧尼院舍。丁 巳,帝谓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庙,悉令祈祷,了无其验,岂非凉德不储, 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给军士贫民等。壬戌,礼官奏:"正旦上寿,官悬歌舞未 全,且请杂用九部雅乐,歌教坊法曲。"从之。

——卷七十八《晋高祖本纪四》

己亥,详定院以先奉诏详定冬正朝会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乐志》。……

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始用二舞。帝举觞,奏《玄同之乐》;登歌,奏《文同之乐》;举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典礼久废,至是复兴,观者悦之。

——卷七十九《晋高祖本纪五》

庚申,宰臣冯道等再上表请听乐,皆不允。时帝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常谓侍臣曰:"此非音乐也。"故冯道等奏请举乐,诏旨未允而止。

——卷八十二《晋少帝本纪二》

汉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至辽阳,帝与太后并诣帐中,帝御白衣纱帽,永康止之,以

常服谒见。帝伏地雨泣,自陈过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劳久之,因命设乐行酒,从容而罢。

#### ——卷八十五《晋少帝本纪五》

韩恽,字子重,太原晋阳人。曾祖俊,唐龙武大将军。祖士则,石州司马。父逵,代 州刺史。恽世仕太原,昆仲为军职,惟恽亲狎儒士,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

#### ——卷九十二《韩恽传》

庚辰,追尊六庙,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为不祧之庙,高曾已下四庙,追尊谥号,已载于前矣。是日,权太常卿张昭上六庙乐章舞名:太祖高皇帝室酌献,请依旧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室酌献,请依旧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献,请奏《灵长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室酌献,请奏《积善之舞》;翼祖昭献皇帝室酌献,请奏《显仁之舞》;显祖章圣皇帝室酌献,请奏《章庆之舞》。其六庙歌词,文多不录。

#### ——卷一百《汉高祖本纪下》

时中书除吏太多,讹谬者众。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书除命,先 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簿一掾,亦不听从。邠虽长于吏事,不识大体,常言:"为 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

#### ——卷一百七《杨邠传》

显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壬子,高丽国王王昭遣使 贡方物。己卯,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申文炳为左散骑常侍。辛酉,女真国遣使贡献。 壬戌,青州奏,节度使、陈王安审琦为部曲所杀。乙丑,赐诸将射于内鞠场。戊辰,幸迎 春苑。甲戌,诏:"每年新及第进士及诸科开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挥排比。"乙亥,诏:"礼 部贡院今后及第举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数姓名,并所试文字奏闻,侯敕下放榜"云。是 月,枢密使王朴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官之法,并造律准,上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 亦以为可。语在《乐志》。

## ——卷一百一十九《周世宗本纪六》

欧阳彬,衡山人。世为县吏,至彬特好学,工于词赋。马氏之有湖南也,彬将希其用,乃携所著诣府,求见之礼,必先通名纸。有掌客吏,众谓樊知客,好贿,阴使人谓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实欲显族致身,而不以一物为贶,其可乎?"彬耻以贿进,竟不与。既而樊氏怒,掷名纸于地曰:"岂吏人之子欲干谒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为诗曰:"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无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岁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时湖南自旧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阳,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时使歌之,实欲感动武穆。既



而竟不问,彬叹曰:"天下分裂之际,厮徒负养皆能自奋,我贫而至此耶!"计无所出,思欲窜入邻道,但未有所向。居无何,闻西蜀图纲将发,彬遂谋入蜀,且私谓瑞卿曰:"吾以干谒不遂,居于于汝家,未尝有倦色,其可轻弃乎!然士以功名为不朽,不于此时图之,恐贻后悔。今吾他适,庶几有成,勿以为念。"瑞卿曰:"君于妾不可谓之无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滞,割爱而去,得非功名之将至耶!妾诚异之,家财约数缗,虽不丰,愿分为半,以资路途。"彬亦不让,因以瑞卿所赠尽赂纲吏,求为驾船仆夫,纲吏许之。既至蜀,遂献《独鲤朝天赋》,蜀主大悦,擢居清要。其后官至尚书左丞相,出为夔州节度使。既领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范继立,因致书于希范,叙畴昔人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为讬。希范得书大惭,彬之亲友悉免其赋役,下令搜访草泽,由是士无贤不肖参谒,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风仪,其为文辞近而理真,闻之者虽不知书,亦释然晓之,竟以此遇。

#### ——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

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书告哀,至西楼邑,属阿保机在渤海,又径至慎州,崎 岖万里。既至,谒见阿保机,延入穹庐,阿保机身长九尺,被锦袍,大带垂后,与妻对榻引 见坤。坤未致命,阿保机先问曰:"闻尔汉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 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阳军变,今凶问至矣。河北总管令公,比为魏州军乱,先帝诏令除 讨,既闻内难,军众离心,及京城无主,上下坚册令公,请主社稷,今已顺人望登帝位矣。" 阿保机号咏,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 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 能已。又谓坤曰:"今汉土天子,初闻洛阳有难,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 远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立!"坤曰:"吾皇将兵二十年, 位至大总管,所部精兵三十万,众口一心,坚相推戴,违之则立见祸生,非不知禀天阜王 意旨,无奈人心何。"其子突欲在侧,谓坤曰:"汉使勿多谈。"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 坤,坤曰:"应天顺人,不同匹夫之义,只如天皇王初领国事,岂是强取之耶!"阿保机因 曰:"理当如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乐官千人,终日放 鹰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 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 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又曰:"汉国儿与 我虽父子,亦曾彼此仇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 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

——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一》

古之王者,理定制礼,功成作乐,所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历代已来,旧章斯在。洎

唐季之乱,咸、镐为墟;梁运虽兴,《英》《茎》扫地。庄宗起于朔野,经始霸图,其所存者,不过边部郑声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泯绝。当同光、天成之际,或有事清庙,或祈祀泰坛,虽簨虞犹施,而宫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汉而不归;汤《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晋高祖奄登大宝,思迪前规,爰诏有司,重兴二舞。旋属烽火为乱,明法罔修,汉祚几何,无暇制作。周显德五年冬,将立岁仗,有司以崇牙树羽,宿设于殿庭。世宗因亲临乐悬,试其声奏,见钟磬之类,有设而不击者,讯于工师,皆不能对。世宗恻然,乃命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窭俨参详其制,又命枢密使王朴考正其声。朴乃用古累黍之法,以审其度,造成律准,其状如琴而巨,凡设十三弦以定六律、六吕旋相为宫之义。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议而行之。今亦备纪于后,以志五代雅乐沿革之由焉。

梁开平初,太祖受禅,始建宗庙,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献之舞:

肃祖宣元皇帝室曰《大合之舞》。敬祖光宪皇帝室曰《象功之舞》。宪祖昭武皇帝室曰《来仪之舞》。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案《五代会要》云:太常少卿杨焕撰。

二年春,梁祖将议郊禋,有司撰进乐名、舞名:

乐曰《庆和之乐》。舞曰《崇德之舞》。皇帝行奏《庆顺》。奠玉帛登歌奏《庆平》。 迎俎奏《庆肃》。酌献奏《庆熙》。饮福酒奏《庆隆》。送文舞迎武舞奏《庆融》。亚献奏 《庆和》。终献奏《庆休》。乐章各一首。太庙迎神,舞名《开平》。皇帝行、盥手、登歌、 饮福酒、彻豆、送神,皆奏乐。 乐章各一首。 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武成 之舞》。登歌乐章一首。案《五代会要》云:尚书兵部侍郎崔居俭撰。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 庙室酌献,舞《雍熙之舞》。登歌乐章一首。案《五代会要》云:太常卿卢文纪撰。晋高祖圣 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室酌献,舞《咸和之舞》。登歌乐章一首。案《五代会要》云:太子宾 客、判太常寺事赵光辅撰。 汉文祖明元皇帝庙室酌献,舞《灵长之舞》。 德祖恭僖皇帝庙室 酌献,舞《积善之舞》。翼祖昭献皇帝庙室酌献,舞《显仁之舞》。 显祖童圣皇帝庙室酌 献,舞《章庆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案《五代会要》云:太常卿张昭撰。高祖睿文圣武阳 肃孝皇帝庙室酌献,舞《观德之舞》。登歌乐章一首。周信祖睿和皇帝庙室酌献,舞《肃 雍之舞》。僖祖明宪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德之舞》。义祖翼顺皇帝庙室酌献,舞《善庆之 舞》。庆祖章肃皇帝庙室酌献,舞《观成之舞》。登歌乐章各一首。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 皇帝庙室酌献,舞《明德之舞》。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庙室酌献,舞定功之舞。登歌乐章各 一首。案《五代会要》云:太祖庙室乐章,太常卿田敏撰。世宗庙室乐章,翰林学十、判太常寺事窦 俨撰。

乐章词多不录。



### 右乐章

晋天福四年十二月,礼官奏:"来岁正旦,王公上寿,皇帝举酒,请奏《玄同之乐》;再举酒,奏《文同之乐》。"从之。

五年,始议重兴二舞,诏曰:"正冬二节,朝会旧仪,废于离乱之时,兴自和平之代。 将期备物,全系用心;须议择人,同为定制。其正冬朝会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 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与太常寺官一一详定。礼 从新意,道在旧章,庶知治世之和,渐见移风之善。"其年秋,棁等具述制度上奏云:

按《礼》云:"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乐书议舞云:夫乐在耳曰声,在目曰容。声应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心,难以貌睹。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和合,大乐备矣。

又按《义镜》,问鼓吹十二案合于何所?答云:《周礼》鼓人掌六鼓四金,汉朝乃有黄门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烟鼓、金钲、大鼓、长鸣、歌箫、笳、笛,合为鼓吹十二按,大享会则设于悬外。此乃是设二舞及鼓吹十二按之由也。

今议一从令式,排列教习。文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每佾八人。左手执籥。 《礼》云:"苇籥,伊耆氏之乐也。"《周礼》有"籥师教国子",《尔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 大者七孔,谓之簅。历代已来,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执翟,《周礼》所谓羽舞 也。《书》云:"舞干羽于两阶。"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连攒而为之。二人执囊前引,数 于舞人之外。舞人冠进贤冠,服黄纱袍,白纱中单,皂领褾,白练袷裆,白布大口裤,革 带,乌皮履,白布袜。武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左手执干。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 翳身也,其色赤,中画兽形,故谓之朱干。《周礼》所谓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 右手执戚。戚,斧也,上饰以玉,故谓之玉戚。二人执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绛色,画升 龙。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周礼》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铎,以通鼓,形如大铃,仰而 振之。 金錞二,每錞二人举之,一人奏之。 《周礼》四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铜铸为 之,其色玄,其形圆,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围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状,旁 有耳,兽形衔镮。二人执铙以次之。《周礼》四金之奏,二曰金铙,以止鼓,如铃无舌,摇 柄以鸣之。二人掌相在左、《礼》云:"理乱以相。"制如小鼓,用皮为表,实之以糠,抚之以 节乐。二人掌雅在右,《礼》云:"讯疾以雅。"以木为之,状如漆筒而掩口,大二围,长五尺 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组,髹画,宾醉而出,以器筑地,明行不失节。武舞人服弁,平 巾帻,金支绯丝大袖,绯丝布襕裆,甲金饰,白练袷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布袴,乌皮 靴。工人二十,数于舞人之外。武弁朱褠,革带,乌皮履,白练袷裆,白布袜。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按。《义镜》云:帝设毡桉,以毡为床也。今请制大床十二,床容九人,振作歌乐,其床为熊罴䝙豹腾倚之状以承之,象百兽率舞之意。分置于建鼓之外,各三桉,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镎一,歌二人,箫二人,笳二人。十二桉,乐工百有八人,舞郎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号、乐章词句,中书条奏,差官修撰。

从之。案《欧阳史崔棁传》:高祖诏太常复文武二舞,详定正、冬朝会礼及乐章。自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棁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悬,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进贤。黄纱袍,白中单,白练鳌裆,白布大口裤,革带履,左执籥,右秉翟,执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绯丝布大袖绣裆、甲金饰、白练鳌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裤、乌皮靴,左执干,右执戚,执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桉,负以熊豹,以象百兽率舞。按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镎一,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天子举爵,奏《玄同》;三举,登歌奏《文同》;举食,文舞《昭德》,武舞《成功》之曲。礼毕,《高祖》大悦,赐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赞叹之。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庭,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慝,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开运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废二舞。

汉高祖受命之年,秋九月,权太常卿张昭上疏,奏改一代乐名,其略曰:

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殿庭遍奏六代舞,所谓《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也。周室既衰,王纲不振,诸乐多废,唯《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汉以 来,名为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汉时改为《文始》《五行》之舞,历代因而不 改。贞观作乐之时,祖孝孙改隋文舞为《治康之舞》,武舞为《凯安之舞》。贞观中,有《秦 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乐府又用为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 废,俟国家偃伯灵台,即别召工师,更其节奏。今改其名,具书如左:祖孝孙所定二舞名, 文舞曰《治康之舞》,请改为《治安之舞》;武舞曰《凯安之舞》,请改为《振德之舞》。贞观 中二舞名,文舞《功成庆善乐》,前朝名《九功舞》,请改为《观象之舞》;武舞《秦王破阵 乐》,前朝名为《七德舞》,请改为《讲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请依旧郊庙行用, 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观象》《讲功》二舞,请依旧宴会行用。

又请改《十二和乐》云:

昔周朝奏六代之乐,即今二舞之类是也。其宾祭常用,别有《九夏之乐》,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乐,改《九夏》为《十二雅》,前朝祖孝孙改雅为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和为成,取《韶》乐九成之义也。《十二成乐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乐》,请



改为《禋成》;祭地祇奏《顺和》,请改为《顺成》;祭宗庙奏《永和》,请改为《裕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和》,请改为《肃成》;皇帝临轩奏《太和》,请改为《政成》;王公出人奏《舒和》,请改为《贺成》;皇帝食举及饮宴奏《休和》,请改为《德成》;皇帝受朝、皇后人宫奏《正和》,请改为《禋成》;皇太子轩悬出人奏《承和》,请改为《允成》;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请改为《庆成》;郊庙俎人奏《雍和》,请改为《驿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请改为《寿成》。

祖孝孙元定《十二和曲》,开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礼法,动依典故,梁置《十二雅》,盖取十二天之成数,契八音十二律之变,辄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缘祠祭所用,不可尽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宣和》,请改为《师雅之乐》;三公升殿、会讫下阶履行奏《祴和》,请废,同用《弼成》;享先农、耕籍田奏《丰和》,请废,同用《顺成》。

已上四舞、《十二成》《雅乐》等曲,今具录合用处所及乐章首数,一一条例在下。其歌词文多不录。

#### ——卷一百四十四《乐志上》

周广顺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时太常卿边蔚上疏请改舞名,其略云:"前朝 改祖孝孙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请改治安为《政和之 舞》,振德为《善胜之舞》。前朝改贞观中二舞名,文舞曰《观象之舞》,武舞曰《讲功之 舞》,今请改观象为《崇德之舞》,讲功为《象成之舞》。又议改《十二成》,今改为《顺》。 《十二顺乐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请改为《昭顺之乐》;祭地祗奏《顺成》,请改为《宁顺 之乐》;祭宗庙奏《裕成》,请改为《肃顺之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成》,今请改为 《感顺之乐》:皇帝临轩奏《政成》,请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奏《弼成》,请改为《忠顺 之乐》;皇帝食举奏《德成》,请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皇后人宫奏《禋成》,请改为 《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胤成》,请改为《温顺之乐》;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 奏《庆成》,请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奏《骍成》,请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 献、读祝及饮福、受胙奏《寿成》,请改为《福顺之乐》。梁武帝改《九夏》为《十二雅》,以 协阳律、阴吕、十二管旋宫之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和》。 开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二和, 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顺》之曲。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师雅》,请同用《礼顺 之乐》;三公升殿、会迄下阶履行同用《弼成》,请同用《忠顺之乐》;享先农及籍田同用 《顺成》.请同用《宁顺之乐》。"曲词文多不载。案《五代会要》:边蔚请添召乐师,令在寺习 乐。敕太常寺见管两京雅乐节级乐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内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贴部乐官兼 充: 余二十二人官令本寺照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粮, 月报闻奏。其旧管四十人, 亦量

#### 添请。

世宗显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庙室酌献,奏《明德之舞》。

(天福)五年六月,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雅乐。十一月,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礼 乐刑政之源,其一曰:"请依《唐会要》所分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命编 次,凡关礼乐,无有阙漏,名之曰《大周通礼》,俾礼院掌之。"其二曰:"伏请命博通之士, 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乐章沿革,总次编录,系于历代乐录之后,永为定式,名之曰《大 周正乐》,俾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务在齐肃。"诏曰:"窦俨所上封章,备陈政要,举当今 之急务,疾近世之因循,器识可嘉,辞理甚当,故能立事,无愧莅官。所请编集《大周通 礼》《大周正乐》,宜依。仍令于内外职官前资前名中,选择文学之士,同共编集,具名以 闻。委俨总领其事。所须纸笔,下有司供给。"

六年春正月,枢密使王朴奉诏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上之。其 奏疏略曰:

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大予丞鲍邺兴之,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余五律,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余,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商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朱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以至于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官商,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乎冺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尝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



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布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

伏以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有数百,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钟之宫。今详其音数,内三曲即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文者,上本古曲,下顺常道,定其义理。于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何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同上进。

世宗善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协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 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金,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 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䜣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 不好,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孤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 月律有还宫之法,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凌夷。汉初制氏所调,惟存鼓舞,旋宫 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闻。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 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 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音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 名,沈重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传。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 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 又绝, 隋朝初定雅乐, 群党沮议, 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 因龟兹琵琶七音, 以应月律, 五 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 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氏郊庙所 奏,惟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而不作。三朝宴乐, 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泽、万宝常所 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厢之韵皆调。自安史乱

旧五代史》

离,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余;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还,知音殆绝。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长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万化,学富三雍。观兵耀武之功,已光鸿业;尊祖礼神之致,尤轸皇情。乃眷奉常,痛沦乐职,亲阅四悬之器,思复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调钟律。枢密使王朴,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校孝孙、文收之九变,积黍累以审其度,听声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虡,足洽《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余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协,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如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

世宗览奏,善之。乃下诏曰:"礼乐之重,国家所先。近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击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归。枢密使王仆,博识古今,悬通律吕,讨寻旧典,撰集新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张昭等议状施行。仍令有司依调制曲,其间或有疑滞,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右雅乐制作

——卷一百四十五《音乐志七下》



# 《新五代史》

## 【概述】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新五代史》全书有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

《新五代史》没有单独的音乐志,有关音乐的内容都分散在各个卷章中,如《唐本纪》《周本纪》《晋家人传》《周臣传》《一行传》《伶官传》《杂传》《四夷》。其中在《杂传》中详细记载自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崔棁等人修订礼乐的过程:"廷设宫县、文舞郎八佾、按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钧一。"这也是《新五代史》中少有的对礼乐有过详情记载的章节。在其他的卷章中音乐的存在情况甚是可怜,大多为一句话中的寥寥几字,如:"存勖,克用长子也。……伶人奏《百年歌》……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稍习《春秋》,通大义,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而出现这样的原因与欧阳修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不无关系。因此,在研究与学习对于五代时期音乐时,应当同时兼顾《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以及《五代会要》。

本文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8月第1版。

## 【原文】

存勖,克用长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还军上党,置酒三垂岗,伶人奏《百年

歌》,至于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稍习《春秋》,通 大义,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

——卷五《唐庄宗本纪下》

(显德五年)九月,占城国王释利因德缦使莆诃散来。

冬十月丁酉,括民租。

- 十一月庚戌,作《通礼》《正乐》。
- 十二月丙戌,罢州县课户、俸户。

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圆,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 ……可谓乱世也欤!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 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 施于后世。

——卷十二《周本纪》

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 是矣!

——卷十七《晋家人传》

(王)朴为人明敏多材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六年,又诏朴考正雅乐,朴以谓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

——卷三十一《周臣传》

与邀同时张荐明者,燕人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讲《道德经》,拜以为师。 荐明闻宫中奉时鼓,曰:"陛下闻鼓乎?其声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无一焉,然和之者 鼓也。"

——卷三十四《一行传》

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

庄宗闻乱,率诸王卫士击乱兵出门……至午时,帝崩,五坊人善友,聚乐器而焚之。

——卷三十七《伶官传》

(天福)五年,高祖诏太常复文武二舞,详定正、冬朝会礼及乐章。自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棁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县,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进贤,黄纱袍,白中单,白练袷裆,白布大口裤,革带履。左执籥,右秉翟。执纛引者二人。



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维丝布大袖、绣裆、甲金饰,白练袷,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裤,乌靴。左执干,右执戚。执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负以熊豹,以象百兽率舞。按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袷一。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天子举爵,奏《玄同》;三举,登歌奏《文同》;举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礼毕,高祖大悦,赐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叹之。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廷,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慝,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其年高祖崩。棁以风痹改太子宾客分司西京以卒。

开运二年,太常少卿陶谷奏废二舞。明年,契丹灭晋,耶律德光入京师,太常请备法驾奉迎,乐工教习卤簿鼓吹,都人闻者为之流涕焉。

——卷五十五《杂传》

阿保机即慰劳坤曰:"理正当如是尔!"又曰:"吾闻此儿有官婢二千人,乐官千人,放 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败也。我自闻其祸,即举家断酒,解放 鹰犬,罢散乐官。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为类吾儿,则亦安能 长久?"

——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一》

# 《宋史》

## 【概述】

《宋史》是元代末年官修的一部记载北宋与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元代脱脱、阿鲁图等人编撰。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其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

元至正三年,元顺帝下令编修《辽史》《金史》《宋史》,《元史·顺帝本纪》记载"(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关于修史的原委,《辽史·修三史诏》曾做出了说明,至正三年脱脱等人上疏元顺帝"辽、金、宋三国史书不曾纂修来,历代行来的事迹合纂修成书有俺商量来。如今选人将这三国行来的事迹交纂修成史,不交迟滞。但凡合举行事理,俺定拟了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

脱脱与阿鲁图均为元代政治家、文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元史·脱脱传》《元史·阿鲁图传》等。脱脱与阿鲁图均对三史的编成做出巨大贡献,"至正四年,脱脱辞相位,顺帝问谁可代脱脱为相者,脱脱以阿鲁图荐。五月,诏拜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而别儿怯不花为左丞相,从驾行幸,每同车出人,一时朝野以二相协和为喜。时诏修辽、金、宋三史,阿鲁图为总裁。五年,三史成。"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为庞大的史书,卷帙浩繁,其中《乐志》共十七卷,为卷一百二十六至卷一百四十二,分别从宋代音乐制度沿革、郊庙歌辞、鼓吹乐、诗乐、琴律、燕乐、教坊、云韶部、钧容直、四夷乐等方面记述了宋代音乐历史,其中包括宋代的六次乐改、大晟乐的制作等等。《礼志》主要记载了宋代的仪礼用乐情况。《仪卫志》记有宋代鼓吹乐使用的乐器、人数及服饰要求。《艺文志》三卷共记有汉魏以降的音乐专书百二十部。《外国志》中还有关于高丽、占城等地的音乐情况。如,高丽"乐有二品:曰唐乐,曰乡乐。"占城"乐器有胡琴、笛、鼓、大鼓,乐部亦列舞人"。除此之外,宋代文人、乐人、艺人的音乐活动也在辑录的史料中有所体现。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

## 【原文】

(建隆三年五月)乙亥,海州火。开太行运路。癸未,命使检河北诸州旱。甲申,诏 均户役,敢蔽占者有罪。复幸相国寺祷雨。乙酉,广大内。齐、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 雨,以旱减膳彻乐。

#### ——卷一《太祖本纪一》

(太平兴国七年)十一月己酉,以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禁民丧葬作乐。十二月 戊午朔,日有食之。庚午,蠲两浙诸州太平兴国六年以前逋租。戊寅,高丽国王伷卒,其 弟治遣使求袭位,诏立治为高丽国王。

#### ——卷四《太宗本纪一》

帝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

#### ——卷五《太宗本纪二》

(大中祥符九年)秋七月,抚水蛮寇宜州,广南西路请便宜掩击,许之。丁未,增筑京师新城。丙辰,开封府祥符县蝗附草死者数里。戊午,停京城工役。癸亥,以畿内蝗下诏戒郡县。甲子,诏京城禁乐一月。丁卯,幸太乙宫、天清寺。

## ——卷八《真宗本纪三》

(景佑二年)八月壬子朔,诏轻强盗法。甲寅,宴紫宸殿,初用乐。甲戌,幸安肃门砲 场阅习战。己卯,置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官。

九月壬寅,按新乐。己酉,作睦亲宅。命中丞杜衍等汰三司胥吏。宋绶上《中书总例》。

## ——卷十《仁宗本纪二》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停作乐。庚戌,张士逊薨。己未,诏以缗钱二十万市谷种,分给河北贫民。辛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风闻弹奏。

## ——卷十一《仁宗本纪三》

(皇祐五年)六月乙亥,御紫宸殿按《大安乐》,观宗庙祭器。丙戌,作集禧观成。乙未,诏:"河北荐饥,转运使察州县长吏能招辑劳来者,上其状;不称职者,举劾之。"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诏:"京师大寒,民多冻馁死者,有司其瘗埋之。"壬申,碎通天 犀和药以疗民疫。癸酉,贵妃张氏薨,辍视朝七日,禁京城乐一月。丁丑,追册为皇后, 赐谥温成。辛卯,录系囚,减三京、辅郡杂犯死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 ----卷十二《仁宗本纪四》

(元符元年)夏四月庚辰,世开薨。甲申,幸睿成宫及莘王、简王府。丙戌,章惇等进《神宗帝纪》。梁焘卒于化州。壬辰,林希罢。丙申,建显谟阁,藏《神宗御集》。庚子,幸睿成宫。壬寅,学士院上《宝玺》《灵光》《翔鹤》乐章。癸卯,诏学官增习两经。丁未,曾布上《删修军马敕例》。

#### ——卷十八《哲宗本纪二》

(大观三年)五月乙巳朔,孟翊献所画卦象,谓宋将中微,宜更年号,改官名,变庶事以厌之。帝不乐,诏窜远方。丙辰,令辟雍宴用雅乐。丁巳,虑囚。戊辰,大雨雹。辛未,以德妃乔氏为贵妃。

#### ——卷二十《徽宗本纪二》

(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辛酉,北风大起,苦寒。

## ——卷二十三《钦宗本纪》

(淳熙十五年)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庙乐曰《大勋》,舞曰《大德》。己未,出兵部侍郎林栗。壬戌,恩平郡王璩薨,追封信王。

## ——卷三十五《孝宗本纪三》

昔黄帝作律吕,以调阴阳之声,以候天地之气。尧则钦若历象,以授人时,以成岁功,用能综三才之道,极万物之情,以成其政化者也。至司马迁、班固叙其指要,著之简策。自汉至隋,历代祖述,益加详悉。暨唐贞观迄周显德,五代隆替,逾三百年,博达之士颇亦详缉废坠,而律志皆阙。宋初混一寓内,能士毕举,国经王制,悉复古道。《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目,后代因之,今亦用次序以志于篇……《周礼》,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古之圣人推律以制器,因器以宣声,和声以成音,比音而为乐。然则律吕之用,其乐之本欤!以其相生损益,数极精微,非聪明博达,则罕能详究。故历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阙,前史言之备矣。周显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作律准,以宣其声。宋乾德中,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曰:"古圣设法,先立尺寸,作



为律吕,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谓之形器。但以尺寸长短非书可传,故累秬黍求为准的,后代试之,或不符会。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于石尺四分,则声乐之高,盖由于此。况影表测于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钟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书省集官详定,众议佥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畅。

#### ---卷六十八《律历志一》

道体为一,天地之元,万物之祖也。散而为气,则有阴有阳;动而为数,则有奇有偶; 凝而为形,则有刚有柔;发而为声,则有清有浊,其著见而为器,则有律、有吕。凡礼乐、 刑法、权衡、度量皆出于是。自周衰乐坏,而律吕候气之法不传。西汉刘歆、扬雄之徒, 仅存其说。京房作准以代律,分六十声,始于南事,终于去灭。然声细而难分,世不能 用。历晋及隋、唐,律法微隐。《宋史》止载律吕大数,不获其详。今掇仁宗论律及诸儒 言钟律者记于篇,以补续旧学之阙。

仁宗著《景佑乐髓新经》,凡六篇,述七宗二变及管分阴阳、剖析清浊,归之于本律。次及间声,合古今之乐,参之以六壬遁甲。

其一、释十二均,曰:"黄钟之宫为子、为神后、为十、为鸡缓、为正宫调,太簇商为寅、 为功曹、为金、为般颉、为大石调,姑洗角为辰、为天刚、为木、为唱没斯、为小石角,林钟 徵为未、为小吉、为火、为云汉、为黄钟徵,南吕羽为酉、为从魁、为水、为滴、为般涉调,应 钟变官为亥、为登明、为日、为密、为中管黄钟宫,蕤宾变徵为午、为胜先、为月、为莫、为 应钟徵。大吕之宫为大吉、为高宫,夹钟商为大冲、为高大石,仲吕角为太一、为中管小 石调,夷则徵为传送、为大吕徵,无射羽为河魁、为高般涉,黄钟变官为正宫调,林钟变徵 为黄钟徵。太簇之官为中管高宫,姑洗商为高大石,蕤宾角为歇指角,南吕徵为太簇徵, 应钟羽为中管高般涉,大吕变宫为高宫,夷则变徵为大吕徵。夹钟之宫为中吕宫,仲吕 商为双调,林钟角在今乐亦为林钟角,无射徵为夹钟徵,黄钟羽为中吕调,太簇变宫为中 管高宫,南吕变徵为太簇徵。姑洗之宫为中管中吕宫,蕤宾商为中管商调,夷则角为中 管林钟角,应钟徵为姑洗徵,大吕羽为中管中吕调,夹钟变官为中吕官,无射变徵为夹钟 徵。仲吕之官为道调官,林钟商为小石调,南吕角为越调,黄钟徵为中吕徵,太簇羽为平 调,姑洗变宫为中管中吕宫,应钟变徵为姑洗徵。蕤宾之宫为中管道调宫,夷则商为中 管小石调,无射角为中管越调,大吕徵为蕤宾徵,夹钟羽为中管平调,中吕变宫为道调 宫,黄钟变徵为仲吕徵,林钟之宫为南吕宫,南吕商为歇指调,应钟角为大石调,太簇徵 为林钟徵,姑洗羽为高平调,蕤宾变宫为中管道调宫,大吕变徵为蕤宾徵。夷则之宫为

仙吕,无射商为林钟商,黄钟角为高大石调,夹钟徵为夷则徵,仲吕羽为仙吕调,林钟变宫为南吕宫,太簇变徵为林钟徵。南吕之宫为中管仙吕宫,应钟商为中管林钟商,大吕角为中管高大石角,姑洗徵为南吕徵,蕤宾羽为中管仙吕调,夷则变宫为仙吕宫,夹钟变徵为夷则徵。无射之宫为黄钟宫,黄钟商为越调,太簇角为变角,仲吕徵为无射徵,林钟羽为黄钟羽,南吕变宫为中管仙吕宫,姑洗变徵为南吕徵。应钟之宫为中管黄钟宫,大吕商为中管越调,夹钟角为中管双角,蕤宾徵为应钟徵,夷则羽为中管黄钟羽,无射变宫为黄钟宫,仲吕变徵为无射徵。"

三、辩音声,曰:"宫声沈厚粗大而下,为君,声调则国安,乱则荒而危。合口通音谓之宫,其声雄洪,属平声,西域言'婆陁力'。一曰婆陁力。商声劲凝明达,上而下归于中,为臣,声调则刑法不作,威令行,乱则其宫坏。开口吐声谓之商,音将将、仓仓然,西域言'稽识','稽识'犹长声也。角声长而通彻,中平而正,为民,声调则四民安,乱则人怨。声出齿间谓之角,喔喔、确确然,西域言'沙识',犹质直声也。徵声抑扬流利,从下而上归于中,为事,声调则百事理,乱则事隳。齿合而唇启谓之徵,倚倚、嚱嚱然,西域言'沙腊','沙腊',和也。羽声喓喓而远彻,细小而高,为物,声调则仓廪实、庶物备,乱则匮竭。齿开唇聚谓之羽,诩、雨、酗、芋然。西域言'般瞻'。变宫,西域言'侯利箑',犹言'斛律'声也。变徵声,西域言'沙侯加滥',犹应声也。"

其后宋祁、田况荐益州进士房庶晓音,祁上其《乐书补亡》三卷,召诣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

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 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以宫、徵、商、羽、角五音,次第 配七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其数。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 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 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者,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

——卷七十一《律历志四》

然由律生吕,数十有二,止矣;京氏演为六十,钱乐之广为三百六十,则与黄帝之说 悖矣。盖乐之用《淮南》之术,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以黄钟、太蔟、姑洗、林钟、南吕生三十有四,以大吕、夹钟、中吕、蕤宾、夷则、无射生二十有七,应钟生二十有八,始于包育,而终于安运。然由黄钟迄于壮进百有五十,则三分损一焉以下生;由依行迄于亿兆二百有九,则三分益一焉以上生;惟





安运为终而不生。其言与黄帝之法大相抵牾。自迁、固而下,至是杂然莫适为主,至五季王朴而后议少定,沈括、蒋之奇论之当矣。是不亦汩其泥而扬其波乎?

后世之制乐者,不知律法之固有未善,而每患其声音高下之不协,以至取古昔遗亡之器而求之,盖亦不知本矣。声以数而传,数以声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则。如侈者声必咋,弇者声必郁,高者数必短,下者数必长。侈弇者,数也,未闻其声而已知其有咋郁之分;高下者,声也,未见其数已知其有长短之异。故不得其自然之声,则数不可得而考;不得其自然之数,则声不可得而言。今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顾先区区于秬黍之纵横、古尺之修短、斛斗之广狭、钟磬之高下谋之,是何足以得其声之和哉!

——卷八十一《律历志十四》

凡郊坛,值雨雪,即斋宫门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设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给明衣。

——券九十八《礼志一》

(天圣)五年,郊后择日恭谢,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惮劳也。" 三献终,增礼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彻豆。

有司请行礼。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坛中馈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帝执以人,宫架乐 作,至午阶下版位,西向立,乐止。礼仪使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奏《景安之 乐》,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诣罍洗,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讫,乐 作,至坛下,乐止。升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殿中监进镇圭,《嘉安乐》作,诣上 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挽伏,兴,搢圭跪,三上香,奠玉币,执圭,俯 伏,兴,再拜。内侍举镇圭授殿中监,乐止。《广安乐》作,诣太祖神坐前,东向,奠圭币如 上帝仪。登歌乐作,帝降坛,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礼部尚书、户部尚书 以下奉馔俎,官架《丰安乐》作,奉奠讫,乐止。再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讫, 执大圭,官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禧安乐》 作,诣上帝神坐前,搢丰跪,执爵祭酒,三奠讫,执圭,挽伏,兴,乐止。太祝读册,帝再拜 讫,乐作。次诣太祖神坐前,如前仪。登歌乐作,帝降自午阶,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 向立,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乐止。亚献盥帨讫,《正安乐》作,礼 毕,乐止。终献行礼并如上仪,献毕,宫架乐作,帝升自午阶,乐止。《登歌乐》作,至饮福 位,乐止。《禧安乐》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抟黍 豆,再受爵,饮福讫,奠爵,执圭,挽伏,兴,再拜,乐作。帝降,还位如前仪。礼部、户部尚 书彻俎豆,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宴安乐》作,一成止。宫架乐作,帝 诣望燎位,南向立,乐止。礼直官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礼仪使跪奏:"礼毕。"宫架乐 作,帝出中遗门,殿中监受大圭,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

帝升辂,门下侍郎奏请进行,又奏请少驻,宣侍臣乘马。将至宣德门,奏《采荠》一曲,入门,乐止。侍中请降辂赴幄次,有司奏解严。

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丧,即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庙,而合祀天地于圜丘。请冬至行郊庙之礼,其服冕、车辂、仪物、音乐缘神事者皆不可废。"诏用景德故事,惟郊庙及景灵宫礼神用乐,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警场止鸣金钲、鼓角,仍罢诸军呈阅骑队。

遂改来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礼。太常寺言:"皇帝既已从吉,请依仪用乐。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献景灵宫,三十日朝享太庙,尚在禫制之内,所有迎神、奠币、酌献、送神作乐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乐,备而不作。"

#### ——卷九十九《礼志二》

(神宗元丰)三年,翰林学士张璪言:"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万世不可易之理。议者乃欲改用他月,无所据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岁,于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虽未能皆当于礼,庶几先王之遗意犹存焉。"于是礼官请如璪议,设宫架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犊及捧俎分献官,广坛遗斋宫,修定仪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罢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摄事,则不复有亲祭地祇之时,于父天母地之义若有隆杀。请遇亲祀南郊之岁,以夏至日备礼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义。"四年四月,乃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六年,礼部、太常寺上亲祀仪并如南郊;其摄事唯改舞名及不备官,其笾豆、乐架、玉币之数,尽如亲祠。是岁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罢合祭,不设皇地祇位。

祀日,自斋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至大次,服衮冕,执圭,入正门,宫架《仪安之乐》作。礼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帝临降康之舞》六成,止。太常升烟,礼仪使奏请再拜。盥洗,升坛上,登歌《嘉安之乐》作。皇帝播大圭,执镇圭,诣上帝神位前,北向,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挽伏,兴。又奏请播大圭,跪,受玉币。尊讫,诣太宗神位前,东向,奠币如上仪,登歌作《仁安之乐》。皇帝降阶,有司进熟,礼仪使奏请执大圭,升坛,登歌《歆安之乐》作。皇帝诣上帝神位前酌献,执爵祭酒,读册文讫,奏请皇帝再拜。诣太宗神位前酌献,并如上仪,登歌作《绍安之乐》。皇帝降阶,入小次,文舞退,武舞进,宫架《容安之乐》作。亚献酌献,宫架作《隆安之乐》,《神保锡羡之舞》。终献如之。礼仪使奏请皇帝诣饮福位,宫架《禧安之乐》作。皇帝受爵。又请再拜。有司彻俎,登歌《成安之乐》作。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皇帝谓望燎位。礼毕,还大次。雩祀上帝仪亦如之。惟太宗神位奠币作《献安之乐》,酌献作《感安之乐》。





南渡后,以四祀二在南郊圜坛,二在城西惠照院斋宫。绍兴十四年始具乐舞,用政和仪,增笾豆之数。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乞四祭并即圜坛,礼部侍郎郑闻谓:"明堂当从屋祭,不当在坛。有司摄事,当于望祭殿行礼。"

其祀仪:皇帝服衮冕,祀黑帝则服裘被衮。配位,登歌作承安之乐,余并如祈谷礼。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勾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

其祀仪: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太史设帝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配帝位于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配位,奠币作《皇安之乐》,酌献作《肃安之乐》,余如祈谷祀上帝仪。

诏礼官议之,遂跻大祀。礼行三献,用笾豆十二,设登歌乐舞,望祭于斋宫。

——卷一百《礼志三》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以钦宗之丧,用元祐故事,前期朝献景灵宫、朝享太庙,皆遣大臣摄事;唯亲行大享之礼,礼毕宣赦,乐备不作。

——卷一百一《礼志四》

(真宗景德三年)其月,明德皇后园陵,有司言:"故事,大祠与国忌日同日者,其乐备而不作,今请如例。"

#### ——卷一百八《礼志十一》

帝服衮冕以出,至东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帝执以人,宫架乐作,升东阶,乐止。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太祝、宫闱令奉诸室神主于坐,礼仪使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帝再拜,诣罍洗,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洗瓒、拭瓒讫,执圭。宫架乐作,升堂,乐止。登歌乐作,殿中监进镇圭。帝搢大圭,执镇圭,诣僖祖室,乐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坐前,北向跪,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跪,三上香,执瓒裸地,奠瓒,奉币。奠讫,执圭,俯伏,兴,出户外,北向再拜。内侍举镇圭以授殿中监。至次室行事,皆如前仪。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宫架《兴安之乐》作,文舞九成,止。礼部、户部尚书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宫架《丰安乐》作,奠讫,乐止。帝再诣罍洗,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立,乐止。帝缙圭,盥帨,洗爵、拭爵讫,执圭。宫架乐作,帝升东阶,乐止。登歌乐作,至僖祖室,乐止。宫架乐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执圭,俯伏,兴,出户外,北向立,乐止。太祝读册文,帝再拜。诣次室,皆如前仪。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亚献以次行事如前仪,乐止。帝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宫架《僖安乐》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抟黍,奠黍豆,再受爵,饮福酒讫,奠爵,执圭,挽伏,兴,再拜,乐止。帝还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太常博士遍祭七祀、配

享功臣。户部、礼部尚书彻俎豆,登歌丰安乐作,彻讫,乐止。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官架《兴安乐》作,一成,止。太祝、宫闱令奉神主人诸祏室。礼仪使跪奏礼毕,登歌乐作,帝降阶,乐止。宫架乐作,出东门,殿中监受大圭,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转仗赴南郊。

——卷一百八《礼志十一》

(至道三年)十二月,追尊贤妃李氏为元德皇太后。有司言:"按《周礼》《春官》大司 乐之职,'奏《夷则》,歌《仲吕》,以享《先妣》',谓姜嫄也。"

"按《周官》大司乐职,'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帝喾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庙曰阙官。宜别立新庙,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异室,岁时荐享用太庙仪。别立庙名,自为乐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着之令甲。"乃作新庙两庙间,名曰奉慈。

——卷一百九《礼志十二》

受册之殿陈宫架,用女工,升降行止并以乐节,而别定乐名、乐章。

其日质明,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西阁,协律郎举麾奏《乾安之乐》,皇帝降辇即御坐,乐止,册使、副以下应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曰:"册贵妃吴氏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册使、副再拜,参知政事以节授册使,册使跪受,以授掌节者。中书令以册授册使,侍中以宝授副使,并权置于案,册使、副以下应在位官皆再拜。册使押册,副使押宝,持节者前导,《正安之乐》作,出文德殿门,乐止,至穆清殿门外幄次,权置以俟。

皇后首饰、祎农出阁,协律郎举麾,《坤安之乐》作,皇后至殿上中间南向立定,乐止。册使、副就内给事前东向跪称:"册使副姓某奉制授皇后备礼典册。"内给事人诣皇后前,北向奏讫,册使举册授内侍,内侍转授内谒者监;副使举宝授内侍,内侍转授内谒者监;掌节者以节授掌节内侍,内侍持节前导,册宝并案进行入诣殿庭。册宝初入门,《宜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皇后降自东阶,至庭中北向位,初行,《承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皇后再拜,举册官搢笏跪举册,读册官搢笏跪宣册,内谒者监奉册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又奉宝进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宝。司言、司宝置册宝于案,举册宝官并举案官俱搢笏举册宝并案兴,诣东阶之东,西向位置定。皇后初受册宝,《成安之乐》作,受讫,乐止。皇后再拜,礼毕。

由黄道出,太子随案南行,乐奏《正安之曲》,至殿门,乐止,太尉升殿称贺,侍中宣制,答如仪。

有司自幄次奉册宝至褥位,参知政事、中书令导从,退各就位,侍中升殿俟宣制,皇太子易服执圭俟于殿门外。乐正撞黄钟之钟,《乾安之乐》作,皇帝即御坐,殿上侍臣起



居,乐止。行礼官赞引皇太子人就殿庭,东宫官从,初入殿门,《明安之乐》作,乐止,皇太子起居,次百官起居,各拜舞如仪。

中书舍人押册、中允押宝以出,次皇太子出,如来仪。初行乐作,出殿门乐止。次百官称贺,乐正撞蕤宾之钟,《乾安之乐》作,皇帝降坐,乐止,放仗,在位官再拜以出。

——卷一百一十一《礼志十四》

既毕,咸赴崇德殿叙班,宰相率百官上寿,赐酒三行,皆用教坊乐,赐衣一袭,文武群臣、方镇州军皆有贡礼。前一月,百官、内职、牧伯各就佛寺修斋祝寿,罢日以香赐之,仍各设会,赐上尊酒及诸果,百官兼赐教坊乐。

#### ——卷一百一十二《礼志十五》

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皇帝再举酒,并殿中监、少监进。群臣俱立席后,乐作,饮讫,赞各就坐。复行群臣酒,饮讫。皇帝三举酒,皆如第一之仪。尚食典、奉御进食,太官设群臣食,乐作。赐祗应臣僚酒食,赞谢拜讫,复位。皇帝四举酒,并典御进酒。乐工致语,群官皆立席后,致语讫,赞百官再拜,就坐,乐作。皇帝五举酒,乐工奏乐,庭下舞队致词,乐作,舞队出。

东上阎门奏再坐时刻。俟放队讫,内侍举御茶床,皇帝降坐,鸣鞭,群臣退。赐花,再坐。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阎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内侍进御茶床,皇帝举酒,殿上奏乐,庭下作乐。皇帝再举酒,殿上奏乐,庭下舞队前致语,乐作,出。皇帝三举酒、四举酒皆如上仪。若宣示盏,即随所向,阎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再拜,舞蹈,又再拜讫,分班出。阎门官侧奏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

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诏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御史台、皇城司毋得纠察。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凤楼观酺,宗室、近臣侍坐。楼前露台奏教坊乐,召父老五百人列坐,赐饮于楼下。

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露台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上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安否,赐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上举觞,教坊乐作,二大车自昇平桥而北,又有旱船四挟之以进,辖车由东西街交骛,并往复日再焉。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

——卷一百一十三《礼志十六》

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辅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皇帝出大次,侍卫如常仪。大

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官架《乾安之乐》作,皇帝即御 坐,乐止。典仪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人,各左右二人夹扶,太常博 士前引,史臣执笔以从。三老、五更入门,宫架《和安之乐》作,至宫架北,北向立,以东为 上。奉礼郎引群老随人,位于其后,乐止。博士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仍杖夹扶,宫 架《和安之乐》作,至西阶下,乐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阶升堂,国老、庶老立堂下。 三老、五更当御坐揖,群老亦揖,皇帝为兴。次奉礼郎揖国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 礼郎引国老以下,各于席后立。典仪赞各就坐,赞者承传,宫架《尊安之乐》作,三老、五 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讫,殿中监、尚食奉御进珍羞及黍稷等,先诣御坐前进呈, 遂设于三老前,乐止。尚食奉御诣三老坐前,执酱而馈讫。尚酝奉御诣酒尊所,取爵酌 酒,奉御执爵,奉于三老。次太官、良酝令以次进珍羞酒食于五更、群老之前,皆食。大 乐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乐》,三终。史臣既录三老所论善言、善行,宫架作《申安 之乐》。《宪言成福之舞》毕,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毕,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 老、五更于堂下,当御坐前,奉礼郎引群老复位,俱揖,皇帝为兴。 三老、五更降阶至堂 下,宫架《和安之乐》作,出门,乐止。礼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辅前奏礼毕,退,复位。典仪 赞拜讫,皇帝降坐,太常卿导还大次,百僚以次退,车驾还宫。 三老、五更升安车,导从 环,翼日诣阙表谢。

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政和新仪》:押宴官以下及释褐贡士班首初入门,《正安之乐》作,至庭中望阙位立,乐止。预宴官就位,再拜讫。押宴官西向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者皆再拜讫。中使宣曰"赐卿等闻喜宴",在位者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次引押宴官稍前谢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若赐敕书,即引贡士班首稍前,中使宣曰"有敕",贡士再拜。中使宣曰"赐卿等敕书",班首稍前,搢笏,跪,中使授敕书讫,少退,班首以敕书加笏上,俯伏,兴,归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凡预宴官分东西升阶就坐,贡士以齿。酒初行,《宾兴贤能之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再行,《于乐辟雍之乐》作。酒三行,《乐育人材之乐》作。酒四行,《乐且有仪之乐》作。酒五行,《正安之乐》作。再坐,酒行、乐作,节次如上仪。皆饮讫、食毕,乐止。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复升就坐,酒行、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四行讫,退。次日,预宴官及释褐贡士入谢如常仪。

俟仪仗乐人等排立,御史台、阎门、太常寺分引玉牒所官诣玉牒殿下,北向立。礼直官引提领官诣玉牒殿下,北向立。礼直官揖、躬、拜,提领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讫。次引提领官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执笏退,复位,皆再拜讫,班退,归幕次宿卫。仪仗乐人



作乐,昼夜更互排立。

大晟展宫架乐于横街南,太常设太子冠席东阶上、东宫官位于后,设褥位,陈服于席南,东领北上。

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太子诣朵殿东房。皇帝乘辇,驻垂拱殿,百官起居,如月朔视朝仪。左辅版奏中严,内外符宝郎奉宝先出;左辅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诣文德殿,帘卷。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殿上鸣鞭,皇帝出西阎乘辇,协律郎俯伏,跪,举麾,兴,工鼓柷,奏《乾安之乐》,殿上扇合。礼直官、太常博士引礼仪使导皇帝出,降辇即坐,帘卷扇开,鞭鸣乐止,炉烟升。符宝郎奉宝陈于御坐左右,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人门、《肃安之乐》作,至位,乐止。典仪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左辅诣御坐前,承制降东阶,诣掌冠者前西向称有制,典仪赞在位官再拜讫,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礼。"掌冠、赞冠者再拜讫,文臣侍从官、宗室、武臣节度使以上升殿,东西立,应行礼官诣东阶下立。

东宫官人,追太子东房,次礼直官等引太子,内侍二人夹侍,东宫官后从,《钦安之乐》作,即席西向坐,乐止。引掌冠、赞冠者以次诣罍洗,乐作,搢笏,盥帨讫,出笏,升,乐止。执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咨尔元子,肇冠于阼。筮日择宾,德成礼具。于万斯年,承天之祜。"乃跪冠,《顺安之乐》作,掌冠者兴,席南北面立,后准此。赞冠者进席前,北面跪正冠,兴,立于掌冠者之后。太子兴,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

掌冠者揖太子复坐,礼直官等引掌冠者降诣罍洗,如上仪。赞冠者进席前,北向跪,脱折上巾置于匴,兴,内侍跪受,兴,置于席。执远游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学以让,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福。"乃跪冠,懿安之乐作,掌冠者兴。赞冠者进,跪簪结纮,兴。太子兴,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

掌冠者揖太子复坐,掌冠者降诣罍洗,及赞冠者跪,脱远游冠,并如上仪。执衮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弥尊,国本以正。无疆惟休,有室大竞。懋昭厥德,保兹永命。"乃跪冠,《成安之乐》作。掌冠者兴。赞冠者如上仪,跪簪结纮。内侍进服,服讫,乐止。礼直官等引太子降自东阶,乐作,由西阶升,即醴席南向坐,乐止。又引掌冠者诣罍洗,乐作,盥帨讫,升西阶,乐止。赞冠者跪取爵,内侍注酒,掌冠者受爵,跪进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嘉荐,有铋其香。拜受祭之,以定尔祥。令德寿岂,日进无疆。"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乐》作,饮讫,奠爵

执丰。太官令设馔席前,太子搢圭,食讫,乐止,执圭兴,太官令彻馔、爵。

礼直官等引自西阶诣东房,易朝服,降立横街,南北向,东宫官复位,西向。太子初行, 乐作,至位,乐止。

其日质明,皇帝通天冠、绛纱袍,御文德殿。皇子自东房出,内侍二人夹侍,王府官从,《恭安之乐》作,即席南向坐,乐止。掌冠者进折上巾,北向跪冠,《修安之乐》作;赞冠者进,北面跪正冠,皇子兴,内侍跪进服讫,乐止。掌冠者揖皇子复坐,以爵跪进,祝曰:"酒醴和旨,笾豆静嘉。授尔元服,兄弟具来。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子搢笏,跪受爵,《翼安之乐》作,饮讫,太官令进馔讫。再加七梁冠,《进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宾赞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厥服,礼仪有序。允观尔成,承天之祜。"皇子跪受爵,《辅安之乐》作,太官奉馔。三加九旒冕,《广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旨酒嘉栗,甘荐令芳。三加尔服,眉寿无疆。永承天休,俾炽而昌。"皇子跪受爵,《贤安之乐》作,太官奉馔,馔彻。

——卷一百一十五《礼志十八》

帝再拜,执盘侍立,教坊乐止,皇帝受虚盏还幄。通事舍人引百官横行,典仪赞再拜、舞蹈、起居。太尉升自西阶,称贺帘外,降,还位,皆再拜、舞蹈。

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物如之。司天监奏云物祥瑞,请付史馆,皆如上仪。侍中进当御坐前奏礼毕,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鸣鞭,官县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协律郎举麾,宫县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人自东房,扇开,偃麾乐止。侍中奏解严,百官退还次。客使、陪位官并退。

有司设食案,大乐令设登歌殿上,二舞人,立于架南。预坐当升殿者位御坐之前,文武相向,异位重行,以北为上,非升殿者位于东西廊下。

太尉自东阶侍立。帝举第一爵,《和安乐》作,饮毕,乐止。太尉受虚爵复于坫,降阶。三师以下再拜、舞蹈,称万岁,如上仪。

尚食奉御进酒,殿中监省酒以进。帝举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饮讫,殿中监受爵,乐止。群臣升殿,就横行位。舍人曰:"各赐酒。"赞者曰"拜",群官皆再拜,三称万岁。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群官搢笏受酒,官县作《正安之乐》,文舞人,立宫架北。觞行一周。凡行酒讫,并太官令奏巡周,乐止。尚食进食,升阶,以次置御坐前。又设群官食,讫,太官令奏食遍。太乐丞引《盛德升闻之舞》人,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三爵,群官立席后,登歌作《瑞木成文之曲》。饮讫,乐止。殿中丞受虚爵,舍人曰:"就坐。"群官皆坐。又行酒、作乐、进食,如上仪。太乐丞引《天下大定之舞》,作三变,止,出。殿中监进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又一周,乐止,舍人



曰:"可起。"百寮皆立席后,侍中进御坐前跪奏礼毕,俯伏,兴,与群官俱降阶复位,赞者曰:"拜。"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起,分班立。殿上索扇,扇合,殿下鸣鞭,太乐令撞蕤宾之钟,左右钟皆应。协律郎俯伏,举麾。太乐令令奏《乾安之乐》,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扇开,乐止。侍中奏解严,所司承旨放仗。百寮再拜,相次退。

新仪成,改《元丰仪》太尉为上公,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太乐令为大晟府,《盛德升闻》为《天下化成之舞》,《天下大定》为《四夷来王之舞》及增刑部尚书奏"天下断绝,请付史馆",余并如旧仪。凡遇国恤则废,若无事不视朝,则下敕云:不御殿。群臣进表称贺于阁门。

# ——卷一百一十六《志礼十九》

左庶子言外备,诸侍奉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诣阁奉迎。皇太子朝服以出,左右侍卫如常仪,轩架作《翼安之乐》,至东阶下西向立,乐止。通事舍人引师、傅、保及三少人,就位,轩架作《正安之乐》,至位乐止。皇太子再拜,师、傅、保以下答拜。若三少特见,则三少先拜。通事舍人引师、傅、保以下出,轩架《正安之乐》作,出门,乐止。左庶子前跪称:"左庶子某言,礼毕。"皇太子人,左右侍卫及乐作如来仪。

### ——卷一百一十七《礼志二十》

次喝教坊已下两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又喝拜,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次引看 盏二人稍近前,喝拜,两拜,随拜万岁,喝上殿祗候,分东西上殿立。有司进茶床,内侍酹 酒,讫,阎门使殿上御前鞠躬奏某甲已下进酒,余如常仪。宴起,宰臣已下降阶,舍人喝两拜,搢笏,舞蹈,喝各祗候,分班出。次舍利合班,喝两拜,舞蹈,三拜,拜谢讫,喝各祗候分引出。次通事、从人合班,喝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分班引出。次喝教坊使已下两拜,随拜万岁,喝各祗候。

#### ——卷一百一十九《礼志二十二》

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诏止之,遂举黑旗以振旅。军于左者略右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北隅;军于右者略左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南隅,并凯旋以退。乃召从臣宴,教坊奏乐。回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钧容奏乐于楼下,复召从臣坐,赐饮。

# ——卷一百二十一《礼志二十四》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 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仁宗留意音律, 判太常燕肃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 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 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 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瑷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 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 神宗御历,嗣守成宪, 未遑制作,间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傑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傑参议。几、 傑请遵祖训,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 节;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傑议。乐成,奏 之郊庙,故元丰中有杨傑、刘几乐。范镇言其声杂郑、卫,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嗣 位,以乐来上,按试于庭,比李照乐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镇乐。杨傑复议其失,谓出于 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 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 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夫《韶》《濩》之音,下逮战国,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当是时,桑间、濮上 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乐犹存,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 由是论之,郑卫《风》《雅》不异器也。知此道也,则虽百世不易可也。礼乐道丧久哉,故 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考诸家之说,累黍既各执异论,而身为度之说尤为 荒唐。方古制作,欲垂万世,难哉! 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 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谐之说,智者有所未谕,直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 定十六声而齐八器,则愚者可谕矣。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 羽,特余事耳。去惉溉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过也。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其后诸儒朱熹、蔡元定辈出,乃相与 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归极,著为成书,理明义析,具有条制,粲然使人知礼乐之 不难行也。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来者有考焉。为《乐志》。

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历代相因,咸有制作。 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后唐庄宗起于朔野,所好不过北鄙郑、卫而已,先王雅乐,殆 将扫地。晋天福中,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尝观乐县,问宫人,不 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窭俨兼判太常寺,与枢 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编古今乐事为《正乐》。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降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 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 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 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邶为《静



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 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县出入为《良安》,正冬朝 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 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 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币用《庆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献用《崇安》,饮福用《广安》,亚献、终献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来,乐工未具,是岁秋,行郊享之礼,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习鼓吹。

四年春,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太常官属阅视,考其乐器,不协音律,命毁弃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宫县三十六處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望诏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许之。先是,晋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设氈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镎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乾德四年)十月,岘又言:"乐器中有叉手笛,乐工考验,皆与雅音相应。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进《太一》之乐,当时得与宫县之籍。况此笛足以协十二旋相之宫,亦可通八十四调,其制如雅笛而小,长九寸,与黄钟管等。其窍有六,左四右二,乐人执持,两手相交,有拱揖之状,请名之曰'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编于令式。"诏可。

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窦俨素名知乐,皆已沦没,因诏岘讨论其理。岘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由于此。"乃诏依古法别创新尺,以定律吕。自此雅音和畅,事具《律历志》。

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县;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是月,和岘又上言:

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缀兆未称《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义,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玄德升闻之舞》。其舞人,约唐太宗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数,分为八行,行十六人,皆

著履,执拂,服裤褶,冠进贤冠。引舞二人,各执五采纛,其舞状、文容、变数,聊更增改。 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当次奏武舞。按《尚书》,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为 《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数、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执五采 旗。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 五变象邛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乃别撰舞典、乐章。其铙、铎、雅、相、金、镎、鼗鼓并 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乐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

又按唐贞观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作《景云河清歌》,名燕乐,元会第二奏者是也。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京兆、果州进嘉禾,黄州进紫芝,和州进绿毛龟,黄州进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奏之。

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乐章如所请。"

六年,岘又言:"汉朝获天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并为郊歌。国朝,合州进瑞木成文,驯象由远方自至,秦州获白乌,黄州获白雀,并合播在莞弦,荐于郊庙。"诏岘作《瑞文》《驯象》《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未几,岘复言:"按《开元礼》,郊祀,车驾还宫入嘉德门,奏《采茨之乐》;人太极门,奏《太和之乐》。今郊祀礼毕,登楼肆赦,然后还宫,宫县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典。今太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辞,每郊祀毕车驾初入,奏之。御楼礼毕还宫,即奏《隆安之乐》。"并从之。太常寺又言:"准令,宗庙殿庭宫县三十處,郊社二十處,殿庭加鼓吹十二案。开宝四年,郊祀误用宗庙之数,今岁亲郊,欲用旧礼。"有诏,圜丘增十六處,余依前制。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九年,岚州献祥麟;雍熙中,苏州贡白龟;端拱初,澶州河清,广州凤凰集;诸州麦两穗、三穗者,连岁来上。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和矇上言:"兄岘尝于乾德中约《唐志》故事,请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变之象,每变各有乐章,歌咏太祖功业。今睹来岁正会之仪,登歌五瑞之曲已从改制,则文武二舞亦当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辞,谓文德也;汉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谓武功也。望改殿庭旧用《玄德升闻之舞》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为《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变:一变象登台讲武,二变象漳、泉奉土,三变象杭、越来朝,四变象克殄并、汾,五变象肃清银、夏,六变象兵还振旅。每变乐章各一首。"诏可。



三年,元日朝贺毕,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寿,复用宫县、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为 定制。蠓又请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为四瑞乐章,备郊庙奠献,以代旧曲,诏从之。有司 虽承诏,不能奉行,故今阙其曲。

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至道元年,乃增作 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凡造九弦琴宫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龙 仙羽调、侧蜀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 来仪弄》、龙仙羽调《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三曲,商调十三曲, 角调二十三曲,徵调十四曲,羽调二十六曲,侧蜀调四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 瑟调七曲。造五弦阮宫调、商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 碧玉调、慢角调、金羽调变弦法各一。 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凡二 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四曲、商调十三曲、角调十一曲、徵调十曲、羽调十曲、 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碧玉调十四曲、慢角调十曲、金羽调三曲。 阮 成,以示中书门下,因谓曰:"雅乐与郑、卫不同,郑声泽,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 可以治心,原古圣之旨,尚存遗美。琴七弦,朕今增之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礼、乐、 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 阮四弦,增之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则五材并 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诏朱文济、蔡裔赍琴、阮诣中书弹新声,诏宰相及近侍咸听焉。由 是中外献赋颂者数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弦阮均配十二律,旋相为 宫,隔八相生,并协律吕,冠于雅乐,仍具图以献。上览而嘉之,迁其职以赏焉。自是遂 废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乐工习艺匪精,每祭享郊庙,止奏黄钟宫一调,未尝随月转律,望示条约。"乃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判寺郭贽同按试,择其晓习月律者,悉增月奉,自余权停廪给,再俾学习,以奖励之。虽颇振纲纪,然亦未能精备。盖乐工止以年劳次补,而不以艺进,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难于骤变。

景德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请修饰乐器,调正音律,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 权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监修乐器。后复以龙图尚待制戚纶同判寺事,乃命太乐、鼓吹两署 工校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宗谔因编次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 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

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张宫县阅试,召宰执、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 按律准,次令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 曲,复击镈钟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之曲,颇为 精习。上甚悦。旧制,巢笙、和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遂改

處。上又取太宗所撰《万国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晋曲》曰《定功之舞》,亲作乐辞,奏于郊庙。自时厥后,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 英之曲》尊英宗。

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皆协。又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遂诏补副乐正,赐袍 笏、银带,自余皆赐衣带、缗钱,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颇有伦理。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庙用乐,亲祀用宫县,有司摄事,止用登歌,自余大祀,未暇备乐。时既罢兵,垂意典礼,至是诏曰:"致恭明神,邦国之重事;升荐备乐,方册之彝章。 矧在尊神,固当严奉。举行旧典,用格明灵。自今诸大祠并宜用乐,皆同感生帝,六变、八变如《通礼》所载。"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详定所言:"东封道路稍远,欲依故事,山上圜台及山下封祀坛前俱设登歌两架,坛下设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觐坛前亦设二十架,更不设熊罴十二案。" 从之。

九月,都官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上言:"按礼文,飨太庙终献降阶之后,武舞止,太祝彻豆,《丰安之乐》作,一成止,然后《理安之乐》作,是谓送神。《论语》曰:'三家者以《雍》彻。'又《周礼》乐师职曰:'及彻,帅学士而歌彻。'郑玄曰:'谓歌《雍》也。'《郊祀录》载登歌彻豆一章,奏无射羽。然则宗庙之乐,礼有登歌彻豆,今于终献降阶之后即作《理安之乐》,诚恐阙失,望依旧礼增用。"诏判太常寺李宗谔与检讨详议以闻。宗谔等言:"国初撰乐章,有彻豆《丰安》曲辞,乐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从之。时以将行封禅,诏改酌献昊天上帝《禧安之乐》为《封安》,皇地祇《禧安之乐》为《禅安》,饮福《禧安之乐》为《祺安》,别制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二曲,每亲行礼用之。又作《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施于朝会、宴享,以纪瑞应。

十月,真宗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睹亚献、终献皆不作乐,因令检讨故事以闻。有司按《开宝通礼》,亲郊,坛上设登歌,皇帝升降、奠献、饮福则作乐;坛下设宫县,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则作。亚献、终献、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间。有司摄事,不设宫架、二舞,故三献、升降并用登歌。今山上设登歌,山下设宫县、二舞,其山上圜台亚献、终献准亲祠例,无用乐之文。于时特诏亚、终献并用登歌。

五年,圣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宫乐章,皆明皇亲制,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

位乐章,并望圣制。"诏可之。圣制荐献圣祖文舞曰《发祥流庆之舞》,武舞曰《降真观德之舞》。自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用三十六處。景灵宫以庭狭,止用二十

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郊庙二舞失序,愿下有司考议。"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周人奏《清庙》以祀文王,《执竞》以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亦各



有舞。至唐有事太庙,每室乐歌异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随变。属者,有司不详旧制,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其失明甚。请如旧制,宗庙酌献复用文舞,皇帝还版位,文舞退,武舞人。亚献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止。盖庙室各颂功德,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是时,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章献皇太后御前殿,见群臣,作《玉芝》《寿星》《奇木连理之曲》《厚德无疆》 《四海会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谢宗庙,帝耕籍田、享先农,率有乐歌。其后亲祀南郊、 享太庙、奉慈庙、大享明堂、祫享,帝皆亲制降神、送神、奠币、瓒稞、酌献乐章,余诏诸臣 为之。至于常祀、郊庙、社稷诸祠,亦多亲制。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并阅乐工,罢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于是,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亲篆之,以属太常。明年二月,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亘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處,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

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人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

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

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處,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 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 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竿,二十五 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 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 《春秋》号乐,总言 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稽诸古 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 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 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 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 事为君 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 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 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 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 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钟旧饰旋虫,改为龙。 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县磬。

先是,宋祁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谓宜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

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推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载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仲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后照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既随月协均,顾



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 县内始有晋鼓矣。

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大簇、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焉。

隋制,内宫县二十處,以大聲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钟,因而莫革。及是,乃诏访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處,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乐之节也。"诏可。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经、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寝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人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寝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寝、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则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其冬,帝躬款奉慈庙,乐县罢建鼓,始以磬代镈钟。

礼官又言:"《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宁等咸谓,不言佾者,明佾则干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据以为说,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县既用镈钟,其后相承,故仪坤等庙献武舞,备钟石之乐,尤为失礼。前诏议奉慈之乐,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镈钟,取阴教尚柔,以静为体。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颇戾经旨,请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乐埙,旧以漆饰,敕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旧以方画木为之,外图以时卉则可矣,而中设一色,非称也。先儒之说曰:'有柄,连底挏之。'郑康成以为设椎其

中撞之。今当剙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东方图以青,隐而为青龙;南方图以赤,隐而为丹凤;西方图以白,隐而为驺虞;北方图以黑,隐而为灵龟;中央图以黄,隐而为神蚓。撞击之法,宜用康成之说。"从之。又诏以新制双凤管付大乐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照因自造苇籥、清管、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种,求备雅器。诏许以大竽、大笙二种下大乐用之。

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柱;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帝乃亲制乐曲,以夹钟之宫、黄钟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灵宫,罢旧《真安之曲》。以黄钟之宫、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应钟之羽作《兴安》,以献宗庙,罢旧《理安之曲》。《景安》《兴安》惟乘舆亲行则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钟之徵、黄钟之宫、太簇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献五帝。以林钟之宫、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宁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罢旧《靖安之曲》。

于时制诏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侑,乃以黄钟之宫作《广安之曲》以奠币、《彰安之曲》以酌献。又诏,躬谒奉慈庙章献皇后之室,作《达安之曲》以奠瓒、《厚安》以酌献;章懿皇后之室,作《报安之曲》以奠瓒、《衍安》以酌献。皇帝人出作《乾安》,罢旧《降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黄钟之宫作《定安》以奠币、《英安》以酌献;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币、《肃安》以酌献;祈谷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币、《绍安》以酌献;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吕之宫作《献安》以奠币、《感安》以酌献;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宾之宫作《恭安》以奠币、《英安》以酌献;季秋大飨明堂,真宗配,以无射之宫作《诚安》以奠币、《德安》以酌献;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应钟之宫作《化安》以奠币、《韶安》以酌献。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为八十四,皆作声谱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独未施行。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财成颂体,告于神明,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参施群祀。

又为《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第一,释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声;第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用律及阴阳数配;第五,十二管长短;第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辰,通之于鞮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以授乐府,以考正声,以赐群臣焉。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员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



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填之工十六,设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县。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饰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乐图》二十篇,以载熔金铲石之法、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新旧律管之差。是月,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预观焉。自董监而下至工徒凡七百余人,进秩赏赐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乐并圣制及诸臣乐章用之。

先是,左司谏姚仲孙言:"照所制乐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为乐器之饰。臣愚,窃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七十年,一旦黜废而用新器,臣窃以为不可。"御史曹脩睦亦为言。帝既许照制器,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不听焉。

## ——券一百二十六《乐志一》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可否以闻。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已后,历代无有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为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釜,则量可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具进。"诏送度等并定以闻。

十月,度等言:"据邓保信黍尺二,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成尺,与蔡邕合。臣等检详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广为分,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太常刘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竞不能决。而蔡邕铜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今将保信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保信元尺一长五黍,一长七黍,又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复将实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类此。又阮逸、胡瑷钟律法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

黄钟之声。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广成尺,复将管内二百粒以黍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臣等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与逸等元尺及所实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铜称二量亦皆类此。臣等看详其钟、磬各一架,虽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难以定夺。"又言:"太祖皇帝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天下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其阮逸、胡瑗、邓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状进《周礼》度量法,其说疏舛,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言:"臣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睹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非之。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庙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同两制官详定以闻。七月,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钟磬不经镌磨者犹存三县奇七處,郊庙、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旧乐,官县用龙凤散鼓四面,以应乐节,李照废而不用,止以晋鼓一面应节。旧乐,建鼓四,并鞞、应共十二面,备而不击,李照以四隅建鼓与镈钟相应击之。旧乐,雷鼓两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击,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顺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摇鞉以应之。又所造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并行。今既复用旧乐,未审照所作乐器制度,合改与否?"诏:"悉仍旧制,其李照所作,勿复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于是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诚安》;皇帝升降行止曰《仪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庆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币曰《信安》,酌献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酌献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精安》,皇帝饮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亚献、终献皆曰《穆安》,彻豆曰《歆安》,送神曰《诚安》,归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余诏辅臣分撰。庚戌,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庆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庙《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徵变者,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凡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声为一曲:皆黄钟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皆无射为均;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



为三曲,亦无射为均,皆自黄钟宫人无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即依前谱次第成曲,其彻声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并肄于太常。

是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

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用之于明堂者。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以律计自倍半。说者云:"半者,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

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九为一處者,盖取十二钟当一月之辰,又加七律 焉;或以二十一为一處者,以一均声更加浊倍;或以十六为一處者,以一均清、正为十四, 宫、商各置一,是谓"县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處,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 数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施。

今太常钟县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盖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声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

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至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

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余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创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声,不可用。

诏可。

七月,御撰明堂无射官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彻豆用之。

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献五帝《精安之曲》,并用黄钟一均声,此乃国朝常祀、五时迎气所用旧法,若于亲行大飨,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

į.

申,水室在亥,盖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盖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则献神之乐亦当用五行本始月律,各从其音以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无射之均;太簇为角,献青帝;仲吕为徵,献赤帝;林钟为宫,献黄帝;夷则为商,献白帝;应钟为羽,献黑帝。"诏两制官同太常议,而尧臣等言:"大飨日迫,事难猝更。"诏俟过大礼详定以闻。

九月,帝服鞾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馆阁、台谏官阅雅乐,自宫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谱及御撰明堂乐曲音谱,并按习大乐新录,赐群臣。又出新制颂埙、匏笙、洞箫,仍令登歌以八音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场,赐大乐、鼓吹令丞至乐工徒吏缗钱有差。帝既阅雅乐,谓辅臣曰:"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将有事于明堂,然世鲜知音,其令太常并加讲求。"时言者以为镈钟、特磬未协音律,诏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太常荐太子中舍致仕胡瑷晓音,诏同定钟磬制度。

闰十一月,诏曰:

朕闻古者作乐,本以荐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袭,然必太平,始克明备。周武受命,至成王时始大合乐;汉初亦沿旧乐,至武帝时始定泰一、后土乐诗;光武中兴,至明帝时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时孝孙、文收始定钟律,明皇方成唐乐。是知经启善述,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

国初亦循用王朴、窦俨所定周乐,太祖患其声高,遂令和岘减一律,真宗始议随月转律之法,屡加按核。然念《乐经》久坠,学者罕传,历古研覃,亦未究绪。顷虽博加访求,终未有知声、知经可信之人。尝为改更,未适兹意。中书门下其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县,审定声律是非,按古合今,调谐中和,使经久可用,以发扬祖宗之功德,朕何惮改为?但审声、验书,二学鲜并,互诋胸臆,无所援据,慨然希古,靡忘于怀。

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大乐。王尧臣等言: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愿同详定,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

三年正月,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磐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诏两制及礼官参稽典制,议定国朝大乐名,中书门下审加详阅以闻。初,胡瑗请太祖庙舞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羽,真宗庙用羽龠,以象三圣功德。然议者谓国朝七庙之舞,名虽不同,而干羽并用,又庙制与古异。及瑷建言,止降诏定乐名而已。

七月,尧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庙、四时之祀,乐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



十五章,率以'安'名曲,岂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缘神灵、祖考安乐之故。臣等谨上议,国朝乐宜名《大安》。"诏曰:"朕惟古先格王随代之乐,亦既制作,必有称谓,缘名以讨义,由义以知德。盖名者,德之所载,有行远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绍尧,《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传之不朽,用此道也。国家举坠正失,典章交备,独斯体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悯然念兹,大惧列圣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听,是用申敕执事,远求博讲而考定其衷。今礼官、学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辞,以《大安》之议来复。且谓:艺祖之戡暴乱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 洎朕之承圣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祗览所议,熟复于怀。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圣恢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业,虽因世之迹各异,而靖民之道同归。以之播钟球、文羽籥、用诸郊庙、告于神明,曰'大'且'安',诚得其正。"

十二月,召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镈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于广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六,甬、衡并旋虫高八寸四分,遂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带每面纵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五年四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適监议大乐。是月,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官最尊者,但声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律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黄钟为律。臣会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等亦尝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是月,知谏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臣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啧。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人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圣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乐,召辅臣至省府、馆阁预观焉,赐详定官器币有差。八月,诏:"南郊姑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之。"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理,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之朝会,非先王荐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为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并新作晋鼓。乃以瑷为大理寺丞,逸复尚书屯田员外郎,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阴阳不和由大乐未定。帝曰:"乐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来,系时政得失,岂特乐所召哉?"二年,潭州上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龢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于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羲叟之言为验。八月,御制恭谢乐章。是月,诏恭谢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尊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



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皆肄于太常。

翰林学士王珪言:"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乎?然则乐虽盛而音亏,未知其所以为乐也。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夫所谓柷、敔者,圣人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击鼗,知鸣球与柷、敔之在堂,故传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堂上始置柷、敔。

又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礼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适一己之私也。谨案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宽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宽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宽之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烟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胜为陈馔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臣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间虚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间,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于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于天地之间,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于阳也;次灌地求神于阴,达于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县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于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珪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奠币歌《诚安》,酌献歌《德安》。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六十八,文舞罢,舍羽籥,执干戚,就为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庙,太乐令率工人以人,就位,文舞人,陈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人,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进退同时,行缀先定,步武容体,各应乐节。夫《玄德升闻之舞》象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习亦异,不当中易也。窃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谐,祖考来格,天子亲执珪币,'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

极矣。而舞者纷然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是,岂明有德、象有功之谊哉?国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阙如,名曰二舞,实一舞也。且如大朝会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备其数;郊庙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殊未为称。事有近而不可迹,礼有繁而不可省,所系者大,而有司之职不敢废也。伏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言:"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暇逸。践祚未几,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轶百王之上。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亡以诏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后礼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于乐节有议论,率以时考正之。"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以宗庙乐节而有请者三:

其一、今祠太庙《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则始终之节未明。请祠祭用乐,一奏将终,则戛敔而声少止,击柷则乐复作,以尽合止之义。

其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未齐,短长不协,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请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九变用九,则乐舞始终莫不应节。

其三、周人尚臭,盖先灌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请先灌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

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人,《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

其二、今朝会仪:举第一爵,官县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庆云》《嘉 禾》《灵芝之曲》。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请: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 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雲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 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 下之乐交作。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酂级,各六十四。文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余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人。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



#### 翟羽为之。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椁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酂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钧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镎,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其五、古之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数相敌,非也。盖乡射乃列国大夫、士之礼,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

其六、今宫县四隅虽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德中,诏四建鼓并左右鞞、应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鞞、应在建鼓旁,是亦朔鼙、应鼙之类。请将作乐之时,先击鼙,次击应,然后击建鼓。

其七、今乐县四隅设建鼓,不击,别施散鼓于乐县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诏可,而乐工积习亦不能废。李照议作晋鼓,以为乐节。请乐县内去散鼓,设晋鼓以鼓金秦。

其八、古者,瞽朦、眡瞭皆掌播鼗,所以节一唱之终。请宫县设鼗,以为乐节。

其九、以天子礼求之,凡乐事播發,击颂磬、笙磬,以钟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乐;戛击则柷、敔,球则玉磬,搏拊所以节乐,琴瑟所以咏诗,皆堂上乐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进之使在上,若击石拊石,则当在庭。后世不原于此,以春秋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遂于堂上设歌钟、歌磬,盖歌钟则堂上歌之,堂下以鼓应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钟,则以节歌是已,岂堂上有钟邪?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贺循奏置登歌簨虞,采玉造小磬,盖取舜庙鸣球之制。后周登歌,备录钟磬,隋、唐迄今,因袭行之,皆不应礼。请正、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钟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是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矣。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故《仪礼》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處之下,系以偶歌琴瑟,非所谓升歌贵人声之义。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权。盖乐有八音,所以行八风,是以舞佾与钟磬俱用八为数。请罢庭中歌者,堂上歌为八,琴瑟之数放此,其筝、阮、筑悉废。

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县远。汉、唐以来,宫室之制浸广,堂上益远庭中,其上下乐节苟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卷一百二十七《乐志二》

元丰三年五月,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赴详定所议乐,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镇与几参考得失。而几亦请命杨傑同议,且请如景祐故事,择人修制大乐。诏可。

初,傑言大乐七失:

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舂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 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 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 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 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 歌,是谓依咏;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 非人效乐者,此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 古制也。

二曰八音不谐,钟磬阙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

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余。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声;声烦而掩众器,遂至夺伦,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节奏与众器同,宜勿连击。

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



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

五曰乐失节奏。乐之始,则翕然如众羽之合;纵之,纯如也;节奏明白,皦如也;往来条理,绎如也:然后成。今乐声不一,混殽无叙,则失于节奏,非所谓成也。

六曰祭祀、飨无分乐之序。盖金石众作之谓奏,咏以人声之谓歌。阳律必奏,阴吕必歌,阴阳之合也。顺阴阳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飨祖庙,不奏无射;秋飨后庙,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无专祠用乐之制,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

七曰郑声乱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郑无象而难知,圣人惧其难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万世。今古器尚存,律吕悉备,而学士、大夫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则雅、郑不得不杂。愿审调钟琯,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通习,则郑声莫能乱雅。

遂为十二均图,并上之。

其论以为:"律各有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余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徵;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徵有变声。凡律吕之调及其宫、乐章,具著于图。"

帝取所上图,考其说,乃下镇、几参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钟乃当李照之太簇,其编钟、编磬虽有四清声,而黄钟、大吕正声舛误;照之编钟、编磬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夹钟,则声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时设而不用。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镇等因请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咏之,中和之声庶可以考。请下朴二律。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制之。而太常以为大乐法度旧器,乞留朴钟磬,别制新乐,以验议者之术。诏以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

几等谓:"新乐之成,足以荐郊庙,传万世。其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旧用夹钟之均三奏,谓之夹钟为宫;夷则之均二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簇为

徵、姑洗为羽。而《大司乐》'凡乐,圈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圈钟者,夹钟也'。用夹钟均之七声,以其宫声为始终,是谓圜钟为宫;用黄钟均之七声,以其角声为始终,是谓黄钟为角;用太簇均之七声,以其徵声为始终,是谓太簇为徵;用姑洗均之七声,以其羽声为始终,是谓姑洗为羽。今用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则祀天之乐无夷则、林钟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夹钟宫、黄钟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礼也,宜用夹钟为宫。其黄钟为角,则用黄钟均,以其角声为始终;太簇为徵,则用太簇均,以其徵声为始终;姑洗为羽,则用姑洗均,以其羽声为始终。祭地祇,享宗庙,皆视此均法以度曲。"

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声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轻重与律吕相应。钟三等,王朴钟所谓"声疾而短闻"者也,阮逸、胡瑗钟所谓"声舒而远闻"者也,惟李照钟有旋虫之制。钟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则正律相应,清声自足。其堂上堂下篪、笛率从新制,而调琴、瑟、阮、筑、埙诸器,随所下律。诏悉从之。乃缉新器用,徙置太常,辟屋以贮藏之。考选乐工,汰其椎钝癃老,而优募能者补其阙员,立为程度,以时习焉。

初,皇祐中,益州进士房庶论尺律之法,以为尝得古本《汉书》,言在《律历志》。范镇以其说为然,请依法作为尺律,然后别求古乐参考。于是庶奉诏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为非。诏镇与几等定乐,镇曰:"定乐当先正律。"帝然之。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乐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乃复上奏曰:"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之法,非三代莫能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铸铜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朴乐才下半律,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钟声郁而不发,无足议者。照之律虽是,然与其乐校,三格自相违戾。且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也。方刘几奏上时,臣初无所预。臣顷造律,内外有损益,其声和,又与古乐合。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开元中,有以画图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应经义。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

四年十一月,详定所言:"'搏拊、琴、瑟以咏',则堂上之乐,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则堂下之乐,以象万物之治。后世有司失其传,歌者在堂,兼设钟磬;宫架在庭,兼设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并非其序。请亲祠宗庙及有司



摄事,歌者在堂,不设钟磬;官架在庭,不设琴瑟;堂下匏竹,不寘于床。其郊坛上下之乐,亦以此为正,而有司摄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官县推之,则天子钟、磬、镈十二處为官县,明矣。故或以为配十二辰,或以为配十二次,则處无过十二。先王之制废,学者不能考其数。隋、唐以来,有谓官县当二十處,甚者又以为三十六處。方唐之盛日,有司摄事,乐并用官县。至德后,太常声音之工散亡,凡郊庙有登歌而无宫县,后世因仍不改。请郊庙有司摄事,改用宫架十二處。"太常以谓用宫架十二處,则律吕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如礼:宫架四面如辰位,设镈钟十二處,而甲、丙、庚、壬设钟,乙、丁、辛、癸设磬,位各一處;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气。宗庙、郊丘如之。

五年正月,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论乐器、律曲不应古法,复下杨傑议。傑论防增编钟、编磬二十有四为簨制,管箫视钟磬数,登歌用玉磬,去乐曲之近清声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与刘几同。请以晋鼓节金奏。考经、礼,制簨虡教国子、宗子舞,用之郊庙,为何所取?而范镇亦言:"自唐以来至国朝,三大祀乐谱并依《周礼》,然其说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于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簇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今叶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说,而不见《周礼》正文,所以称本寺均差互,其说难行。"帝以乐律绝学,防草莱中习之尤难,乃补防为乐正。

六年春正月,御大庆殿,初用新乐。二月,太常言:"郊庙乐處,若遇雨雪,望祭即设于殿上。"三月,礼部言:"有司摄事,祀昊天舞名,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亚、终献曰《神嫔锡羡》;太庙初献曰《孝熙昭德》,亚、终献曰《礼洽储祥》。"诏可。九月,礼部言:"《周礼》,凡大祭祀,王出人则奏《王夏》,明入庙门已用乐矣。今既移祼在作乐之前,皇帝诣罍洗奏《乾安》,则入门亦当奏《乾安》,庶合古制。其人景灵宫及南郊遗门,乞如之。"

七年正月,诏从协律郎荣咨道请,于奉宸库选玉造磬,令太常审定音律。六月,礼部言:"亲郊之岁,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遣冢宰摄事,礼容乐舞谓宜加于常祀。而其乐虞二十、乐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与常岁南北郊上公摄事无异,未足以称钦崇之意。乞自今准亲祠用三十六虞,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三十有四。"诏可。

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诏臣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之上,依旧同编钟以登歌。今年亲祠明堂,请用之,以章明盛典。"从之。三年,范镇乐成,上其所制乐章三、铸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衡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书及图法。帝与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皆往观焉。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

\$ } }

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官、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虞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

镇为《乐论》,其自叙曰:"臣昔为礼官,从诸儒难问乐之差谬,凡十余事。厥初未习,不能不小牴牾。后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贯穿,悉取旧书,去其牴牾,掇其要,作为八论。"其《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言在《律历志》。

《论钟》曰:夫钟之制,《周官·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即言鼓间与舞佾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

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隧、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于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厘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镈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钟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钟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

### 《论磬》曰:

臣所造编磬,皆以《周官·磬氏》为法,若黄钟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长而三分损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长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声,不亦远乎?钟有齐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为之长短、厚薄,而其声和,此出于自然,而圣人者能知之,取以为法,后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则不足为法矣。

特勢则四倍其法而为之。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 用特磐,非也。今已升祔后庙,特磐遂为无用之乐。臣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



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

### 《论八音》曰:

匏、土、革、木、金、石、丝、竹,是八物者,生天地间,其体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圣 人制为八器,命之商则商,命之宫则宫,无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间至相戾之物无不 同,此乐所以为和而八音所以为乐也。

乐下太常,而杨傑上言:"元丰中,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今镇新定乐法,颇与乐局所议不同。且乐经仁宗命作,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岂可用镇一说而遽改之?"遂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其《议乐章》曰:

国朝大乐所立曲名,各有成宪,不相淆杂,所以重正名也。故庙室之乐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是也。今镇以《文明之曲》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难以施于宗庙、朝廷。

#### 《议宫架加磬》曰:

镇言:"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官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按《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處,宗庙与殿庭同。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钟,余如宫架之制。今以镈钟、特磬并设之,则为四十八架,于古无法。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皇帝兴,宫架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未闻皇帝出人,以特磬为节。

#### 《议十六钟磬》曰:

镇谓:"清声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處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徒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

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速越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乘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 再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 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透速之状;再鼓,皆并人行,以八为四;再鼓,皆 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 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

##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 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 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再鼓,



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遵。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 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 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

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沂按阅,以谓节奏详备, 自是朝会则用之。

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而不备,退而考元 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属,独陈太社 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帱帗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元符元年十一月,诏登歌、钟、磬并依元丰诏旨,复先帝乐制也。

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文多,故弗著焉。

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

汉津至是年九十余矣,本剩员兵士,自云居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皇

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或谓汉津旧尝执役于范镇,见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说而托于李良。

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乃称朕咨诹之意焉。"

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官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絛云。

秋七月,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人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卷一百二十八《乐志三》

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



按,金钧、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阙,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谓汉津也。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武,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五年九月,诏曰:"乐不作久矣! 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绪;建官分属,设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尝诏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并之礼官。夫舜命夔典乐,命伯夷典礼,礼乐异道,各分所守,岂可同职? 其大晟府名可复仍旧。"

又诏曰:"乐作已久,方荐之郊庙,施于朝廷,而未及颁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议颁新 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先降三京四辅,次帅府。"

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徵角之音,五声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刘诜所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初,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礼部员外郎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几至乐府,朝廷从之。至是,诜亦上徵声,乃降是诏。

三年五月,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四年四月,议礼局言:"国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设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诏可。六月,诏近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以备祠祀先圣,本周官教国子之制。然士子肄业上庠,颇闻耻于乐舞与乐工为伍、坐作、进退。盖今古异时,致于古虽有其迹,施于今未适其宜。其罢习二舞,愿习雅乐者听。

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为八论:

其一曰:乐由阳来,阳之数极于九,圣人摄其数于九鼎,寓其声于九成。阳之数复而

《宋史》

为一,则宝鼎之卦为《坎》;极而为九,则彤鼎之卦为《离》。《离》,南方之卦也。圣人以盛大光明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

其二曰:后世以黍定律,其失乐之本也远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汉,盖承《六经》散亡之后,闻古人之绪余而执以为法,声既未协,乃屡变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数十等,而至和之声愈求而不可得也。《传》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秬黍云乎哉?

其三曰:焦急之声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和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

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为先务,后世知为崇配、布政之宫,然要妙之旨,秘而不传,徒区区于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则居青阳,角声乃作;盛德在火,则居明堂,徵声乃作;盛德在金,则居总章,商声乃作;盛德在水,则居玄堂,羽声乃作;盛德在土,则居中央,宫声乃作。其应时之妙,不可胜言。一岁之中,兼总五运,凡丽于五行者,以声召气,无不总摄。鼓宫,宫动,鼓角,角应: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则永膺寿考,历数过期,不亦宜乎?

其五曰:魏汉津以大极元气,函三为一,九寸之律,三数退藏,故八寸七分为中声。 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宫架环列,以应十二辰;中正之声,以应二十四 气;加四清声,以应二十八宿。气不顿进,八音乃谐。若立春在岁元之后,则迎其气而用 之,余悉随气用律,使无过不及之差,则所以感召阴阳之和,其法不亦密乎?

其六曰:乾坤交于亥,而子生于黄钟之宫,故禀于乾,交于亥,任于壬,生于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声具焉。汉津以四清为至阳之气,在二十八宿为虚、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统十二律。每清声皆有三统:申、子、辰属于虚而统于子,已、酉、丑属于昴而统于丑,寅、午、戌属于星而统于寅,亥、卯、未属于房而统于卯。中正之声分为二十四宿,统于四清焉。

其七曰:昔人以乐之器有时而弊,故律失则求之于钟,钟失则求之于鼎,得一鼎之 龠,则权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浑沦之体,律吕以达阴阳之情,天地之间,无不统 摄,机缄运用,万物振作,则乐之感人,岂无所自而然耶?

其八曰:圣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乐,以谓帝舜之乐以教胄子,乃颁之于宗学;成



周之乐,掌于成均,乃颁之府学、辟雍、太学;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乐者皆赐之:于是一中正之声被天下矣。汉施郑声于朝廷,唐升夷部于堂上,至于房中之乐,唯恐淫哇之声变态之不新也。圣上乐闻平淡之音,而特诏有司制为宫架,施之于禁庭,房中用雅乐,自今朝始云。

又为图十二:一曰五声,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应二十八宿,四曰七均应二十八宿, 五曰八十四调,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应二十四气,八曰十二律钟正声,九曰堂上 乐,十曰金钟玉磬,十一曰宫架,十二曰二舞。图虽不能具载,观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 意矣:

天地相合,五数乃备,不动者为五位,常动者为五行,五行发而为五声。律吕相生, 五声乃备,布于十二律之间,犹五纬往还于十有二次,五运斡旋于十有二时。其图五声以此。

两仪既判,八卦肇分。气盈而动,八风行焉。颛帝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方是时,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备,后圣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声者,制而为八音,以声召气,八风从律。其图八音以此。

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声召气,吻合元精。其图十二律应二十八宿以此。

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犹宫声处中为四声之纲。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于合乐者,盖乐方七角属木,南方七徵属火,西方七商属金,北方七羽属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属,而每方之中,七均备足。中央七宫管摄四气。故二十八舍应中正之声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应七均之声者,和声之术也。其图七均应二十八宿以此。

合阴阳之声而文之以五声,则九六相交,均声乃备。黄钟为宫,是谓天统;林钟为徵,是谓地统;太簇为商,是谓人统。南吕为羽,于时属秋;姑洗为角,于时属春;应钟为变宫,于时属冬;蕤宾为变徵,于时属夏。旋相为宫,而每律皆具七声,而八十四调备焉。其图八十四调以此。

自黄钟至仲吕,则阳数极而为《乾》,故其位在左;蕤宾至应钟,则阴数极而为《坤》,故其位在右。阴穷则归本,故应钟自生阴律;阳穷则归本,故仲吕自归阳位。律吕相生,起于《复》而成于《乾》,终始皆本于阳,故曰"东由阳来",六吕则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则为《乾》《坤》之爻,合则为《既济》《未济》之卦。自黄钟至仲吕为《既济》,故属阳而居左;自蕤宾至应钟为《未济》,故属阴而居右。《易》始于《乾》《坤》而终《既济》《未济》,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气交际于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图十二律所生以此。

二十四气差之毫厘,则或先天而太过,或后天而不及。在律为声,在历为气。若气方得节,乃用中声;气已及中,犹用正律。其图十二律应二十四气以此。

汉津曰:"黄帝、夏禹之法,简捷径直,得于自然,故善作乐者以声为本。若得其声,则形数、制度当自我出。今以帝指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图十二律钟正声以此。

堂上之乐,以人声为贵,歌钟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乐,曲不协律,歌不择人,有先制谱而后命辞。奉常旧工,村野癃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选择惟艰,故堂上之乐铿然特异焉。其图堂上乐以此。

金玉之精,禀气于乾,故堂上之乐,钟必以金,磐必以玉。《历代乐仪》曰:"歌磐次歌钟之西,以节登歌之句。"即《周官》颂磬也。神考肇造玉磬,圣上绍述先志,而堂上之乐方备,非圣智兼全、金声而玉振之者,安能与于天道哉?其图金钟玉磬以此。

《大晟》之制,天子亲祀圆丘,则用景钟为君围,镈钟、特磬为臣围,编钟、编磬为民围,非亲祀则不用君围。汉津以谓:"宫架总摄四方之气,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處在下而以四方之兽,以象凤仪、兽舞之状。龙簨崇牙,制作华焕。"其图宫架以此。

新乐肇兴,法夏籥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终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武舞九成,终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每成进退疾徐,抑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文武八佾,左执籥,右秉翟。盖籥为声之中,翟为文之华,秉中声而昌文德。武舞八佾,执干戈而进,以金鼓为节。其图二舞以此。

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钟,曰镈钟,曰编钟,曰金钧,曰金镯,曰金铙,曰金铎。 其说以谓:

景钟乃乐之祖,而非常用之乐也。黄帝五钟,一曰景钟。景,大也。钟,四方之声,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钟大,世莫识其义久矣。其声则黄钟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时弗考,风至则鸣,镈钟形声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摄四方之气。编钟随月用律,杂比成文,声韵清越。钧、镯、铙、铎,古谓之四金。鼓属乎阳,金属乎阴。阳造始而为之倡,故以金钧和鼓;阳动而不知已,故以金镯节鼓。阳之用事,有时而终,故以金铙止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铎通鼓。金乃《兑音》,《兑》为口舌,故金之属皆象之。

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编磬。其说以谓:

"依我磐声",以石有一定之声,众乐依焉,则钟磐未尝不相须也。往者,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磐,若已升祔后庙,遂置而不用。如此,则金石之声小大不侔。《大晟》之制,金石并用,以谐阴阳。汉津之法,以声为主,必用泗滨之石,故《禹贡》必曰"浮磬"者,远土而近于水,取之实难。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为之,其声沉下,制作简质,理宜改造焉。





丝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说以谓:

汉津诵其师之说曰:"古者,圣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阳,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数也。师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盖阳之数成于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琴书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额长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气;岳阔三分,以象三才;岳内取声三尺六寸,以象期三百六十日;龙断及折势四分,以象四时:共长三尺九寸一分,成于三,极于九。九者,究也,复变而为一之义也。《大晟》之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二十有四,极三才之阴数而七十有二,以象一岁之候。既罢筝、筑、阮,丝声稍下,乃增瑟之数为六十有四,则八八之数法乎阴,琴之数则九十有九而法乎阳。"

竹部有三: 曰长篴, 曰篪, 曰箫。其说以谓:

遼以一管而兼律吕,众乐由焉。三窍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窍为篴,六律之声备焉。篪之制,采竹窍厚均者,用两节,开六孔,以备十二律之声,则篪之乐生于律。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准凤鸣;以一管为一声。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

匏部有六: 曰竽笙, 曰巢笙, 曰和笙, 曰闰余匏, 曰九星匏, 曰七星匏。其说以谓:

列其管为箫,聚其管为笙。凤凰于飞,箫则象之;凤凰戾止,笙则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于下。前古以三十六簧为竽,十九簧为巢,十三簧为和,皆用十九数,而以管之长短、声之大小为别。八音之中,匏音废绝久矣。后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闰余。十者,土之成数;三者,木之生数,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阳而生,九者,阳数之极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鸟敛翼,鸟,火禽,火数七也。

土部有一: 曰埙。其说以谓:

释《诗》者以埙、篪异器而同声,然八音孰不同声,必以埙、篪为况?尝博询其旨,盖八音取声相同者,惟埙、篪为然。埙、篪皆六孔而以五窍取声。十二律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二者,其窍尽合则为黄钟,其窍尽开则为应钟,余乐不然。故惟埙、篪相应。

革部十有二:曰晋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雷鼓,曰雷鼗,曰灵鼓,曰灵鼗,曰路鼓,曰路鼓,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说以谓:

凡言乐者,必曰钟鼓,盖钟为秋分之音而属阴,鼓为春分之音而属阳。金奏待鼓而后进者,雷发声而后群物皆鸣也;鼓复用金以节乐者,雷收声而后蛰虫坯户也。《周官》以晋鼓鼓金奏,阳为阴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节众乐。夏加四足,谓之足鼓;商贯之以柱,谓之楹鼓;周县而击之,谓之县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锡诸侯乐,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以鼗将之。柷先众乐,鼗则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声以祀天也;

以灵鼓鼓社祭,以天为神,则地为灵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节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辅相于乐,今用节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今奏击拊,以革为之,实之以糠,升歌之鼓节也。

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其说以谓:

柷之作乐,敔之止乐,汉津尝问于李良,良曰:"圣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义,如斯而已。柷以木为底,下实而上虚。《震》一阳在二阴之下,象其卦之形也。击其中,声出虚,为众乐倡。《震》为雷,雷出地奋,为春分之音,故为众乐之倡,而外饰以山林物生之状。《艮》位寅,为虎,虎伏则以象止乐。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阳数之穷。戛之以竹,裂而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为十二,阴数。十二者,二六之数,阳穷而以阴止之。"

又有度、量、权、衡四法,候气、运律、教乐、运谱四议,与律历、运气或相表里,甚精微矣,兹独采其言乐事显明者。凡为书二十卷。说者以谓蔡京使昺为缘饰之,以布告天下云。

政和二年,赐贡士闻喜宴于辟雅,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兵部侍郎刘焕言:"州郡岁贡士,例有宴设,名曰'鹿鸣',乞于斯时许用雅乐,易去倡优淫哇之声。"八月,太常言:"宗庙、太社、太稷并为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设宫架乐舞,独为未备,请迎神、送神、诣罍洗、归复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亚终献、望燎乐曲,并用宫架乐,设于北墉之北。"诏皆从之。

三年四月,议礼局上亲祠登歌之制:大朝会同。

金钟一,在东;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钟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钟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又于午阶之东,太庙则于泰阶之东,宗祀则于东阶之西,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东。设篴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为一列,西上。大朝会,和笙在笛南。埙一,在篴南。大朝会在篪南闰余匏一,第一,各在巢笙南。又于午阶之西,太庙则于泰阶之西,宗祀则于西阶之东,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西。设篴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为一列,东上。埙一,在篴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箫一,在九星匏西。钟、磬、柷、敔、博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太庙、宗祀、大朝会则于殿上。埙、篪、笙、篴、箫、匏工并立于午阶之东西。太庙则于泰阶之东西,宗祀则于两阶之间,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东西。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處之西,东向。乐正紫公服,大朝会服绛朝服,方心曲领、绯白大带、金铜革带、乌皮履。乐工黑介帻,执麾人平巾帻:并绯绣鸾衫、白绢夹裤、抹带。大朝会同。





又上亲祠宫架之制:景灵宫、宣德门、大朝会附。

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东方,编钟起北,编磬间之,东向。西方,编磬起北,编钟间之,西向。南方,编磬起西,编钟间之;北方,编钟起西,编磬间之:俱北向。设十二镈钟、特磬于编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镈钟三、特磬三。东方,镈钟起北,特磬间之,东向。西方,特磬起北,镈钟间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镈钟间之;北方,镈钟起西,特磬间之:皆北向。景灵宫、天兴殿镈钟、编钟、编磬如每岁大祠宫架陈设。

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应鼓在右。设柷、敔于北架内:柷一,在道东;敔一,在道西。设瑟五十二,朝会五十六。宣德门五十四。列为四行:二行在柷东,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门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门二十。并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并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门七弦、九弦各二十五,并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门三十二。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间,左二、右一。次,第二十有八;宣德门、大朝会三十。次,等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门三十六。朝会篪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埙一十有八;宣德门、朝会二十。次,遂二十有八:并分左右。宣德门篷三十六。朝会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鼓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鼓各一,在右:地祇:灵鼓、灵鼗各二。太庙:路鼓、路鼗各二。大朝会晋鼓二。宣德门不设。并在三弦、五弦琴之间,东西相向,晋鼓一,在匏笙间,少南北向。

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门四十。朝会三十有六。次柷、敔,东西相向,列为四行,左右各二行。乐师四人,在歌工之南北,东西相向。运谱二人,在晋鼓之左右,北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處之右,东向。副乐正同乐正服,大朝会同乐正朝服。乐师绯公服,运谱绿公服,大朝会介帻、绛韝衣、白绢抹带。乐工执麾人并同登歌执摩人服。朝会同。

又上亲祠二舞之制:大朝会同。

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文舞分立于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执纛在前,东西相向。舞色长二人,在执纛之前,分东西。若武舞则在执旌之前。引武舞,执旌二人,鼗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金钧四人,奏金钧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于宫架之东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后。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引文舞头及文舞郎并进贤冠、黄鸾衫、银褐裙、绿榼裆、革带、乌皮履;引武舞头及武舞郎并平巾帻、绯鸾衫、黄画甲身,紫袷裆、豹文大口裤、起梁带,乌皮鞾。引武舞人,武弁、绯绣鸾衫、抹额、红锦臂韝、白绢裤、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同。

#### 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

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编钟之北,稍西;敔一,在编磬之北, 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 瑟一,在编钟之南,西上。编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坛下午阶之东,太庙、别庙则于殿下泰阶 之东,明堂、祠庙则于东阶之西。设篴一、篪一、埙一,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 一,在廣南:第一,在塌南。午阶之西亦如之,东上。太庙、别庙则于泰阶之西,明堂、祠庙则 于西阶之东。钟、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明堂、太庙、别庙于殿上,祠庙于堂 上。埙、篪、笙、篴、箫工并立于午阶东西。太庙、别庙于太阶之东西,明堂、祠庙于两阶之间,若 不用宫架,即登歌工人并坐。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 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處之西,东向。乐正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平巾帻,乐工黑介帻,并 绯绣鸾衫、白绢抹带。 三京帅府等每岁祭社稷,祀风师、雨师、雷神,释尊文官王,用登歌乐,陈设 乐器并同,每岁大、中祠登歌。

## 又上太祠宫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设镈钟三,各依月律。编钟一,编磬一。北方,应钟起西,编钟次之,黄钟次 之,编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东方,太簇起北,编钟次之,夹钟次之,编磬次之,姑洗 次之,皆东向。南方,仲吕起东,编钟次之,蕤宾次之,编磬次之,林钟次之,皆北向。西 方,夷则起南,编钟次之,南吕次之,编磬次之,无射次之,皆西向。设十二特磬,各在镈 钟之内。

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架内、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 祗以灵鼓、灵鼗,太庙、别庙以路鼓、路鼗。 分东西,在歌工之侧。 瑟二,在柷东。次,一弦、三 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二,各为一列。 敔西亦如之。 巢笙、箫、竽、篪、埙、篴各四,为四 列,在雷鼓之后;若地祗即在灵鼓后,太庙、别庙在路鼓后。晋鼓一,在篴之后;俱北向。副乐 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 一名,在宫架西,北向。副乐正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及乐正平巾帻,服同登歌乐 工。凡轩架之乐三面,其制,宫架之南面:判架之乐二面,其制,又去轩架之北面;特架之乐一面。 文武二舞并同亲祠,惟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袍、银褐裙、白绢抹带,与亲祠稍异。

# 诏并颁行。

五月,帝御崇政殿,亲按宴乐,召侍从以上侍立。诏曰:"《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 未施于宴飨。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殿庭,五声既具,无浪溅焦急之声,嘉与 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于是令尚书省立法,新徵、角二调曲谱已 经按试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后续有谱,依此。其宫、商、羽调曲谱自从旧,新乐器五声、





八音方全。埙、篪、匏、笙、石磬之类已经按试者,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教坊、钧容直、开封府各颁降二副。开封府用所颁乐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钧容直及中外不得违。今辄高下其声,或别为他声,或移改增损乐器,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旧阙徵、角二调,及无土、石、匏三音,今乐并已增人。诏颁降天下。九月,诏:"《大晟乐》颁于太学、辟雍,诸生习学,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纱、皂缘,绅带,佩玉。"从刘昺制也。

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气,有生有克,四时之禁,不可不颁示天下。盛德在木,角声乃作,得羽而生,以徵为相;若用商则刑,用宫则战,故春禁宫、商。盛德在火,徵声乃作,得角而生,以宫为相;若用羽则刑,用商则战,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宫声乃作,得徵而生,以商为相;若用角则刑,用羽则战,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声乃作,得宫而生,以羽为相;若用徵则刑,用角则战,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声乃作,得商而生,以角为相;若用宫则刑,用徵则战,故冬禁宫、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载,深切著明者也。作乐本以导和,用失其宜,则反伤和气。夫淫哇殽杂,干犯四时之气久矣。陛下亲洒宸翰,发为诏旨,淫哇之声转为雅正,四时之禁亦右所颁,协气则粹美,绎如以成。"诏令大晟府置图颁降。

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如以无射为黄钟宫,以夹钟为中吕宫,以夷则为仙吕宫之类。又加越调、双调、大食、小食,皆俚俗所传,今依月律改定。"可。

六年,诏:"先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久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砻,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又诏:"《大晟》雅乐,顷岁已命儒臣著乐书,独宴乐未有纪述。其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以为《宴乐新书》。"十月,臣僚乞以崇宁、大观、政和所得珍瑞名数,分命儒臣作为颂诗,协以新律,荐之郊庙,以告成功。诏送礼制局。

七年二月,典乐裴宗元言:"乞按习《虞书》赓载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关睢》《麟趾》《驺虞》《鹊巢》《鹿鸣》《文王》《清庙》之诗。"诏可。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

三月,议礼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则有羽无籥,谓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则有干无戚,谓之干舞。武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于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尝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协古制。"

又言:"伶州鸠曰:'大钧有镈无钟,鸣其细也;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然则钟,大器也;镈,小钟也。以宫、商为钧,则谓之大钧,其声大,故用镈以鸣其细,而不用钟;以

相保,和平出焉。是镈、钟两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后世之镈钟,非特不分大 小,又混为一器,复于乐架编钟、编磬之外,设镈钟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盖镈钟犹之 特磐,与编钟、编磐相须为用者也。编钟、编磐,其阳声六,以应律:其阴声六,以应吕。 既应十二辰矣,复为镈钟十二以配之,则于义重复。乞宫架乐去十二镈钟,止设一大钟 为钟、一小钟为镈、一大磬为特磬,以为众声所依。"诏可。 四月,礼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严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来天神而礼之,

角、徵、羽为钧,则谓之小钧,其声细,故用钟以昭其大,而不用镈。 然后细大不逾,声应

其义一也。则明堂宜同郊祀,用礼天神六变之乐,其宫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 泽,各有大乐宫架,自来明堂就用大庆殿大朝会宫架。今明堂肇建,欲行创置。"

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运政治颁于天下。是月也,凡乐之声,以应钟为 宫、南吕为商、林钟为角、仲吕为闰徵、姑洗为徵、太簇为羽、黄钟为闰宫。 既而中书省 言:"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应钟为宫,则南吕为商、林钟 为角、仲吕为闰徵、姑洗为徵、太簇为羽、黄钟为闰宫;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应钟 为宫,则当用大吕为商、夹钟为角、仲吕为闰徵、蕤宾为徵、夷则为羽、无射为闰宫。 明堂 颁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从之,仍改正诏书行下。

自是而后,乐律随月右旋。

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时。乐以黄钟为宫、太簇 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闰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闰宫。调以羽,使气适平。

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乐以大吕为宫、夹钟为商、仲吕为角、林钟为闰徵、夷 则为徽、无射为羽、黄钟为闰宫。客气少阴火,调以羽,尚羽而抑徵。

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阳左个。乐以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夷则为闰徵、南 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闰宫。客气少阳相火,与岁运同,火气太过,调宜羽,致其和。

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阳。乐以夹钟为宫、仲吕为商、林钟为角、南吕为闰徵、无射为 徵、黄钟为羽、太簇为闰宫。调以羽。

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阳右个。乐以姑洗为宫、蕤宾为商、夷则为角、无射为闰徵、应 钟为徵、大吕为羽、夹钟为闰宫。 客气阳明,尚徵以抑金。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乐以仲吕为宫、林钟为商、南吕为角、应钟为闰徵、黄钟为 徵、太簇为羽、姑洗为闰宫。调官尚徵。

仲夏之月,御明堂。乐以蕤宾为宫、夷则为商、无射为角、黄钟为闰徵、大吕为徵、夹 钟为羽、仲吕为闰宫。客气寒水,调宜尚官以抑之。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乐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为闰徵、太簇为



徵、姑洗为羽、蕤宾为闰宫。调宜尚宫,以致其和。

孟秋之月,御明堂总章左个。乐以夷则为宫、无射为商、黄钟为角、太簇为闰徵、夹钟为徵、仲吕为羽、林钟为闰宫。调宜尚商。

仲秋之月,御明堂总章。乐以南吕为宫、应钟为商、大吕为角、夹钟为闰徵、姑洗为徵、蕤宾为羽、夷则为闰宫。调官尚商。

季秋之月,御明堂总章右个。乐以无射为宫、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姑洗为闰徵、仲吕为徵、林钟为羽、南吕为闰宫。调宜尚羽,以致其平。

闰月,御明堂,阖左扉。乐以其月之律。

十一月,知永兴军席旦言:"太学、辟雍士人作乐,皆服士服,而外路诸生尚衣襕幞,望下有司考议,为图式以颁外郡。"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乐。按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气,大飨之日当用中声乐。今看详古之神瞽考中声以定律,中声谓黄钟也,黄钟即中声,非别有一中气之中声也。考阅前古,初无中、正两乐。若以一黄钟为正声,又以一黄钟为中声,则黄钟君声,不当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黄钟之次,阴吕也,臣声也。今减黄钟三分,则入大吕律矣。易其名为黄钟中声,不唯纷更帝律,又以阴吕臣声僭窃黄钟之名。若依《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声而用中声也。以黄钟为正声,易大吕为中声之黄钟,是帝律所起,黄钟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阳扶阴,退律进吕,为害斯大,无甚于此。今来宗祀明堂,缘八月中气未过,而用中声乐南吕为宫,则本律正声皆不得预。欲乞废中声之乐,一遵帝律,止用正声,协和天人,刊正讹谬,著于《乐书》。"诏可。攸又乞取已颁中声乐在天下者。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书:

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登歌官架,用于明堂,渐见就绪,乞报大晟府者凡八条:

一,太、正、少钟三等。旧制,编钟、编磬各一十六枚,应钟之外,增黄钟、大吕、太簇、 夹钟四清声。今既分太、少,则四清声不当兼用,止以十二律正声各为一架。

其二,太、正、少琴三等。旧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来讨论,并依律书所载,止用五弦。弦大者为官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举无遗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乐内更不制造。

其三,太、正、少籥三等。谨按《周官》籥章之职,龡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 律吕于是乎生,而其器不行于世久矣。近得古籥,尝以颁行。"今如《尔雅》所载,制造太、 正、少三等,用为乐本,设于众管之前。 其四,太正少邃、埙、篪、箫各三等。旧制,箫一十六管,如钟磬之制,有四清声。今 既分太、少,其四清声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

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闰余,莫见古制。匏备八音,不可阙数,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闰余尤无经见,唯《大晟乐书》称"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闰余。十者,土之成数;三者,木之生数: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独用黄钟一清声。黄钟清声无应闰之理,今去闰余一匏,止用两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

其六,旧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钟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 并以正律林钟为宫,三笙合奏,曲用两调,和笙奏黄钟曲,则巢笙奏林钟曲以应之,宫、徵 相杂。器本宴乐,今依钟磬法,裁十二管以应十二律,为太、正、少三等,其旧笙更不用。

其七,柷、敔、晋鼓、镈钟、特磬,虽无太、少,系作止和乐,合行备设。

其八,登歌官架有搏拊二器,按《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击,或搏或拊。"与《虞书》所载乖戾。今欲乞罢而不用。

诏悉从之。

攸之弟绦曰:

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度量权衡皆自是而出。又谓:"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之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

刘昺之兄炜以哓乐律进,未几而卒。昺始主乐事,乃建白谓:太、少不合儒书。以《太史公书》黄钟八寸七分琯为中声,奏之于初气;《班固书》黄钟九寸琯为正声,奏之于中气。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

及政和末,明堂成,议欲为布政调燮事,乃召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换朝奉大夫为大 晟府典乐。宗尧至,则言太、少之说本出于古人,虽王朴犹知之,而刘昺不用,乃自创黄 钟为两律。黄钟,君也,不宜有两。

蔡攸方提举大晟府,不喜佗人预乐。有士人田为者,善琵琶,无行,攸乃奏为大晟府 典乐,遂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 四寸有半,曰少声:是为三黄钟律矣。律与容盛又不翅数倍。黄钟既四寸有半,则圜钟 几不及二寸。诸器大小皆随律,盖但以器大者为太,小者为少。乐始成,试之于政事堂, 执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于明堂布政,望鹤愈不至。

絛又曰:"宴乐本杂用唐声调,乐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调,其均自隋、唐间已

ф.

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声下唐乐已两律。然刘昺止用所谓中声八寸七分 琯为之,又作匏、笙、埙、篪,皆人夷部。至于《徵招》《角招》,终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 以见徵音。然其曲谱颇和美,故一时盛行于天下,然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其后,蔡攸复 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既成,亦不克行而止。 然政和《徵招》《角招》遂传于世矣。"

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丰城县民锄地得古钟,大小九具,状制奇异,各有篆文。验之《考工记》,其制正与古合。令乐工击之,其声中律之无射。绘图以闻。

七年十二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人,诏革弊事,废诸局,于是大晟府及教乐所、教坊 额外人并罢。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 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矣。

## ——卷一百二十九《乐志四》

高宗南渡,经营多难,其于稽古饰治之事,时靡遑暇。建炎元年,首诏有司曰:"朕承祖宗遗泽,获托臣民之上,扶颠持危,夙夜痛悼。况于闻乐以自为乐,实增感于朕心。"二年,复下诏曰:"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承平典故,虽实废名存,亦所不忍,悉从减罢。"是岁,始据光武旧礼,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严更警场,至就取中军金鼓,权一时之用。

绍兴元年,始飨明堂。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太常卿苏迟等言:"国朝大礼作乐,依仪合于坛殿上设登歌,坛殿下设宫架。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颁降,州郡无从可以创制,宜权用望祭礼例,止设登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乃访旧工,以备其数。

四年,再飨,国子丞王普言:"按《书·舜典》,命夔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复用古制。又按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黄钟,堂下之乐;大吕,堂上之乐也。郊祀之礼,皇帝版位在午阶下,故还位之乐当奏黄钟;明堂版位在阼阶上,则还位当歌大吕。今明堂礼不下堂,而袭郊祀还位例,并奏黄钟之乐,于义未当。"寻皆如普议。

先是,帝尝以时难备物,礼有从宜,敕戒有司参酌损益,务崇简俭。仍权依元年例, 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乐、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国步渐安,始以保境息 民为务,而礼乐之事浸以兴矣。

十年,太常卿苏携言:"将来明堂行礼,除登歌大乐已备,见阙宫架、乐舞,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乞行搜访应用。"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令赴寺教习。"卿陈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阅,仍诏应侍祠执事朝臣,并作乐教习。"礼仪博士周林复言:"神位席地陈设,至尊亲行酌献,堂上下皆地坐作乐,而钟磬工乃设木小榻,当教习日,使立以考击,庶革循习简陋之弊。"

初,上居谅暗,臣僚有请罢明堂行礼奏乐、受胙等事,上谕礼官详定。太常寺检照景德、熙丰亲郊典故,除郊庙、景灵宫并合用乐,其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每处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即无去奏乐、受胙之文。大飨为民祈福,为上帝、宗庙而作乐,礼不敢以卑废尊。《书》"敛五福,锡庶民",况熙宁礼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乐备舞,祥祉来臻",是也。于是诏遵行之。

其后,礼部侍郎施坰奏:"礼经蕃乐出于荒政,盖一时以示贬抑。昨内外暂止用乐, 今徽考大事既毕,慈宁又已就养,其时节上寿,理宜举乐,一如旧制。"礼部寻言:"太母还 官,国家大庆,四方来贺。自今冬至、元正举行朝贺之礼,依国朝故事,合设大仗及用乐 舞等,庶几明天子之尊,旧典不至废坠。"有诏,俟来年举行。

十有三年,郊祀,诏以祐陵深弓剑之藏,长乐遂晨昏之养,昭答神天,就临安行在所修建圆坛。于是有司言:"大礼排设备乐,宫架乐办一料外,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合用两料。其乐器,登歌则用编钟、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弦各二;瑟四,篴四;埙、篪、箫并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麾幡一。宫架则用编钟、编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篪一十八;篴二十;晋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从太常下之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广东西、荆湖南北,括取旧管大乐,上于行都,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增修雅饰,而乐器浸备矣。其乐工,诏依太常寺所请,选择行止畏谨之人,合登歌、宫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诣太社、太稷、九宫贵神。每祭各用乐正二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皆召募补之。乐工、舞师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给。其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诸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于是乐工渐集。

十四年,太常寺言:"将来大礼,见阙玉磬十六枚。其所定声律,系于玉分厚薄,取声高下。正声凡十有二,黄钟厚八分,进而为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每律增一分,至应钟一寸九分而止;清声夹钟厚二寸三分,退而为



太簇、大吕、黄钟,共四清声,各减一分,至黄钟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马司,宽数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张晟又言:"大乐所用武舞之饰,以干配刀,《周礼·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谓'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从所请,仿《三礼图》,令造玉戚,以配舞干。

是岁,始上徽宗徽号,特制《显安之乐》。至于奉皇太后册宝于慈宁宫,乐用《圣安》;皇后受册、宝于穆清殿,乐用《坤安》:亦皆先后参次而举。显安以无射、夹钟为宫,《周·大司乐》飨先王,奏无射而歌夹钟,"夹钟之六五,上生无射之上九。夹钟,卯之气,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无射,戌之气,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无射,阳律之终,夹钟实为之合,盖取其相亲合而萃祖考之精神于假庙也。《圣安》纯用大吕,《坤安》纯用中吕。大吕,阴律之首,崇母仪也;中吕,阴律之次,明妇顺也。

明年,正旦朝会,始陈乐舞,公卿奉觞献寿。据元丰朝会乐: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人,乃奏瑞曲,惟吹笙而余乐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仍奏瑞曲,而上下之乐交作。今悉仿旧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沧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乐专以太簇为宫。太簇之律,生气凑达万物,于三统为人正,于四时为孟春,故元会用之。

时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按《大晟乐书》:"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官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祀事既毕,升辇又击之。盖天者,群物之祖,今以乐之祖感之,则天之百神可得而礼。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處凤琴。景钟之高九尺,其数九九,实高八尺一寸。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中于九斛,退藏实八斛有一焉。"内出皇祐大乐中黍尺,参以太常旧藏黄钟律编钟,高适九寸,正相吻合,遂遵用黍尺制造。

钟成,命左仆射秦桧为之铭。其文曰:"皇宋绍兴十六年,中兴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乐以畅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维兹景钟,首出众乐,天子专用禋祀,谥拜手稽首而献铭。其铭曰:'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孰内外? 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旋又命礼局造镈钟四十有八、编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制编钟等,命军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晋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寻制金钟、玉磬二架。

初,元丰本虞庭鸣球及晋贺循采玉造磬之义,命荣咨道肇造玉磬。元祐亲祠,尝一用之,久藏乐府。至政和加以磨砻,俾协音律,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盖堂上之乐,歌

钟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禀气于乾,纯精至贵,故钟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备金声玉振之全,此中兴所以继作也。于是帝谕辅臣,以钟磬音律,其余皆和,惟黄钟、大吕犹未应律,宜熟加考究。诏礼官以铸造镈钟,更须详审,令声和而律应,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阅,仍用皇祐进呈雅乐礼例。皇帝御射殿,召宰执、侍从、台谏、寺监、馆阁及武臣刺史以上,阅视新造景钟及礼器。皇帝即御坐,撞景钟,用正旦朝会三曲,奏官架之乐,其制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钟乐正一、镈钟乐工十有二,特磬乐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铜犉一,增造其二;古铜铙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则律玉磬,降到长篴二十有四,并付太常寺掌之,专俟大礼施用。

既而刑部郎官许兴古奏:"比岁休祥协应,灵芝产于庙楹,瑞麦秀于留都。昔乾德六年,尝诏和岘作《瑞木》、《驯象》及《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愿依典故,制为乐章,登诸郊庙。"诏从其请,命学士沈虚中作歌曲,以荐于太庙、圜丘、明堂。寻又内出御制郊祀大礼天地、宗庙乐章,及诏宰执、学士院、两省官删修郊祀大礼乐章,付太常肄习。

天子亲祀南郊,圜钟为宫,三奏,乐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飨明堂,夹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诚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圜钟为宫,三奏,凡六成,所奏乐与南郊同,歌《兴安》,用《发祥流庆》、《降真观德之舞》。前一日,朝飨太庙,黄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兴安》,所用文武二舞与南郊同。僖祖庙用《基命》之乐舞,翼祖庙用《大顺》之乐舞,宣祖庙用《天元》之乐舞,太祖庙用《皇武》之乐舞,太宗庙用《大定》之乐舞。真宗、仁宗庙乐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庙乐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钦宗庙乐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庆》,皆以无射宫奏之。

每岁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飨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钟为宫,乐奏六成,与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临嘉至》《神娭锡羨》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乐奏八成,乃用《宁安之歌》《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立冬后祀神州地祇,乐奏八成,歌《宁安》,与祀皇地祇同名而异曲,用《广生储祐》《厚载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其歌《大安》,其乐舞则与岁祀昊天同。三年一袷及时飨太庙,九成之乐、《兴安之歌》,与大礼前事朝飨同,而用《孝熙昭德》《礼洽储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宁安,八成之乐,与岁祀地祇同。至于亲制赞宣圣及七十二弟子,以广崇儒右文之声;亲视学,行酌献,定释奠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郡邑行事,则乐止三成。他如亲飨先农、亲祀高禖,则敞坛遗、奏乐舞,按习于同文馆、法惠寺。亲耕籍田,则据宣和旧制,陈设大乐,而引呈耒耜、护卫耕根车、仪仗鼓吹至以二千人为率。先农乐用《静



安》;高禖乐用《景安》;皇帝亲行三推礼,乐用《乾安》。其补苴轶典、蒐讲弥文者至矣。 先朝凡雅乐皆以"安"名,中兴一遵用之。

南郊乐,其宫圜钟;明堂乐,其宫夹钟。圜钟即夹钟也。夹钟生于房、心之气,实为天帝之堂,故为天宫。祭地祇,其宫函钟,即林钟也。林钟生于未之气,未为坤位,而天社、地神实在东井、舆鬼之外,故为地宫。飨宗庙,其宫用黄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虚、危为宗庙,故为人宫。此三者,各用其声类求之。然天宫取律之相次:圜钟为阴声第五,阴将极而阳生,故取黄钟为角。黄钟,阳声之首也。太簇,阳声之第二,故太簇为徵。姑洗,阳声之第三,故姑洗为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为声。地宫取律之相生:函钟上生太簇,故太簇为角;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故南吕为徵,姑洗为羽。地道资生而不穷,乃取其相生者以为声。人宫取律之相合:黄钟子,大吕丑,故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子合丑也;太簇寅,应钟亥,故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亲,乃取其合者以为声。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礼人鬼,乐之纲要实在于此。独商声置而不用,盖商声刚而主杀,实鬼神之所畏也。乐奏六成者,即仿周之六变,八成、九成亦如之。

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国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 其《发祥流庆》《降真观德》则祥符所制,以荐献圣祖;其《佑文化俗》《威功睿德》则皇祐 所制,以奉明禋。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临嘉至》《神娭锡羡》,与夫献太庙以《孝熙昭 德》《礼洽储祥》,则制于元丰。其《广生储祐》《厚载凝福》以祀方泽,则制于宣和。至绍 兴祀皇地祇,易以《储灵锡庆》《严恭将事》,而用宣和所制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转相缉熙, 乐舞浸备。至中兴而赓续裁定,实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乐而无舞,则在《礼》"凡小祭 祀不兴舞"之义也。

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日下蠲罢,各令自便。"盖建炎以来,畏天敬祖,虔恭祀事,虽礼乐焕然一新,然其始终常以天下为忧,而未尝以位为乐,有足称者。

孝宗初践大位,立班设仗于紫宸殿,备陈雅乐。礼官寻请车驾亲行朝飨,用登歌、金玉大乐及彩绘宫架、乐舞;仗内鼓吹,以钦宗丧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庙,礼部侍郎黄中首言:"国朝故事,神主升祔,系用鼓吹导引,前至太庙,乃用乐舞行事。宗庙荐享虽可用乐,鼓吹施于道路,情所未安,请备而不作。"续下给、舍详议,谓:"荐享宗庙,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则别庙不嫌于用乐。今祔庙之礼为安穆而行,岂可与荐享同日语?将来祔礼,谒祖宗诸室,当用乐舞;至别庙奉安,宜停而不用。盖用乐于前殿,是不以钦宗而废祖宗之礼;停乐于别庙,是安穆为钦宗丧礼而屈也。如此,则于礼顺,于义允。"遂俞其请。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无二上,其于用乐,无复有嫌。然用之享庙行

于礼未尽,不当袭用前例。"故有是诏。

注,实述绍兴成宪,又命有司兼酌元丰、大观旧典,为后世法程。其用乐作止之节,粲然

可观:

礼之日则可,而用于今日之祔则不可。盖祔礼为安穆而设,则其所用乐是为安穆而用, 虽曰停于别庙,而为袝后用乐之名犹在也。孰若前后殿乐俱不作为无可议哉?"诏从之。

降兴元年天申节,率群臣诣德寿宫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事下礼曹,黄中 复奏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春秋》,贼未讨,不书葬,以明臣子之责。况钦宗实未 葬,而可遽作乐乎?"事遂寝。

乾道改元,始郊见天地。太常洪适奏:"圣上践阼,务崇乾德,郊丘讲礼,专以诚意交 于神明。窃谓古今不相沿乐,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国鲜习其艺,而听之则倦且寐,独以 古乐尝用之郊庙尔。昔者, 等工、鼓员不应经法, 孔光、何武尝奏罢于汉代, 前史是之。 今乐工为数甚夥,其卤簿六引、前后鼓吹,有司已奏明,诏三分减一,惟是肄习尚逾三月 之淹。夫驱游手之人振金击石,安能尽中音律,使凤仪而兽舞?而日给虚耗,总为缗钱, 近二巨万。若从裁酌,用一月教习,自可应声合节,不至阙事。"于是诏郊祀乐工,令肄习 一月。

太常寺复言:"郊祀合用节奏乐工、登歌宫架乐工、引舞舞工,其分诣社稷及别庙,并 番轮应奉,更不添置。"寻以礼官裁减坛下宫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 人,各省其半;年、箫、篴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埙可省者十人。其分诣给祠凡一百十四, 止用八十人。钟、磬凡四十八架,止设三十有二人,其宫架钟、磬仍旧。排殿闲慢乐色量 省人数,悉报如章。

礼部郎官萧国梁又言:"议礼者尝援绍兴指挥,时飨亚献既人太室,即引终献行事, 虽便于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将至于简。宗庙用之郊飨,尤为非宜。盖有献必有 乐,卒爵而后乐阕。今亚、终献乐舞虽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终,不可乱也。若使之相 继行事,杂然于酌献之间,则其为乐舞者,不知亚献之乐耶,终献之乐耶?"诏从其请 订定。

淳熙六年,始举明堂禋礼,命五使按雅乐并严更、警场于贡院,奉诏将乐器依堂上、 堂下仪制排设,五使及应赴官僚从旁立观按阅,仍听往来察视。时大礼使赵雄言:"前 例,阅乐至皇帝诣饮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阅尊玉币及酌献等乐,皆坐自如,

既而礼官讨论,自绍兴以来,凡五飨明堂,礼毕还辇,并未经用乐,即无作乐节次可 考。乃参酌礼例,成礼称贺及肆赦用乐导驾,并用皇祐大飨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仪

前三日,太常设登歌乐于坛上,稍南,北向,设宫架于坛南内遗之外,立舞表于酂缀



之间。明堂登歌设于堂上前楹间,官架设于庭中。前一日,设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虞西北,一于宫架西北。押乐官位二:太常丞于登歌乐虞北,太常卿于宫架北。省牲之夕,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协律郎展视乐器。

祀之日,乐正帅工人、二舞以次人。皇帝乘舆,自青城斋殿出,乐正撞景钟,降舆人 大次,景钟止。明堂不用景钟。服大裘衮冕,自正门入,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 柷,宫架《乾安之乐》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仪安》。至午阶版位,西向立,协 律郎偃麾戛敔,乐止。明堂至阼阶下,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而后作,偃麾而后止。礼 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明堂作《诚安》。

文舞进,左丞相等升,诣神位前,乐作,六成止。皇帝执大圭再拜,内侍进御匜帨,宫架乐作,帨手毕,乐止。礼仪使前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明堂并升自阼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嘉安之乐》作。明堂至堂上作镇安。奠镇圭、奠玉币于上帝,乐止。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仪。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明堂降自阼阶。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奉俎官人正门,宫架《丰安之乐》作。明堂作《禧安》。跪,奠俎讫,乐止。内侍以御匜帨进,宫架乐作,帨手拭爵,乐止。礼仪使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明堂无升坛。登歌《禧安之乐》作,明堂作《庆安》。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乐止。读册,皇帝再拜。每诣神位并如之。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奏请还小次,宫架乐作,入小次,乐止。

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乐止。亚献,升,诣酌尊所,西向立,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皇太子为亚献,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献如上仪,乐止。终献亦如之。奏请诣饮福位,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将至位,乐止。登歌《禧安之乐》作,明堂作《胙安》。饮福,礼毕,乐止。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明堂不降阶。彻豆,登歌《熙安之乐》作,明堂作散安。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一成止。明堂作诚安。诣望燎、望瘗位,宫架乐作,至位,乐止。明堂有燎无瘗。燎、瘗毕,还大次,宫架《乾安之乐》作,明堂作《憩安》。至大次,乐止。皇帝乘大辇出大次,乐正撞景钟,明堂不用景钟。鼓吹振作,降辇还斋殿,景钟止。百官、宗室班贺于端诚殿,奏请圣驾进发,军乐导引,至丽正门,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人门,乐止。明堂就贺于紫宸殿,不奏《采茨》。

乃御丽正门肆赦。前期,太常设宫架乐于门之前,设钲鼓于其西,皇帝升门至御阁, 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升御坐,乐止。金鸡立,太常击鼓,囚 集,鼓声止。宣制毕,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皇帝还御幄,乐止。乘辇降门, 作乐,导引至文德殿,降辇,乐止。

按大礼用乐,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篴色二,埙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箫色六,编钟七,编磬八,镈钟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晋鼓十五,建鼓十六,鞞、应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一十九,灵鼓祭地衹用、二十,灵鼗鼓同上。二十一,露鼓给宗庙用。二十二,露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单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钲二十八,金钧二十九,单铎三十,双铎三十一,铙铎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国乐之用尤大者,故具载于篇。

初,绍兴崇建皇储,诏有司备礼册命,然在钦宗恤制,未及制乐。乾道初元,诏立皇太子,命礼部、太常寺讨论旧礼以闻。受册日,陈黄麾仗于大庆殿,设宫架乐于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乐》,升,用黄钟宫,降,用蕤宾宫。皇太子人殿门,作《明安之乐》,受册出殿门亦如之,皆用应钟宫。至七年,易应钟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则太师吹管以度其声,观所协之律。有虞典乐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乐为教,所以养其性情之正,荡涤邪秽,消融查滓而和顺于道德,则陈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册拜宜仿古谊,式昭盛礼。繇唐季世,储贰罕定,国家益多故而礼废乐阙。至于建隆定乐,虽诏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册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册,宜奏《正安之乐》。"百年旷典,至是举行,中外胥悦。至天禧册命,礼仪院复奏改《正安之乐》。乾道之用《明安》,实祖述天禧,而以姑洗为宫,则唐东宫轩垂奏乐旧贯云。

孝宗素恭俭,每贺正使赴宴作乐,多遇上辛斋禁,有司条治平用乐典故以进。及生辰使上寿,适亲郊散斋,枢密副使陈俊卿请以礼谕北使,毋用乐。不得已,则上寿之日设乐,而宣旨罢之,及宴使人,然后用之,庶存事天之诚。上可其奏。且曰:"宴殿虽进御酒,亦勿用。"宰相叶颙、魏杞方主用乐之议,以为乐奏于紫宸,乃使客之礼。俊卿独奏曰:"适奉诏旨,仰见圣学高明,过古帝王远甚。彼初未尝必欲用乐,而我乃望风希意,自为失礼以徇之,他日轻侮,何所不至?"寻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犹为北使权用。"后三年,贺使当朝辞,复值散斋,上乃谕馆伴以决意去乐及议所以处之者,如使人必以作乐为言,则移茶酒就驿管领,遂有更不用乐之诏。

其后因雨泽愆期,分祷天地、宗庙、精修雩祀。按礼,大雩,帝用盛乐,而唐开元祈雨雩坛,谓之特祀,乃不以乐荐。于是太常朱时敏言:"《通典》载雩礼用舞僮歌《云汉》,晋蔡谟议谓:'《云汉》之诗,兴于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玄衣,歌《云汉》之诗。"诏亟从之。

淳熙二年,诏以上皇加上尊号,立春日行庆寿礼。有司寻言:"乾道加尊号,用宫架三十六,乐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来加号庆寿,事体尤重,合依大礼例,用四十八架,乐





正、乐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礼乐明备。"仍令分就太常寺、贡院前五日教习。前期,太常设官架之乐于大庆殿,协律郎位于宫架西北,东向;押乐太常卿位于宫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并位于宫架之北,东西相向,又设宫架于德寿殿门外,协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发册宝日,仪仗、鼓吹列于大庆殿门,乐正、师二人以次人。赞者引押乐太常卿、协律郎人,就位,奏中严外办讫,礼仪使奏请皇帝恭行发册宝之礼,太常卿导册宝,《正安之乐》作。中书令奉宝、侍中奉册进行,《礼安之乐》作。发宝册毕,鼓吹振作,仪卫等以次从行。皇帝自祥曦殿辇至德寿宫行礼,册宝入殿门,作《正安之乐》。上皇出宫,作《乾安之乐》;升御坐,奉上册宝,作《圣安之乐》;降御坐,作《乾安之乐》。太后册宝进行,用《正安》;出阎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阎,复作《坤安之乐》。礼部尚书赵雄等言:"国朝旧制,车驾出,奏乐。今庆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礼仪祥备,无以副中外欢愉之心。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并用乐及簪花。"诏从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礼成,宜进胙慈闱,行上寿饮酒礼。所有上寿合办仙楼仍用乐,某乐人照天申节礼例。"凡上诣德寿宫,或恭请上皇游幸,或至南内,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时序赏适、过宫侍宴,或圣节张乐、珥花、奉玉后为上皇寿,率从容竟日,降重养至乐,备极情文。

及高宗之丧,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有司虽未尝别设乐禁,而过期不忍闻乐。金使以会庆节来贺,稽之旧典,引对使人或许上寿,惟辍乐不举。孝宗断以礼典,却其书币,就馆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绍兴故事,移宴于馆而不作乐。高宗升祔,太常言:"祔飨行礼,当设登歌、宫架、乐舞,晨稞馈食,其用乐如朝飨之制。"于是,高宗庙昉奏大德之乐舞。礼部言:"今虞祔之行,纯用古礼,导引神主,自有卫仗及太常鼓吹,而杂用道、释,于礼非经,乞行蠲免。"诏从其请。

即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郑侨奏:"祭祀于事为大,礼乐于用为急,然先王处此,有常变之不同,各务当其礼而已。昔舜居尧丧,三载遏密,后世既用汉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汉儒越绋行事之制,循习既久,不特用礼而又用乐,去古愈远。圣主躬服通丧,有司请举大礼,屈意从之。且大飨之礼,祭天地也,圣主身亲行之,行礼作乐,似不可废。其他官分献与夫先期奏告例用乐者,权宜蠲寝,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损益而裁定之,亦足为将来法。"乃命太常讨论,始诏除降神、奠玉币、奉俎、酌献、换舞、彻豆、送神依曲礼作乐外,所有皇帝及献官盥洗、登降等乐皆备而不作云。

——卷一百三十《乐志五》

光宗受禅,崇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暨寿圣皇太后尊号,寿皇乐用《乾安》,寿圣、寿成乐用《坤安》,三殿庆礼,在当时侈为盛仪。寻以礼部、太常寺言:"国朝岁飨上帝,太祖肇造王业,则配冬飨于圜丘;太宗混一区字,则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俱配焉。高宗身

济大业,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继祖宗,以协先儒严祖之议,以彰文祖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于明堂,奠币用《宗安之乐》,酌献用《德安之乐》,并登歌作大吕宫。及加上高宗徽号,奉册宝以告,用《显安之乐》。

绍熙元年,始行中宫册礼,发册于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乾安之乐》;持节展礼官出人殿门,用《正安之乐》。受册于穆清殿: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册宝,用《成安》;受内外命妇贺,就坐,用《和安》;内命妇进行贺礼,用《惠安》;外命妇进行贺礼,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归阁,用《泰安》;册宝人殿门,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册命之礼。元祐纳后,典章弥盛,而六礼发制书日,乐备不作,惟皇后人宣德门,朝臣班迎,鸣钟鼓而已。崇宁中,乃陈宫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并以乐为节。至绍兴复制乐,以重祎翟,诏执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于门外设乐。隆兴册礼时,则国乐未举,淳熙始遵用之,而绍熙敷贲旧典,于此特加详备。绍兴乐奏仲吕宫,仲吕为阴;绍熙乐奏太簇宫,太簇为阳:用乐同而揆律异焉。

明年郊祀,太常耿秉奏:"致敬鬼神,以礼乐为本,乐欲其备,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属,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虚缓,声不能振应;登歌、大乐乐器及乐舞工人冠服,有积岁久而损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乐工,不给于役,召募百姓,罕能习熟。郊祀事重,其乐工亲扈乘舆,和乐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请优其日廪,以籍田司钱给之,乐艺稍精,仍加赏劝。其缘托权要、送名充数者,严戢绝之。"又言:"大礼前期,皇帝朝飨太庙,别庙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系大臣分诣行事。今既亲诣室稞,其酌献、升殿所奏乐曲,恐不相协,宜命有司更制。"皆从之。

宁宗即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别庙,礼官言:"僖祖既仿唐兴圣立为别庙,遇洽则即庙以飨,孟冬祫飨日,合先诣僖祖庙室行礼。其乐舞欲依每岁别庙五飨设乐礼例,于 僖祖添设登歌乐。如僖庙行礼,就庙殿依次作登歌乐,其宫架乐则于太庙殿上通作。"诏 从之。

既而臣僚言:"皇帝因重明圣节,诣寿康宫上寿举乐,仰体圣主事亲尽孝之志,俯遂臣子尊君亲上之忱,此国家典礼之大者也。检照典故,天申节赐御筵,在上寿次日。今乃于前一日赐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寿,用乐攸始,而臣下听乐乃在君父之先,义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册宝于慈福、寿康宫者,再备乐行礼,一用乾道旧制。寻御文德殿制册皇后,有司请设宫架之乐,依仪施行。庆元六年瑞庆节,金使至,以执光宗、慈懿皇后丧,诏就驿赐御筵,并不作乐。

嘉定二年,明堂大飨,礼部尚书章颖奏:"太常工籍阙少,率差借执役。当亲行荐飨,或容不根游手出人殿庭,非所以肃仪卫、严禁防也。乞申绍兴、开禧已行禁令,不许用市



井替名,显示惩戒,庶俾骏奔之人小大严洁,以称精禋。"臣僚又奏:"郊祀登歌列于坛上, 簉于上龛,盖在天地祖宗之侧也。宫架列于午阶下,则百神所同听也。夫乐音莫尚于和,今丝、竹、管、弦类有阙断,拊搏、佾舞,贱工、窭人往往垢玩犹杂,宜申严以肃祀事。" 皆俞其请。至十四年,诏:"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俗郊顺,奉玉宝来献,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实惟我祖宗之旧。"乃明年元日,上御大庆殿受宝,用鼓吹导引,备陈宫架大乐,奏诗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旧疆来归》,三曰《永清四海》,并奏以太簇宫。

理宗享国四十余年,凡礼乐之事,式遵旧章,未尝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庙用《大伦之乐》,光宗庙用《大和之乐》;至是,宁宗祔庙,用《大安之乐》。绍定三年,行中宫册礼,并用绍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宝,始新制乐曲行事。当时中兴六七十载之间,士多叹乐典之久坠,类欲蒐讲古制,以补遗轶。于是,姜夔乃进《大乐议》于朝。夔言:

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有编钟、铸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未必相应。 场有大小,箫、篪、篴有长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 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钟,不知其果应否。 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 黄钟奏而声或林钟,林钟奏而声或太簇。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

八音之中,琴、瑟尤难。琴必每调而改弦,瑟必每调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鼓、箫之声;匏、竹、土声长,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吹,未协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

官为君、为父,商为臣、为子,官商和则君臣父子和。徵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 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官为夫,徵为妇,商虽父宫,实徵之 子,常以妇助夫、子助母,而后声成文。徵盛则官唱而有和,商盛则徵有子而生生不穷, 休祥不召而自至,灾害不被而自消。圣主方将讲礼郊见,愿诏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 器,取所用乐曲,条理五音,檃括四声,而使协和。然后品择乐工,其上者教以金、石、丝、 竹、匏、土、歌诗之事,其次者教以戛、击、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虽古乐 未易遽复,而追还祖宗盛典,实在兹举。

其议雅俗乐高下不一,官正权衡度量:

自尺律之法亡于汉、魏,而十五等尺杂出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谓倍四之器,银字、中管之号。今大乐外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礼》所谓"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者也。家自为权衡,乡自为尺度,乃至于此。谓宜在上明示以好恶,凡作乐制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颁为准。其他私为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则斯民"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

其议古乐止用十二宫:

周六乐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古人于十二宫又特重黄钟一宫而已。齐景公作《徵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汉、魏以来,燕乐或用之,雅乐未闻有以商、角、徵、羽为调者,惟迎气有五引而已,《隋书》云"梁、陈雅乐,并用宫声"是也。若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胡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者》,华声而用胡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太簇之商、羽焉。

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宫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胡部不可杂。郊庙用乐,咸当以宫为曲,其间皇帝升降、盥洗之类,用黄钟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骜夏》之义也。

其议登歌当与奏乐相合:

《周官》歌奏,取阴阳相合之义。歌者,登歌、彻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阳,歌六吕主乎阴,声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来始失之。故赵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黄钟,俱是阳律,既违礼经,抑乖会合。"今太常乐曲,奏夹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无射,乃或歌大吕;奏函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蕤宾,乃或歌应钟;奏黄钟者奏阳歌阴,其合宜歌大吕,乃杂歌夷则、夹钟、仲吕、无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当改。

其议祀享惟登歌、彻豆当歌诗:

古之乐,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诗。周有《九夏》,钟师以钟鼓奏之,此所谓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毕,下管《象》《武》。管者,箫、篪、篴之属。《象》《武》皆诗而吹其声,此所谓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诗,自《南陔》皆有声而无其诗,笙师掌之以供祀飨,此所谓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庙》,彻而歌《雍》诗,一大祀惟两歌诗。汉



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人曰《永至》:皆有声无诗。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迎神、送神又有诗。隋、唐至今,诗歌愈富,乐无虚作。谓宜仿周制,除登歌、彻歌外,繁文当删,以合乎古。

其议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诗歌,《七月》之陈王业是也。歌于军中,周之恺乐、恺歌是也。汉有短箫铙歌之曲,凡二十二篇,军中谓之骑吹,其曲曰《战城南》《圣人出》之类是也。魏因其声,制为《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晋亦制为《征辽东》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尝作为铙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伪,一区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尧、舜;高宗再造大功,上俪祖宗。愿诏文学之臣,追述功业之盛,作为歌诗,使知乐者协以音律,领之太常,以播于天下。

夔乃自作《圣宋铙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党曰《河之表》,定维扬曰《淮海浊》,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畅》,取蜀曰《蜀山邃》,取广南曰《时雨霈》,下江南曰《望钟山》,吴越献国曰《大哉仁》,漳、泉献土曰《讴歌归》,克河东曰《伐功继》,征澶渊曰《帝临墉》,美致治曰《维四叶》,歌中兴曰《炎精复》:凡十有四篇,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然夔言为乐必定黄钟,迄无成说。其议今之乐极为详明,而终谓古乐难复,则于乐律之原有未及讲。

其后朱熹深悼先王制作之湮泯,与其友武夷蔡元定相与讲明,反覆参订,以究其归极。熹在庆元经筵,尝草奏曰:"自秦灭学,礼乐先坏,而乐之为教,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知其说,而不知其为阙也。望明诏许臣招致学徒,聚礼乐诸书,编辑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后修礼书,定为《钟律》《乐制》等篇,垂宪言以贻后人。

盖宋之乐议,因时迭出,其乐律高下不齐,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乐,艺祖一听,嫌其太高,近于哀思,诏和岘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旧乐始和畅。至景祐、皇祐间,访乐、议乐之诏屡颁,于是命李照改定雅乐,比朴下三律。照以纵黍累尺,虽律应古乐,而所造钟磬,才中太簇,乐与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复定议,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黄钟律短,所奏乐声复高。元丰中,以杨傑条乐之疵,召范镇、刘几参定。几、傑所奏,下旧乐三律,范镇以为声杂郑、卫,且律有四厘六毫之差,太簇为黄钟,宫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乐来献,复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诏奖之。初,镇以房庶所得《汉书》,其言黍律异于他本,以大府尺为黄帝时尺,司马光力辨其不然。镇以周鬴、汉斛为据,光谓鬴本《考工》所记,斛本刘歆所作,非经不足法。镇以所收开元中笛及方响合于仲吕,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光谓此特开元之仲吕,未必合于后夔,力止镇勿奏所为

乐。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三十余年,终不能以相一。

是时,濂、洛、关辅诸儒继起,远溯圣传,义理精究。周惇颐之言乐,有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刑政苛紊,代变新声,导欲增悲,故有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哉!"

程颐有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

张载有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盛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 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 之学,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

熹与元定盖深讲于其学者,而研覃真积,述为成书。元定先究律吕本原,分其篇目, 又从而证辨之。

## 其《黄钟篇》曰:

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阴,十者,阴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先,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损益焉。其《证辨》曰:"古者考声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长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信,则十一律与度量权衡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秬黍;至王朴专恃累黍,金石亦不复考。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而秬黍长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谓'子谷秬黍,中者实其籥',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以见周径之度,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斯得之矣。"

# 《黄钟生十一律篇》曰:

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皆上生。阳数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损其一也;阴数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阳辰当位,自得六阴位



以居其冲。其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在阴,无所增损;其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在阳,则用倍数,方与十二月之气相应,盖阴阳自然之理也。其《证辨》曰:"按《吕氏》《淮南子》,上下相生,与司马氏《律书》《汉前志》不同,虽大吕、夹钟、仲吕用倍数则一,然《吕氏》《淮南》不过以数之多寡为生之上下,律吕阴阳错乱而无伦,非其本法也。"

#### 《十二律篇》曰:

按十二律之实,约以寸法,则黄钟、林钟、太簇得全寸;约以分法,则南吕、姑洗得全分;约以厘法,则应钟、蕤宾得全厘;约以毫法,则大吕、夷则得全毫;约以丝法,则夹钟、无射得全丝。约至仲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尽二算,其数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其《证辨》曰:"黄钟为十二律之首,他律无大于黄钟,故其正声不为他律役。至于大吕之变宫、夹钟之羽、仲吕之徵、蕤宾之变征、夷则之角、无射之商,自用变律半声,非复黄钟矣。此其所以最尊而为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为,乃数之自然,他律虽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节最为律吕旋宫用声之纲领也。"

## 《变律篇》曰:

十二律各自为官,以生五声二变。其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则能 具足。至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六律,则取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之声,少下,不和,故有变律。律之当变者有六: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变律者,其声近正律而少高于正律,然后洪纤、高下不相夺伦。变律非正律,故不为官。其《证辨》曰:"十二律循环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损益之数,往而不返。仲吕再生黄钟,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黄钟正声。京房觉其如此,故仲吕再生,别名执始,转生四十八律。不知变律之数止于六者,出于自然,不可复加。虽强加之,亦无所用也。房之所传出于焦氏,焦氏卦气之学,亦去四而为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数。不知数之自然,在律不可增,于卦不可减也。何承天、刘焯讥房之病,乃欲增林钟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吕反生黄钟,还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则是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应三分损益之数,其失又甚于房。"

#### 《律生五声篇》曰:

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按黄钟之数九九八十一,是为五声之原,三分损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损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声之数六十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数不可行,此声之数所以止于五也。其《证辨》曰:"《通典》曰:'黄钟为均,用五声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声,其为宫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声,合为六十声,是十二律之正声也。'夫黄钟一均之数,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宫长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乱,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为五十四在黄钟为徵、在夹钟为角、在仲吕为商者,其亦误矣。俗乐之有清声,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吕反生黄钟,黄钟又自林钟再生太簇,皆为变律,已非黄钟、太簇之清声耳。胡

瑷于四清声皆小其围径,则黄钟、太簇二声虽合,而大吕、夹钟二声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则至应 钟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径围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声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则 又未知此理。盖乐之和者,在于三分损益;乐之辨者,在于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镇之法,其合于三 分损益者则和矣,自夷则已降,其臣、民、事、物,岂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 晋荀勗之笛,梁武帝 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

## 《变声篇》曰:

变宫声四十二,变徵声五十六。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徵、变宫二声,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存其余数,以为彊弱。至变徵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其数又不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变宫、变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淮南子》谓之"和谬",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声,故不为调。其《证辨》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徵之间有变徵,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不比于正音,但可济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 《八十四声篇》曰:

黄钟不为他律役,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大吕、太簇一半声,夹钟、姑洗二半声,蕤宾、林钟四半声,夷则、南吕五半声,无射、应钟为六半声。中吕为十二律之穷,三半声也。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蕤宾一变律,大吕二变律,夷则三变律,夹钟四变律,无射五变律,中吕六变律也。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然黄钟一均,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

## 《六十调篇》曰:

十二律旋相为宫,各有七声,合八十四声。宫声十二,商声十二,角声十二,徵声十二,羽声十二,凡六十声,为六十调。其变宫十二,在羽声之后、宫声之前;变徵十二,在 角声之后、徵声之前:宫徵皆不成,凡二十四声,不可为调。黄钟宫至夹钟羽,并用黄钟 起调、黄钟毕曲;大吕宫至姑洗羽,并用大吕起调、大吕毕曲;太簇宫至仲吕,并用太簇起 调、太簇毕曲;夹钟宫至蕤宾羽,并用夹钟起调、夹钟毕曲;姑洗宫至林钟羽,并用姑洗起





调、姑洗毕曲;仲吕宫至夷则羽,并用仲吕起调、仲吕毕曲;蕤宾宫至南吕羽,并用蕤宾起调、蕤宾毕曲;林钟宫至无射羽,并用林钟起调、林钟毕曲;夷则宫至应钟羽,并用夷则起调、夷则毕曲;南吕宫至黄钟羽,并用南吕起调、南吕毕曲;无射宫至大吕羽,并用无射起调、无射毕曲;应钟宫至太簇羽,并用应钟起调、应钟毕曲,是为六十调。六十调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黄钟也。黄钟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声二变。五声各有纪纲,以成六十调,六十调皆黄钟损益之变也。宫、商、角三十六调,老阳也;其徵、羽二十四调,老阴也。调成而阴阳备也。

或曰:"日辰之数由天五、地六错综而生,律吕之数由黄钟九寸损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数之成,则日有六甲、辰有五子为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声为六十调,若合符节,何也?"曰:"即所谓调成而阴阳备也。"夫理必有对待,数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阴与阳言之,则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以黄钟九寸纪阳不纪阴言之,则六律、五声究于六十,亦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盖一阳之中,又自有阴阳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与于此。其《证辨》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孔氏疏曰:'黄钟为第一宫,至中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声者,所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领,正礼运所谓'还相为宫'也。《周礼·大司乐》,祭祀不用商,惟宫、角、徵、羽四声。古人变宫、变徵不为调,《左氏传》曰:'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以二变声之不可为调也。后世以变宫、变徵参而为八十四调,其亦不考矣。"

## 《候气篇》曰:

以十二律分配节气,按历而候之。其气之升,分、毫、丝、忽,随节各异。夫阳生于《复》,阴生于《姤》,如环无端。今律吕之数,三分损益,终不复始,何也?曰:"阳之升,始于子,午虽阴生,而阳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后穷上反下;阴之升,始于午,子虽阳生,而阴升于上亦未已,至已而后穷上反下。律于阴则不书,故终不复始也。是以升,阳之数,自子至巳差强,在律为尤强,在吕为差弱;自午至亥渐弱,在律为尤弱,在吕为差强。分数多寡,虽若不齐,然而丝分毫别,各有条理,此气之所以飞灰,声之所以中律也。"

或曰:"《易》以道阴阳,而律不书阴,何也?"曰:"《易》尽天下之变,善恶无不备,律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蠛蠓,无非声也。《易》则无不备也,律则写其所谓黄钟一声而已。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其《证辨》曰:"律者,阳气之动,阳声之始,必声和气应,然后可以见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务,乃区区于秬黍之纵横、古钱之大小,其亦难矣。然非精于历数,则气节亦未易正。"

至于审度量、谨权衡,会粹古今,辨析尤详,皆所以参伍而定黄钟为中声之符验也。

朱熹深好其书,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将审音协律,以谐神人。受诏典领之臣,宜得此书奉之,以备东都郊庙之乐。

熹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汇分于所修礼书中,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为条凡七: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忽之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徵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为条凡六:一曰明五声之义,二曰明十二律之义,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分寸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大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尤为明邃。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汇于祭礼,上下千载,旁搜远绍,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而将期古乐之复见于今,熹盖深致意焉。其《诗乐篇》别系于后。

——卷一百三十一《乐志六》

鼓吹者,军乐也。昔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歌,以建威武、扬德风、厉士讽敌。 其曲有《灵夔竞》《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周官》所谓"师有功则凯歌"者也。 汉有《朱鹭》等十八曲,短箫铙歌序战伐之事,黄门鼓吹为享宴所用,又有骑吹二曲。说 者谓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从行者为骑吹。魏、晋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江左太 常有鼓吹之乐,梁用十二曲,陈二十四曲,后周亦十五曲。唐制,大驾、法驾、小驾及一品 而下皆有焉。

宋初因之,车驾前后部用金钲、节鼓、捆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觱栗、箫、笳、笛,歌《导引》一曲。又皇太子及一品至三品,皆有本品鼓吹。凡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为五引,司徒六十四人,开封牧、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各二十三人。法驾三分减一,用七百六十一人为二引,开封牧、御史大夫各一十六人。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太常鼓吹署乐工数少,每大礼皆取之于诸军。一品已下丧葬则给之,亦取于诸军。又大礼,车驾宿斋所止,夜设警场,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严用金钲、大角、大鼓,乐用大小横吹、觱栗、箫、笳、笛,角手取于近畿诸州,乐工亦取于军中,或追府县乐工备数。歌《六州》、《十二时》,每更三奏之。大中祥符六年,以其烦扰,诏罢追集,悉以禁兵充,常隶太常阅集。七年,亲享太庙,登歌始作,闻庙外奏严,遂诏:行礼之次,权罢严警;礼毕,仍复故。凡祀前一日,上御青城门观奏严。若车驾巡幸,则夜奏于行宫前,人数减于大礼,凡用八百八十人。真宗崇奉圣祖,亦设仪卫,别作导引曲,今附之。

《两朝志》云:"大驾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驾千三百五人,小驾千三十四人,人数多于前。銮驾九百二十五人。迎奉祖宗御容或神主祔庙,用小銮驾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庙谥册二百人,其曲即随时更制。"



自天圣已来,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谢宗庙,悉用正宫《降仙台》《导引》《六州》《十二时》,凡四曲。景祐二年,郊祀减《导引》第二曲,增《奉禋歌》。初,李照等撰警严曲,请以《振容》为名,帝以其义无取,故更曰奉禋。其后祫享太庙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黄钟宫,增《合宫歌》。凡山陵导引灵驾,章献、章懿皇后用正平调,仁宗用黄钟羽,增《昭陵歌》;神主还宫,用大石调,增《虞神歌》。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宫观、寺院并神主祔庙,悉用正宫,惟仁宗御容赴景灵宫改用道调,皆止一曲。

皇祐中大飨明堂,帝谓辅臣曰:"明堂直端门,而致斋于内,奏严于外,恐失靖恭之意。"诏礼官议之,咸言:"警场本古之鼛鼓,所谓夜戒守鼓者也。王者师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舆宿斋,本缘祀事,则警场亦因以警众,非徒取观听之盛,恐不可废。若以奏严之音去明堂近,则请列于宣德门百步之外,俟行礼时,罢奏一严,亦足以称虔恭之意。"帝曰:"既不可废,则祀前一夕迩于接神,宜罢之。"

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祠明堂,曲四奏,黄钟宫《导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还宫,皆四曲,虞主祔庙、奉安慈圣光献皇后山陵亦如之。诸后告迁、升祔、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亦以一曲导引,率因事随时定所属宫调,以律和之。

元丰中,言者以鼓吹害雅乐,欲调治之,令与正声相得。杨傑言:"正乐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气、格降上神、移变风俗,而鼓吹者,军旅之乐耳。盖鼓角横吹,起于西域,圣人存四夷之乐,所以一天下也;存军旅之乐,示不忘武备也。'鞮饕氏掌夷乐与其声歌,祭祀则龡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车驾所在,则鼓吹与武严之乐陈于门而更奏之,以备警严。大朝会则鼓吹列于宫架之外,其器既异先代之器,而施设概与正乐不同。国初以来,奏大乐则鼓吹备而不作,同名为乐,而用实异。虽其音声间有符合,而宫调称谓不可淆混。故大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乾德中,设鼓吹十二案,制氊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犉各一,歌、箫、笳各二。又有叉手笛,名曰拱宸管,考验皆与雅音相应,列于宫县之籍,编之令式。若以律吕变易夷部宫调,则名混同而乐相紊乱矣。"遂不复行。

元符三年七月,学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山陵卤簿、鼓吹、仪仗,并严 更、警场歌词乐章,依例撰成。灵驾发引至陵所,仙吕调《导引》等九首,已令乐工协比声 律。"从之。

政和七年三月,议礼局言:"古者,铙歌、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纪功烈。今所设鼓吹,唯备警卫而已,未有铙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扬伟绩也。乞诏儒臣讨论撰述,因事命名,审协声律,播之鼓吹,俾工师习之。凡王师大献则令鼓吹具奏,以耸群听。"从之。十

二月,诏《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时》改名《称吉礼》,《导引》改名《熙事备成》,六引内者,设而不作。

绍兴十六年,臣僚言:"国家大飨、乘舆斋宿必设警场,肃仪卫而严祀事。乐工隶太常,歌词备三叠,累朝以来皆用之。比者,郊庙行事,率代以钲、鼓,取诸殿司。夫军旅、祭祀,事既异宜;乐声清浊,用以殊尚。钲、鼓、鸣角列于卤簿中,所以示观德之盛,宜诏有司更制,兼籍鼓吹乐工以时阅习,遇熙事出而用之。"有司请下军器所造节鼓一,奏严鼓一百二十,鸣角亦如之,金钲二十有四。太常前后部振作通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而鼓吹益盛。

孝宗隆兴二年,兵部言:"奉明诏,大礼乘舆服御,除玉辂、平辇等外,所用人数并从省约。内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场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淳熙中大阅,帝自祥曦殿戎服而出,皇太子、亲王、执政以下并从,诸将皆介胄乘马导驾,军器分卫前后,奏随军鼓管大乐。上寻易金甲,乘马升将台,殿帅举黄旗,诸军呼拜,奏发严,中军鸣角。马步簇队,连三鼓。至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乃变方阵。别高一鼓,马步军出阵。别高一鼓,各归部队。五鼓举黄旗,变员阵。又鼓,举赤旗,变锐阵;青旗变直阵。收鼓讫,一金止,重鼓鸣角,簇队放教。此其凡也。

——卷一百四十《乐志十五》

# 诗乐 琴律 燕乐 教坊 云韶部 钩容直 四夷乐

诗乐 虞庭言乐,以诗为本。孔门礼乐之教,自兴于《诗》始。《记》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咏歌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脉,此古之成材所以为易也。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籥,使学者朝夕咏歌。自尔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张载尝慨然思欲讲明,作之朝廷,被诸郊庙矣。朱熹述为诗篇,汇于学礼,将使后之学者学焉。

# 《小雅》歌凡六篇:

朱熹曰:"《传》曰:'大学始教,宵雅肄三。'谓习《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三诗也。此皆君臣宴劳之诗,始学者习之,所以取其上下相和厚也。古乡饮酒及燕礼皆歌此三诗。及笙入,六笙间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六笙诗本无辞,其遗声亦不复传矣。《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

# 《二南》《国风》歌凡六篇:

朱熹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乡饮酒》及《乡射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燕礼》云:'遂歌乡乐。'即此六篇也。合乐,谓歌舞与众声皆作。《周南》《召



南》,古房中之乐歌也。《关雎》言后妃之志,《鹊巢》言国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夫人之不失职,《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

《小雅》诗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皆用黄钟清宫。俗呼为正宫调。

《二南》《国风》诗谱:《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皆用无射清商。俗呼为越调。

朱熹曰:"《大戴礼》言:《雅》二十六篇,其八可歌,其八废不可歌,本文颇有阙误。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又加《文王诗》,皆古声辞。其后,新辞作而旧曲遂废。唐开元乡饮酒礼,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莫得闻。此谱,相传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窃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词虽存,而世莫能补。如此谱直以一声协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乐者考焉。"

琴律 赜天地之和者莫如乐,畅乐之趣者莫如琴。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 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白虎通》曰:"琴者,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宜众乐皆为琴之臣 妾。然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声;革为燥湿所薄,丝有弦柱缓 急不齐,故二者其声难定。鼓无当于五声,此不复论。惟丝声备五声,而其变无穷。五 弦作于虞舜,七弦作于周文、武,此琴制之古者也。厥后增损不一。至宋始制二弦之琴, 以象天地,谓之两仪琴,每弦各六柱。又为十二弦以象十二律,其倍应之声靡不毕备。 太宗因大乐雅琴加为九弦,按曲转入大乐十二律,清浊互相合应。大晟乐府尝罢一、三、 七、九,惟存五弦,谓其得五音之正,最优于诸琴也。今复俱用。太常琴制,其长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

姜夔《乐议》分琴为三准:自一晖至四晖谓之上准,四寸半,以象黄钟之半律;自四晖至七晖谓之中准,中准九寸,以象黄钟之正律;自七晖至龙龈谓之下准,下准一尺八寸,以象黄钟之倍律。三准各具十二律声,按弦附木而取。然须转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转弦,则误触散声,落别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声,皆自然也。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转弦合调图:

《五弦琴图说》曰:"琴为古乐,所用者皆宫、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弦散声配之。 其二变之声,惟用古清商,谓之侧弄,不入雅乐。" 《七弦琴图说》曰:"七弦散而扣之,则间一弦于第十晖取应声。假如宫调,五弦十晖应七弦散声,四弦十晖应六弦散声,二弦十晖应四弦散声,大弦十晖应三弦散声,惟三弦独退一晖,于十一晖应五弦散声,古今无知之者。窃谓黄钟、大吕并用慢角调,故于大弦十一晖应三弦散声;太簇、夹钟并用清商调,故于二弦十二晖应四弦散声;姑洗、仲吕、蕤宾并用宫调,故于三弦十一晖应五弦散声;林钟、夷则并用慢宫调,故于四弦十一晖应六弦散声;南吕、无射、应钟并用蕤宾调,故于五弦十一晖应七弦散声。以律长短配弦大小,各有其序。"

《九弦琴图说》曰:"弦有七、有九,实即五弦。七弦倍其二,九弦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变为散声也。或欲以七弦配五音二变,以余两弦为倍,若七弦分配七音,则是今之十四弦也。《声律诀》云:'琴瑟龊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变,则于律法不谐矣。或曰:'如此则琴无二变之声乎?'曰:'附木取之,二变之声固在也。'合五、七、九弦琴,总述取应声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声取弦晖之应,皆以次列按。"

古者,大琴则有大瑟,中琴则有中瑟,有雅琴、颂琴,则雅瑟、颂瑟实为之合。夔乃定瑟之制:桐为背,梓为腹,长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隐间八尺一寸,广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黄钟之数。梁下相连,使其声冲融;首尾之下为两穴,使其声条达,是《传》所谓"大瑟达越"也。四隅刻云以缘其武,象其出于云和。漆其壁与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设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别以五色,五五相次,苍为上,朱次之,黄次之,素与黔又次之,使肄习者便于择弦。弦八十一丝而朱之,是谓朱弦。其尺则用汉尺。凡瑟弦具五声,五声为均,凡五均,其二变之声,则柱后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声。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声,瑟之能事毕矣。夔于琴、瑟之议,其详如此。

# 朱熹尝与学者共讲琴法:

其定律之法:十二律并用太史公九分寸法为准,损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声,位置各定。按古人以吹管声传于琴上,如吹管起黄钟,则以琴之黄钟声合之;声合无差,然后以次遍合诸声,则五声皆正。唐人纪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丝声皆当如此。今人苟简,不复以管定声,其高下出于临时,非古法也。

调弦之法:散声隔四而得二声;中晖亦如之而得四声;八晖隔三而得六声;九晖按上者隔二而得四声,按下者隔一而得五声;十晖按上者隔一而得五声,按下者隔二而得四声。每疑七弦隔一调之,六弦皆应于第十晖,而第三弦独于第十一晖调之乃应。及思而得之,七弦散声为五声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众弦散声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



声皆自东而西,相为次第。其六弦会于十晖,则一与三者,角与散角应也;二与四者,徵与散徵应也;四与六者,宫与散少宫应也;五与七者,商与散少商应也;其第三、第五弦会于十一晖,则羽与散羽应也。义各有当,初不相须,故不同会于一晖也。

旋宫诸调之法:旋宫古有"随月用律"之说,今乃谓不必转轸促弦,但依旋宫之法而 抑按之,恐难如此泛论。当每宫指定,各以何声取何弦为唱,各以何弦取何律为均,乃见 详实。又以《礼运》《正义》推之,则每律各为一宫,每宫各有五调,而其每调用律取声,亦 各有法。此为琴之纲领,而说者罕及,乃阙典也。当为一图,以宫统调,以调统声,令其次第、宾主各有条理。仍先作三图:一、各具琴之形体、辉弦、尺寸、散声之位;二、附按声声律之位;三、附泛声声律之位,列于宫调图前,则览者晓然,可为万世法矣。观熹之言,其于琴法本融末粲,至疏达而至缜密,盖所谓识其大者欤!

燕乐 古者,燕乐自周以来用之。唐贞观增隋九部为十部,以张文收所制歌名燕乐,而被之管弦。厥后至坐部伎琵琶曲,盛流于时,匪直汉氏上林乐府、缦乐不应经法而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政和间,诏以大晟雅乐施于燕飨,御殿按试,补徵、角二调,播之教坊,颁之天下。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宫调多不正,皆俚俗所传。及命刘昺辑《燕乐新书》,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非复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说之乐"以藉口者。末俗渐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旨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

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

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各以上、下分为清浊。其中吕、蕤宾、林钟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其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太簇、夹钟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紧别之。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为宫。此其取律寸、律数、用字纪声之略也。

一宫、二商、三角、四变为宫,五徵、六羽、七闰为角。五声之号与雅乐同,惟变徵以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变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余之义,故谓之闰。四变居宫声之对,故为宫。俗乐以闰为正声,以闰加变,故闰为角而实非正角。此其七声高下之略也。

声由阳来,阳生于子、终于午。燕乐以夹钟收四声:曰宫、曰商、曰羽、曰闰。闰为角,其正角声、变声、徵声皆不收,而独用夹钟为律本。此其夹钟收四声之略也。

宫声七调:曰正宫、曰高宫、曰中吕宫、曰道宫、曰南吕宫、曰仙吕宫、曰黄钟宫,皆生于黄钟。商声七调:曰大食调、曰高大食调、曰双调、曰小食调、曰歇指调、曰商调、曰越调,皆生于太簇。羽声七调:曰般涉调、曰高般涉调、曰中吕调、曰正平调、曰南吕调、曰仙吕调、曰黄钟调,皆生于南吕。角声七调: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双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应钟。此其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也。

窃考元定言燕乐大要,其律本出夹钟,以十二律兼四清为十六声,而夹钟为最清,此所谓靡靡之声也。观其律本,则其乐可知。变宫、变徵既非正声,而以变徵为宫,以变宫为角,反紊乱正声。若此夹钟宫谓之中吕宫、林钟宫谓之南吕宫者,燕乐声高,实以夹钟为黄钟也。所收二十八调,本万宝常所谓非治世之音,俗又于七角调各加一声,流荡忘反,而祖调亦不复存矣。声之感人,如风偃草,宜风俗之日衰也! 夫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使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此正古君子所以为治天下之本也。绍兴、乾道教坊迄弛不复置云。

**教坊** 自唐武德以来,置署在禁门内。开元后,其人浸多,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觱栗,以众乐和之;赐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饮,作《倾杯乐》;百官饮,作《三台》。第二、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歌起。第三、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以次进食。第四、百戏皆作。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六、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初致辞,群臣皆起,听辞毕,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琵琶。第九、小儿队舞,亦致辞以述德美。第十、杂剧罢,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举酒,殿上独吹笙。第十二、蹴踘。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舞,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杂剧。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食罢。第十九、用角觝,宴毕。

其御楼赐酺同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无后场杂剧及女弟子舞队。每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余曲宴会、赏花、习射、观稼,凡游幸但奏乐行酒,惟庆节上寿及将相人辞赐酒,则止奏乐。都知、色长二人摄太官令,升殿对立,逡巡周,大宴则酒、唱遍,曲宴宰相虽各举酒,通用慢曲而舞《三台》。



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大曲:一曰正宫调,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齐天乐》;二曰中吕宫,其曲二,曰《万年欢》《剑器》;三曰道调宫,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圣乐》;四曰南吕宫,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吕宫,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寿乐》;六曰黄钟宫,其曲三,曰《梁州》《中和乐》《剑器》;七曰越调,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调,其曲二,曰《清平乐》《大明乐》;九曰双调,其曲三,曰《降圣乐》《新水调》《采莲》;十曰小石调,其曲二,曰《胡渭州》《嘉庆乐》;十一曰歇指调,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乐》《庆云乐》;十二曰林钟商,其曲三,曰《贺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道人欢》;十四曰南吕调,其曲二,曰《绿腰》《罢金钲》;十五曰仙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采云归》;十六曰黄钟羽,其曲一,曰《千春乐》;十七曰般涉调,其曲二,曰《长寿仙》《满宫春》;十八曰正平调,无大曲,小曲无定数。不用者有十调:一曰高宫,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双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钟角。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觱栗、笛、方响、羯鼓、杖鼓、拍板。

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栗、方响、拍板。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乐用觱栗、笛、羯鼓、腰鼓、揩鼓、鸡楼鼓、鼗鼓、拍板。鼓笛部,乐用三色笛、杖鼓、拍板。

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绣抹额,带器仗;三曰婆罗门队,紫罗僧衣,绯挂子,执锡镮拄杖;四曰醉胡腾队,衣红锦襦,系银粘鞢,戴毡帽;五曰诨臣万岁乐队,衣紫绯绿罗宽衫,诨裹簇花幞头;六曰儿童感圣乐队,衣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七曰玉兔浑脱队,四色绣罗襦,系银带,冠玉兔冠;八曰异域朝天队,衣锦袄,系银束带,冠夷冠,执宝盘;九曰儿童解红队,衣紫绯绣襦,系银带,冠花砌凤冠,绶带;十曰射雕口鹘队,衣盘雕锦襦,系银粘碟,射雕盘。

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二曰感化乐队,衣青罗生色通衣,背梳髻,系绶带;三曰抛球乐队,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银带,奉绣球;四曰佳人剪牡丹队,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队,衣红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红绣抹额;六曰采莲队,衣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云鬟髻,乘彩船,执莲花;七曰凤迎乐队,衣红仙砌衣,戴云鬟凤髻;八曰菩萨献香花队,衣生色窄砌衣,戴宝冠,执香花盘;九曰彩云仙队,衣黄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执旌节、鹤扇;十曰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执毬杖。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

百戏有蹴毬、踏蹻、藏扺、杂旋、狮子、弄抢、铃瓶、茶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

建降中,教坊都知李德昇作《长春乐曲》:乾德元年,又作《万岁升平乐曲》。明年,教

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锡庆院宴会,诸王赐食及宰相筵设时赐乐者,第四部充。

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紫云长寿乐鼓吹曲,以奏御焉。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 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

正宫《平戎破阵乐》,南吕宫《平晋普天乐》,中吕宫《大宋朝欢乐》,黄钟宫宇宙荷皇 恩》,道调宫《垂衣定八方》,仙吕宫《甘露降龙庭》,小石调《金枝玉叶春》,林钟商《大惠 帝恩宽》,歇指调《大定寰中乐》,双调《惠化乐尧风》,越调《万国朝天乐》,大石调《嘉禾 生九穗》,南吕调《文兴礼乐欢》,仙吕调《齐天长寿乐》,般涉调《君臣宴会乐》,中吕调 《一斛夜明珠》,黄钟羽《降圣万年春》,平调《金觞祝寿春》。

曲破二十九:

正宫《宴钧台》、南吕宫《七盘乐》、仙吕宫《王母桃》、高宫《静三边》、黄钟宫《采莲 回》,中吕宫《杏园春》、《献玉杯》,道调宫《折枝花》,林钟商《宴朝簪》,歇指调《九穗 禾》,高大石调《啭春莺》,小石调《舞霓裳》,越调《九霞觞》,双调《朝八蛮》,大石调《清夜 游》、林钟角《庆云见》、越角《露如珠》、小石角《龙池柳》、高角《阳台云》、歇指角《金步 摇》,大石角《念边功》,双角《宴新春》,南吕调《凤城春》,仙吕调《梦钧天》,中吕调《采明 珠》,平调《万年枝》,黄钟羽《贺回鸾》,般涉调《郁金香》,高般涉调《会天仙》。

琵琶独弹曲破十五:

凤鸾商《庆成功》,应钟调《九曲清》,金石角《凤来仪》,芙蓉调《蕊宫春》,蕤宾调《连 理枝》,正仙吕调《朝天乐》,兰陵角《奉宸欢》,孤雁调《贺昌时》,大石调《寰海清》,玉仙 商《玉芙蓉》,林钟角《泛仙槎》,无射宫调《帝台春》,龙仙羽《宴蓬莱》,圣德商《美时清》, 仙吕调《寿星见》。

小曲二百七十:

正宫十:《一阳生》《玉窗寒》《念边戍》《玉如意》《琼树枝》《鹔鹴裘》《寒鸿飞》《漏丁 丁》《息鼙鼓》《劝流霞》。

南吕宫十一:《仙盘露》《冰盘果》《芙蓉园》《林下风》《风雨调》《开月幌》《凤来宾》 《落梁尘》《望阳台》《庆年丰》《青鬃马》。

中吕宫十三:《上林春》《春波绿》《百树花》《寿无疆》《万年春》《击珊瑚》《柳垂丝》 《醉红楼》《折红杏》《一园花》《花下醉》《游春归》《千树柳》。

仙吕宫九:《折红蕖》《鹊填河》《紫兰香》《喜尧时》《猗兰殿》《步瑶阶》《千秋乐》《百 和香》《佩珊珊》。

黄钟宫十二:《菊花杯》《翠幕新》《四塞清》《满帘霜》《画屏风》《折茱萸》《望春云》



《苑中鹤》《赐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

高宫九:《嘉顺成》《安边塞》《猎骑还》《游兔园》《锦步帐》《博山炉》《暖寒杯》《云纷纭》《待春来》。

道调官九:《会夔龙》《泛仙杯》《披风襟》《孔雀扇》《百尺楼》《金尊满》《奏明庭》《拾 落花》《声声好》。

越调八:《翡翠帷》《玉照台》《香旖旎》《红楼夜》《朱顶鹤》《得贤臣》《兰堂烛》《金镝流》。

双调十六:《宴琼林》《泛龙舟》《汀洲绿》《登高楼》《麦陇雉》《柳如烟》《杨花飞》《玉泽新》《玳瑁簪》《玉阶晓》《喜清和》《人欢乐》《征戍回》《一院香》《一片云》《千万年》。

小石调七:《满庭香》《七宝冠》《玉唾盂》《辟尘犀》《喜新晴》《庆云飞》《太平时》。

林钟商十:《采秋兰》《紫丝囊》《留征骑》《塞鸿度》《回鹘朝》《汀洲雁》《风人松》《蓼花红》《曳珠佩》《遵渚鸿》。

歇指调九:《榆塞清》《听秋风》《紫玉箫》《碧池鱼》《鹤盘旋》《湛恩新》《听秋蝉》《月中归》《千家月》。

高大石调九:《花下宴》《甘雨足》《画秋千》《夹竹桃》《攀露桃》《燕初来》《踏青回》 《抛绣球》《泼火雨》。

大石调八:《贺元正》《待花开》《采红莲》《出谷莺》《游月宫》《望回车》《塞云平》《秉烛游》。

小石角九:《月宫春》《折仙枝》《春日迟》《绮筵春》《登春台》《紫桃花》《一林红》《喜春雨》《泛春池》。

双角九:《凤楼灯》《九门开》《落梅香》《春冰拆》《万年安》《催花发》《降真香》《迎新春》《望蓬岛》。

高角九:《日南至》《帝道昌》《文风盛》《琥珀杯》《雪花飞》《皂貂裘》《征马嘶》《射飞雁》《雪飘飖》。

大石角九:《红鲈火》《翠云裘》《庆成功》《冬夜长》《金鹦鹉》《玉楼寒》《凤戏雏》《一 鲈香》《云中雁》。

歇指角九:《玉壶冰》《卷珠箔》《随风帘》《树青葱》《紫桂丛》《五色云》《玉楼宴》《兰堂宴》《千千岁》。

越角九:《望明堂》《华池露》《贮香囊》《秋气清》《照秋池》《晓风度》《靖边尘》《闻新雁》《吟风蝉》。

林钟角九:《庆时康》《上林果》《画帘垂》《水精簟》《夏木繁》《暑气清》《风中琴》《转

# 《草芊芊》《步玉砌》《輅华裾》《海山青》《旋絮绵》《风中帆》《青丝骑》《喜闻声》。

南吕调七:《春景丽》《牡丹开》《展芳茵》《红桃露》《啭林莺》《满林花》《风飞花》。

仙吕调十五:《喜清和》《芰荷新》《清世欢》《玉钩栏》《金步摇》《金错落》《燕引雏》

中吕调九:《宴嘉宾》《会群仙》《集百祥》《凭朱栏》《香烟细》《仙洞开》《上马杯》《拂 长袂》《羽觞飞》。

高般涉调九:《喜秋成》《戏马台》《泛秋菊》《芝殿乐》《鹩鶒杯》《玉芙蓉》《偃干戈》 《听秋砧》《秋云飞》。

般涉调十:《玉树花》《望星斗》《金钱花》《玉窗深》《万民康》《瑶林风》《随阳雁》《倒 金罍》《雁来宾》《看秋月》。

黄钟羽七:《宴邹枚》《云中树》《燎金鲈》《涧底松》《岭头梅》《玉鲈香》《瑞雪飞》。

平调十:《万国朝》《献春盘》《鱼上冰》《红梅花》《洞中春》《春雪飞》《翻罗袖》《落梅 花》《夜游乐》《斗春鸡》。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

轻车》《清风来》。

正宫、南吕宫、道调宫、越调、南吕调,并《倾杯乐》《三台》;仙吕宫、高宫、小石调、大 石调、高大石调、小石角、双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高般洗调、黄钟羽、 平调,并《倾杯乐》:中吕宫《倾杯乐》《剑器》《感皇化》《三台》:黄钟宫《倾杯乐》《朝中 措》《三台》;双调《倾杯乐》《摊破抛毬乐》《醉花间》《小重山》《三台》;林钟商《倾杯乐》 《洞中仙》《望行宫》《三台》;歇指调《倾杯乐》《洞仙歌》《三台》;仙吕调《倾杯乐》《月宫 仙》《戴仙花》《三台》;中吕调《倾杯乐》《菩萨蛮》《瑞鹧鸪》《三台》;般涉调《倾杯乐》 《望征人》《嘉宴乐》《引驾回》《拜新月》《三台》。若《宇宙贺阜恩》《降圣万年春》之类, 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诸曲多秘。而平晋普天乐者,平河东回所制,《万国朝天乐》 者,又明年所制,每宴享常用之。然帝勤求治道,未尝自逸,故举乐有度。雍熙初,教坊 使郭守中求外任,止赐束帛。

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闻鸡 唱,殿前都虞候崔翰问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声,制曲曰《鸡叫子》。又民间 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太宗所制曲,乾兴以来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调,总四十八 曲:黄钟、道调、仙吕、中吕、南吕、正宫、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吕、仙吕、双越调, 黄钟羽。其急慢诸曲几千数。又法曲、《龟兹》、鼓笛三部,凡二十有四曲。

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天圣中,帝尝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



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繇此。"帝曰:"朕于声技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张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岂知之,愿备书时政记。"

世号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宴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 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 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则不待知音而后能也。今太常乐县钟、磬、埙、篪、搏 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类皆仿古,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 古乐岂真若此哉! 孔子曰"恶郑声",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 乐犹古乐",而太常乃与教坊殊绝,何哉? 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 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瑷、逸制作久之,卒无所成。 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 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 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柷敔也,贯之为板。此 八音者,于世其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镈钟、镈磬、宫轩为正声,而概谓夷部、卤部为淫声。 殊不知大辂起于椎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后世易以杯盂;簟席 以为安,后世更以榻桉。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盂、榻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八音 之器,岂异此哉! 孔子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若古哉! 亦疾其声之变尔。试使知乐 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惉趱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 平! 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当数子纷纷锐意改制 之后,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存其语,以俟知者。

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钤辖。嘉祐中,诏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教头止三人,有阙即填。异时或传诏增置,许有司论奏。使、副岁阅杂剧,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应奉人阙,即以次补。诸部应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许补庙令或镇将,官制行,以隶太常寺。同天节,宝慈、庆寿宫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国之庆事,皆进歌乐词。

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乐声高,歌者难继。方响部器不中度,丝竹从之。宜去噍杀之急,归啴缓之易,请下一律,改造方响,以为乐准。丝竹悉从其声,则音律谐协,以导中和之气。"诏从之。十一月,奏新乐于化成殿,帝谕近臣曰:"乐声第降一律,已得宽和之节矣。"增赐方响为架三十,命太常下法驾、卤部乐一律,如教坊云。初,熙宁二年五月,罢宗室正任以上借教坊乐人,至八年,复之,许教乐。

绍兴中,钩容直旧管四百人,杨存中请复收补,权以旧管之半为额,寻闻其召募骚

政和三年五月,诏:"比以《大晟乐》播之教坊,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 下。"八月,尚书省言:"大晟府宴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府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 大晟府教习,今当并就教坊习学。"从之。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 用季律,其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绍兴十四年复置,凡乐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侍充钤辖。绍兴 末复省。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 用,不知作可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后,北使每岁 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旧例用乐人三百人, 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 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并临安府差。相扑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命罢 小儿及女童队,余用之。

云韶部者,黄门乐也。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习 乐艺,赐名箫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每上元观灯,上巳、端午观水嬉,皆命作乐于宫 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节,亲王内中宴射,则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 吕宫《万年欢》;二曰黄钟宫《中和乐》;三曰南吕宫《普天献寿》,此曲亦太宗所制:四曰 正宫《梁州》:五曰林钟商《泛清波》:六曰双调《大定乐》:七曰小石调《喜新春》:八曰越 调《胡渭州》;九曰大石调《清平乐》;十曰般涉调《长寿仙》;十一曰高平调《罢金钲》;十 二曰中吕调《绿腰》;十三曰仙吕调《彩云归》。乐用琵琶、筝、笙、觱栗、笛、方响、杖鼓、羯 鼓、大鼓、拍板。杂剧用傀儡,后不复补。

钧容直,亦军乐也。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每巡省游幸, 则骑导车驾而奏乐;若御楼观灯、赐酺,则载第一山车。端拱二年,又选捧日、天武、拱圣 军晓畅音律者,增多其数,以中使监视,藩臣以乐工上贡者亦隶之。淳化四年,改名钧容 直,取钧天之义。初用乐工,同云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温用之请,增《龟兹》部, 如教坊。其奉天书及四宫观皆用之。有指挥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 应奉文字一人、监领内侍二人。嘉祐元年,系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 人,诏以为额,阙即补之。七年,诏隶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听补军职,隶军头 司。其乐旧奏十六调,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众。嘉祐二年,监领内侍 言,钧容直与教坊乐并奏,声不谐。诏罢钧容旧十六调,取教坊十七调肄习之,虽间有损 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诸曲,与教坊颇同矣。



扰,降诏止之。及其以应奉有劳,进呈推赏,又申谕止于支赐一次,庶杜其日后希望。绍 兴三十年,复诏钧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拟一等班直收顿,内老弱癃疾者放停。教坊 所尝援祖宗旧典,点选人教,虽暂从其请,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 自便。

东西班乐,亦太平兴国中选东西班习乐者,乐器独用银字觱栗、小笛、小笙。每骑从车驾而奏乐,或巡方则夜奏于行宫殿庭。

诸军皆有善乐者,每车驾亲祀回,则衣绯绿衣,自青城至朱雀门,列于御道之左右, 奏乐迎奉,其声相属,闻十数里。或军宴设亦奏之。

棹刀枪牌翻歌等,不常置。

清衙军习乐者,令钧容直教之,内侍主其事,园苑赐会及馆待契丹使人。 又有亲从亲事乐及开封府衙前乐,园苑又分用诸军乐,诸州皆有衙前乐。

四夷乐者,元丰六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以三班借职王恩等六人差监在京闲慢库务门及旧城门敢勇三十六,与茶酒新任殿侍。《大晟乐书》曰:"前此宫架之外,列熊罴案,所奏皆夷乐也,岂容淆杂大乐!乃奏罢之。然古鞮楼氏掌四夷乐,靺师、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盖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使鼓舞焉,先王之所不废也。《汉律》曰:'每大朝会宜设于殿门之外。'天子御楼,则宫架之外列于道侧,岂可旋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哉!"

## ——卷一百四十二《乐志十七》

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管押指挥使一人,钢鼓、金钲各十二,帅兵官八人领。大鼓一百二十,帅兵官二十人领。长鸣一百二十,帅兵官六人领。铙鼓十二,帅兵官四人领。歌工、拱宸管、箫、茄各二十四,大横吹一百二十,帅兵官十人领。节鼓二,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钢鼓、金钲各十二,帅兵官四人领。小鼓、中鸣各一百二十,帅兵官八人领。羽葆鼓十二,帅兵官四人领。歌工、拱宸管、箫、笳各二十四。法驾,前后钢鼓、金钲各减四,大鼓减四十,长鸣减四十,铙鼓减四,拱宸管后箫、笳各减八,大横吹减四十,节鼓后笛、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减八,小鼓、中鸣各减四十,羽葆鼓减四,最后箫、笳各减八,帅兵共减十八人。

次太史相风、行漏等舆。太史令及令史各一人,(并骑。)相风乌舆一,(舆士四人。) 交龙钲、鼓各一,(舆士各六人。)……宣和,鼓、钟楼并改为舆,太史正前有捧日副指挥使 二人,捧日节级十人,神舆舆士增十。

——卷一百四十六《仪卫志四》

大角四十。孝宗省为二十。

太常后部鼓吹。鼓吹丞二人,典吏四人,孝宗省为三人。管辖指挥使一人,羽葆鼓六,歌工二十四,拱宸管十二,箫三十六,笳二十四,铙鼓六,小横吹六十,笛十二,觱栗十二,帅兵官十人。孝宗歌工十八,拱宸管十二,箫十八,笳二十四,铙鼓六,笛十八,节鼓一,小横吹三十,觱栗十八,桃皮觱栗十二,羽葆鼓吹六,帅兵官八人。

黄麾幡一,中道。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各一,每辂诞马各六在辂前,驾士各百五十四人。乾道元年省之,六年以后复用。

## ——卷一百四十七《仪卫志五》

鼓吹令、丞,服绿裤褶冠、银褐裙、金铜革带、绯白大带、履袜。太常寺府史、典事、司天令史,服幞头、绿衫、黄半臂。太常主帅挧鼓、金钲、节鼓人,服平巾帻、绯绣袍、大口裤,抹带、锦螣蛇;歌、拱宸管、箫、笳、笛、觱栗,无螣蛇。太常大鼓、长鸣、小鼓、中鸣,服黄雷花袍、裤、抹额、抹带。太常绕、大横吹,服绯苣文袍、裤、抹额、抹带。太常羽葆鼓、小横吹,服青苣文袍、裤、抹额、抹带。排列官、令史、府史,服黑介帻、绯衫、白裤、白勒帛。司辰、典事、漏刻生,服青裤褶冠、革带。殿中少监、奉御、供奉、排列官,引驾仗内排列承直官、大将、金吾引驾、押仗、押旗,服幞头、紫公服、乌皮靴。尚辇奉御、直长、乘黄令丞、千牛长史、进马四色官,服幞头、绿公服、白裤、金铜带、乌皮靴。殿中职掌执伞扇人,服帕头、碧襕、金铜带、乌皮靴。旧衣黄,太平兴国六年,并内侍省并改服以碧。

## ——卷一百四十八《仪卫志六》

交龙钲、鼓舆各一,皆刻木为二青龙相交,下有木台、长竿,一持画鼓,一挂金钲,上皆有绯盖,亦绣交龙。舆士各二人。中兴后,相风、行漏、十二神、钲鼓四舆,悉省去。

钟、鼓楼舆各一,本隋大驾钟车、鼓车也。皆刻木为屋,中置钟、鼓,下施木台、长竿,如钲、鼓舆。舆士各二十四人。

行漏舆、十二神舆、交龙钲鼓舆、钟鼓楼,旧礼无文,皆太祖开宝定礼所增。

## ——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一》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升降,人心习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为也。然去古既远,苟无斯文以范防之,则愈趋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竞,或以为文胜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



未必知道者之论也。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阁成,亲临幸观书,赐从臣及直馆宴。又命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

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又以秘阁地隘,分内藏西库以广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归于太清楼。

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 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秘阁经籍图书以 秘书郎主之,编辑校定,正其脱误,则主于校书郎。

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

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 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 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 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自是而后,这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参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钒裂大道,疣赘圣谟,幽怪恍惚,琐碎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

形,雅郑各趣,譬之万派归海,四渎可分,繁星丽天,五纬可识,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

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 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 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经类十: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论语》类,九曰经解类,十曰小学类。

蔡琰《胡笳十八拍》四卷

孔衍《琴操引》三卷

谢庄《琴论》一卷

梁武帝《钟律纬》一卷

陈僧智匠《古今乐录》十三卷

赵邦利《弹琴手势谱》一卷

又《弹琴右手法》一卷

唐玄宗《金风乐弄》一卷

太宗《九弦琴谱》二十卷

《琴谱》六卷

《唐宗庙用乐仪》一卷

《唐肃明皇后庙用乐仪》一卷

崔令钦《教坊记》一卷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二卷

王昌龄《续乐府古解题》一卷

刘贶《大乐令壁记》三卷

《大乐图义》一卷不知作者。

田琦《声律要诀》十卷

薛易简《琴谱》一卷

段安节《琵琶录》一卷 又《乐府杂录》二卷

《乐府古题》一卷

《亦州白趣》——仓

陆鸿渐《教坊录》一卷

李勉《琴说》一卷

陈拙《琴籍》九卷



徐景安《新纂乐书》三十卷 赵惟简《琴书》三卷 宋仁宗《明堂新曲谱》一卷 又《景祐乐髓新经》一卷 《审乐要记》二卷 徽宗《黄钟徵角调》二卷 沈括《乐论》一卷 又《乐器图》一卷

《三乐谱》一卷

《乐律》一卷

冯元、宋祁《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

宋祁《大乐图》一卷

聂冠卿《景祐大乐》二十卷

刘次庄《乐府集》十卷

《乐府集序解》一卷

《大周正乐》八十八卷五代周窦俨订论。

《蜀雅乐仪》三十卷

房庶《补亡乐书总要》三卷

《真馆饮福等》一卷

蔡攸《燕乐》三十四册

范镇《新定乐法》一卷

崔遵度《琴笺》一卷

李宗谔《乐纂》一卷

陈康士《琴调》三卷

又《琴调》十七卷

《琴书正声》十卷

《琴调》十七卷

《琴谱记》一卷

《琴调谱》一卷

《楚调五章》一卷

《离骚谱》一卷

李约《琴曲东勺谱》一卷 《琴调广陵散谱序》一卷 独孤寡《九调谱》一卷 齐嵩《琴雅略》一卷 僧辨《正琴正声九弄》九卷 朱文齐《琴杂调谱》十二卷 萧祐一作"祜"《无射商九调》谱一卷 吕渭一作"滨"《广陵止息谱》一卷 张淡正《琴谱》一卷 蔡翼《琴调》一卷 僧道英《琴德谱》一卷 干貌《琴谱》一卷 沈氏琴书一卷失名。 《琴谱调》八卷李翱用指法。 《琴略》一卷 卷一《图方琴》 《琴谱纂要》五卷 胡瑗《景祐乐府奏议》一卷 又《皇祐乐府奏议》一卷 阮逸《皇祐新乐图记》三卷 陈旸《乐书》二百卷 僧灵操《乐府诗》一卷 吴良辅《琴谱》一卷 又《乐书》五卷 《乐记》三十六卷 杨傑《元丰新修大乐记》五卷 刘景《大晟乐书》二十卷

又《乐论》八卷 《运谱四议》二十卷

《政和颁降乐曲乐章节次》一卷《政和大晟乐府雅乐图》一卷

355





郑樵《系声乐谱》二十四卷 李南玉《古今大乐指掌》三卷 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 李昌文《阮咸弄谱》一卷 滕康叔《韶武遗音》一卷 麹瞻《琴声律》二卷 又《琴图》一卷 令狐揆《乐要》三卷 王大方《琴声韵图》一卷 《昭微古今琴样》一卷 刘籍《琴义》一卷 沈建《乐府广题》二卷 马以良《琴谱三均》三卷 喻修权《阮咸谱》一卷 吴仁傑《乐舞新书》二卷 蔡元定《律吕新书》二卷 李如篪《乐书》一卷 《琴说》一卷 《古乐府》十卷 赵德先《乐说》三卷 又《乐书》三十卷 《历代乐仪》三十卷 《乐苑》五卷 《琴笺知音操》一卷 《乐府题解》一卷 《大乐署》三卷

《乐府题解》一卷 《大乐署》三卷 《历代歌词》六卷 《律吕图》一卷 《仿蔡琰胡笳十八拍》。 右乐类一百十一部,一千七卷。 《彭门玉帐歌》三卷

《太一行军六十甲子禳厌秘术诗》三卷

《兵机举要阳谓歌》一卷

郯子《新修六壬大玉帐歌》十卷。

——卷二百七《艺文志六》

《乐府》二卷

----卷二百八《艺文志七》

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八月,册为皇后。常服宽衣,佐御膳,善弹筝鼓琴。

——卷二百四十二《后妃列传上》

承寿,终南作坊使,赠德州刺史、武当侯。子四人,克己,晓音律,尝作《雅乐图》乐曲以献。侍宴大清楼,进所学虞世南书,赐器加等。

——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列传一》

(高)怀德将家子,练习戎事,不喜读书,性简率,不拘小节。善音律,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

——卷二百五十《高怀德传》

神宗即位,转四方馆使、知保州,治状为河北第一。逾六年,即请老,还为秘书监致 仕。元丰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刘)几知音,诏诣太常定雅乐。几曰:"古乐备四清声,沿 五季乱离废,请增之。"乐成,予一子官。

几笃于风义,推父遗恩官从兄,已得任子,必先兄弟子之孤者。其议乐律最善,以为:"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随变,犹以古冠服加于今人,安得而称。儒者泥古,致详于形名度数间,而不知清浊轻重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而考于声则不谐。"尝游佛寺,闻钟声,曰:"声撕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闻角声,曰:"宫微而商离,至秋,守臣忧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学颇杂郑、卫云。

——卷二百六十二《刘几传》

南征还,诏(窦)俨考正雅乐,俄权知贡举。未几,拜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俨校钟磬 筦籥之数,辨清浊上下之节,复举律吕旋相为宫之法,迄今遵用。

俨性夷旷,好贤乐善,优游策府凡十余年。所撰《周正乐》成一百二十卷,诏藏于 史阁。

——卷二百六十三《窦俨传》

景德二年,召(李宗谔)为翰林学士。是秋,将郊,命判太常大乐、鼓吹二署。先是, 乐工率以年劳迁补,至有抱其器而不知声者。宗谔素晓音律,遂加审定,奏斥谬滥者五



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职名,条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阅而赏叹之。事具《乐志》。又着《乐纂》以献,命付史馆,自是月再肄习焉。

时诸神祠坛多阙外遗之制,因深堑列树以表之,营葺斋室,旧典因以振起。属契丹遗使来贺承天节,诏宗谔为馆伴使,自郊劳至饮饯,皆刊定其仪。

——卷二百六十五《李宗谔传》

(宋)祁字子京,与兄庠同时举进士,礼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释褐复州军事推官。孙奭荐之,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召试,授直史馆,再迁太常博士、同知礼仪院。有司言太常旧乐数增损,其声不和。诏祁同按试。李照定新乐,胡瑗铸钟磬,祁皆典之,事见《乐志》。

——卷两百八十四《宋祁传》

(宋) 提风貌秀整,有酝藉,器识冲远,好学,美文词,善谈论饮谑,晓音律,妙于弈棋。 笔法遒媚,书帖之出,人多传效。喜引重后进有名者,又好趋人之急,当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

——卷两百八十七《宋湜传》

初,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大乐,命冠卿检新阅事迹。又预选《景祐广乐记》,特迁刑部郎中、直集贤院。

——卷两百九十四《聂冠卿传》

刘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进士中第,补广德军判官,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权侍御史。李照改制大乐钟磬,夔以为:"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请一切罢之。"帝善其言。

——卷两百九十八《刘夔传》

(李)虚己喜为诗,数与同年进士曾致尧及其婿晏殊唱和。初,致尧谓曰:"子之词诗虽工,而音韵犹哑。"虚己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遂精于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卷三百《李虚己传》

苏舜钦会宾客于进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风其僚鱼周询、刘元瑜举劾之。 两人既窜废,同席者俱逐。

——卷三百一十八《王拱辰传》

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 论议。

——卷三百一十九《欧阳发传》

S

(范)镇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法,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司马光谓不然,往复论难,凡数万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皇祐中,又诏胡瑗等考正。神宗时诏镇与刘几定之。镇曰:"定乐当先正律。"神宗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釜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赍有加。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是,乃请太府铜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赐诏嘉奖。下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镇时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忠文。

#### ----卷三百三十七《范镇列传》

是岁郊祀,议合祭天地,礼官以"昊天有成命"为言。百禄曰:"此三代之礼,奈何复欲合祭乎?'成命'之颂,祀天祭地,均歌此诗,亦如春夏祈谷而歌《噫嘻》,亦岂为一祭哉?"

#### ——卷三百三十七《范百禄传》

兄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昺撰《鼎书》《新乐书》,皆汉津妄出己意,而为缘饰,语在《乐志》。累迁给事中。京置局议礼,昺又领之。为翰林学士,改工部尚书。提举《纪元历》,有所损益,为吴执中所论,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陈州。

昺与弟焕皆侍从,而亲丧不葬,坐夺职罢郡,复以事免官。京再辅政,召为户部尚书。昺尝为京画策,排郑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废黜中还故班。御史中丞俞臬发其奸利事,京徙桌他官。

徽宗所储三代彝器,诏昺讨定,凡尊爵、俎豆、盘匜之属,悉改以从古,而载所制器于 祀仪,令太学诸生习肄雅乐。阅试日,昺与大司成刘嗣明奏,有鹤翔宫架之上。再为翰 林学士,东宫建,为太子宾客,又还户部。

## ——卷三百五十六《刘昺传》

先是,御前置甲库,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费不赀。禁中既有内酒库,酿殊胜,酤卖其余,颇侵大农。焘因对,言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酒库酤良酝以夺官课。且乞罢减教坊乐工人数。上曰:"卿言可谓责难于君。"明日悉诏罢之。

## ——卷三百八十二《张焘传》

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会庆节上寿,在郊礼散齐内,议权作乐,焘言:"汉、唐祀 天地,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宁、大观法《周礼》祭天地,故前十日受 暂戒。今既合祭,宜复汉、唐及建隆旧制,庶几两得。"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为北使权



用。正除礼部郎中,言中兴祭礼未备,请以《开宝通礼》《嘉佑因革礼》《政和新仪》令太常寺参校同异,修成祭法。

——卷三百八十八《李焘传》

诏充遗留礼信使。初,显仁遗留使至金,必令簪花听乐。师鲁陛辞,言:"国势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礼,誓以死守。"沿途宴设,力请彻乐。至燕山,复辞簪花执射。时孝宗以孝闻,师鲁据经陈谊,反复慷慨,故金终不能夺。

——卷三百八十九《颜师鲁传》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 斋室。

-----卷四百一《辛弃疾传》

(安丙)至官,留意学校,请于太常创大成乐。

——卷四百二《安丙传》

其论治务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谨择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择贤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罢科举而行乡举里选;四曰罢设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诸葛武侯之正兵,以备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养兵之费;二曰限民田,以渐复井田;三曰罢妓籍,从良;四曰渐罢和买、折帛暨诸无名之赋及榷酤,而禁群饮;五曰择贤士教之大学,教成,使分掌诸州之学,又使各择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学;六曰取《周礼》及古书,会议熟讲其可行于今者行之;七曰禁淫乐;八曰修书以削邪说。此简之志也。

——卷四百七《杨简传》

以暗室屋漏为尊严之区,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为乱亡之宅,而不淫不泆。

——卷四百一十八《吴潜传》

贾似道素忌潜,会京师米贵,应龙为《劝粜歌》,宦者取以上闻,帝问知应龙所作,问似道米价高,当亟处之,似道访其由,亦怒应龙。

——卷四百二十五《刘应龙传》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

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程)颐又言:"除丧而用吉礼,尚当因事张乐,今特设宴, 是喜之也。"

——卷四百二十七《道学列传一》

(孙奭)又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尝奉诏与邢昺、杜镐校定诸经正义、《庄子》《尔雅》释文、考正《尚书》《论语》《孝经》《尔雅》谬误及律音义。

——卷四百三十一《儒林列传一》

礼部侍郎赵挺之言,(陈)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

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

祥道字用之。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与旸 《乐书》并行于世。

——卷四百三十二《儒林列传二》

(梁)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饮戏为务。州有伶官钱氏,家数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効具自随。

(冯吉)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习,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为寿,赐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状,了无怍色,家人皆大笑。

及为少卿,颇不得意,以杯酒自娱。每朝士宴集,虽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弹琵琶, 弹罢赋诗,诗成起舞。时人爱其俊逸,谓之"三绝"。

——卷四百三十九《文苑列传一》

陈充,字若虚,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声酒自娱,不乐从宦。

(崔遵度)掌右史十余岁,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间,虑上之见。善鼓琴,得其深趣。所 僦舍甚湫隘,有小阁,手植竹数本,朝退,默坐其上,弹琴独酌,倏然自适。尝著《琴笺》云:

世之言琴者,必曰长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闰,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协律郎刘贶以乐器配诸节候,而谓琴为夏至之音。至于泛声,卒无述者,愚尝病之。因张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声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谓象者,盖天地自然之节耳,又岂止夏至之音而已。

气常有五音而不闻,以弦考之然后闻。斯假物者也。

是故圣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数,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节。何则?数本于 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



焉。气气相召,其应也必矣。卦既画矣,故画琴焉。始以一弦泛桐,当其节则清然而号,不当其节则泯然无声,岂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为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声杀而已,弦尽则声减。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节节相召,其应也必矣。

琴之画也,偶六而根于一,一钟者,道之所生也。在数为一,在律为黄,在音为官,在木为根,在四体为心,众徽由之而生。虽曰十三,及其节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经也;蓍之德圆,纬也;故万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节,经也;弦五其音,纬也;故众音不能胜其文。先儒谓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愚谓琴以中徽为君,尽矣。夫徽十三者,盖尽昭昭可闻者也。苟尽弦而考之,乃总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气也。丈弦具之,尺弦亦具之,岂有长短大小之限哉!

是则万物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极,太极之外以至于无物;圣人本于道,道本于自然,自然之外以至于无为;乐本于琴,琴本于中徽,中徽之外以至于无声。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声也。往者藏音而未谈,来者专声而忘理。《琴笺》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阙也,请俟君子。

#### ——卷四百四十一《文苑列传三》

杨傑字次公,无为人。少有名于时,举进士。元丰中,官太常者数任,一时礼乐之事,皆预讨论。尝议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则僖祖为始祖无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又请孝惠贺后、淑德尹后、章怀潘后皆祖宗首纳之后,孝章宋后尝母仪天下,升祔之礼,久而未讲,宜因慈圣光献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祏室,断天下之大疑,正宗庙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

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傑同议。傑言大乐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傑议,自制。乐成,诏褒之。元丰末,晋州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邹国公,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下太常议,傑与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复言:"自唐至今,以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一贤从祀,岂必同时人?"诏从礼部议。

哲宗即位,议乐,又用范镇说。傑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钟磬之非。又论镇以黑黍用秠制律、铜量,叩之不合黄钟,以世无真黍,用太府尺为乐尺,下旧乐三律。详具《乐志》。傑在神宗时与镇异议,至是复攻之,镇之乐律卒不用。元祐中,为礼部员外郎,出知润州,除两浙提点刑狱,卒,年七十。自号無为子,有文集二十余卷,《乐记》五卷。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孙。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

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博学强记, 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掇拾人所弃遗,少加檃括,皆为新奇。尝言: "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 见,终不贬也。

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建中靖国时,黄庭坚自黔中还,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为似谢玄晖。其所与交,终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铸自裒歌词,名《东山乐府》,俱为序之。尝自言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且推本其初,出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者,本庆湖也,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改为贺氏,庆湖亦转为镜。当时不知何所据。故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

#### ——卷四百四十三《文苑列传五》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 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

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年未冠,举进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吴人化其贤。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动京师,公卿荐以自代者众。元祐中,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赙绢百。

有文三百卷,《六经》皆为辨说。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礼作乐,比隆商、周,则是书也,岂虚文哉!"盖立志如此。

## ——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列传六》

魏汉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号"李八百"者,授以鼎乐之法。尝过三山龙门,闻水声,谓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脱衣没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与房庶俱以善乐荐,时阮逸方定黍律,不获用。崇宁初犹在,朝廷方协考钟律,得召见,献乐议,言得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而中指之径围,则度量权衡所自出也。又云:"声有太有少。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在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迁怪,蔡京独神之。或言汉津本范镇之役,稍窥见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

于是请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四年三月鼎成,赐号冲显处士。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而京之客刘昺主乐事,论太少之说为非,将议改作。既而以乐成久,易之恐动观听,遂止。汉津密为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三四尔,他多非古说,异日当以访任宗尧。"宗尧



学于汉津者也。

汉津晓阴阳数术,多奇中,尝语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未几死。京遂召宗 尧为典乐,复欲有所建,而为田为所夺,语在《乐志》。后即铸鼎之所建宝成殿,祀黄帝、 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汉津俱配食。谥汉津为嘉晟侯。

——卷四百六十二《方技列传下》

(绍兴)九年,夏人陷府州。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

——卷四百八十六《外国列传二》

(大中祥符)八年,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来贡。元自言:"本国城无垣墙,府曰开城,管六县,民不下三五千。有州军百余,置十路转运司统之。每州管县五六,小者亦三四,每县户三四百。国境南北千五百里,东西二千里。军民杂处,隶军者不黥面。方午为市,不用钱,第以布米贸易。地宜秔稻,风俗颇类中国。无羊、兔、橐驼、水牛、驴。气候少寒,暑差多。有僧,无道士。民家器皿,悉铜为之。乐有二品:曰唐乐,曰乡乐。三岁一试举人,有进士、诸科、算学,每试百余人,登第者不过一二十。

颙卒,子俣嗣。贡使接踵,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人太学,朝廷为置博士。

政和中,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赐以大晟燕乐、笾豆、簠簋、尊罍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谟殿中。

——卷四百八十七《外国列传三》

其<sup>①</sup>风俗衣服与大食国相类。无丝蚕,以白氎布缠其胸,垂至于足,衣衫窄袖。撮发为髻,散垂余髾余其后。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乐器有胡琴、笛、鼓、大鼓,乐部亦列舞人。

——卷四百八十九《外国列传五》

① "其"指占城国。

# 《辽史》

# 【概述】

《辽史》是元顺帝敕令编撰的主要记载辽政权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其中也兼叙了辽 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元代脱脱等人编撰的"三史"之一,另 外两本为《宋史》与《金史》(见《宋史》概述)。

《辽史》共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以及 国语解一卷,每卷篇幅均很短小。由于契丹实行文化禁制政策,所以留存下来的史料极 为有限,也为《辽史》的编撰带来很大困难。《陔余从考》卷十三记载"圣宗时始命刘晟、 马保忠监修国史,而先世事迹直至兴宗、道宗时始裒辑成书。"

《辽史》中的音乐部分集中存在于《志第二十三·乐志》。音乐内容可以分为国乐、 诸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鼓吹乐、横吹乐七大类。但总体而言,辽代音乐的发展不尽前 朝,如"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正月朔日朝贺,用宫 悬雅乐。元会,用大乐;曲破后,用散乐;角抵终之。是夜,皇帝燕饮,用国乐"。作为能 体现先王之风的国乐仅仅在"皇帝燕饮"时被提到,至于其如何产生、使用宫调的情况、 在秦乐时的乐器安排等等这些问题只以"故志其略"来答复。此外,纵观《乐志》全文也 可以看出辽代音乐"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状况。尤其在作者对于辽代音乐所做出的 感叹,"呜呼!《咸》《韶》《夏》《武》之乐,声亡书逸,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寥乎 希哉。辽之乐观此足矣"。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1版。

# 【原文】

(统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高丽进妓乐,却之。庚寅,禁游食民。

卷十三《圣宗本纪四》

# 宋使见皇帝仪

舍人鞠躬,通南朝国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见,起居,七拜毕;揖班首出班,谢面天颜, 舞蹈,五拜毕;出班,谢远接、御錠、抚问、汤药,舞蹈,五拜毕,赞各祗候。 引出,归幕次。





阁使传宣赐对衣、金带。勾从人以下人见。……

赞各就坐。殿上酒三行,行茶、行殽、行膳。酒五行,候曲终,揖廊下从人起,赞拜,称"万岁"。赞各祗候,引出。曲破,臣僚并使副并起,鞠躬。赞拜,应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称"万岁"。

——卷五十一《礼志四》

### 皇帝受册仪

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帝。内诸司出,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五钟皆应,工人鼓柷,乐作;皇帝即御坐,宣徽使赞扇合,乐止;赞帘卷,扇开。符宝郎奉宝进,左右金吾报平安。通事舍人引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人门,乐作;就相向位毕,乐止。通事舍人引侍从班、南班文官三品、武官二品已上合班,北向。东班西上,西班东上,起居,七拜。分班,各复位。通事舍人引押册官押册自西阶下,至丹墀,当殿置香案册案。置册讫,乐作;就位,乐止。

#### 册皇太子仪

皇太子升金辂,左庶子以下夹侍,仪仗、鼓吹等并列宣庆门外,三师、三少诸宫臣于金辂前后导从,鸣铙而行,还东宫。宫廷先设仗卫如式,至宫门,铙止。皇太子降金辂,舍人引入就位坐,文武宫臣序班称贺。礼毕。

---卷五十二《礼志・五》

## 皇太后生辰朝贺仪

大馔人,行粥杯。殿上七进酒,使相、臣僚乐曲终,揖廊下从人起,拜,称"万岁"。 "各好去",承受官引两门出。曲破,揖臣僚、使副起,鞠躬。赞拜,皆拜,称"万岁"。赞各 祗侯,引臣僚、使副下殿。

## 冬至朝贺仪

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宣答如正旦仪。亲王搢笏,执台,分班。皇帝、皇后饮酒, 奏乐;殿上下臣僚皆拜,称"万岁寿",乐止。教坊再拜,臣僚合班。

——卷五十三《礼志・六》

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 声气、歌辞、舞节,徵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按《纪》《志》《辽朝杂礼》,参考史籍,定 其可知者,以补一代之阙文。

呜呼!《咸》《韶》《夏》《武》之乐,声亡书逸,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寥乎希哉。 辽之乐观此足矣。

#### 国乐

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

正月朔日朝贺,用宫悬雅乐。元会,用大乐;曲破后,用散乐;角抵终之。是夜,皇帝 燕饮,用国乐。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宫三十里卓帐。十四日设宴,应从诸军随各部落动乐。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汉乐。

春飞放杏埚,皇帝射获头鹅,荐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

### 诸国乐

太宗会同三年,晋宣徽使杨端、王朓等及诸国使朝见,皇帝御便殿赐宴。端、朓起进酒,作歌舞,上为举觞极欢。

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洎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

天祚天庆二年,驾幸混同江,头鱼酒筵,半酣,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上谓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奏:"阿骨打无大过,杀之伤向化之意。蕞尔小国,又何能为。"

#### 雅乐

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诸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圣宗太平元年尊号册礼:设宫悬于殿廷,举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阶之上,协律郎各人就举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将仗动,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右钟皆应。工人举柷,乐作;皇帝即御坐,扇合,乐止。王公人门,乐作;至位,乐止。通事舍人引押册大臣,初动,乐作;置册殿前香案讫,就位,乐止。异册官奉册,初动,乐作;升殿,置册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乐止。大臣上殿,乐作;至殿栏内位,乐止。大臣降殿阶,乐作;复位,乐止。王公三品以上出,乐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坐人阎,乐止。

兴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之乐。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设宫悬簨虞,太乐工、协律郎人。太后仪卫动,举麾,太和乐作;太乐令、太常卿导引升御坐,帘卷,乐止。文武三品以上人,《舒和》乐作;至位,乐止。皇帝人门,《雍和》乐作;至殿前位,乐止。宰相押册,皇帝随册,乐作;至殿前置册于案,乐止。翰林学士、大将军舁册,乐作;置御坐前,乐止。丞相上殿,乐作;至读册位,乐止。皇帝下殿,乐作;至位,乐止。太后宣答讫,乐作;皇帝至西阎,乐止。亲王、丞相上殿,乐作;退班出,乐止。下帘,乐作;皇太后入内,乐止。



册皇太子仪:太子初入门,《贞安》之乐作。

册礼乐工次第:四隅各置建鼓一處,乐工各一人;宫悬每面九處,每處乐工一人;乐 處近北置柷、敔各一,乐工各一人;乐處内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乐處西南武舞六 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處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太乐令一人。

唐十二和乐,辽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顺和》祭地祇,《永和》享宗庙,《肃和》登歌 奠玉帛,《雍和》人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人,《昭和》举 酒,《休和》以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辽十二安乐:初,梁改唐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后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晋改为十二同乐。《辽杂礼》:"天子出人,奏《隆安》;太子行,奏《贞安》。"则是辽尝改乐名矣。余十安乐名缺。

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

八音:

金包括镈、钟。

石包括球、磬。

丝包括琴、瑟。

竹包括籥、箫、竾。

匏包括笙、竽。

土包括埙。

革包括鼓、鼗。

木包括柷、敔。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径三分为本。道宗大康中,诏行秬黍所定升斗,尝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

### 大乐

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

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队乐引太后辇至金銮门。

天祚皇帝天庆元年上寿仪:皇帝出东阁,鸣鞭,乐作;帘卷,扇开,乐止。太尉执台,分班,太乐令举麾,乐作;皇帝饮酒讫,乐止。应坐臣僚东西外殿,太乐令引堂上乐升。大臣执台,太乐令奏举觞,登歌乐作;饮讫,乐止。行臣僚酒遍,太乐令奏巡周,举麾,乐作;



饮讫,乐止。太常卿进御食,太乐令奏食遍,乐作;文舞人,三变,引出,乐止。次进酒,行臣僚酒,举觞,巡周,乐作;饮讫,乐止。次进食,食遍,乐作;武舞人,三变,引出,乐止。扇合,帘下,鸣鞭,乐作;皇帝人西阁,乐止。

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遂亡,自后宗庙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余,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

玉磬

方响

挡筝

筑

卧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弦

小五弦

吹叶

大笙

小笙

觱篥

箫

铜钹

长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皆一人。

毛员鼓

连鼗鼓



贝

以上皆二人,余每器工一人。

歌二人

舞二十人,分四部:

《景云》舞八人

《庆云》乐舞四人

《破阵》乐舞四人

《承天》乐舞四人

大乐调:雅乐有七音,大乐亦有七声,谓之七旦:一曰娑陁力,平声;二曰鸡识,长声,三曰沙识,质直声;四曰沙侯加滥声;五曰沙腊,皆应声;六曰般赡,五声;七曰俟利箑,斛牛声。自隋以来,乐府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

娑陁力旦:

正宫

高官

中吕宫

道调宫

南吕宫

仙吕宫

黄钟宫

鸡识旦:

越调

大食调

高大食调

双调

小食调

歇指调

林钟商调

沙识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双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钟角

越角

沙侯加滥旦:

中吕调

正平调

高平调

仙吕调

黄钟调

般涉调

高般涉调

右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益浊,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调,余二十一调失其传。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

大乐声:各调之中,度曲协音,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吕各阙其一,犹雅音之不及商也。

#### 散乐

股人作靡靡之乐,其声往而不反,流为郑、卫之声。秦、汉之间,秦、楚声作,郑、卫寝 亡。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 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

辽册皇后仪: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

皇帝生辰乐次:

酒一行 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人。

酒三行 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四行 阙。

酒五行 笙独吹,鼓笛进。

酒六行 筝独弹,筑毬。

酒七行歌曲破,角抵。



曲宴宋国使乐次:

酒一行 觱篥起,歌。

酒二行 歌。

酒三行 歌,手伎人。

酒四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人,杂剧进。

酒五行 阙。

酒六行 笙独吹,合法曲。

酒七行 筝独弹。

酒八行 歌,击架乐。

酒九行歌,角抵。

散乐,以三音该三才之义,四声调四时之气,应十二管之数。截竹为四窍之笛,以叶音声,而被之弦歌。三音:天音扬,地音抑,人音中,皆有声无文。四时:春声曰平,夏声曰上,秋声曰去,冬声曰人。

散乐器: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鞍、拍板。

杂戏:自齐景公用倡优侏儒,至汉武帝设鱼龙曼延之戏,后汉有绳舞、自刳之伎,杜佑以为多幻术,皆出西域。哇俚不经,故不具述。

## 鼓吹乐

鼓吹乐,一曰短箫铙歌乐,自汉有之,谓之军乐。《辽杂礼》,朝会设熊罴十二案,法驾有前后部鼓吹,百官卤簿皆有鼓吹乐。

前部:

鼓吹令二人

挧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长鸣百二十

铙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后部:

大角百二十

鼓吹丞二人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铙十二

鼓十二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右前后鼓吹,行则导驾奏之,朝会则列仗,设而不奏。

横吹乐

横吹亦军乐,与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属鼓吹令。

前部:

大横吹百二十

节鼓二

笛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捆鼓十二

金钲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鸣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后部:

小横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第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横吹乐,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损,见《仪卫志》。自周衰,先王之乐寝以亡缺,《周南》变为《秦风》。始皇有天下,郑、卫、秦、燕、赵、楚之声迭进,而雅声亡矣。汉、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为大乐、散乐;武事皆北音,是为鼓吹、横吹乐。雅乐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卷五十四《乐志》

#### 卤簿仪仗人数马匹

步行擎执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马擎执二百七十五人,坐马乐人二百七十三人,步 行教坊人七十一人,御马牵拢官五十二人,御马二十六匹,官僚马牵拢官六十六人,坐马 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舆十二人,长寿仙一人,诸职 官等三百五人,内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县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 司录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司徒一人,太仆卿一 人,鸿胪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一 人,兵部尚书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员外郎一人,符宝郎一人,左右诸 卫将军三十五人,左右诸折冲二十一人,左右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 二人,左右夹骑二人,都头六人,主帅一十四人,教坊司差。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 候饮飞一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当官一人,司天监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 人,统军六人,千牛备身二人,左右亲勋二人,左右郎将四人,左右拾遗二人,左右补阙二 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谏议大夫二人,给事中书舍人二人,左右散骑常侍二人,门下侍 郎二人,中书侍郎二人,鸣鞭二人,内侍内差。侍中一人,中书令一人,监门校尉二人,排 列官二人,武卫队正一人,随驾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 御史中丞二人,乘黄丞二人,都尉一人,太仆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职官乘马三百四 匹,进马四匹,驾车马二十八匹。人之数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马之数凡千五百二十。

----卷五十八**《**仪卫志四》

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赵,纳为妃。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

皇太叔重元妻以艳冶自矜,后见之,戒曰:"为贵家妇,何必如此!"

后生太子濬,有专房宠。好音乐,伶官赵惟一得侍左右。太康初,宫婢单登、教坊朱 顶鹤诬后与惟一私,枢密使耶律乙辛以闻。诏乙辛与张孝杰劾状,因而实之。族诛惟 一,赐后自尽,归其尸于家。

——卷七十一《后妃列传》

耶律资忠,字沃衍,小字札剌,系出仲父房。

兄国留善属文,圣宗重之。时妻弟之妻阿古与奴通,将奔女直国,国留追及奴,杀之,阿古自经。阿古母有宠于太后,事闻,太后怒,将杀之。帝度不能救,遣人诀别,问以后事,国留谢曰:"陛下悯臣无辜,恩漏九泉,死且不朽!"既死,人多冤之。在狱著《兔赋》《寤寐歌》,为世所称。

——卷八十八《耶律资忠传》





# 《金史》

# 【概述】

《金史》是元顺帝敕令编撰的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纪传体史书,元代脱脱等人撰写。史学家认为《金史》是元修三史即《金史》《辽史》《宋史》中修撰得最好的一部,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如实录,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音乐史料主要存在于《礼志一》至《礼志十一》以及《乐志上》和《乐志下》,主要记载了金朝礼乐的用乐情况,音乐制度的沿革。其中乐志分有雅乐、散乐、鼓吹乐、本朝乐曲、宗庙乐、殿庭乐、歌鼓吹、导引曲、采茨曲几个部分。此外,《百官志》记载了金朝的音乐机构与乐官的品阶情况,如"正七品上曰舒和郎,下曰调音郎。从七品上曰比音郎,下曰司乐郎。正八品上曰典乐郎,下曰协乐郎……从九品上曰和声郎,下曰和节郎"等。然而《金史》一书中几乎不见女真族的音乐记载,"其俚弗载云",实属遗憾。

本文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 【原文】

(大定四年)五月,旱。癸卯,敕有司审冤狱,禁宫中音乐,放毬场役夫。乙巳,诏礼 部尚书王竞祷雨于北岳。己酉,命参知政事石琚等于北郊望祭祷雨。壬子,雨。窝干余 党蒲速越伏诛。

——卷六《世宗本纪上》

(大定十三年)三月癸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入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

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太子詹事刘仲诲请增东宫牧人及张设,上曰:"东宫诸司局人自有常数,张设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于富贵,易入于侈,惟当导以淳俭。朕自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仍旧,卿以此意谕之。"

(大定十三年)四月己已,定出继子所继财产不及本家者,以所继与本家财产通数均分制。以有司言,特授洺州孝子刘政太子掌饮丞。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辛已,更定盗宗庙祭物法。

#### ——卷七《世宗本纪中》

(大定二十五年四月)丁丑,宴宗室、宗妇于皇武殿,大功亲赐官三阶,小功二阶,缌麻一阶,年高属近者加宣武将军,及封宗女,赐银、绢各有差。曰:"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亦不易得也。"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进酒。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会。既醉,上复续调,至一鼓乃罢。

(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丁酉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御庆和殿受群臣朝,复宴于神龙殿,诸王、公主以次捧觞上寿。上欢甚,以本国音自度曲。盖言临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国家基绪之重,万世无穷之托。以戒皇太孙,当修身养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宁尽忠辅导之意。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孙及克宁和之,极欢而罢。

## ——卷八《世宗本纪下》

(明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太后丧,不受朝。丙辰,以孝懿皇后小祥,尚书省请依明昌元年世宗忌辰例,诸王陪位,服惨紫,去金玉之饰,百官不视事,禁音乐屠宰,从之。壬戌,如春水。

# ——卷九《章宗本纪一》

(明昌六年)夏四月癸亥,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圣庙工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遣太常旧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礼。

## ——卷十《章宗本纪二》

赞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字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



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 然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 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昔 扬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盖有以夫。

——卷十二《章宗本纪四》

(大定二十五)六月甲寅,帝不豫……。世宗欲加帝号,以问群臣,翰林修撰赵可对曰:"唐高宗追谥太子弘为孝敬皇帝。"左丞张汝弼曰:"此盖出于武后。"遂止,乃建庙于衍庆宫后,祭和三献,乐用登歌。

——卷十九《世纪补》

传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岂二帝三王之弥文哉,盖有天下者,将一轨度、正 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礼乐何以焉。

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然而未尽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大备。其隶太常者,即郊庙、祀享、大宴、大朝会官县二舞是也。隶教坊者,则有铙歌鼓吹,天子行幸卤簿导引之乐也。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

雅乐。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宝、御楼肆赦、受外国使贺则用之。

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處,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 乐,有司以钟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议:"历代之 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命礼部、学士 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

文、武二舞。皇统年间,定文舞曰《仁丰道治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贞元仪》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万国来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会同之舞》,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有司谓:"雅乐自周、汉以来止存大法,魏、晋而后更造律度,讫无定论。至后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后牛弘以为不可,止用苏绰铁尺,至隋亦用之。唐兴,因隋乐不改,及黄巢之乱,乐县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以周法铸镈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磐,合而奏之。至周显德以黍定律,议者谓比唐乐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乐,时和岘以周显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铜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声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乐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谓其声弇郁不和,依旧用王朴乐。元丰间,杨杰参用李照钟磬加四清声,下王朴乐二律,以为新乐。元祐间,范镇又造新律,下李照乐一律,而未用。至崇宁间,魏汉津以范镇知旧乐之高,无



法以下之,乃以时君指节为尺,其所造钟磬即今所用乐是也。然以王朴所制声高,屡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习旧听疑于太重。其后范镇等论乐,复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铁尺,牛弘等以谓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见有乐,以唐初开元钱校其分寸亦同,则汉津所用指尺殆与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汉津用李照、范镇之说,而耻同之,故用时君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议。其尺虽为诡说,其制乃与古同,而清浊高下皆适中,非出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者也。盖今之钟磬虽崇宁之所制,亦周、隋、唐之乐也。阅今所用乐律,声调和平,无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钟、辰磬自昔数缺,宜补铸辰钟十五,辰磬二十一,通旧各为二十四處。"上曰:"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声,不当泥于其器,要之在声和而已。"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更铸辰钟十有二。又以旧钟姑洗、夷则皆高五律,无射高二律,别铸以补之,乃协。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择其谐者而用之。

初,正隆间,海陵营太庙于汴,贞祐南迁,宣宗修之,以祔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灵宫之址也。掘其下,得编钟十三,编磬八,皆刻"大晟"字,时朝廷多故,礼器散亡,竟亦不能备也。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按《唐会要》旧制,南北郊宫县用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 六朝及唐《开元》、宋《开宝礼》,其数皆同。《宋会要》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用四十八 架,其数多,似乎太侈。今拟《太常因革礼》,天子宫县之乐三十六處,宗庙与殿庭同,郊 丘则二十處,宜用宮县二十架,登歌编钟、编磬各一處。又按《周礼・大司乐》, '凡乐, 圜 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 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六变,谓六成也。唐、 宋因之。 盖圜钟,夹钟也,用为宫者以上应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 宫声三奏,角徵 羽各一奏,合阳之奇数,欲神听之也。凡乐起于阳,至少阴而止,圜钟自卯至申其数有 六,故六变而乐止,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乐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乐 曲以'宁'为名,今止有太庙祫享乐曲,而郊祀乐曲未备。皇统九年拜天用《乾宁之曲》, 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庙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宁之曲》,迎俎奏《丰宁之曲》, 酌献、舞出人奏《肃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宋《开宝礼》亦可就用。 余有郊祀曲 名,皇帝人中遗、奠玉币、迎俎、酌献、舞出人乐曲,宜皆以'宁'字制名。"遂命学士院撰 焉。皇帝入中壝奏《昌宁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宁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宁之曲》,皇 地祇奏《坤宁之曲》,配位奏《永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升降、望燎、出人大小次, 并与入中遗同,余载仪注及乐章。又命太常议文武二舞所当先后,太常议:"按唐、宋郊 庙之礼,并先文后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礼亦然。惟唐韦万石建议谓先儒相传,以揖让得



天下则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当时虽从,寻复改之。其以《开元礼》先文后武 为定。方丘如圜丘之仪,社稷则用登歌。"

宗庙。皇帝人门,宫县以无射宫,升殿,登歌以夹钟,皆奏《昌宁之曲》。迎神、送神奏《来宁之曲》,九成。天德二年,晨稞毕,还小次,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开元》《开宝礼》,至版位,即奏黄钟宫三、大吕角二、太蔟徵二、应钟羽二,曲词皆同。进俎,奏《丰宁之曲》。酌献,宫县奏无射《大元之曲》。

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献祖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肃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昭德皇后庙曰《仪坤》,世宗曰《大钧》,显宗曰《大宁》,章宗曰《大隆》,宣宗曰《大庆》。

皇帝还版位及亚终献,皆奏无射宫《肃宁之曲》。饮福,登歌奏夹钟宫《福宁之曲》。彻豆,奏《丰宁之曲》,皆用无射宫。大定十二年制,祫禘时享有司摄事,初献盥洗,奏无射宫《肃宁之曲》。升阶,登歌奏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并与亲享同。其别庙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并载仪注、乐章。

旧制,太庙、皇考庙乐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显宗,有司以为:"宋之太庙、别庙,堂上乐各四十八人,今之乐工少十八人,拟令皇考庙旧乐工皆充两庙堂上乐,以应前代九十六人之数。"尚书省议:"古乐工无定数。"遂奏太庙、别庙通以百人为定。明昌六年,创设宫县,乐工一百五十六人。

承安三年,敕:"祭庙用教坊奏古乐,非礼也。其自今召百姓材美者,给以食直,教阅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宫县乐工月给钱粟二贯石,遇正乐工阙,验色收补。四年,尚书省奏:"宫县乐工总用二百五十六人,而旧所设止百人,时或用之即以贴部教坊阅习。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而又创设九十二人。且宫县之乐行大礼乃始用之,若其数复阙,但前期遣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习之,亦可备用。"遂诏罢创设者。

宣宗南迁,祔诸帝主于汴京太庙。礼官言:"祔享礼毕,车驾还官,至承天门外,百官奉迎,宫县奏《采茨》。"以乐虞未备,遂止用教坊乐。哀宗迁蔡,天兴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于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当用乐。上曰:"乐须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优乐,可假用之。"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鹗奏曰:"世俗之乐,岂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

乐舞名数。太庙登歌,钟一處,磬一處,歌工四,籥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 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 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登歌并同。亲祠则用金钟、玉磬,摄祭则用编

#### 钟、编磬。

宫县乐三十六處:编钟十二處,编磬十二處,大钟、镈钟、特磬各四處。建鼓、应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箫十,籥十,簏十,笛十,埙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执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执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执旌二,纛二,牙杖二,单鼗二,单铎二,双铎二,金铙二,金钧二,金钲二,相鼓二,雅鼓二。

有司摄祭,宫县二十處:编钟四,编磬四,辰钟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箫、埙、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执与亲祠同。

皇帝受册宝。前期,大乐令与协律郎设乐县于殿廷。又设举麾位二,一于殿西阶,一于乐县西北。又设登歌乐架于殿上。至日,侍中奏"外办",宫县乐作,皇帝乃出,即坐,乐止。奉宝人门,乐作,置褥位上,乐止。初引时宫县乐作,至位立定,乐止。宝初行,乐作,至御前置讫,乐止。皇帝受宝讫,乐作,侍中奏"称贺",乐止。皇太子升殿,登歌乐作,复位,乐止。侍中奏"礼毕",宫县乐作,皇帝还幕次,乐止。

御楼宣赦。前期,大乐署设宫县于楼下,又设鼓一于宫县之左。至日,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立讫,鼓止。侍中奏"外办"大乐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乃出。宣读讫,百官舞蹈,礼毕,大乐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降座,乐止。凡皇帝出人升降及分班合班,皆乐作,坐、立定乃止。

其册命中宫、皇太子、太孙,受外国使贺。宴外国使,皆用宫县。

散乐。元日、圣诞称贺,曲宴外国使,则教坊奏之。

其乐器名曲不传。皇统二年宰臣奏:"自古并无伶人赴朝参之例,所有教坊人员只宜听侯宣唤,不合同百寮赴起居。"从之。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者,以不应为事重法科。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兼习以备用。

鼓吹乐,马上乐也。

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海陵 迁燕及大定十一年卤簿,皆分鼓吹为四节,其他行幸惟用两部而已。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

钢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长鸣百二十



铙鼓一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第二十四 笳二十四 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节鼓二 第二十四 箫二十四 筚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筚篥二十四 小鼓百二十 中鸣百二十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十四 第二十四 后部第一: 鼓吹永二人 钢鼓三 金钲三 羽葆鼓十二 歌二十四 拱辰管二十四 第二十四 笳二十四 节鼓二 铙鼓十二 歌十六 小横吹百二十 后部第二: 笛二十四 第二十四 筚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筚篥二十四

本朝乐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东宫,命奏新声,谓大臣曰:"朕制此曲,名《君臣乐》,今天下无事,与卿等共之,不亦乐乎?"辞律不传。

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直醇质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

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其辞曰:

猗欤我祖,圣矣武元。诞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楚,深根固蒂。克开我后,传福万世。无河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内。自昔肇基,至于继体。积累之业,沦胥且坠。望戴所归,不谋同意。宗庙至重,人心难拒。勉副乐推,肆予嗣绪。二十四年,兢业万几。亿兆庶姓,怀保安绥。国家闲暇,廓然无事。乃眷上都,兴帝之第。属兹来游,恻然予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虽非初始,朕自乐此。虽非昔时,朕无异视。瞻恋慨想,祖宗旧宇。属属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历历其处。壮岁经行,恍然如故。旧年从游,依俙如昨,欢诚契阔,旦暮之若。于嗟阔别兮,云胡不乐。

——卷三十九《乐志上》

教坊,旧用武散官,大定二十九年以为不称,乃创定二十五阶。明昌三年,自从四品以下,更立为十五阶:

从四品上曰云韶大夫,中曰仙韶大夫,下曰成韶大夫。 正五品上曰章德大夫,中曰长宁大夫,下曰德和大夫。 从五品上曰景云大夫,中曰云和大夫,下曰协律大夫。 正六品上曰庆喜大夫,下曰嘉成大夫。 从六品上曰肃和郎,下曰纯和郎。 正七品上曰舒和郎,下曰调音郎。 从七品上曰比音郎,下曰司乐郎。 正八品上曰典乐郎,下曰协乐郎。 从八品上曰掌乐郎,下曰和乐郎。 正九品上曰司音郎,下曰司律郎。

——卷五十五《百官志一》

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



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卷七十《完颜宗宪传》

近臣献琵琶,世宗却之,谓兴祥曰:"朕忧劳天下,未尝以声伎为心,自今勿复有献, 官悉谕朕意。"

——卷九十一《赵兴祥传》

及为陕州,尚书省奏其事,法当解职削阶,上以靳家奴鼓虚声以诳朝廷,不可恕,特诏除名。

——卷九十一《石抹荣传》

(梁襄:)议者谓陛下北幸久矣,每岁随驾大小前歌后舞而归,今兹再出,宁有遽不可乎。

——卷九十六《梁襄传》

显宗命(完颜) 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词曰:"我祖睿宗,厚有阴德。国 祚有传,储嗣当立。满朝疑惧,独先启策。徂征三秦,震惊来附。富平百万,望风奔仆。 灵恩光被,时雨春旸。神化周浃,春生冬藏。"盖取宗翰与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陕西大 破张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万春节,显宗命章宗歌此词侑觞,世宗愕然曰:"汝辈何 因知此?"显宗奏曰:"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儿子知创业之艰难,命侍读撒速作歌 教之。"世宗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 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 歌数四,酒行极欢,乙夜乃罢。

——卷九十八《完颜匡传》

(完颜) 弼平生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壶以为常。

——卷一百二《完颜弼传》

初,白撒命筑门外短墙,委曲狭隘容二三人得过,以防大兵夺门。及被攻,诸将请乘夜斫营,军乃不能猝出,比出已为北兵所觉。后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径渡,烧其砲坐。城上悬红纸灯为应,约灯起渡壕,又为围者所觉。又放纸鸢,置文书其上,至北营则断之,以诱被俘者。识者谓前日纸灯、今日纸鸢,宰相以此退敌难矣。右丞世鲁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静夜唱之,盖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讴吟之思,其谬计如此。

---卷一百十三《白撒传》

(元)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

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

——卷一百二十六《文艺列传下》





# 《元史》

# 【概述】

《元史》是明太祖朱元璋敕令编撰的一部记载元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明代宋濂、王炜等人编撰。共二百一十卷,其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

宋濂、王炜均为明初政治家、文学家,其事迹主要见于《明史·宋濂传》《明史·王炜传》。朱元璋于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宋濂与王炜为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宋濂等续修,王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赐金帛。

《元史》中的音乐史料集中记录于《礼乐志》中,卷六十七至卷七十一共五卷。《礼乐志》记载"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为《礼乐志》"。史料主要来源于《经世大典》。修史之人认为"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今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作《礼乐志》。此五卷主要讲到了音乐制度的形成过程,祭祀时所用的音乐、宗庙乐舞和郊祀乐舞,音乐的服装、乐器以及乐队。其他卷也有大量音乐史料提到元代音乐的盛况。如卷四十三《顺帝本纪》记述的元顺帝享受宫廷音乐的情景,包括女乐的人数及使用的乐器、身着的服饰;卷一百七十二有大段元代文人齐履谦的论乐文字;《百宫志》中亦有三卷详细记载了元代音乐机构、音乐歌官及其职能。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

# 【原文】

戊辰,大司农姚枢请以儒人杨庸教孔、颜、孟三氏子孙,东平府详议官王镛兼充礼乐 提举。诏以庸为教授,以镛特兼太常少卿。

——卷四《世祖本纪一》

(中统三年)辛卯,严忠范奏请补东平路庙学太常乐工,从之。

——卷五《世祖本纪二》

(至元三年)甲申,罢西夏行省,立宣慰司。初制太常礼乐工冠服。立东京、广宁、懿

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

#### ——卷六《世祖本纪三》

(元贞二年)壬辰,太阴犯天江。缅王遣其子僧伽巴叔撒邦巴来贡方物。罢云南柏 兴府人德昌路,赐太常礼乐户钞五千余锭。是月,象食屯水,免其田租。

——卷十九《成宗本纪二》

(大德九年)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马一、苍犊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摄太尉、右丞相哈剌哈孙、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铁古迭而为三献官。壬申,太白经天。

(大德十年)丁巳,京师文宜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 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成都等县饥,减直赈粜米七千余石。

——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至大二年)庚午,中书省臣言:"奉旨既停新寺工役,其亭苑鹰坊诸役,乞并罢。又,太医院遣使取药材于陕西、四川、云南,费公帑,劳驿传。臣等议,事干钱粮,隔越中书省径行,乞禁止。"并从之。以益都、济南、般阳三路,宁海一州属宣慰司,余并令直隶省部。以大都隶儒籍者四十户充文庙乐工。从皇太子请,改典乐司提点、大使等官为卿、少卿、永。

十二月己卯,亲飨太庙,上太祖圣武皇帝尊谥、庙号及光献皇后尊谥,又上睿宗景襄皇帝尊谥、庙号及庄圣皇后尊谥,执事者人升散阶一等,赐太庙礼乐户钞帛有差。

——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

(延祐七年) 庚申, 降百官越阶者, 并依所受之职。以太常礼仪院使拜住为中书平章 政事。以西僧牙八的里为元永延教三藏法师, 授金印。

壬辰,敕议玉华宫岁享睿宗登歌大乐。

——卷二十七《英宗本纪一》

(至治二年)冬十月丁卯,太史院请禁明年兴作土功,从之。戊辰,享太庙,以国哀迎香去乐,修庙工役未毕,妨陈宫悬,止用登歌。

——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元统二年)己卯,奉圣明元孝皇帝文宗神主祔于太庙,躬行告祭之礼,乐用宫悬,礼 三献。先是御史台臣言:"郊庙,国之大典,王者必行亲祀之礼,所以尽尊尊、亲亲之诚, 宜因升祔,有事于太庙。"帝从之。

——卷三十八《顺帝本纪一》

(至正十年)九月癸丑朔,太白昼见。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礼。先是,岁祀以医官



行事,江西廉访使文殊讷建言,礼有未备,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乐,太常定仪式,翰林撰乐章,至是用之。

#### ——卷四十二《顺帝本纪五》

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加巴刺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纂、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人,余不得预。

## ——卷四十三《顺帝本纪六》

《传》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致礼以治躬,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人之矣。致乐以治心,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人之矣。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废先 代典礼,汉因秦制,起朝仪,作宗庙乐。魏、晋而后,五胡云扰,秦、汉之制亦复不存矣。 唐初袭用隋礼,太常多肄者,教坊俗乐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礼,作《太常因革 礼》,而所制《大晟乐》,号为古雅。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

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 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

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之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庙乐章。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今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作《礼乐志》。

# 制朝仪始末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仪。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命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既而,秉忠奏曰:"二人习之,虽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许用十人。遂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岳忱、关思义、侯祐贤、萧琬、徐汝嘉,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

秉忠复奏曰:"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奉旨,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依律运谱,被诸乐歌。六月而成,音声克谐,陈于万寿山便殿,帝听而善之。

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仪既定,请备执礼员。"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择蒙古宿卫士可习容止者二百余人,肄之期月。七年春二月,奏以丙子观礼。前期一日,布绵蕴金帐殿前,帝及皇后临观于露阶,礼文乐节,悉无遗失。冬十有一月戊寅,秉忠等奏请建官典朝仪,帝命与尚书省论定以闻。

云和乐一部:署令二人,分左右。次前行戏竹二,次排箫四,次箫管四,次板二,次歌四,并分左右。前行内琵琶二十,次筝十六,次箜篌十六,次纂十六,次方响八,次头管二十八,次龙笛二十八,为三十三重。重四人。次杖鼓三十,为八重。次板八,为四重。板内大鼓二,工二人,舁八人。乐工服并与卤簿同。法物库使二人,服本品服。次朱团扇八,为二重。次小雉扇八,次中雉扇八,次大雉扇八,分左右,为十二重。次朱团扇八,为二重。次大伞二,次华盖二,次紫方伞二,次红方伞二,次曲盖二,并分左右。执伞扇所服,并同立仗。

安和乐一部:署令二人,服本品服。札鼓六,为二重,前四后二。次和鼓一,中道。次板二,分左右。次龙笛四,次头管四,并为二重。次羌管二,次笙二,并分左右。次云璈一,中道。次纂二,分左右。乐工服与卤簿内同。



## 制乐始末

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旧乐。太宗十年十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令元措领之,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十一年,元措奉旨至燕京,得金掌乐许政、掌礼王节及乐工翟刚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夏四月,始命制登歌乐,肄习于曲阜宣圣庙。十六年,太常用许政所举大乐令苗兰诣东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张,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

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荀虞、仪物肄习。 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 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 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 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 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三年,时世祖居潜邸,命勾当东平府公事宋周臣兼领大乐礼官、乐工人等,常令肄习,仍令万户严忠济依已降旨存恤。六年夏五月,世祖以潜邸次滦州,下教命严忠济督宋周臣以所得礼乐旧人肄习,宜如故事勉行之,毋忽。冬十有一月,敕乐工老不堪任事者,以子孙代之,不足者,以他户补之。

中统元年春正月,命宣抚廉希宪等,召太常礼乐人至燕京。夏六月,命许唐臣等制乐器、公服、法服。秋七月七日,工毕。十一日,用新制雅乐,享祖宗于中书省。礼毕,赐预祭官及礼乐人百四十九人钞有差。八月,命太常礼乐人复还东平。二年秋九月,敕太常少卿王镛领东平乐工,常加督视肄习,以备朝廷之用。

五年,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乐,乐各有名,盛德形容,于是乎在。伏睹皇上践阼以来,留心至治,声名文物,思复承平之旧,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宫县、八佾乐舞,以备郊庙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徽称。谨案历代乐名,黄帝曰《咸池》《龙门》《大卷》《少昊大渊》,颛顼《六茎》,高辛《五英》,唐尧《大咸》《大章》,虞舜《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濩》,周武《大武》。降及近代,咸有厥名。宋总名曰《大晟》,金总名曰《大和》。今采舆议,权以数名,伏乞详定。曰《大成》,按《尚书》'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诗》云'展也大成'。曰《大明》,按《白虎通》言'如唐尧之德,能大明天人之道'。曰《大顺》,《易》曰'天之所助者顺',又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曰《大同》,《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运》曰'大道之行也,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之

谓大同'。曰《大豫》,《易》曰'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中书省遂定名曰《大成之乐》,乃上表称贺。表曰:"离日中天,已睹文明之化;豫雷出地,又闻正大之音。神人以和,祖考来格。钦惟皇帝陛下,润色洪业,游意太平,爰从龙邸之潜,久敬凤仪之奏。及登宝位,申命鼎司,谓虽陈堂上之登歌,而尚阙庭前之佾舞。方严禋祀,当备声容。属天语之一宣,乃春官之毕会。臣等素无学术,徒有汗颜。聿求旧署之师工,仍讨累朝之典故。按图索器,永言和声,较钟律于积黍之中,续琴调于绝弦之后。金而模,石而琢,虞斯竖,笱斯横,合八音而克谐,阅三岁而始就。列文武两阶之干羽,象帝王四面之宫庭,一洗哇淫之声,可谓盛大之举。既完雅器,未锡嘉名。盖闻轩、昊以来,俱有《咸》《云》之号,《茎》《英》《章》《韶》以象德,《夏》《濩》《武》《勺》以表功。洪惟国朝,诞受天命,地大物巨,人和岁丰。宜符古记之文,称曰《大成之乐》。汉庭聚议,作章敢望于一夔;舜殿鸣弦,率舞愿观于百兽。"

至元元年冬十有一月,括金乐器散在寺观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钟、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事,下翟刚辨验给价。至是,大兴府又以所括钟、磬乐器十事来进。太常因言:"亡金散失乐器,若止于燕京拘括,似为未尽,合于各路寺观民家括之,庶省铸造。"于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钟三百六十有七,磬十有七,錞一,送于太常。又中都、宣德、平滦、顺天、河东、真定、西京、大名、济南、北京、东平等处,括到大小钟、磬五百六十有九。其完者,景钟二,镈钟十六,大声钟十,中声钟一,少声钟二十有七,编钟百五十有五,编磬七。其不完者,景钟四,镈钟二十有三,大声钟十有三,中声钟一,少声钟四十有五,编钟二百五十有一,编磬十有四。

三年,初用官县、登歌乐、文武二舞于太庙。先是,东平万户严(光)[忠]范奏:"太常登歌乐器乐工已完,官县乐、文武二舞未备,凡用人四百一十二,请以东平漏籍户充之,合用乐器,官为置备。"制可,命中书省臣议行。于是中书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监,于兴禅寺置局,委官杨天佑、太祝郭敏董其事,大乐正翟刚辨验音律,充收受乐器官。丞相耶律铸又言:"今制官县大乐,内编磬十有二處,宜于诸处选石材为之。"太常寺以新拨官县乐工、文武二舞四百一十二人,未习其艺,遣大乐令许政往东平教之。大乐署言:"堂上下乐舞官员及乐工,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制造。"中书礼部移准太常博士,议定制度,下所属制造。宫县乐器既成,大乐署郭敏开坐名数以上:编钟、磬三十有六處,树鼓四,建鞞、应同一座。晋鼓一,路鼓二,鼗鼓二,相鼓二,雅鼓二,柷一,敔一,笙二十有七,巢和竽。埙八,篪、箫、籥、笛各十,琴二十有七,瑟十有四,单铎、双铎、铙、寝、钲、麾、旌、纛各二,补铸编钟百九十有二,灵壁石磬如其数。省臣言:"太庙殿室向成,宫县乐器咸备,请征东平乐工,赴京师肄习,以俟享庙。"制可。秋七月,新乐服成,乐工至自





东平,敕翰林院定撰八室乐章,大乐署编运舞节,俾肄习之。

十有二月,籍近畿儒户三百八十四人为乐工。先是,召用东平乐工凡四百一十二人。中书以东平地远,惟留其户九十有二,余尽遣还,复人民籍。

十一年秋八月,制内庭曲舞。中书以上皇帝册宝,下太常太乐署编运无射宫《大宁》等曲,及上寿曲谱。当时议殿庭用雅乐,后不果用。

十三年,以近畿乐户多逃亡,仅得四十有二,复征用东平乐工。十六年冬十月,命太常卿忽都于思召太常乐工。是月十一日,大乐令完颜椿等以乐工见于香阁,文郎魏英舞迎神黄钟[宫]曲,武郎安仁舞亚献无射宫曲。十八年冬十月,昭睿顺圣皇后将祔庙,制昭睿顺圣皇后室曲舞。

十九年,王积翁奏请征亡宋雅乐器至京师,置于八作司。二十一年,大乐署言"宜付本署收掌",中书命八作司与之。镈钟二十有七,编钟七百二十有三,特磬二十有二,编磬二十有八,铙六,单铎、双铎各五,钲、钧各八。二十二年冬闰十有一月,太常卿忽都于思奏:"大乐见用石磬,声律不协。稽诸古典,磬石莫善于泗滨,女直未尝得此。今泗在封疆之内,宜取其石以制磬。"从之。选审听音律大乐正赵荣祖及识辨磬材石工牛全,诣泗州采之,得磬璞九十,制编磬二百三十。命大乐令陈革等料简,应律者百有五。二十三年,忽都于思又奏:"太庙乐器,编钟、笙匏,岁久就坏,音律不协。"遂补铸编钟八十有一,合律者五十,造笙匏三十有四。二十九年四月,太常太卿香山请采石增制编磬,遣孔铸驰驿往泗州,得磬璞五十八,制磬九十。大乐令毛庄等审听之,得应律磬五十有八,于是编磬始备。

三十年夏六月,初立社稷,命大乐许德良运制曲谱,翰林国史院撰乐章。

# 登歌乐器

#### 金部

编钟一處,钟十有六,范金为之。筍處横曰筍,植曰處。皆雕绘树羽,涂金双凤五,中列博山,崇牙十有六,县以红绒组。處趺青龙籍地,以绿油卧梯二,加两跗焉。筍两端金螭首,衔输石璧翣,五色销金流苏,绦絛以红绒维之。铁杙者四,所以备欹侧。在太室以碍地甓,因易以石麟。處额识以金饰篆字。击钟者以茱萸木为之,合竹为柄。凡钟,未奏,覆以黄罗;雨,覆以油绢。磬亦然。元初,钟用宋、金旧器,其识曰"大晟""大和""景定"者是也。后增制,兼用之。

#### 石部

编磬一處,磬十有六,石为之。县以红绒圳,處跗狻猊。拊磬者,以牛角为之。余筍處、崇牙、树羽、(壁)[璧]翣、流苏之制,并与钟同。元初,磬亦用宋、金旧器。至元中,始

采泗滨灵壁石为之。

丝部

琴十,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斫桐为面,梓为底,冰弦,木轸,漆质,金徽,长三尺九寸。首阔五寸二分,通足中高二寸七分,旁各高二寸;尾阔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旁各高一寸五分。俱以黄绮夹囊贮之。琴卓髹以绿。

瑟四。其制,底面皆用梓木,面施采色,两端绘锦。长七尺。首阔尺有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阔尺有一寸七分,通足中高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朱丝为弦,凡二十有五,各设柱,两头有孔,疏通相连。以黄绮夹囊贮之。架四,髹以绿,金饰凤首八。

竹部

笛二,断竹为之。长尺有四寸,七孔,亦号长笛。缠以朱丝,垂以红绒绦结。韬以 黄囊。

籥二,制如笛,三孔。缠以朱丝,垂以红绒绦结。韬以黄囊。

廣二, 髹色如桐叶, 七孔。 缠以朱丝, 垂以红绒绦结。 韬以黄囊。

匏部

巢笙四,和笙四,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闰余匏一,皆以班竹为之。玄髹底,置管匏中,施簧管端,参差如鸟翼。大者曰巢笙,次曰和笙,管皆十九,簧如之。十三簧者曰闰余匏,九簧者曰九曜匏,七簧者曰七星匏。皆韬以黄囊。

十部

埙二,陶土为之。围五寸半,长三寸四分,形如称锤。六孔,上一,前二,后三。韬以 黄**霧**。

革部

搏拊二,制如鼓而小,中实以糠,外髹以朱,绘以绿云,系以青绒绦。两手用之,或搏或拊,以节登歌之乐。

木部

祝一,以桐木为之,状如方桶,绘山于上,髹以粉,旁为圆孔,纳椎于中。椎以杞木为之,撞之以作乐。

敔一,制以桐木,状如伏虎,彩绘为饰,背有二十七钼铻刻,下承以槃。用竹长二尺四寸,破为十茎,其名曰籈,栎其背以止乐。



## 宫县乐器

金部

镈钟十有二處,處一钟,制视编钟而大,依十二辰位特县之,亦号辰钟。筍處朱髹、涂金,彩绘飞龙。跗东青龙,西白虎,南赤豸,北玄麟。素罗五色流苏。余制并与编钟同。

编钟十有二處,處十有六钟,制见《登歌》。此下乐器制与《登歌》同者,皆不重载。

石部

编磬十有六處,處十有二磬,制见《登歌》。筍處与镈钟同。

丝部

琴二十有七,一弦者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六。

瑟十有二。

竹部

箫十,籥十,篪十,笛十。

匏部

巢笙十。

竿十,竹为之。与巢笙皆十九簧,惟指法各异。

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闰余匏一。

土部

埙八。

革部

晋鼓一,长六尺六寸,面径四尺,围丈有二尺,穹隆者居鼓面三之一,穹径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一。面绘云龙为饰,其皋陶以朱髹之,下承以彩绘趺座,并鼓高丈余。在郊祀者,鞔以马革。

树鼓四,每树三鼓。其制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曰建鼓。柱末为翔鹭,下施小圆轮。又为重斗,方盖,并缭以彩绘。四角有竿,各垂璧翣流苏,下以青狻猊四为趺。建旁挟二小鼓,曰鞞、曰应,树乐县之四隅。踏床、鼓桴,并髹以朱。

雷鼓二,制如鼓而小,鞔以马革,持其柄播之,旁耳自击。郊祀用之。

雷鼗二,亦以马革鞔之,为大小鼓三,交午贯之以柄。郊祀用之。

路鼓二,制如雷鼓,惟非马革。祀宗庙用之。

路鼗二,其制为大小二鼓,午贯之,旁各有耳,以柄摇之,耳往还自击,不以马革。祀 宗庙用之。

木部

柷一, 敔一。

节乐之器

摩一,制以绛缯,长七尺,画升龙于上,以涂金龙首朱杠县之。乐长执之,举以作乐, 偃以止乐。

照烛二,以长竿置绛罗笼于其末,然烛于中。夜暗,麾远难辨,乐正执之,举以作乐, 偃以止乐。

#### 文舞器

囊二.制若旌幢,高七尺,杠首刻象牛首,下施朱缯盖为三重,以导文(武)[舞]。

籥六十有四,木为之。象籥之制,舞人所执。

翟六十有四,木柄,端刻龙首,饰以雉羽,缀以流苏。舞人所执。

#### 武舞器

旌二,制如纛,杠首栖以凤,以导武舞。

干六十有四,木为之,加以彩绘。舞人所执。

戚六十有四、制若剑然。舞人所执。《礼记》注:"戚,斧也。"今制与古异。

金钧二,范铜为之,中虚,鼻象狻猊,木方趺。二人举钧,筑于趺上。

金钲二.制如铜盘,县而击之,以节乐。

金铙二,制如火斗,有柄,以铜为匡,疏其上如铃,中有丸。执其柄而摇之,其声铙铙 然,用以止鼓。

单铎、双铎各二,制如小钟,上有柄,以金为舌,用以振武舞。两铎通一柄者,号曰 双铎。

雅鼓二,制如漆筒,鞔以羊革,旁有两纽。工人持之,筑地以节舞。

相鼓二,制如搏拊,以韦为表,实之以糠。拊其两端,以相乐舞节。

發鼓二。

#### 舞表

表四,木杆,凿方石树之,用以识舞人之兆缀。

——卷六十八《礼乐志二》

# 乐服

乐正副四人,舒脚幞头,紫罗公服,乌角带,木笏,皂靴。

照烛二人,服同前,无笏。

乐师二人,服绯,冠、笏同前。

运谱二人,服绿,冠、笏同前。





舞师二人,舒脚幞头,黄罗绣抹额,紫服,金铜荔枝带,皂靴,各执仗。仗,牙仗也。

执旌二人,平冕,前后各九旒五就,青生色鸾袍,黄绫带,黄绢袴,白绢袜,赤革履。平 冕鸾袍,皆仿金制,惟冕之旒数不同,详见后至元二年博士议。

执纛二人,青罗巾,余同执旌。

乐工,介帻冠,绯罗生色鸾袍,黄绫带,皂靴。冠以皮为之,黑油如熊耳,亦金制也。

歌工,服同乐工。

执麾,服同上,惟加平巾帻。状若笼金帻,以革为之。

舞人,青罗生色义花鸾袍,缘以皂绫,平冕冠。冠前后有旒,青白硝石珠相间。

执器二十人,服同乐工,绿油母追冠,革为之,一名武弁。加红抹额。

至元二年闰五月,大乐署言,堂上下乐舞官员及乐工,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制造。太常寺下博士议定:乐正副四人、乐师二人、照烛二人、运谱二人,皆服紫罗公服,皂纱幞头舒脚,红鞓角带,木笏,皂靴。引舞色长四人,紫罗公服,皂纱幞头展脚,黄罗绣南花抹额,金铜带,皂靴。乐工二百四十有六人,绯绣义花鸾袍,县黄插口,介帻冠,紫罗带,全黄罗抹带,黄绢夹裤,白绫袜,朱履。金太常寺掌故张珍所著《叠代世范》载金制:舞人服黑衫,皆四袄,有黄插口,左右垂之,黄绫抹带,其衫以䌷为之,胸背二答、两肩二答,前后和一答,皆彩色,绣二鸾盘飞之状,缀之于衫。冠以平冕,亦有天板、口圈,天门纳言以紫绢摽背,铜裹边圈,前后各五旒,以青白硝石珠相间。《大备集》所载,二舞人皂绣义花鸾衫,县紫插口,黄绫抹带,朱履,平冕。其冠有口圈,亦有天门纳言系带,口圈高一尺许,天板长二尺,阔一尺,前微高后低,里外紫绢糊,铜楞道妆钉,无旒。执器二十人,绯绣义花鸾袍,县黄插口,绿油革冠,黄罗抹带,黄绢夹裤,白绫袜,朱履。旌纛四人,青绣义花鸾袍,县紫插口,平冕冠二,青包巾二,黄罗抹带,黄绢夹裤,白绫袜,朱履。在月,中书吏部再准太常博士议定,行下所司制造。三年九月服成,绯鸾袍二百六十有七,青鸾袍一百三十二,黄绢裤一百五十二,紫罗公服一十四,黄绫带三百九十七,介帻冠二百四十有四,平冕冠百三十,簪全,木笏十有六,幞头十有四,平巾帻二,绿油革冠二十,荔枝铜带四,角带十,皂靴二百六十对,朱履百五十对。

宣圣庙乐工,黑漆冠三十五,绿罗生色胸背花袍三十五,皂靴三十五对,黄绢囊三十五,黄绢夹袱三十五。

# 大乐职掌

大乐署,令一人,丞一人,掌郊社、宗庙之乐。凡乐,郊社、宗庙则用宫县,工三百六十有一人;社稷,则用登歌,工五十有一人;二乐用工四百一十有二人,代事故者五十人。前祭之月,召工习乐及舞。祀前一日,宿县于庭中。东方西方设十二镈钟,各依辰位。编钟处其左,编磬处其右。黄钟之钟起子位,在通街之西。蕤宾之钟居午位,在通街之

东。每辰三虡,谓之一肆,十有二辰,凡三十六虡。树建鞞应于四隅,左柷右敔,设县中 之北。歌工次之,三十二人,重行相向而坐。巢笙次之,箫次之,竿次之,籥次之,篪次之,埙 次之,长笛又次之。夹街之左右,瑟翼柷敔之东西,在前行。路鼓、路鼗次之。郊祀则雷 鼓、雷鼗。 闰余匏在箫之东,七星匏在西,九曜匏次之。 一弦琴列路鼓之东西,东一,西二。 三弦、五弦、七弦、九弦次之。晋鼓一,处县中之东南,以节乐。一弦琴三,三弦以下皆六。 凡坐者,高以杌,地以毡。立四表于横街之南,少东。设舞位于县北。文郎左执籥,右秉翟; 武郎左执干,右执戚:皆六十有四人。享日,与工人先入就位。舞师二人,执纛二人,引 文舞分立于表南。武舞及执器者,俟立于宫县之左右。器鼗二,双铎二,单铎二,铙二,铮 二,二尊用六人。钲二,相鼓二,雅鼓二,凡二十人。文舞退,舞师二人、执旌二人,引武舞 进, 立其处, 文舞还立于县侧。又设登歌乐于殿之前楹, 殿陛之旁, 设乐床二, 乐工列于上。 搏拊二,歌工六,柷一,敔一,在门内,相向而坐。钟一虡,在前楹之东。一弦、三弦、五弦、 七弦、九弦琴五,次之。瑟二,在其东,笛一、籥一、篪一在琴之南,巢笙、和笙各二次之。 埙一,在笛之南。闰余匏、排箫各一,次之,皆西上。磬一虡,在前楹之西。一弦、三弦、五 弦、七弦、九弦琴五,次之。 埙一,在笛之南。 七星匏、九曜匏、排箫各一,次之,皆东上。 凡宗庙之乐九成,舞九变。黄钟之宫,三成,三变。大吕之角,二成,二变。太簇之徵,二 成,二变。应钟之羽,二成,二变。圜丘之乐六成,舞六变。夹钟之宫,三成,三变。黄钟 之角,一成,一变。太簇之徵,一成,一变。姑洗之羽,一成,一变。社稷之乐八成:林钟之 官二成,太簇之角二成,姑洗之徵二成,南吕之羽二成。凡有事于宗庙,大乐令位于殿楹 之东,西向;丞位于县北,通街之东,西向;以肃乐舞。

协律郎二人,掌和律吕,以合阴阳之声。阳律六:黄钟子,太簇寅,姑洗辰,蕤宾午,夷则申,无射戌。阴吕六:大吕丑,夹钟卯,仲吕巳,林钟未,南吕酉,应钟亥。文之以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播之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凡律管之数九,九九相乘,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如黄钟为宫,则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是为七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为八十四调。凡大祭祀皆法服,一人立于殿楹之西,东向;一人立于县北通街之西,东向;以节乐。堂上者主登歌,堂下者主宫县。凡乐作,则跪,俛伏,举麾以兴,工鼓柷以奏;乐止则偃麾,工戛敔而乐止。今执魔者代执之,协律郎特拜而已。

乐正二人,副二人,掌肄乐舞、展乐器、正乐位。凡祭,二人立于殿内,二人立于县间,以节乐。殿内者视献者奠献用乐作止之节,以笏示照烛,照烛举偃以示堂下。若作登歌,则以笏示柷敔而已。县间者视堂上照烛。及引初献,照烛动,亦以笏示柷敔。



乐师一人,运谱一人,掌以乐教工人。凡祭,立于县间,皆北上,相向而立。

舞师四人,皆执梃,挺,牙仗也。执纛二人,执旌二人,祭则前舞以为舞容。舞人从南表向第一表,为一成,则一变。从第二至第三,为二成。从第三至北第四表,为三成。舞人各转身南向于北表之北,还从第一至第二,为四成。从第二至第三,为五成。从第三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若八变者,更从南北向第二,为七成。又从第二至第三,为八成。若九变者,又从第三至北第一,为九变。

执麾一人,从协律郎以麾举偃而节乐。

照烛二人,掌执笼烛而节乐。凡乐作止,皆举偃其笼烛。一人立于堂上门东,视殿内献官礼节,麾烛以示县间。一人立于堂下县间,俟三献人导初献至位,立于其左。初献行,皆前导,亚、终则否。凡殿下礼节,则麾其烛以示上下。初献诣盥洗位,乃偃其烛,止亦如之。俟初献动为节,宫县乐作,诣盥洗位,洗拭瓒讫,乐止。诣阶,登歌乐作,升自东阶,至殿门,乐止,乃立于陛侧以俟。晨祼讫,初献出殿,登歌乐作,至版位,乐止。司徒迎馔至横街,转身北向,宫县乐作,司徒奉俎至各室遍奠讫,乐止。酌献,初献诣盥洗位,宫县乐作,诣酹洗位,洗拭爵讫,乐止。出笏,登歌乐作,升自东阶,至殿门,乐止。初献至酒尊所,酌讫,宫县乐作,诣神位前,祭酒讫,拜、兴、读祝,乐止。读讫,乐作,再拜讫,乐止。次诣每室,作止如初。每室各奏本室乐曲,俱献毕,还至殿门,登歌乐作,降自东阶,至版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县乐作,舞者立定,乐止。亚献行礼,无节步之乐,至酒尊所,酌酒讫,出笏,宫县乐作,诣神位前,奠献毕,乐止。次诣每室,作止如初。俱毕,还至版位,皆无乐。终献乐作同亚献,助奠以下升殿,奠马湩,至神位,蒙古巫祝致词讫,宫县乐作,同司徒进馔之曲,礼毕,乐止。出殿,登歌乐作,各复位,乐止。太祝彻笾豆,登歌乐作,容彻,乐止。奉礼赞拜,众官皆再拜讫,送神,宫县乐作,一成而止。

#### 宴乐之器

兴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夹屏,上锐而面平,缕金雕镂枇杷、宝相、孔雀、竹木、云气,两旁侧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为虚柜,如笙之匏。上竖紫竹管九十,管端实以木莲苞。柜外出小橛十五,上竖小管,管端实以铜杏叶。下有座,狮象绕之,座上柜前立花板一,雕锼如背,板间出二皮风口,用则设朱漆小架于座前,系风囊于风口,囊面如琵琶,朱漆杂花,有柄,一人挼小管,一人鼓风囊,则簧自随调而鸣。中统间,回回国所进。以竹为簧,有声而无律。玉宸乐院判官郑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浊,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头两旁立刻木孔雀二,饰以真孔雀羽,中设机。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风囊,一人按律,一人运动其机,则孔雀飞舞应节。

殿庭笙十,延祐间增制,不用孔雀。

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轸,颈有品,阔面,四弦,面饰杂花。

筝,如瑟,两头微垂,有柱,十三弦。

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绨同一 孤柱。

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

方响,制以铁,十六枚,悬于磬虚,小角槌二。廷中设,下施小交足几,黄罗销金衣。

龙笛,制如笛,七孔,横吹之,管首制龙头,衔同心结带。

头管,制以竹为管,卷芦叶为首,窍七。

笙,制以(瓠)[匏]为底,列管于上,管十三,簧如之。

箜篌,制以木,阔腹,腹下施横木,而加轸二十四,柱头及首,并加凤喙。

云璈,制以铜,为小锣十三,同一木架,下有长柄,左手持,而右手以小槌击之。

箫,制如笛,五孔。

戏竹,制如籈,长二尺余,上系流苏香囊,执而偃之,以止乐。

鼓,制以木为匡,冒以革,朱漆杂花,面绘复身龙,长竿二。廷中设,则有大木架,又有击挝高座。

杖鼓,制以木为匡,细腰,以皮冒之,上施五彩绣带,右击以杖,左拍以手。

札鼓,制如杖鼓而小,左持而右击之。

和鼓,制如大鼓而小,左持而右击之。

纂,制如筝而七弦,有柱,用竹轧之。

羌笛,制如笛而长,三孔。

拍板,制以木为板,以绳联之。

水盏,制以铜,凡十有二,击以铁箸。

乐队

乐音王队:元旦用之。引队大乐礼官二员,冠展角幞头,紫袍,涂金带,执笏。次执戏竹二人,同前服。次乐工八人,冠花幞头。紫窄衫,铜束带。龙笛三,杖鼓三,金鞚小鼓一,板一,奏《万年欢》之曲。从东阶升,至御前,以次而西,折绕而南,北向立。后队进,皆仿此。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展角幞头,紫袍,随乐声进至御前,分左右相向立。次妇女一人,冠唐帽,黄袍,进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戴红发青面具,杂彩衣,次一人,冠唐帽,绿襕袍,角带,舞蹈而进,立于前队之右。次四队,男子一人,戴孔雀明王像面具,披金甲,执叉,从者二人,戴毗沙神像面具,红袍,执斧。次五队,男子五人,冠五梁冠,戴龙王面具,绣氅,执圭,与前队同进,北向立。次六



队,男子五人,为飞天夜叉之像,舞蹈以进。次七队,乐工八人,冠霸王冠,青面具,锦绣衣,龙笛三,觱栗三,杖鼓二,与前大乐合奏《吉利牙》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广翠冠,销金绿衣,执牡丹花,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北向,列为九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梳翠花钿,绣衣,执花鞚稍子鼓,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花髻,服销金桃红衣,摇日月金鞚稍子鼓,舞唱同前。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萨梵像,摇日月鼓。次一人,作乐音王菩萨梵像,执花鞚稍子鼓,齐声舞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寿星队:天寿节用之。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唐巾,服销金紫衣,铜束带。次妇女一人,冠平天冠,服绣鹤氅,方心曲领,执圭,以次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金漆弁冠,服绯袍,涂金带,执笏;从者二人,锦帽,绣衣,执金字福禄牌。次五队,男子一人,冠卷云冠,青面具,绿袍,涂金带,分执梅、竹、松、椿、石,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乌鸦之像,作飞舞之态,进立于前队之左,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二人,冠云头冠,销金绯袍,白裙,龙笛三,觱栗三,札鼓三,和鼓一,板一,与前大乐合奏《山荆子》带《妖神急》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凤翘冠,翠花钿,服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宝盖,舞唱前曲。次九队,妇女三十人,冠玉女冠,翠花钿,服青销金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棕毛日月扇,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服杂彩衣,被槲叶、鱼鼓、简子。次男子八人,冠束发冠,金掩心甲,销金绯袍,执戟。次为龟鹤之像各一。次男子五人,冠黑纱帽,服绣鹤氅,朱履,策龙头鎏杖,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礼乐队:朝会用之。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黑漆弁冠,服青素袍,方心曲领,白裙,束带,执圭;次妇女一人,冠九龙冠,服绣红袍,玉束带,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三人,皆冠卷云冠,服黄袍,涂金带,执圭。次五队,男子五人,皆冠三龙冠,服红袍,各执劈正金斧,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童子五人,三髻,素衣,各执香花,舞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八人,皆冠束发冠,服锦衣白袍,龙笛三,觱栗三,杖鼓二,与前大乐合奏《新水令》《水仙子》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笼巾,服紫袍,金带,执笏,歌《新水令》之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四行,北向立,鞠躬拜,兴,舞蹈,叩头,山呼,就拜,再拜,毕,复趁声歌《水仙子》之曲一阕,再歌《青山口》

之曲,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车髻冠,服销金蓝衣,云肩,佩绶,执孔雀幢,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翠花唐巾,服锦绣衣,执宝盖,舞唱前曲。次男子八人,冠凤翅兜牟,披金甲,执金戟。次男子一人,冠平天冠,服绣鹤氅,执圭,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说法队: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僧伽帽,服紫禅衣,皂绦;次妇女一人,服锦袈裟,余如前,持数珠,进至御前,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隐士冠,服白纱道袍,皂绦,执麈拂;从者二人,冠黄包巾,服锦绣衣,执令字旗。次五队,男子五人,冠金冠,披金甲,锦袍,执戟,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金翅雕之像,舞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六人,冠五福冠,服锦绣衣,龙笛六,觱栗六,杖鼓四,与前大乐合奏《金字西番经》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萨冠,服销金黄衣,缨络,佩绶,执金浮屠白伞盖,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五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翠菩萨冠,服销金红衣,执宝盖,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青螺髻冠,服白销金衣,执金莲花。次男子八人,按金甲,为八金刚像。次一人,为文殊像,执如意;一人为普贤像,执西番莲花;一人为如来像;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 ——卷七十一《礼乐志五》

按《周礼大司乐》云:"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集议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必访求深知音律之人,审五声八音,以司肄乐。"

# ——卷七十二《祭祀志一》

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柷,宫县乐作《思成之曲》,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作文舞九成止。

# ——卷七十五《祭祀志四》

大乐令帅其属设登歌之乐于两坛上,稍北,南向。磬處在东,钟處在西,柷一在钟處 南稍东,敔一在磬處南稍西。搏拊二,一在柷南,一在敔南,东西相向。歌工次之,余工 位在县后。其匏竹者位于坛下,重行南向,相对为首。

## ——卷七十六《祭祀志五》



驼鼓,设金装铰具,花罽鞍褥橐箧,前峰树皂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络脑、当胸、后鞦,并以毛组为辔勒,五色瓘玉,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树小鼓,一人乘之,系以毛绳。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

骡鼓,制似驼而小。

马鼓, 辔勒、后勒、当胸, 皆缀红缨拂铜铃, 杏叶铰具, 金涂钯, 上插雉尾, 上负四足小架, 上施以革鼓一面, 一人前引。凡行幸, 负鼓于马以先驰, 与纛并行。

云和乐:云和署令二人,朝服,骑,分左右。引前行,凡十有六人,戏竹二,排箫四,箫管二,龙笛二,板二,歌工四,皆展角花幞头,紫纯生色云花袍,镀金带,紫靴。次琵琶二十,筝十有六,箜篌十有六,纂十有六,方响八,头管二十有八,龙笛二十有八,已上工百三十有二人,皆花幞头,绯纯生色云花袍,镀金带,朱靴。次杖鼓三十,工人花幞头,黄生色花袄,红生色花袍,锦臂韝,镀金带,乌靴。次板八,工人服色同琵琶工人。次大鼓二,工十人,服色同杖鼓工人。云和署令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太史钲鼓队:太史一人,本品服,骑。引交龙钢鼓左,金钲右,舁四人,工二人,皆武弁,绯绝生色宝相花袍,红勒帛,红靴。次司辰郎一人,左,典事一人,右,并四品服,骑。太史、司辰郎、典事从者三人,服同前队。

安和乐:安和署令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行。领押职二人,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质孙加襕袍,金束带,花靴。次扎鼓八,为二重,次和鼓一,中道,次板二,次龙笛四,次头管二,次羌笛二,次笙二,次纂二,左右行,次云璈一,中道,工二十有四人,皆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锦质孙袄,金荔枝束带,花靴。从者二人,服同前队。

天乐一部:天乐署令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领押职二人,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锦质孙袄,加襕,金束带,花靴。次琵琶二,箜篌二,火不思二,板二,筝二,胡琴二,笙二,头管二,龙笛二,响铁一,工十有八人,徒二人,皆弓角凤翅金花幞头,红锦质孙袄,镀金束带,花靴。

云和乐后部:云和署丞二人,本品服,骑,分左右。领前行,戏竹二,排箫二,箫管二, 歌工二,凡十人,皆骑,花幞头,紫纯生色花袍,涂金带,乌靴。次琵琶四,筝四,箜篌四,纂 四,头管六,方响二,龙笛六,杖鼓十,工四十人,皆骑,服同上,惟纯色红。从者二人,服同 前队。

## ——卷七十九《舆服志二》

礼部,尚书三员,正三品;侍郎二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掌天下礼乐、祭祀、朝会、燕享、贡举之政令。凡仪制损益之文,符印简册之信,神人封谥之法,忠孝贞义之褒,送迎聘好之节,文学僧道之事,婚姻继续之辨,音艺膳供之物,

悉以任之。世祖中统元年,以吏、户、礼为左三部,置尚书二员,侍郎二员,郎中四员,员 外郎六员,总领三部之事。至元元年,分立为吏礼部,尚书三员,侍郎仍二员,郎中仍四 员,员外郎四员。七年,别立礼部。尚书一员,侍郎一员,郎中二员,员外郎如旧。明年, 又合为吏礼部。十三年,又别为礼部。二十三年,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定以二 员为额。

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元八年,立玉宸院,置乐长一员,乐 副一员,乐判一员。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隶宣徽院。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判官三员。 二十五年,归隶礼部,省判官三员。三十一年,置达鲁花赤一员,副使一员。大德十一 年,改升玉宸乐院,秩从二品,置院使、副使、佥事、同佥、院判。至大四年,复为仪凤司, 秩正三品。延祐七年,降从三品。定置大使五员,从三品;副使四员,从四品。首领官: 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吏属: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其 属五:

云和署,秩正七品,掌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之事。至元十二年始置。至大二年, 拨隶玉宸乐院。皇庆元年,升正六品。二年,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 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安和署,秩正七品。职掌与云和同。至元十三年始置。皇庆二年,升从五品。署令 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 四人。

常和署,初名管勾司,秩正九品。管领回回乐人。皇庆元年初置。延祐三年,升从 六品。署令一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教师二人,提控二人。

天乐署,初名昭和署,秩从六品。管领河西乐人。至元十七年始置。大德十一年, 升正六品。至大四年,改为天乐署。皇庆元年,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 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广乐库,秩从九品。掌乐器等物。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皇庆元年始置。

教坊司,秩从五品。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中统二年始置。至元十 二年,升正五品。十七年,改提点教坊司,隶宣徽院,秩正四品。二十五年,隶礼部。大 德八年,升正三品。延祐七年,复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大使三员,正四品;副 使四员,正五品;知事一员,从八品。令史四人,译史、知印、奏差各二人,通事一人。其 属三:

兴和署,秩从六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 祥和署,秩从六品。署令一员,署丞一员,管勾一员。





广乐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 ——卷八十五《百官志一》

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中统元年,中都立太常寺,设寺丞一员。至元二年,翰林兼摄太常寺。九年,立太常寺,设卿一员,正三品;少卿以下五员,品秩有差。十三年,省并衙门,以侍仪司并入太常寺。十四年,增博士一员。十六年,又增法物库子,掌公服法服之藏。二十年,升正三品,别置侍仪司。至大元年,改升院,设官十二员,正二品。四年,复为太常寺,正三品。延祐元年,复改升院,正二品,以大司徒领之。七年,降从二品。天历二年,复升正二品。定置院使二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金院二员,从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一员,正八品。属官:博士二员,正七品;奉礼郎二员,奉礼兼检讨一员,并从八品;协律郎二员,从八品;太祝十员,从八品;礼直管勾一员,从九品;令史四人,通事、知印、译史各二人,宣使四人,典吏三人。

太庙署,秩从六品,掌宗庙行礼,兼廪牺署事。至元三年始置。令二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

郊祀署,秩从六品。大德九年始置。掌郊祀行礼,兼廪牺署事。令二员,从六品;丞二员,从七品。

社稷署,秩从六品。大德元年始置。令二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

大乐署,秩从六品。中统五年始置。令二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掌管礼生乐 工四百七十九户。

——卷八十八《百官志四》

#### 教坊司散官十五:

云韶大夫,

仙韶大夫,以上从三品。

长宁大夫,

德和大夫,以上正四品。

协律大夫,从四品。

嘉成大夫,正五品。

纯和郎,从五品。

调音郎,正六品。

司乐郎,从六品。

协乐郎,正七品。

和乐郎,从七品。

司音郎,

司律郎,以上正八品。和声郎,

和节郎,以上从八品。

右教坊品秩一十五阶,自云韶至和节,由从三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

——卷九十一《百官志七》

#### 不义:

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 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 及闻夫丧匿不举 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

卷一百二《刑法志一》

## 祭今

诸国家有事于效庙,凡献官及百执事之人,受誓戒之后,散齐宿于正寝,致齐于祀 所。散齐日治事如故,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秽恶事。

#### ——卷一百三《刑法志二》

察罕武勇过人,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猎,见而问 之。察罕对曰:"独行则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则年长者尊,今独行,故致敬于帽。且闻有 大官至,先习礼仪耳。"帝异之,乃挈以归,语光献皇后曰:"今日出猎得佳儿,可善视之。"

#### ——卷一百二十《察罕传》

希宪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湿热,如希宪病何?"即召希宪还,江 陵民号泣遮道留之不得,相与画像建祠。希宪还,囊橐萧然,琴书自随而已。帝知其贫, 特赐白金五千两、钞万贯。

## 

(元统元年)正月元日,朝贺大明殿,朵尔直班当纠正班次,即上言:"百官逾越班制 者,当同失仪论,以惩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后,御史大夫撒迪传旨俾人正班,朵 尔直班执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诏耶。"朵尔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 西僧为佛事内廷,醉酒失火,朵尔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烧宫殿,震惊九重。撒迪传旨免 其罪,朵尔直班又执不可,一日间传旨者八,乃已。

(至正)五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 时纂集《至正条格》,朵尔 直班以谓是书上有祖宗制诰,安得独称今日年号;又律中条格乃其一门耳,安可独以为 书名。时相不能从,唯除制诰而已。有以善音乐得幸者,有旨用为崇文监丞。朵尔直班 它拟一人以闻。

# 一卷一百三十九《朵尔直班传》

至元元年,加(铸)光禄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东。未 几征还。初,清庙雅乐,止有登歌,诏铸制宫悬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乐舞成,表上之, 仍请赐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复拜光禄大夫、中书 左丞相。十年,迁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诏监修国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访焉。十九 年,复拜中书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聚谋为逆、间谍幕僚、及





党罪囚阿里沙,遂罢免,仍没其家资之半,徙居山后。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

——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

时牙鲁瓦赤行台,惟事货赂,以枢幕长,分及之。枢一切拒绝,因弃官去。携家来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颐等象,刊诸经,惠学者,读书鸣琴,若将终身。

——卷一百五十八《姚枢传》

(齐)履谦谓乐本于律,律本于气,而气候之法,具载前史,可择僻地为密室,取金门之竹,及河内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乐、荐郊庙、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货、厚风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长尺有八寸,外方,内为圆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窍,盖以通(气);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约径三分,以应黄钟之数;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窍迤逦杀至管底,约径二寸余,盖以聚其气而上之。其制与律家所说不同,盖古所谓玉律者是也。

———卷一百七十二《齐履谦传》

郴民染于蛮俗,喜斗争,都中乃大治学舍,作笾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属,使其民识先 王礼乐之器,延宿儒教学其中,以义理开晓之,俗为之变。

——卷一百八十四《王都中列传》

(天历二年)十一月,改礼部主事,首言:"教坊、仪凤二司,请并入宣徽,以清礼部之选。其官属不当与文武臣并列朝会,宜置百官之后、大乐之前。"

——卷一百八十四《陈思谦传》

元统二年,升同金太常礼仪院,鉴习典故,达今古,凡礼乐、度数、名物,罔不周知。 因集议明宗皇后祔庙事,援礼据经,辩析详明,君子多之。

——卷一百八十六《曹鉴传》

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

——卷一百八十九《儒学列传一》

会朝廷遣治书侍御史王褠铨外选于江西,于是参政徐琰、李世安,列荐朋来为闽海提举儒学官,使者报闻,而朝廷以东南儒学之士唯福建、庐陵最盛,特起朋来连为两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学者化焉。既满考,以常格调建安县主簿,不赴。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来视之,漠如也。四方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乐。尝著《瑟赋》二篇,学者争传诵之。门人归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满,至不能容。朋来恳恳为说经旨文义,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为闻人。

初,朋来以《周礼》首荐乡郡,而元制,《周官》不与设科,治《戴记》者又鲜,朋来屡以为言。盖朋来之学,诸经中《三礼》尤深,是以当世言礼学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礼,亲御衮冕祠太庙,锐意于制礼作乐之事,翰林学士元明善,飏言于朝,以朋来为荐,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

朋来动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宾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礼乐之事,关于世教,其余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数,靡不精究。

——卷一百九十《熊朋来传》

赵弘毅字仁卿,真定晋州人。少好学,家贫无书,佣于巨室,昼则为役,夜则借书读之,或闵其志,但使总其事而不役焉。尝受经于临川吴澄,始辟翰林书写,再转为国史院编修官,调大乐署令。

——卷一百九十六《赵弘毅传》

(杜瑛)所著书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 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

——卷一百九十九《杜瑛传》

时有张枢子长者,婺之金华人,亦屡征不起。枢幼聪慧,外家潘氏蓄书数万卷,枢尽取而读之,过目辄不忘。既长,肆笔成章,顷刻数千言。有问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礼乐之废兴,以至帝号官名、岁月先后,历历如指诸掌。

——卷一百九十九《张枢传》

陈淑真富州陈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乱移家龙兴。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至正十八年,陈友谅寇龙兴,淑真见邻妪仓皇来告,乃取琴坐牖下弹之。曲终,泫然流涕曰:"吾绝弦于斯乎!"父母怪,问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贼至,其居临东湖,遂溺焉。水浅不死,贼抽矢胁之上岸,淑真不从,贼射杀之。

——卷二百一《陈淑真传》





# 《明史》

# 【概述】

《明史》,是清朝官修的一部记载明朝史实的纪传体史书。主要由张廷玉等人在康熙时所撰《明史稿》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两百多年的历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顺治二年,下诏修《明史》,康熙十八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史料来源主要为明代十五朝实录、邸报、地方志和笔记小说等。《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时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明史》有《乐志》三卷。《乐志一》开始就提出了"治定功成而作乐",介绍了从太祖起开始对雅乐进行锐志改革,对祭祀祭祖的礼乐的制度进行制定,在《乐志一》中还提到了许多民间音乐,诸如"小令""杂剧""筋斗百戏"等,说明明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戏曲,民间小曲等市民艺术也大为兴盛,逐渐影响宫廷音乐。在音乐理论方面,朱载堉的著作《律学新说》《律吕精义》是明朝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巨著,他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最终解决了三分损益十二律旋宫存在的问题。《乐志二》《乐志三》中主要介绍了明朝宫廷祭祀方面用乐情况以及列举了曲目。另外在《礼志》中也有对蕃国前来朝贡时,朝廷在礼乐实施方面的不同制度的介绍。《艺文志一》《艺文志三》《艺文志四》记有明代音乐专书46种、韩邦奇、唐顺之、杨维桢、张简、赵㧑谦(赵谦)、杨基、孙蒉、林鸿、徐祯卿、祝允明、徐渭等文人的音乐事迹在《明史》的列传也有详细记载。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二十四史《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

# 【原文】

(至正二十七年)冬十月甲辰,遣起居注吴琳、魏观以币求遗贤于四方。丙午,令百官礼仪尚左。改李善长左相国,徐达右相国。辛亥,祀元臣余阙于安庆,李黼于江州。 壬子,置御史台。癸丑,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副之,讨国珍。甲寅,定律令。戊午,正郊社、太庙雅乐。

——卷一《太祖本纪一》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宴群臣于谨身殿,始用九奏乐。

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官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卷三《太祖本纪三》

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不举乐。

——卷四《恭闵帝本纪》

(永乐二十二年夏四月)丁酉,宴群臣于应昌,命中官歌太祖御制词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后嗣也,虽在军旅何敢忘。"己亥,次威远州。复宴群臣,自制词五章,命中官歌之。

---卷七《成祖本纪三》

(宣德十年春)三月戊寅,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

——卷十《英宗前纪》

(正德三年)秋七月壬子,命天下选乐工送京师。

——卷十六《武宗本纪》

(崇祯八年)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

——卷二十三《庄烈帝本纪一》

#### 鼓妖

洪武五年八月己酉,徐沟西北空中有声如雷。十一年,瑞昌有大声如钟,自天而下, 无形。天顺六年九月乙巳夜,天无云,西北方有声如雷。七年二月晦夜,空中有声。大 学士李贤奏,无形有声谓之鼓妖,上不恤民则有此异。成化十三年正月甲子,代州无云 而雷。十四年八月戊戌,早朝,东班官若闻有甲兵声者,辟易不成列,久之始定。弘治六 年六月丁卯,石州吴城驿无云而震者再。十七年六月甲申,江西庐山鸣如雷。嘉靖二十 九年二月甲子,隆庆州张山营堡山鸣。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己未,萧县山鸣如惊涛澎湃, 竟夜不止。二十八年八月戊戌,西北方有声如雷。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庄烈即位,朝时, 空中有声如天鼓,发于殿西。崇祯十二年十二月乙未,萧县山鸣。是月,西山大鸣如雷, 如风涛。十三年二月壬子,浙江省城门夜鸣。十六年冬,建极殿鸱吻中有声似鹁鸠,曰 "苦苦",其声渐大,复作犬吠声,三日夜不止。明年三月辛丑,孝陵夜有哭声,亦鼓妖也。

——卷二十八《五行志》



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礼官及诸儒臣又编集郊庙山川等仪,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鉴戒者,名曰《存心录》。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又屡敕议礼臣李善长、傅斌、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等,编辑成集。

———券四十七《礼志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

——卷四十八《礼志二》

嘉靖十四年定内殿之祭并礼仪。清明、中元、圣诞、冬至、正旦,有祝文,乐如宴乐。两宫寿旦,皇后并妃嫔生日,皆有祭,无祝文、乐。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阳、中秋、重阳、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时食。旧无祝文,今增告词。旧仪,但一室一拜,至中室跪祝毕,又四拜,焚祝帛。今就位四拜,献帛爵,祝毕,后妃助亚献,执事终献,彻馔又四拜。忌祭,旧具服作乐,今更浅色衣,去乐。

——卷五十二《礼志六》

明太祖洪武元年九月定正旦朝会仪,与登极略相仿。其后屡诏更定,立为中制。

凡正旦冬至,先日,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及宝案于御座东,香案于丹陛南。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东西,北向。翌明,锦衣卫陈卤簿、仪仗于丹陛及丹墀,设明扇于殿内,列车辂于丹墀。鸣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陈大乐于丹陛东西,北向。仪礼司设同文、玉帛两案于丹陛东。金吾卫设护卫官于殿内及丹陛,陈甲士于丹墀至午门外,锦衣卫设将军于丹陛至奉天门外,陈旗帜于奉天门外,俱东西列。典牧所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向。司晨郎报时位于内道东,近北。纠仪御史二,位于丹墀北,内赞二,位于殿内,外赞二,位于丹墀北,传制、宣表等官位于殿内,俱东西向。鼓初严,百官朝服,班午门外。次严,由左、右掖门人,诣丹墀东西,北向立。三严,执事官诣华盖殿,帝具衮冕升座,钟声止。

仪礼司奏执事官行礼,赞五拜,毕,奏请升殿。驾兴,中和乐作。尚宝司捧宝前行,导驾官前导,扇开帘卷,宝置于案,乐止。鸣鞭报时,对赞唱排班,班齐。赞礼唱鞠躬,大乐作。赞四拜,兴,乐止。典仪唱进表,乐作。给事中二人,诣同文案前,导引序班举案由东门人,置殿中,乐止。内赞唱宣表目。宣表目官跪,宣讫,俯伏,兴。唱宣表,展表官



取表,宣表官至帘前,外赞唱,众官皆跪。宣表讫,内外皆唱,俯伏,兴。序班举表案于殿东,外赞唱众官皆跪。代致词官跪丹陛中,致词云:"具官臣某,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冬至则云:"律应黄钟,日当长至。""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纳祜,奉天永昌。"贺毕,外赞唱,众官皆俯伏,兴。乐作,四拜,兴。乐止。传制官跪奏传制,由东门出,至丹陛,东向立,称有制。赞礼唱,跪,宣制。正旦则云:"履端之庆,与卿等同之。"冬至则云:"履长之庆,与卿等同之。"万寿圣节则致词曰:"具官臣某,钦遇皇帝陛下圣诞之辰,谨率文武官僚敬祝万岁寿。"不传制。赞礼唱俯伏,兴。乐止。赞搢笏,鞠躬三,舞蹈。赞跪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额曰"万岁";唱山呼,曰"万岁";唱再山呼,曰"万万岁"。凡呼万岁,乐工军校齐声应之。赞出笏,俯伏,兴,乐作。赞四拜,兴,乐止。仪礼司奏礼毕,中和乐作。鸣鞭,驾兴。尚宝官捧宝,导驾官前导,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

凡中宫朝贺,内使监设皇后宝座于坤宁宫。丹陛仪仗,内使执之。殿上仪仗,女使执之。陈女乐于宫门外。设皇贵妃幄次于宫门外之西,近北;设公主幄次于宫门外之东,稍南;设外命妇幄次于门外之南,东西向。皇后服祎衣出阎,仗动,乐作。升座,乐止。司宾导外命妇由东门人内道,东西班侍立,讫。导皇贵妃、众妃由东门人,至陛上拜位。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导由殿东门人,乐作。内赞接引至殿上拜位,乐止。赞跪,妃皆跪。皇贵妃致词曰,"妾某氏等,遇兹履端之节",冬至则云"履长","恭诣皇后殿下称贺"。致词毕,皆俯伏,兴,乐作。复位,乐止。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降自东阶出。司宾导公主由东门人,至陛上拜位,以次立,行礼如皇妃仪。司宾导外命妇人殿前中道拜位,赞拜如仪。班首由西陛升,人殿西门,乐作。内赞接引至殿上拜位,班首及诸命妇皆跪。班首致词曰:"某国夫人妾某氏等称贺。"贺毕,出复位。司言跪承旨,由殿中门出,立露台之东,南向,称有旨。命妇皆跪,司言宣旨曰:"履端之庆,与夫人等共之。"赞兴。司言奏宣旨毕。皇后兴,乐作。人内阎门,乐止。诸命妇出。太皇太后、皇太后朝贺仪同。

凡大飨,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锦衣卫设黄麾于殿外之东西,金吾等卫设护卫官二十四人于殿东西。教坊司设九奏乐歌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光禄寺设酒亭于御座下西,膳亭于御座下东,珍羞醯醢亭于酒膳亭之东西。设御筵于御座东西,设皇太子座于御座东,西向,诸王以次南,东西相向。群臣四品以上位于殿内,五品以下位于东西庑,司壶、尚酒、尚食各供事。

至期,仪礼司请升座。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鸣鞭,皇太子亲王上殿。文武官四品以上由东西门人,立殿中,五品以下立丹墀,赞拜如仪。光禄寺进御筵,大乐作。至御前,乐止。内官进花。光禄寺开爵注酒,诣御前,进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之曲》。



乐作,内外官皆跪,教坊司跪奏进酒。饮毕,乐止。众官俯伏,兴,赞拜如仪。各就位坐,序班诣群臣散花。第二爵奏《皇风之曲》。乐作,光禄寺酌酒御前,序班酌群臣酒。皇帝举酒,群臣亦举酒,乐止。进汤,鼓吹响节前导,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作,群臣起立,光禄寺官进汤,群臣复坐。序班供群臣汤。皇帝举箸,群臣亦举箸,赞馔成,乐止。武舞人,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奏《眷皇明之曲》。乐作,进酒如初。乐止,奏《抚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传之曲》,进酒、进汤如初,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纲之曲》,进酒如初,奏《百戏承应舞》。第六爵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初,奏八《蛮献宝舞》。第七爵奏《长杨之曲》,进酒如初,奏《采莲队子舞》。第八爵奏《芳醴之曲》,进酒、进汤如初,奏《鱼跃于渊舞》。第九爵奏《驾六龙之曲》,进酒如初。光禄寺收御爵,序班收群臣盏。进汤,进大膳,大乐作,群臣起立。进讫复坐,序班供群臣饭食。讫,赞膳成,乐止。撤膳,奏《百花队舞》。赞撤案,光禄寺撤御案,序班撤群臣案。赞宴成,群臣皆出席,北向立。赞拜如仪,群臣分东西立。仪礼司奏礼毕,驾兴,乐止,以次出。其中宴礼如前,但进七爵。常宴如中宴,但一拜三叩头,进酒或三或五而止。

#### ——卷五十三《礼志七》

皇帝升辇。中军举雄炮三,各营皆鼓吹,卤簿及马兵导从如来仪,钲鼓与大乐相应 振作。总协戎政以下候驾至,叩头退。马兵至长安左门外止。卤簿、大乐至午门外止。 驾还,仍诣内殿参谒,如前仪。百官不扈从者,各吉服于承天门外桥南序立。恭送,驾 还,迎如之。

次日,总协戎政官以下表谢,百官侍班行称贺礼,如常仪。兵部以将士优劣及中箭多寡、教练等第奏闻。越二日,皇帝御皇极门,赐敕勉励将士。总协戎政官捧至彩舆,将士迎导至教场,开读行礼如仪。是日,即行赏赉并戒罚有差。次日,总协戎政官率将佐复谢恩。

诏如议行。驾还,乐奏《武成之曲》。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更定,礼部设香案于露台,向日,设金鼓于仪门内,设乐于露台下,各官拜位于露台上。至期,百官朝服人班,乐作,四拜兴,乐止,跪。执事者捧鼓,班首击鼓三声,众鼓齐鸣,候复圆,复行四拜礼。月食,则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护如仪。在外诸司,日食则于布政使司、府州县,月食则于都指挥使司、卫所,如仪。

#### ——卷五十七《礼志十一》

古先圣王,治定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性,类万物之情,天神格而民志协。盖乐者,心声也,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秦、汉而降,斯理浸微,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而民之风俗日趋于靡曼。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

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务严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访问黄钟之律,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宫县徒为具文。殿廷燕享,郊坛祭祀,教坊羽流,慢渎苟简,刘翔、胡瑞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烂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故备列于篇,以资考者。

太祖初克金陵,即立典乐官。其明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先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引乐舞生人见,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徵音。太祖哂其误,命乐生登歌一曲而罢。是年置太常司,其属有协律郎等官。元末有冷谦者,知音,善鼓瑟,以黄冠隐吴山。召为协律郎,令协乐章声谱,俾乐生习之。取石灵璧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制琴瑟。乃考正四庙雅乐,命谦较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遂定乐舞之制。乐生仍用道童,舞生改用军民俊秀子弟。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

洪武元年春亲祭太社、太稷。夏祫享于太庙。其冬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明年祀皇 地祇于方丘,又以次祀先农、日月、太岁、风雷、岳渎、周天星辰、历代帝王、至圣文宣王, 皆定乐舞之数,奏曲之名。

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肃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时和之曲》。方丘并同,曲词各异,易望燎曰望瘗。太社太稷,易迎神曰《广和》,省奉牲,余并与方丘同,曲词各异。

先农。迎神、奠帛,奏《永和之曲》。进俎,奏《雍和之曲》。初献、终献,并奏《寿和之曲》。彻豆、送神,并奏《永和之曲》。望瘗,奏《太和之曲》。

朝日。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之曲》。初献,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中和之曲》,终献,奏《肃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凝和之曲》。送神,奏《寿和之曲》。望燎,奏《豫和之曲》。夕月,迎神易《凝和》,奠帛以下与朝日同,曲词各异。

太岁、风雷、岳渎。迎神,奏《中和》。奠帛,奏《安和》。初献,奏《保和》。亚献,奏《肃和》。终献,奏《凝和》。彻豆,奏《寿和》。送神,奏《豫和》。望燎,奏《熙和》。



周天星辰,初附祀夕月,洪武四年别祀。迎神,奏《凝和》。奠帛、初献,奏《保和》,《武功舞》。亚献,奏《中和》,终献,奏《肃和》,俱《文德舞》。彻豆,奏《豫和》。送神,奏《雍和》。

太庙。迎神,奏《太和之曲》。奉册宝,奏《熙和之曲》。进俎,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初献则德、懿、熙、仁各奏乐舞,亚、终献则四庙共之。

释奠孔子,初用大成登歌旧乐。洪武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宁和》。初献,奏《安和》。亚献、终献,奏《景和》。彻馔、送神,奏《咸和》。

历代帝王。迎神,奏《雍和》。奠帛、初献,奏《保和》,《武功舞》。亚献,奏《中和》, 终献,奏《肃和》,俱《文德舞》。彻豆,奏《凝和》。送神,奏《寿和》。望瘗,奏《豫和》。

又定王国祭祀乐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初献,奏《寿清之曲》。亚献,奏《豫清之曲》。终献,奏《熙清之曲》。彻馔,奏《雍清之曲》。送神,奏《安清之曲》。其社稷山川,易迎神为《广清》,增奉瘗曰《时清》。

此祭祀之乐歌节奏也。

洪武三年又定朝会宴飨之制。

凡圣节、正旦、冬至、大朝贺,和声郎陈乐于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驾出,仗动。 和声郎举麾,奏《飞龙引之曲》,乐作,升座。乐止,偃麾。百官拜,奏《风云会之曲》,拜 毕,乐止。丞相上殿致词,奏《庆皇都之曲》,致词毕,乐止。百官又拜,奏《喜升平之曲》, 拜毕,乐止。驾兴,奏《贺圣朝之曲》,还宫,乐止。百官退,和声郎、乐工以次出。

凡宴飨,和声郎四人总乐舞,二人执麾,立乐工前之两旁;二人押乐,立乐工后之两旁。殿上陈设毕,和声郎执麾由两阶升,立于御酒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乐工由两阶升,立于丹陛上之两旁,东西向。舞师二人执旌,引武舞士立于西阶下之南;又二人执翔,引文舞士立于东阶下之南;又二人执幢,引四夷舞士立于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祸乱也;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夷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远人也。引大乐二人,执戏竹,引大乐工陈列于丹陛之西,文武二舞乐工列于丹陛之东,四夷乐工列于四夷舞之北,俱北向。驾将出,仗动,大乐作。升座,乐止。进第一爵,和声郎举麾,唱奏《起临濠之曲》。引乐二人引歌工、乐工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毕,偃麾,押乐引众工退。第二,奏《开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业之曲》。第四,奏《削群雄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典》。第六,奏《抚四

夷之曲》。第七,奏《定封赏之曲》。第八,奏《大一统之曲》。第九,奏《守承平之曲》。 其举麾、偃麾,歌工、乐工进退,皆如前仪。进第一次膳,和声郎举麾,唱奏《飞龙引之 乐》,大乐作。食毕,乐止,偃麾。第二,奏《风云会之乐》。第三,奏《庆皇都之乐》。第 四,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贺圣朝之乐》。第六,奏《抚安四夷之舞》。第七,奏 《九重欢之乐》。第八,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九,奏《万年春之乐》。其举麾、偃麾如前 仪。九奏三舞既毕,驾兴,大乐作。人宫,乐止,和声郎执麾引众工以次出。

宴飨之曲,后凡再更。四年所定,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行》,九曰《乐清宁》。其词,詹同、陶凯所制也。十五年所定,一曰《炎精开运》,二曰《皇风》,三曰《眷皇明》,四曰《天道传》,五曰《振皇纲》,六曰《金陵》,七曰《长杨》,八曰《芳醴》,九曰《驾六龙》。

凡大朝贺,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之东西,北向;陈大舞于丹陛之东西,亦北向。驾兴,中和韶乐奏《圣安之曲》。升座进宝,乐止。百官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表,大乐作。进讫,乐止。宣表目,致贺讫,百官俯伏,大乐作。拜毕,乐止。宣制讫,百官舞蹈山呼,大乐作。拜毕,乐止。驾兴,中和韶乐奏《定安之曲》,导驾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

其大宴飨,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文武官人列于殿外,北向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御筵,乐作。进讫,乐止。进花,乐作。进讫,乐止。进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开运之曲》,乐作。内外官拜毕,乐止。散花,乐作。散讫,乐止。第二爵,教坊司奏《皇风之曲》。乐止,进汤。鼓吹飨节前导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作。群臣汤馔成,乐止。武舞人,教坊司请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教坊司请奏《眷皇明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教坊司请奏《抚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传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纲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百戏承应。第六爵,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人蛮献宝承应。第七爵,奏《长杨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采莲队子承应。第八爵,奏《芳醴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鱼跃于渊承应。第九爵,奏《驾六龙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收爵。进汤,进大膳,乐作。供群臣饭食讫,乐止,百花队舞承应。宴成彻案。群臣出席,北向拜,乐作。拜毕,乐止。驾兴,大乐作、鸣鞭,百官以次出。

此朝贺宴飨之乐歌节奏也。

其乐器之制,郊丘庙社,洪武元年定。乐工六十二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



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应鼓一;歌工十二;协律郎一从执麾以引之。七年复增籥四,凤笙四,壎用六,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则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开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舞师二人执节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铸太和钟。其制,仿宋景钟。以九九为数,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處,建楼于圜丘斋宫之东北,悬之。郊祀,驾动则钟声作。升坛,钟止,众音作。礼毕,升辇,钟声作。俟导驾乐作,乃止。十七年改铸,减其尺十之四焉。

朝贺。洪武三年定丹陛大乐:箫四,笙四,箜篌四,方响四,头管四,龙笛四,琵琶四,纂六,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二十六年又定殿中韶乐:箫十二,笙十二,排箫四,横笛十二,壎四,篪四,琴十,瑟四,编钟二,编磬二,应鼓二,柷一,敔一,捕拊二,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头管十二,纂八,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二。命妇朝贺中宫,设女乐:戏竹二,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头管十四,纂十,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二。正旦、冬至、千秋凡三节。其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并用之。朔望朝参:戏竹二,箫四,笙四,笛四,头管四,纂二,琵琶二,二十弦二,方响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

大宴。洪武元年定殿内侑食乐:箫六,笙六,歌工四。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四,笙四,琵琶六,纂六,箜篌四,方响四,头管四,龙笛四,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文武二舞乐器:笙二,横管二,纂二,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乐:腰鼓二,琵琶二,胡琴二,箜篌二,头管二,差笛二,纂二,水盏一,板一。二十六年又定殿内侑食乐:祝一,敔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箫四,笙四,笛四,壎二,篪二,排箫一,钟一,磬一,应鼓一。丹陛大乐:戏竹二,箫四,笙四,笛二,头管二,琵琶二,纂二,二十弦二,方响二,杖鼓八,鼓一,板一。迎膳乐:戏竹二,笙二,笛四,头管二,纂二,杖鼓十,鼓一,板一。进膳乐:笙二,笛二,杖鼓八,鼓一,板一。太平清乐:笙四,笛四,头管二,纂四,方响一,杖鼓八,小鼓一,板一。

乐工舞士服色之制。郊庙,洪武元年定;朝贺,洪武三年定。文武两舞:武舞士三十二人,左干右戚,四行,行八人,舞作发扬蹈厉坐作击刺之状,舞师二人执旌以引之;文舞士三十二人,左籥右翟,四行,行八人,舞作进退舒徐揖让升降之状,舞师二人执翔以引之。四夷之舞:舞士十六人,四行,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谒喜跃俯伏之状,舞师二人执幢以引之。

此祭祀朝贺之乐舞器服也。

当太祖时,前后稍有增损。乐章之鄙陋者,命儒臣易其词。二郊之作,太祖所亲制。

后改合祀,其词复更。太社稷奉仁祖配,亦更制七奏。尝谕礼臣曰:"古乐之诗,章和而 正。后世之诗,章淫以夸。故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尝命儒臣撰回銮乐歌,所奏《神 降祥》《神贶》《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銮歌》,皆寓讽谏之意。 然当时作者,惟务明达易晓,非能如汉、晋间诗歌,铿锵雅健,可录而诵也。殿中韶乐,其 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 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浇,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

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成。其合祀合享礼乐,一如旧制。更定宴飨乐舞:初奏《上万 寿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抚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车 书会同之舞》;四奏《民乐生之曲》,《表正万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 舞》;六奏《庆丰年之曲》;七奏《集祯应之曲》;八奏《永皇图之曲》;九奏《乐太平之曲》。 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指其失。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 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励 风教,备一代盛典。时以袭用既久,卒莫能改。其后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且多不 谐者。成化中,礼官尝请三倍其额,博教而约取之。

弘治之初,孝宗亲耕耤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都御史马文升厉色斥去。 给事中胡瑞尝言:"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乃属之教坊司,岳镇海渎,三年 一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 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肆习,设官掌之。年久,则量授职事。"帝以奏乐遣祭,皆国朝旧 典,不能从也。马文升为尚书,因灾异陈言,其一,访名儒以正雅乐,事下礼官。礼官言: "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三十 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当制器协律之任。乞诏下诸司, 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会礼官熟议至当,然后造器正音,庶几 可以复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末年诏南京及各王府,选精通乐艺者诣京师,复以礼 官言而罢。

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官举大乐。迩 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 者赴京供应。顾所隶益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既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居 之新宅。乐工既得幸,时时言居外者不宜独逸,乃复移各省司所送技精者于教坊。于是 乘传续食者又数百人,俳优之势大张。臧贤以伶人进,与诸佞幸角宠窃权矣。

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巧技进。世宗嘉纳之。是时 更定诸典礼,因亦有志于乐。建观德殿以祀献帝,召协律郎肄乐供祀事。后建世庙成,



改殿曰崇先。乃亲制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更定曲名,以别于太庙。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献曰《清和之曲》,亚献曰《康和之曲》,终献曰《冲和之曲》,彻馔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宁和之曲》。宏等复议,献皇生长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献皆当用《文德舞》。从之。已而太常复请,乃命礼官会张璁议。璁言:"乐舞以佾数为降杀,不闻以武文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则两阶之容,得其左而阙其右。是皇上举天子礼乐,而自降杀之矣。"乃从璁议,仍用二舞。

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帝亲制乐章,命太常协于音谱。是年,始祀先蚕,下礼官议乐舞。礼官言:"先蚕之祀,周、汉所同。其乐舞仪节,经史不载。唐开元先蚕仪注,大乐令设宫县于北郊坛遗内,诸女工咸列于后,则祀先蚕用女乐可知。《唐六典》,宫县之舞八佾,轩县之舞六佾,则祀先蚕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陈旸《乐书》《享先蚕》图下,止有《宫架登歌图》,而不及舞。夫有乐有舞,虽祀礼之常,然周、汉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据。惟开元略为近古,而陈氏《乐书》考据亦明。前享先农,既以佾数不足,降八为六,则今祀先蚕,止用乐歌,不用乐舞,亦合古制。且以见少杀先农之礼。"帝以舞非女子事,罢不用。使议乐女冠服以闻。礼官言:"北郊阴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汉蚕东郊,魏蚕西郊,色皆尚青,非其色矣。乐女冠服宜黑。"乃用乐六奏,去舞。其乐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蚕乐章。

又以祀典方厘定南北郊,复朝日夕月之祭,命词臣取洪武时旧乐歌,一切更改。礼官因请广求博访,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闻。授之太常,考定雅乐。给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肃行太仆寺丞张鹗应诏。命趣召之。既至,言曰:

大乐之正,乃先定元声。元声起自冥罔既觉之时,亥子相乘之际。积丝成毫,积毫成厘,积厘成分。一时三十分,一日十二时。故声生于日,律起于辰。气在声先,声从气后。若拘于器以求气,则气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黄钟、起历元?须依蔡元定,多截竹以拟黄钟之律,长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律而候,依法而取。如众管中先飞灰者,即得元气。验其时刻,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即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愿命知历官一人,同臣参侯,庶几元声可得,而古乐可复。

#### 又言:

古人制为十六编钟,非徒事观美,盖为旋宫而设。其下八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是已;其上八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是已。近世止用黄钟一均,而不遍具十六钟,古人立乐之方已失。况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眼谱之,去古益远。且如黄钟为合似矣,其以大吕为下四,太簇为高四,夹钟为下一,姑洗为高一,夷则为下工,南吕为高工之类,皆以两律兼一字,

何以旋宫取律,止黄钟一均而已。

且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为上四清声。盖黄钟为君,至尊无比。黄钟为宫,则十一律皆从而受制,臣民事物莫敢凌犯焉。至于夹钟为宫,则下生无射为徵,无射上生仲吕为商,仲吕下生黄钟为羽。然黄钟正律声长,非仲吕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黄钟为羽,必用子声,即上黄六之清声,正为不敢用黄钟全声,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大率若此。此四清声之所由立也。编钟十六,其理亦然。

宋胡瑗知此义,故四清声皆小其围径以就之。然黄钟、太簇二声虽合,大吕、夹钟二声又非,遂使十二律、五声皆不得正。至于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不用四清声,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夷则以降,其臣民事物,安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耶?

臣又考《周礼》,圜钟、函钟、黄钟、天地人三宫之说,有荐神之乐,有降神之乐。所为荐神之乐者,乃奏黄钟,歌大吕,子丑合也,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寅亥合也,舞《咸池》以祀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辰酉合也,舞《大韶》以祭四望。乃奏蕤宾,歌林钟,午未合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巳申合也,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所谓降神之乐者,冬至祀天圜丘,则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是三者阳律相继。相继者,天之道也。夏至祭地方丘,则以函钟为宫,夹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是三者阴吕相生。相生者,地之功也。祭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夹钟为羽,是三者律吕相合。相合者,人之情也。

且圜钟,夹钟也。生于房心之气,为天地之明堂,祀天从此起宫,在琴中角弦第十徽,卯位也。函钟,林钟也。生于坤位之气,在井东舆鬼之外,主地祇,祭地从此起宫,在琴中徽弦第五徽,未位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为宗庙,祭人鬼从此起宫,在琴中宫弦第三徽,子位也。至若六变而天神降,八变而地祇格,九变而人鬼享,非有难易之分。盖阳数起子而终于少阴之申,阴数起午而终于少阳之寅。圜钟在卯,自卯至申六数,故六变而天神降。函钟在未,自未至寅八数,故八变而地祇格。黄钟在子,自子至申九数,故九变而人鬼享。此皆以本元之声,召本位之神,故感通之理速也。或者谓自汉以来,天地鬼神闻新声习矣,何必改作。不知自人观天地,则由汉迄今千七百年;自天地观,亦顷刻间耳。自今正之,犹可及也。

并进所著乐书二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瑟以下诸乐,逐字作谱。其一曰《古雅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图各有说。又以琴为正声,乐之宗系。凡郊庙大乐,分注琴弦定徽,各有归旨。且自谓心所独契,斫轮之妙有非口所能言者。

疏下礼部。礼官言:"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字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臣等 近奉诏演习新定郊祀乐章,间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今鹗谓四清声所以为旋宫,其注



弦定徽,盖已深识近乐之弊。至欲取知历者,互相参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似非目前司乐者所及。"乃授鹗太常寺丞,令诣太和殿较定乐舞。

鹗遂上言:"《周礼》有郊祀之乐,有宗祀之乐。尊亲分殊,声律自别。臣伏听世庙乐章,律起林钟,均殊太庙。臣窃异之。盖世庙与太庙同礼,而林钟与黄钟异乐。函钟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乐奏八变,以报资生之功。故用林钟起调,林钟毕调也。黄钟主祀宗庙,位分子野,星隶虚危,乐奏九成,以报本源之德。故用黄钟起调,黄钟毕调也。理义各有归旨,声数默相感通。况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称。今以祀母之乐,奏以祀子,恐世庙在天之灵,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谱是乐者,何所见也。臣观旧谱乐章,字用黄钟,声同太庙。但审听七声,中少一律,今更补正。使依奏格,则祖孙一气相为流通,函黄二宫不失均调。尊亲之分两得,神人之心胥悦矣。"诏下礼官。

李时等覆奏,以为:"鹗所言,与臣等所闻于律吕诸书者,深有所合。盖黄钟一调,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旧乐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去蕤宾之勾,而越次用再生黄钟之六,此旧乐章之失也。若林钟一调,则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之半声为变徵,太簇之半声为徵,姑洗之半声为羽,蕤宾之半声为变宫。迩者沈居敬更协乐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黄钟也;四,太簇之正声也;一,姑洗之正声也;六,黄钟之子声也。以林钟为宫,而所用为角徵羽者,皆非其一均之声,则谬甚矣。况林钟一调,不宜用于宗庙,而太庙与世庙,不宜异调,鹗见尤真。自今宜用旧协音律,惟加以蕤宾勾声,去再生黄钟之六,改用应钟之凡,以成黄钟一均,庶于感格之义,深有所补。"

乃命鹗更定庙享乐音,而逮治沈居敬等。鹗寻谱定帝社稷乐歌以进。诏嘉其勤,晋 为少卿,掌教雅乐。

夏言又引古者龙见而雩,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请依古礼,定大雩之制。当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檃括《云汉》诗辞,制为《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帝可其议。

时七庙既建,乐制未备,礼官因请更定宗庙雅乐,言:"德、懿、熙、仁四祖久祧,旧章弗协。太祖创业,太宗定鼎,列圣守成。当有颂声,以对越在天,垂之万祀。若特享,若袷享,若大袷,诗歌颂美,宜命儒臣撰述,取自上裁。其乐器、乐舞,各依太庙成式,备为规制。"制可。已而尊献帝为睿宗,祔享太庙。于是九庙春特、三时祫、季冬大祫乐章,皆更定焉。

十八年巡狩兴都,帝亲制乐章,享上帝于飞龙殿,奉皇考配。其后,七庙火,复同堂之制,四时岁袷,乐章器物仍如旧制。初增七庙乐官及乐舞生,自四郊九庙暨太岁神祇

诸坛,乐舞人数至二千一百名。后稍裁革,存其半。

张鹗迁太常卿,复申前说,建白三事:一请设特钟、特磬以为乐节;一请复宫县以备古制;一请候元气以定钟律。事下礼官,言:"特钟、特磬宜造乐悬,在庙廷中,周旋未便,不得更制。惟黄钟为声气之元,候气之法,实求中气以定中声,最为作乐本原。其说,若重室墐户,截管实灰,覆缇,按历气至灰飞,证以累黍,具有成法可依。其法,筑室于圜丘外垣隙地,选知历候者往相其役,待稍有次第,然后委官考验。"从之。仍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备候气定律。

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上其书,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

## ——卷六十一《乐志一》

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明初,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幞头,紫罗袍,荔枝带;乐生绯袍,展脚幞头;舞士幞头,红罗袍,荔枝带,阜靴;文舞生红袍,武舞生绯袍,俱展脚幞头,革带,阜靴。

朝会大乐九奏歌工:中华一统巾,红罗生色大袖衫,画黄莺、鹦鹉花样,红生绢衬衫,锦领,杏红绢裙,白绢大口裤,青丝绦,白绢袜,茶褐鞋。其和声郎押乐者:早罗阔带巾,青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阜靴。

# 其三舞:

- 一、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舞士,皆黄金束发冠,紫丝缨,青罗生色画舞鹤花样窄袖衫,白生绢衬衫,锦领、红罗销金大袖罩袍,红罗销金裙,阜生色画花缘襈,白罗销金汗裤,蓝青罗销金缘,红绢拥项,红结子,红绢束腰,涂金束带,青丝大绦锦臂韝,绿云头阜靴。舞师,黄金束发冠,紫丝缨,青罗大袖衫,白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绿云头阜靴。
- 二、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舞士,皆黑光描金方山冠,青丝缨,红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红罗拥项,红结子,涂金束带,白绢大口裤,白绢袜,茶褐鞋。舞师冠服与舞士同,惟大袖衫用青罗,不用红罗拥项、红结子。
  - 三、文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舞士,东夷四人,椎髻于后,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



抹额,中缀涂金博山,两傍缀涂金巾环,明金耳环,青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红生色领袖,红罗销金裙,青销金裙缘,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乌皮靴。西戎四人,间道锦缠头,明金耳环,红纻丝细折袄子,大红罗生色云肩,绿生色缘,蓝青罗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系腰合钵,十字泥金数珠,五色销金罗香囊,红绢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南蛮四人,绾朝天髻,系红罗生色银锭,红销金抹额,明金耳环,红织金短袄子,绿织金细折短裙,绒锦裤,间道纻丝手巾,泥金顶牌,金珠璎珞缀小金铃,锦行缠,泥金狮蛮带,绿销金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北翟四人,戴单于冠,貂鼠皮檐,双垂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诸色细折袄子,蓝青生色云肩,红结子,红销金汗裤,系腰合钵,阜皮靴。其舞师皆戴白卷檐、雕帽,涂金帽顶,一撒红缨,紫罗帽襻,红绿金绣袄子,白销金汗裤,蓝青销金缘,涂金束带,绿拥项,红结子,赤皮靴。

凡大乐工及文武二舞乐工,皆曲脚幞头,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涂金束带,红绢拥项,红结子,皂皮靴。四夷乐工,皆莲花帽,诸色细摺袄子,白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红绿绢束腰,红罗拥项,红结子,花靴。

永乐间,定殿内侑食乐。奏《平定天下之舞》,引舞、乐工,皆青罗包巾,青、红、绿、玉色罗销金胸背袄子,浑金铜带,红罗褡禣,云头阜靴,青绿罗销金包臀。舞人服色如之。奏《抚安四夷之舞》:高丽舞四人,皆笠子,青罗销金胸背袄子,铜带,阜靴;琉球舞四人,皆棉布花手巾,青罗大袖袄子,铜带,白碾光绢间道踢裤,阜皮靴;北番舞四人,皆狐帽,青红纻丝销金袄子,铜带;伍鲁速回回舞四人,皆青罗帽,比里罕棉布花手巾,铜带,阜靴。奏《车书会同之舞》,舞人皆阜罗头巾,青、绿、玉色阜沿边襕,茶褐线条阜皮四缝靴。奏《表正万邦之舞》,引舞二人,青罗包巾,红罗销金项帕,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销金通袖袄子,青线绦铜带,织锦臂韝,云头阜靴,各色销金包臀,红绢褡禣。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奏《天命有德之舞》,引舞二人,青幪纱如意冠,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大袖袍,各色绢采画直缠,黑角偏带,蓝绢彩云头阜靴,白布袜。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

洪武五年定斋郎,乐生,文、武舞生冠服。斋郎,黑介帻,漆布为之,无花样;服红绢窄袖衫,红生绢为里;早皮四缝靴;黑角带。文舞生及乐生,黑介帻,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红绢大轴袍,胸背画缠枝方葵花,红生绢为里,加锦臂韝二;早皮四缝靴;黑角带。武舞生,武弁,以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饰、靴、带,并同文舞生。嘉靖九年定文、武舞生服制:圜丘服青纻丝,方泽服黑绿纱,朝日坛服赤罗,夕月坛服玉色罗。

宫中女乐冠服。洪武三年定制。凡中宫供奉女乐、奉銮等官妻,本色鬏髻,青罗圆领。提调女乐,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花圆领,镀金花带,阜靴。歌章女乐,黑漆唐巾,大

红罗销金裙袄,胸带,大红罗抹额,青绿罗彩画云肩,描金牡丹花阜靴。奏乐女乐,服色与歌章同。嘉靖九年祀先蚕,定乐女生冠服。黑绉纱描金蝉冠,黑丝缨,黑素罗销金葵花胸背大袖女袍,黑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白袜,黑鞋。

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教坊司乐艺,青卍字顶巾,系红绿褡褸。乐妓,明角冠,阜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御前供奉俳长,鼓吹冠,红罗胸背小袖袍,红绢褡褸,阜靴。色长,鼓吹冠,红青罗纻丝彩画百花袍,红绢褡褸。歌工,弁冠,红罗织金胸背大袖袍,红生绢锦领中单,黑角带,红熟绢锦脚裤,阜皮琴鞋,白棉布夹袜。乐工服色,与歌工同。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带,与百官同;至御前供奉,执粉漆笏,服黑漆幞头,黑绿罗大袖襕袍,黑角偏带,阜靴。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乐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锦绦,惟红褡褸,服色不拘红绿。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色。俳、色长,乐工,俱阜头巾,杂色绦。

王府乐工冠服。洪武十五年定。凡朝贺用大乐宴礼,七奏乐乐工,俱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有花鼓吹冠,锦臂韝,皂靴,抹额以红罗彩画,束腰以红绢。其余,乐工用绿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无花鼓吹冠,抹额以红绢彩画,束腰以红绢。

#### ——卷六十七《舆服志三》

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土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北京既建,诏修撰陈循取文渊阁书一部至百部,各择其一,得百柜,运致北京。宣宗尝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因赐士奇等诗。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正统间,士奇等言:"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弆。"制曰"可"。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请检内阁并东阁藏书戏阙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迄流贼之乱,宋刻元镌胥归残阙。至明御制诗文,内府镂板,而儒臣奉敕修纂之书及象魏布告之训,卷帙既夥,文藻复优,当时颁行天下。外此则名公卿之论撰,骚人墨客一家之言,其工者深醇大雅,卓卓可传。即有怪奇驳杂出乎其间,亦足以考风气之正变,辨古学之源流,识大识小,掌故备焉。挹其华实,无让前徽,可不谓文运之盛欤!

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



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 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 详云。

经类十: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诸经类,九曰《四书》类,十曰小学类。

右礼类,一百七部,一千一百二十一卷。

淇若水《古乐经传全书》二卷

《张敔雅乐发微》八卷、《乐书杂义》七卷

《韩邦奇律吕新书直解》一卷、《苑洛志乐》二十卷

《周瑛律吕管钥》一卷

刘绩《六乐图》二卷

苗佐《礼典》四十卷、《乐典》三十六卷

何瑭《乐律管见》一卷一名《律吕管见》

吕柟《诗乐图谱》十八卷

季本《乐律纂要》一卷、《律吕别书》一卷

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六卷、《大乐律吕考证》四卷

张谔《大成乐舞图谱》二卷、《古雅心谈》一卷

李文察《乐记补说》二卷、《四圣图解》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典乐要论》三

卷、《古乐筌蹄》九卷,《青宫乐调》三卷

刘濂《乐经元义》八卷,《九代乐章》二十三卷

邓文宪《律吕解注》二卷

黄积庆《乐律管见》二卷正李文利之非。

唐顺之《乐论》八卷

蔡宗克《律同》二卷

杨继盛《拟补乐经》一卷

潘峦《文庙乐编》二卷

李璧《宴飨乐谱》一卷

葛见尧《含少论略》一卷

吕怀《律吕古义》二卷、《韵乐补遗》二卷、《律吕广义》三卷

孙应鳌《律吕分解发明》四卷

王邦直《律吕正声》六十卷

朱载堉《乐律全书》四十卷

乐和声《大成乐舞图说》一卷

何栋如《文庙雅乐考》二卷

史记事《大成礼乐集》三卷

瞿九思《孔庙礼乐考》五卷

右乐类,五十四部,四百八十七卷

李之藻《泮宫礼乐疏》十卷

黄居中《文庙礼乐志》十卷

梅鼎祚《古乐苑》五十二卷、《衍录》四卷、《唐乐苑》三十卷

黄汝良《乐律志》四卷

王朝玺《律吕新书私解》一卷

王思宗《黄钟元统图说》一卷、《八音图注》一卷

叶广《礼乐合编》三十卷

王正中《律书详注》一卷。

——卷九十六《艺文志一》

邢云路《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 袁均哲《太古遗音》二卷 严澂《琴谱》十卷 杨表正《琴谱》六卷

——卷九十八《艺文志三》

宁献王权《烂柯经》一卷、《琴阮启蒙》一卷、《神奇秘谱》三卷

陈琏《琴轩稿》三十卷

黄佐明《音类选》十八卷

胡震亨《唐音统签》一千二十四卷甲签帝王诗七卷,乙签、初唐诗七十九卷,丙签、盛唐诗一百二十五卷,丁签、中唐诗三百四十一卷,戊签、晚唐诗二百一卷,又余闰六十四卷,己签、五唐杂诗四十六卷,庚签、僧诗三十八卷,道士诗六卷,宫闺诗九卷,外国诗一卷,辛签、乐章十卷、杂曲五卷,填词十卷,歌一卷,谣一卷,谐谑四卷,谚一卷,语一卷,酒令一卷,题语判语一卷,谶记一卷,占辞一卷,蒙求一卷,章咒一卷,偈颂二十四卷,壬签、仙诗三卷,神诗一卷,鬼诗二卷,梦诗一卷,物怪诗一卷,癸签、体凡,发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凡三十六卷。

——卷九十九《艺文志四》

(永乐)六年夏,辅振旅还京师。再赐宴奉天殿,帝为赋《平安南歌》,进封英国公,岁



禄三千石,予世券。

## ——卷一百五十四《张辅传》

始,太祖以宋讷为祭酒,最有名。其后宁化张显宗申明学规,人比之讷。而胡俨当成祖之世,尤称人师。然以直节重望为士类所依归者,莫如时勉。英国公张辅暨诸侯伯奏,愿偕诣国子监听讲。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时勉升师席,诸生以次立,讲《五经》各一章。毕事,设酒馔,诸侯伯让曰:"受教之地,当就诸生列坐。"惟辅与抗礼。诸生歌《鹿鸣》之诗,宾主雍雍,尽暮散去,人称为太平盛事。

## ——卷一百六十三《李时勉传》

珝性疎直。自以宫僚旧臣,遇事无所回护。员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继晓下狱,珝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辈左道乱政,欲动摇东宫。珝密疏谏,谋少阻。素薄万安,尝斥安负国无耻。安积忿,日夜思中珝。初,商辂之劾汪直也,珝与万安、刘吉助之争,得罢西厂。他日,珝又折王越于朝,越惭而退。已而西厂复设,珝不能有所诤。至十八年,安见直宠衰,揣知西厂当罢,邀珝同奏。珝辞不与,安遂独奏。疏上,帝颇讶无珝名。安阴使人讦珝与直有连。会珝子镃邀妓狎饮,里人赵宾戏为《刘公子曲》,或增饰秽语,杂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决意去珝。遣中官覃昌召安、吉赴西角门,出帝手封书一函示之。安等佯惊救。次日,珝具疏乞休。令驰驿,赐月廪、岁隶、白金、楮币甚厚。其实排珝使去者,安、吉两人谋也。

# ——卷一百六十八《刘珝传》

(舒)芬丰神玉立,负气峻厉,端居竟日无倦容,夜则计过自讼。以倡明绝学为己任。 其学贯串诸经,兼通天文律历,而尤精于《周礼》。

# ——卷一百七十九《舒芬传》

成化改元,廷议讨四川山都掌蛮,洪谟上方略六事,诏付军帅行之。进学士。寻为南京祭酒。上言南监有红板仓二十间,高皇后积粟以养监生妻孥者,宜修复,帝允行之。母丧服阕,改北监。十一年言,士风浇浮,请复洪武中学规。帝嘉纳,命礼部榜谕。崇信伯费淮人监习礼,久不至。洪谟劾之,夺冠带,以儒巾赴监,停岁禄之半,学政肃然。先圣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笾数不称,洪谟请备天子制。又言:"古者鸣球琴瑟为堂上之乐,笙镛柷敔为堂下之乐,而于羽则舞于两阶。今舞羽居上,乐器居下,非古制,当改。"尚书邹干驳止之,洪谟再疏争。帝竟俞其议。

# ——卷一百八十四《周洪谟传》

(王)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降庆初,复官,赠少保,谥肃敏。

——卷一百九十四《王廷相列传》

(嘉靖)四年冬,《大礼集议》成,进詹事兼翰林学士。后议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帝率倚璁言而决。

帝自排廷议定"大礼",遂以制作礼乐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议皇后亲蚕,议勾龙、弃配社稷,议分祭天地,议罢太宗配祀,议朝日、夕月别建东、西二郊,议祀高禖,议文庙设主更从祀诸儒,议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议祈谷,议大禘,议帝社帝稷,奏必下璁议。顾帝取独断,璁言亦不尽人。其谏罢太宗配天,三四往复,卒弗能止也。

·——卷一百九十六《张璁列传》

嘉靖初,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称兴献王为帝,妃为兴国太后,颁诏天下二岁矣,萼与张璁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闻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乃自张璁、霍韬献议,论者指为干进,逆箝人口,致达礼者不敢驳议。切念陛下侍兴国太后,慨兴献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几。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执不过宋《濮议》耳。按宋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人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陛下奉祖训人继大统,未尝受孝宗诏为之子也,则陛下非为人后,而为人继之主也明甚。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又何疑。臣闻非天子不议礼;天下有道,礼乐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请,乃者复得席书、方献夫二疏。伏望奋然裁断,将臣与二臣疏并付礼官,令臣等面质。"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议行。

——卷一百九十六《桂萼传》

(韩)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 著述甚富。所撰《志乐》,尤为世所称。

# ——卷二百一《韩邦奇列传》

乾清宫灾,埙上疏曰:"陛下涖阼九年,治效未臻,灾祥迭见。臣愿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亲,非儒术不崇,非大阅不观兵,非执法不成狱,非骨肉之亲不干政,非汗马之劳不滥赏。臣闻陛下好戏谑矣。臣以为人而内庭琴瑟钟鼓人伦之乐,不必游离宫以为欢,狎群小以为快也。出而外廷华裔一统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为私人,集远人为勇士也。闻陛下好佛矣。臣以为南郊有天地,太庙有祖宗。锡祉迎庥,佛于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闻陛下好勇、好货、好土木矣。臣以为诛奸遏乱大勇也,不须驰马试剑以自劳。三军六师,大武也,不须边将边军以自拥。任土作贡,皇店奚为? 阛阓骈



阗,内市安用?阿房壮丽,古以为金块珠砾也,况养豹乎!金碧荧煌,古以为涂膏衅血也,况供佛乎!是数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人,报闻。

## ——卷二百三《潘埙传》

(唐)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

## ——卷二百五《唐顺之列传》

有旨补外,(汪应轸)遂出为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农桑。应轸劝之耕,买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蚕缫织作。由是民足农食。帝方南征,中使驿骚道路。应轸率壮夫百余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车驾驻南京,命州进美妇善歌吹者数十人。应轸言:"州子女荒陋,无以应敕旨。臣向募有桑妇,请纳之宫中,传受蚕事。"事遂寝。

### ——卷二百八《汪应轸列传》

先是,有御史汪珊者,于嘉靖元年七月疏陈十渐。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迩来渐不如初。初每事独断,今戚里左右,或潜移阴夺。初每事咨访大臣,今礼貌虽隆,而实意日疎。初罢诸不经淫祠,今稍稍议复。初屏绝玩好,今教坊诸司或以新声巧伎进。初日览奏章,今或置不省,辄令左右可否。初厘革冗食冗费,今腾骧勇士不行核实,御马实数不得稽察。初裁革锦衣冒滥,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阴,旧邸旗校尽补亲军。初中官有罪,惩以成法,今犯者多贷死,举朝争不得。初中官有过不复任用,今镇守守备营求易置,悻门复启。初纳谏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论奏,直曰'有旨',祂祂拒人。"帝颇纳其说。未几,出为河南副使,历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 ——卷二百八《汪珊传》

杨继盛,字仲芳,容城人。七岁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继盛经里塾,睹里中儿读书,心好之。因语兄,请得从塾师学。兄曰:"若幼,何学?"继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学耶?"兄言于父,听之学,然牧不废也。年十三岁,始得从师学。家贫,益自刻厉。举乡试,卒业国子监,徐阶亟赏之。嘉靖二十六年登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从尚书韩邦奇游,覃思律吕之学,手制十二律,吹之声毕和。邦奇大喜,尽以所学授之,继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员外郎。

# ——卷二百九《杨继盛传》

王宗茂,字时育,京山人。父桥,广东布政使。从父格,太仆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京御史。时先后劾严嵩者皆得祸,沈炼至谪佃保安。中外慑其威,益箝口。宗茂积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往岁寇迫京畿,正上下忧惧

429

之日,而嵩贪肆益甚。致民俗歌谣,遍于京师,达于沙漠。海内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负国之罪七也。……"

### ——卷二百十《王宗茂传》

(陆)树德居言职三年,疏数十上,率侃直。会树声掌礼部,乃量迁尚宝卿。历太常少卿,南京太仆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树德素清严,约束僚吏,屏绝声伎。

### ——卷二百二十七《陆树德列传》

(王国)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帘五、黄金三万、白金十万。居正子简修躬齌至保邸,而保扬言陛下取之,诬污圣德。"

## ——卷二百三十二《王国列传》

时始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方)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野以日辟。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中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

陈钢,字坚远,应天人。举成化元年乡试,授黔阳知县。楚俗,居丧好击彭歌舞。钢 教以歌古哀词,民俗渐变。

# ——卷二百八十一《循吏列传》

(洪武)六年八月,希学服阕入朝,命所司致廪饩,从人皆有赐,复劳以敕,赐袭衣冠带。九月辞归,命翰林官饯于光禄寺,赉白金文绮。明年二月,希学言:"先圣庙堂廊庑圮坏,祭器、乐器、法服不备,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后多芜,而征赋如故,乞减免。"并从之。自是,每岁入朝,班亚丞相,皆加宴赉。

(孔希学)子彦缙,字朝绅,永乐八年袭,甫十岁,命肄业国学,久之遗归。……宣德四年,彦缙将遣使福建市书,咨礼部,部臣以闻,命市与之。已,奏阙里雅乐及乐舞生冠服敝坏,诏所司修治。

尚贤,字象之。巡抚丁以忠言:"尚贤冲年,宜如弘泰例,国学肄业。"从之。万历九年,庶母郭氏讦尚贤。帝为革供奉女乐二十六户,令三岁一朝。十七年,尚贤仍请比岁人贺,许之。尚贤博识。天启元年卒。子荫椿先卒,无嗣,从弟子荫植袭。

# ——卷二百八十四《儒林列传三》

杨维桢,字廉夫,山阴人。……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便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

维桢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羽、锡山倪瓒、昆山顾瑛为诗文 友,碧桃叟释臻、知归叟释现、清容叟释信为方外友。张雨称其古乐府出人少陵、二李 间,有旷世金石声。宋濂称其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诗震荡陵 厉,鬼设神施,尤号名家云。

维桢徙松江时,与华亭陆居仁及侨居钱惟善相倡和。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元年,省试《罗刹江赋》,时锁院三千人,独惟善据枚乘《七发》辨钱塘江为曲江,由是得名,号曲江居士。官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遂不仕。居仁,字宅之,中泰定三年乡试,隐居教授,自号云松野衲。两人既殁,与维桢同葬于山,人目为三高士墓。

洪武六年始南还,(戴良)变姓名,隐四明山。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元亡后,惟良与王逢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诗,故卒不获其死云。

(王)逢,字原吉,江阴人。至正中,作《河清颂》,台臣荐之,称疾辞。张士诚据吴,其 第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明。太祖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 咏自适。洪武十五年以文学征,有司敦迫上道。时子掖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头泣 请,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诗集》七卷。逢自称席帽山人。

张简,字仲简,吴县人。初师张雨为道士,隐居鸿山。元季兵乱,以母老归养,遂返儒服。洪武三年,荐修《元史》。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钜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

赵㧑谦,名古则,更名谦,余姚人。幼孤贫,寄食山寺,与朱右、谢肃、徐一夔辈定文字交。天台郑四表善易,则从之受《易》。定海乐良、鄞郑真明《春秋》,山阴赵俶长于说诗, 迮雨善乐府,广陵张昱工歌诗,无为吴志淳、华亭朱芾工草书篆隶,㧑谦悉与为友。博究 《六经》、百氏之学,尤精六书,作《六书本义》,复作《声音文字通》,时目为《考古先生》。

洪武十二年命词臣修《正韵》,扮谦年二十有八,应聘入京师,授中都国子监典簿。

绂未仕时,与吴人韩奕为友,隐居九龙山,遂自号九龙山人。于书法,动以古人自 期。画不苟作,游览之顷,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 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有谏之者,绂曰:"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

何以哉!"在京师,月下闻吹箫声,乘兴写《石竹图》,明日访其人赠之,则估客也。客以红

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人。资颖特,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自为诸生,已工诗歌, 与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杨循吉,由是知名。举弘治十八年进士。孝宗遣中使问祯 卿与华亭陆深名,深遂得馆选,而祯卿以貌寝不与。 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

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善病,好读书,每得意, 手足踔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颠主事名。……武宗驻跸南都,召赋《打虎曲》,称旨,易武人 装,日侍御前为乐府、小令。帝以优俳畜之,不授官。循吉以为耻,阅九月辞归。既复召 至京,会帝崩,乃还。嘉靖中,献《九庙颂》及《华阳求嗣斋仪》,报闻而已。

(祝)允明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 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声,

久之,以荐召为琼山县学教谕。二十八年,卒于番禺。

其后,门人柴钦,字广敬,以庶吉士与修《永乐大典》,进言其师所撰《声音文字通》当 采录,遂奉命驰传,即其家取之。

(杨)基,字孟载,其先蜀嘉州人,祖宦吴中,生基,遂家焉。……初,会稽杨维桢客吴 中,以诗自豪。基于座上《赋铁笛歌》,维桢惊喜,与俱东,语从游者曰:"吾在吴,又得一 铁矣。若曹就之学。优于老铁学也。"

孙蒉,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性警敏,书无所不窥。诗文援笔立就,词采烂然。负节 概,不妄交游。何真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五先生。 廖永忠南征, 蒉为真草降表, 永忠辟典教事。 洪武三年始行科举, 蒉与其选, 授工部织染 局使,迁虹县主簿。兵燹后,蒉劳徕安辑,民多复业。居一年,召为翰林典籍,与修《洪武 正韵》。九年遣监祀四川。居久之,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俾筑京师望都门城垣。蒉 讴唫为粤声,主者以奏。召见,命诵所歌诗,语皆忠爱,乃释之。

——卷二百八十五《文苑列传一》

林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才荐,授将乐县训导,历礼部精膳司员外郎。 性脱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归。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 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



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诗文集六十卷,他杂著百余卷。

(王廷陈)屏居二十余年,嗜酒纵倡乐,益自放废。士大夫造谒,多蓬发赤足,不具宾主礼。时衣红紫窄袖衫,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嘉靖十八年诏修《承天大志》,巡抚顾璘以廷陈及颜木、王格荐。书成,不称旨,赐银币而已。廷陈才高,诗文重当世,一时才士鲜能过之。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举正德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知,擢山西佥事。嘉靖五年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负俊才,时从侠少年联骑出城,搏兽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为人。

### 

(黄)佐学以程、朱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平生譔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所著 《乐典》,自谓泄造化之秘。年七十七卒。穆宗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谢榛,字茂秦,临清人。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入京师,脱卢柟于狱。

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阕,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榛游燕、赵间,至大名,客请赋寿诗百章,成八十余首,投笔而逝。

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哀精华。得经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合力摈榛,其称诗指要,实自榛发也。

——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列传三》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命刻于石,宠礼与渭埒。

(瞿九思)乃撰《乐章》及《万历武功录》,遣罕诣阙上之。卒年七十一。

——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列传四》

(王)绅,字仲缙。祎死时,年十三,鞠于兄绶,事母兄尽孝友。长博学,受业宋濂。 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献王聘绅,待以客礼。绅启王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即死 所致祭,述滇南恸哭记以归。建文帝时,用荐召为国子博士,预修《太祖实录》,献《大明 铙歌鼓吹曲》十二章。与方孝孺友善,卒官。

### ——卷二百八十九《忠义列传一》

唐氏,汝阳陈旺妻,随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携妻及女环儿、侄成儿至江夏九峰山。有史聪者,亦以傀儡为业。见妇、女皆艳丽,而旺且老,因绐旺至青山,夜杀之。明日,聪独返,携其妇、女、幼侄人武昌山吴王祠,持利刃胁唐。唐曰:"汝杀吾夫,吾不能杀汝以复仇,忍从汝乱邪?"遂遇害。贼裹以席,置荆棘中。明日,徙蓑衣园,贼又迫环儿,临以刃。环儿哭且置,声振林木,贼亦杀之,瘗粪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贼被酒,成儿潜出告官,擒于葛店市,伏诛。

## ——卷三百一《列女列传一》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见奉天殿,宠赉优渥,仪仗鞍马什器多以金银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如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显以奉使劳,擢太监。

### ——卷三百四《宦官列传一》

果益发舒,势出达上。白遣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多进伎乐货贿以祈免,亲籓郡王亦然。

——卷三百七《佞幸列传》







# 《清史稿》

# 【概述】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置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文稿,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发刊缀言》记载"甲寅年始设清史馆,以赵公尔巽为馆长。修史者有总阅、总纂、纂修、协修及徵访等职,先后延聘百数十人,别有名誉职约三百人。馆中执事,有提调、收掌、科长及校勘等职,亦逾二百人,可谓盛矣"。全书共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

赵尔巽,清代末年政治家、文学家。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缀言》中亦说明了编撰 《清史稿》的经过"尔巽承修清史十四年矣。任事以来,栗栗危惧。盖既非史学之专长, 复值时局之多故,任大责重,辞谢不获,蚊负贻讥,勉为担荷。开馆之初,经费尚充,自民 国六年,政府以财政艰难,锐减额算。近年益复枯竭,支绌情状,不堪缕述。将伯呼助, 垫借俱穷,日暮途远,几无成书之一日。窃以清史关系一代典章文献,失今不修,后来益 难著手,则尔巽之罪戾滋重。瞻前顾后,寝馈不安。事本万难,不敢诿卸。乃竭力呼籥, 幸诸帅维持,并敦促修书同人黾勉从事,获共谅苦衷,各尽义务,竭蹶之余,大致就绪。 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奈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厖杂,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 重,恐不及待。于是于万不获已之时,乃有发刊清史稿之举,委讬袁君金铠经办,数月后 当克竣事。诚以史事繁巨,前史每有新编,互证得失。明史之修,值国家承平,时历数十 年而始成,亦不无可议之处,诚戛戛乎其难矣。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 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 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除查出疏 漏另刊修正表外,其他均公诸海内,与天下人以共见,绳愆纠谬,世多通人。尔巽心力已 竭,老病危笃,行与诸君子别矣,言尽于此。以上所述,即作为史稿披露后向海内诸君竭 诚就正之语,幸共鉴之"。

《清史稿》中的音乐史料散见于各志与人物列传中。其中有《乐志》五卷,据《清史稿·发刊缀言》所载为清末民初文学家张采田撰写。张采田亦于《乐志拟例》中说明编撰《乐志》的凡例:"各史乐志体皆不同,以《宋志》为最详赡,《明志》为最简挈,今参酌二史而燮通之,定为八卷。一卷叙乐志始末;二卷乐律;三、四、五、六、七卷乐章;八卷乐

器、乐舞。"《艺文志》也有大量关于音乐的书目记载,《艺文一》为经部的乐类书籍,《艺文三》为艺术类音乐之属,以琴谱为多、《艺文四》为词曲类南北曲之属。

本书辑录文字据点校本《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

# 【原文】

乾隆元年春正月丙申朔,上诣堂子行礼。至观德殿更素服,诣雍和门行礼毕,率诸 王大臣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受朝,不作乐,不宣表。

(七年)五月己未朔,以顺天、保定等八府,易州等五州缺雨,命停征新旧钱粮。定移 驻满兵屯垦拉林、阿勒楚喀事宜,设副都统,以巴灵阿为之。戊辰,以御史胡定劾,寝赵 弘恩补刑部侍郎之命。癸酉,定雩祭典礼,御制乐章。

(八年春正月)癸丑,遣和亲王弘昼代祀先农坛、用《中和韶乐》,与上亲祭同,著为例。

---卷十《高宗本纪一》

(乾隆四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定二十七日内郊庙社稷遣官致祭用乐之制。

——卷十四《高宗本纪五》

道光元年春正月癸丑,御太和殿受朝,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

一一卷十七《宣宗本纪一》

至于专书之最著者:一曰《大清通礼》,乾隆中撰成,道光年增修;一曰《皇朝礼器图式》,曰祭器、曰仪器、曰冠服、曰乐器、曰卤簿、曰武备;一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其始关外启荜,崇祭天神暨群祀祖祢,意示从俭。凡所纪录,悉用国语、国书。人关后,有举莫废。逮高宗时,依据清文,译成四卷。祭期、祭品、仪注、祝辞。与夫口耳相传,或小有异同者,并加厘订,此国俗特殊之祀典也。德宗季叶,设礼学馆,博选耆儒,将有所缀述。大例主用通礼,仿江永礼书例,增曲礼一目。又仿宋《太常因革礼》例,增《废礼》《新礼》二目,附《后简》。未及编订,而政变作矣。

初,斋宫致斋鸣鼓角,十四年谕云:"斋者耳不听乐,孔子曰:'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言不敢散其志也。吹角鼓鼙,以壮军容,于义未协,不当用也。"遂寝。

# ——卷八十二《礼志一》

唐、宋制,大祀与国忌同日,乐备不作。议者谓飨神不可无乐,未若摄祀之当乎礼也,遣代便。可其奏。乾隆七年,定议周礼祀天用玉辂,唐、宋参用大辇,今亲祀南郊,前期诣斋宫,官御玉辇。是日,帝乘礼舆,易銮辂,自降辇至礼成,如仪。十四年,展拓两郊



坛宇,更新幄次。越四载蒇事,规制始大备。仁宗中叶,自制南北郊说,祀典如故。咸丰八年、九年,帝疾不能亲,犹宫内致斋,届日诣大高殿皇穹宇行礼。穆宗、德宗,冲龄践阼,皆遣代。定亲政日躬行。宣统缵绪,临国摄政王行之。

郊社之仪,天聪十年,礼部进仪注,迄顺治间,始定郊祀前期斋戒阅祝版玉帛香,省性,祀日迟明,礼部太常官诣皇穹宇行礼。奉神牌置坛所,司祝奉祝版,帝出宫乘辇,陪祀王公集午门金水桥从行,余序立桥南迎送。驾至昭亨门降辇,前引大臣十人,次赞引官、对引官导入更衣幄次,更祭服出,讫盥,诣二成拜位前,分献官各就位。典仪赞"迎神燔柴",司乐官赞"举迎神乐",赞引奏"升坛",帝升一成。上诣香案前,跪上炷香,又三上香,复位,行三跪九叩礼。典仪赞"奠玉帛",司乐赞"举乐",帝诣神位前,跪晋玉帛奠案,复位。典仪赞"进俎",司乐赞"举乐",诣神位前,跪受俎拱举,复位。典仪赞"行初献礼",司乐赞"举初献乐",乐作,舞干戚舞,帝诣神位前,跪奠爵,俯伏。读祝官捧祝跪读讫,行三叩礼。自上香至献爵,配位前仪同。复位,易文舞。亚献、终献舞羽籥,仪如初献,不用祝,分献官、陪祀官随行礼。三献毕,饮福受胙,帝升坛至饮福位,跪,奉爵官酌福酒,奉胙官奉胙,跪进,受爵、胙,三叩,兴,复位。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彻馔送神,司乐、典仪赞讫,率群臣行礼如初。有司奉祝,次帛,次馔,次香,各诣燎所,唱"望燎"。帝诣望燎位,半燎,礼成,还大次,解严。太常官安设神牌,如请神仪。若遣代,则行礼三成阶下,升降自西阶,读祝跪二成阶下。罢饮福、受胙礼。送燎,退立西偏。余如制。雍正元年,令陪祀官先莅坛祗侯。

南郊, 诣坛斋宿, 自顺治十一年著例, 无常仪。乾隆七年定制, 前一日, 銮仪卫严驾陈午门外太和门阶下。已刻, 太常卿诣乾清门奏请诣斋宫, 帝御礼舆出太和门, 降舆乘辇, 警跸鸣钟鼓, 至昭亨门外降。寺卿导人门左, 诣圜丘视坛位。分献官分诣神库、神厨视笾豆牲牢。帝出内外遗南左门, 至神路西升辇, 如斋宫。从祀官俟帝人, 退归斋所。翼日届时, 寺卿导入大次, 更礼服出, 复导驾诣坛行礼, 毕, 还宫。

乾隆七年,御史徐以升奏言:"春秋传:'龙见而雩,为百穀祈膏雨也。'祭法:'雩宗,祭水旱也。'礼月令:'雩,帝用盛乐,命百县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实,是为常雩。'周礼:'稻人,旱共雩敛。'春秋书雩二十有一,有一月再雩者,旱甚也。是又因旱而雩。考雩义为吁嗟求雨,其制,为坛南郊旁,故鲁南门为雩门,西汉始废,旱辄祷郊庙。晋永和立坛南郊,梁武帝始徙东,改燔燎从坎瘗。唐太宗复旧制。宋时孟夏雩祀上帝。明建坛泰元门东,制一成,旱则祷。我朝雩祭无坛,典制似阙,应度地建立,以符古义。"下礼臣议。议言:"孟夏龙见,择日行常雩,祀圜丘,奉列祖配。四从坛,皆如礼。孟夏后旱,则仿唐制,祭神祇、社稷、宗庙。七日一祈,不足,仍分祷。旱甚,大雩。令甲,祈

雨必望祭四海,至是罢之。又行大雩,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分八列,执羽翳,三献,乐止,乃按舞。歌御制《云汉诗》八章,毕,望燎。余同常雩。至久雨祈晴,宜仿《春秋传》鼓用牲,《通考》崇祭制,伐鼓祀少牢。禜祭国门,雨不止,则伐鼓用牲于社。罢分祷,停僧道官建坛讽经。其直省州、县旧置耤田坛祀,仍依雍正四年例。孟夏行常雩,患旱,先祭境内山川,次社稷。患霪潦祈晴,如京师式。"十七年,增祈雨报祭乐章。

(乾隆)二十四年,常雩不雨,帝步祷社稷坛,仍用玉。六月大雩,亲制祝文,定仪节。前一日,帝常服视祝版,诣坛斋宿,去卤簿,停乐。出宫用骑,扈驾大臣常服导从。至南郊,步入坛,视位上香。祀日,帝雨冠素服步祷,从臣亦如之。不燔柴,不晋俎,不饮福、受胙。三献毕,舞童舞羽、歌诗,退,皆如仪。帝率群臣三拜,彻馔,望燎。礼成,还宫。

嘉庆二年早,祷雨既应,仁宗莅坛报祀,人坛中门降舆,至壝南门外,盥毕人,升坛。以次诣云、雨、风、雷神位上香,二跪六拜。初献即奠爵、帛,读祝,不晋俎,不饮福胙。余如故。

太岁殿位先农坛东北,正殿祀太岁,两庑祀十二月将。顺治初,遣官祭太岁,定孟春为迎,岁暮为祖。岁正月,书神牌曰"某干支太岁神",如其年建。岁除祭毕,合祝版燎之。凡祭,乐六奏,承祭官立中阶下,分献官立甬道左右,行三跪九拜礼。初献即奠帛,读祝,锡福胙,用乐舞生承事,时犹无上香仪也。

乾隆十六年,礼臣言同属天神,不宜有异,自是二祭及分献皆上香。太岁、月将神牌,旧储农坛神库,至是亦以殿庑具备,移奉正屋。临祭,龛前安神座。毕,复龛。旧制,祭太岁遣太常卿行礼,两庑用听员分献。二十年,改遣亲王、郡王承祭。次年,定太常卿为分献官。

雍、乾以来,凡祈祷,天神、太岁暨地祇三坛并举,遣官将事,陪祀者咸与焉。前期邸 斋一日,承祭官拜位。天神坛在南阶下,太岁与常祀同,俱三跪九拜。天神用燎,太岁两 庑不分献,不饮福、受胙。

朝日、夕月,初以大明、夜明从祀圜丘,罢春秋分祀。顺治八年,建朝日坛东郊,夕月坛西郊。

朝日用春分日卯刻,值甲、丙、戊、庚、壬年,帝亲祭,余遣官。乐六奏,舞八佾。凡亲祭,人自坛北门,至甬道更衣大次,盥毕,升西阶就位,行三跪九拜礼。奠献遣有司行。遣代则行礼阶下,惟读祝时跽坛上。初日坛用露祭。雍正四年,始援社稷例,立龛坛下芘风雨。乾隆十一年,具服殿成,罢更衣大次。是岁春分翼日日食,高宗莅祭,不乘辇,不奏乐,不陈卤簿。三十九年躬祭,人棂星左门,如幄次行礼,以年高酌减礼文,非恒式也。

夕月用秋分日酉刻,奉星辰配,凡丑、辰、未、戌年,帝亲祭,余遣官。乐六奏,仪视日



坛稍杀,亲临较少。升坛行礼,二跪六拜,初献奠玉帛,读祝,余如朝日仪。遣官则拜坛下。乾隆三年戊午,例遣官,帝因初举祀典,仍亲祭如礼。五十五年,酌损节文,如日坛例。嘉庆五年庚申,效高宗故事,仍亲祭,不遣官。十九年,定亲祭仪,祀配位用亲王、郡王上香。二十三年,世宗忌日值月坛斋期,谕陪祀执事官改常服,余如故。

#### 社稷之祀

自京师以至直省府、州、县皆有之,其在京师者,建坛端门右。世祖宅帝位,祭告如仪。定制,岁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大社、大稷,奉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祭日,帝亲莅,坛上敷五色土,各如其方。乐七奏,舞《八佾》。帝出阙右门降辇,道北门出人,祭时出拜殿,至遗北门外就位,自北阶升坛上香,诣正位奠献。有司分祭配位。升北阶,降西阶,不晋俎,三跪九拜。余仪如北郊旧例。

### ——卷八十三《礼志二》

乾隆八年,定阙里圣庙乐章。二十三年,东巡亲祭如往制。遣大臣祭颜、曾、思、孟 专庙。勒御制四贤赞于石。其盛京学宫所需乐器,乾隆中始敕府尹遵《皇朝礼器图》造 作,镈钟、特磬,制出内廷,特颁太学暨各省学宫,并令府丞选佾生精音律者送太常习舞。 厥后以热河为时巡所,黉序肇兴,定大成殿龛案如太学式,祭器、乐器亦如之。

### ——卷八十四《礼志三》

月祭,岁正月初旬诹吉,余月朔日。司俎二人,就杉柱上挂纸帛数等。元旦,案陈时食盘一、醴酒盏一。司香上香,内监执三弦、琵琶,坐甬道西,守堂子人持拍板坐其东。司祝进跪,司香授盏,司祝受之,献酒。奏神弦,鸣拍板,拊掌应节。凡六献,皆赞歌"鄂啰罗",守堂子人亦歌。献毕,一叩,兴,合掌致敬。弦、板止,司祝执神刀进,奏弦、拍板如初。司祝一叩,兴,司俎赞歌"鄂啰罗",众和歌。司祝举神刀诵神歌曰:"上天之子,纽欢合吉,武笃本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偕老而成双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神其康兮。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凡三祷,如前仪,诵赞者九。司祝跪,一叩,兴,诵赞三。弦、板止,复跪,一叩,兴,合掌退。

长白满洲旧族近兴京城者,祀典礼仪皆同。唯舒穆禄氏供昊天上帝、如来、菩萨诸像,又供貂神其侧。纳兰氏则供羊、鸡、鱼、鸭诸品,巫者身系铜铃跳舞,以铃坠为宜男兆。蒙古跳神用羊、酒,辉和跳神以一人介胄持弓矢坐墙堵,盖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因沿为制。跳神之举,清初盛行,其诵祝辞者曰萨吗,迄嘉庆时,罕用萨吗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

——卷八十五《礼志四》

### 授受仪

古内禅仪。初高宗享国日久,尝谕年至八十六岁即归政。逮乾降六十年,诏曰:"自 古帝王内禅,非其时怠荒,即其时多故,仓猝授受,礼无可采。今国家全盛,其详议典礼 以闻。"于是诹吉定储位,以明年为嗣皇帝元年。礼臣上仪注。先期遣官祭告庙、社,届 日所司设御座太和殿。左右几二,正中宝案,稍南东西肆;东楹诏案,西楹表案,南北肆; 黄案居丹陛中。槛内敷嗣皇帝拜褥。殿前陈卤簿,门外步辇。午门外五辂、驯象、仗马、 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 内阁学士奉传位诏陈东案,礼部官陈 贺表西案,大学士等诣乾清门请宝陈左几,大学士二人分立两檐下,王公百官序立。朝 鲜、安南、暹罗、廓尔喀使臣列班末。 钦天监官诣乾清门报时,嗣皇帝朝服出毓庆宫,时 后扈内大臣二人率侍卫二十人集乾清门外,导引礼部长官二人立门阶下,前引大臣十人 立殿后阶下。太上享帝礼服乘舆出,嗣皇帝从诸臣前引后扈。午门鸣钟鼓,至殿后降 舆。太上皇帝御中和殿升座,嗣皇帝殿内西乡立,鸿胪寺官引执事大臣按班,不赞,行九 叩礼。侍班者趋出,就外朝位,《中和韶乐》作,奏《元平章》。太上皇帝御太和殿,嗣皇帝 侍立如初。乐止,阶下鸣鞭三,《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嗣皇帝诣拜位立,王公立丹 陛上,百官及陪臣立丹墀下,鸣赞官赞"跪",嗣皇帝率群臣跪。赞"宣表",宣表官人,奉 表至檐下正中跪,大学士二人左右跪,展表,乐止。宣讫,还奉原案,退。赞"兴",嗣皇帝 退立左旁,西向,大学士二人导近御前跪。左大学士请宝,跪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亲授 嗣皇帝,嗣皇帝跪受,右大学士跪接,陈右几。嗣皇帝诣拜位,乐作,赞"跪,叩,兴",率群 臣行九叩礼。赞"退",乐止,礼成。鸣鞭如初。《中和韶乐》作,奏《和平章》。太上皇帝 还宫。内监豫设乐悬,太上皇帝御内殿,公主,福晋,暨皇孙、皇曾元孙未锡爵者,行礼 庆贺。

嗣皇帝易礼服,祗俟保和殿暖阁,内阁学士豫奉传位诏及御宝陈太和殿中案,礼部 行礼,不赞。礼毕,嗣皇帝御太和殿登极。作乐,止乐,宣表,行礼,悉准前式。礼毕,退, 复位。大学士进,奉诏,出中门,授礼部尚书。尚书跪受,兴,奉置黄案,行三叩礼。复奉 诏陈云盘,仪制司一人跪受,兴,自中道出。礼成,俱退,嗣皇帝还宫。大学士等诣乾清 门送宝,礼部恭镌诏书颁行。

雍正四年,定元旦宴仪,是日巳刻,内外王、公、台吉等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 门。设御筵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 丹陛上张黄幔,陈 金器其下,卤簿后张青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人,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人。帝御 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余就青幔





下,俱一叩,坐。赐茶,《丹陛大乐》作,王以下就坐次跪,复一叩。帝饮茶毕,侍卫授王大臣茶,光禄官授群臣茶,复就坐次一叩。饮毕,又一叩,乐止。展席幂,掌仪司官分执壶、爵、金卮,大乐作,群臣起。掌仪司官举壶实酒于爵,进爵大臣趋跪,则皆跪。掌仪司官授大臣爵,大臣升自中陛,至御前跪进酒。兴,自右陛降,复位,一叩,群臣皆叩。大臣兴,复自右陛升,跪受爵,复位,跪。掌仪司官受虚爵退,举卮实酒,承旨赐进爵大臣酒。王以下起立,掌仪司官立授卮,大臣跪受爵,一叩,饮毕,俟受爵者退,复一叩,兴,就坐位,群臣皆坐。乐止,帝进馔。《中和清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杂戏毕陈。讫,群臣三叩。《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宫。

冬至宴,顺治间制定如元旦仪,后往往停罢。元会宴,凡元正朝会,岁有常经,遇万寿正庆,或十年国庆,特行宴礼。乾隆三十五年、五十五年,圣制《元会作歌》,宴仪如前。惟行酒后,《庆隆舞》进,司章歌作,司舞饰面具,乘禺马,进《扬烈舞》。司弦筝阮节抃者,以次奏技。《喜起舞》,大臣人,行三叩礼,循歌声按队起舞,歌阕,笳吹进,番部合奏进,内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陈百戏,为稍异耳。

——卷八十八《礼志七》

## 大婚仪

清初太祖戊子年,叶赫国贝勒纳林布禄送妹来归,帝率贝勒等迎之,大宴,礼成,时犹未定仪注也。太宗即位后,行册立礼。至顺治八年,世祖大婚,始定纳后仪。先期诹吉行纳采礼,前一日,遣官祭告郊、社、太庙。届日质明,设节案太和殿,礼物具丹陛上,陈文马其下。正、副使俟丹墀东。鸣赞官口赞,使臣三跪九拜讫,升东阶,立陛上。宣制官传制,使臣跪。制曰:"兹纳某氏某女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礼。"大学士人,奉节出,授正使,正使受,偕副使兴,前行降中阶左。执事官纳仪物采亭中。仪仗前导,卫士牵马从,出太和中门,诣后邸。后父朝服跪迎门外道右。既入,使臣陈节中案,执事陈仪物左右案,陈马于庭。使臣传制纳采,以次奉仪物授后父,后父跪受,兴,率子弟望阙行礼。使臣出,跪送如初。前期一日,行纳徵礼。所司具大徵仪物,遣使传制,如纳采仪。大婚前一日,复遣官祭告,届期卤簿、乐悬具。帝御太和殿阅册、宝,制辞曰:"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为皇后。兹当吉月令辰,备物典册,命卿等以礼奉迎。"遣使如册后仪,使臣随册、宝亭出自协和门,驾还宫。

时皇后仪仗陈邸第,封使至,后父率亲属朝服迎门外,后礼服迎庭中,后母率诸妇咸朝服跪。使臣奉册、宝入陈案上,后就案南北面跪,内院官西向立,读册、宝文,次第授左

女官,女官跪接献皇后,后祗受,转授右女官,亦跪接,陈案上盡内。后兴,六肃三跪三叩,礼毕,升辇。女官奉盈置采亭,鼓乐导前,次仪仗,次凤辇。后父母跪送如跪迎仪。 辇至协和门,仪驾止。女官奉矞前行置中宫,辇入自中门,至太和殿阶下降辇入宫。

雍正初元,谕:"乡饮酒礼所以敬老尊贤,厥制甚古,顺天府行礼日,礼部长官监视以为常。"乾隆八年,以各省乡饮制不画一,或频年阙略不行。旧仪载图有大宾、介宾、一宾、二宾、三宾,与一僎、二僎、三僎,名号纷歧。按古《仪礼》:"宾若有遵者,诸公大夫。"注云:"今文读为僎,此乡之人仕至大夫,来助主人乐宾,主人所荣而遵法者。"《戴记》:"坐僎于西北,以辅主人。"其言主人亲速宾及介,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甚繁,无一言及僎,所谓"不干主人正礼"者也。嗣后乡饮宾、介,有司当料简耆绅硕德者任之,或乡居显宦有来观礼者,依古礼坐东北,无则宁阙,而不立僎名。五十年,命岁时举乡饮毋旷。每行礼,奏御制《补笙诗》六章。其制,献宾,宾酢主人后,酒数行。工升,鼓瑟,歌《鹿鸣》。宾主以下酒三行,司馔供羹,笙磬作,奏《南陔》,间歌《鱼丽》,笙《由庚》。司爵以次酌酒。司馔供羹者三,乃合乐,歌《关雎》。工告"乐备",彻馔。宾主咸起立再拜。宾、介出,主人送门外,如初迓仪。初,乡饮诸费取给公家,自道光末叶,移充军馕,始改归地方指办。余准故事行。然行之亦仅矣。

## ——卷八十九《礼志八》

(康熙)三十四年,复幸南苑行阅,分八旗为三队,帝率皇子擐甲,内大臣等扈从,后建龙纛三,上三旗侍卫随行。遍阅骁骑、护军、前锋、火器诸营。立马军前,角螺鸣,伐鼓,行阵舁鹿角进。甲士麾红旗,枪炮齐发。鸣金止,再伐鼓,发枪炮如初。如是者九。初进率五丈,再进亦如之。至十进,枪炮环发无间。开鹿角成八门,首队出,二队、三队从。既成列,门阖,角鸣,呼噪进。两翼队皆雁缀进,鸣金收军。立本阵,结队徐旋,首队殿。罢阅,还行宫,申敕明赏罚。未阅前,赐军士食,既阅,赐酒。

乾隆二年,大阅,幸南苑,御帐殿。军队既齐,步军整列进。以十丈为率,余仪同。令甲,大阅日,行宫外陈卤簿,驾出,作《铙歌大乐》,奏《壮军容章》。及还,作《清乐》,奏《鬯皇威章》。凡操时鸣炮三,驾出及还同。即日赐各旗馔筵、羊豕、薪炭。迄嘉庆间,皆如故事行。

——卷九十《礼志九》

# 皇太子皇子及皇子福晋丧仪

皇太子丧仪,有清家法,不立储贰。至乾隆三年,皇次子永琏薨。高宗谕曰:"永琏 为朕嫡子,虽未册立,已定建储大计,其典礼应视皇太子行。"礼臣奏言:"皇太子丧礼,会 典未载。旧制,冲龄薨,不成服。今议,皇帝素服,辍朝七日。若亲临奠醊,冠摘缨。典丧





大臣、奏遣之王公暨皇太子侍从官咸成服,内务府佐领、内管领下护军、骁骑校等成服,以六百人为率,并初祭日除。直省官奉文日,咸摘冠缨素服三日,停嫁娶、辍音乐,京师四十日,外省半之。幼殇例无引幡,今请依雍正时怀亲王丧仪,引幡仍用。外藩额驸、王、公、台吉、公主、福晋、郡主服内来京,男摘冠缨,女去首饰。朝鲜使臣素服七日。金棺用桐木。"启奠帝亲祭酒,奉移亲视送。礼部长官祭轝。初祭内外会集,帝至殡殿奠酒三爵,每奠众一拜,是日除服薙发。将册谥,先期遣告太庙后殿、奉先殿,谥曰端慧。礼成。礼部颁行各省,并牒朝鲜国王,文到率百官素服,军民罢嫁娶、音乐各三日。八年,葬朱华山园寝。

### ——卷九十三《礼志十二》

记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也者,考神纳宾,类物表庸,以其德馨殷荐上帝者也。圣道四达,声与政通,于是有缀兆之容,箾籥之音,被服其光辉,膏润其猷烈,以与民康之,民无憔瘁揫伤之嗟,放僻嫚荡之志,夫然后《雅》《颂》作焉。盖三苗格而韶舞,十一税而《颂》讴,《玄鸟》歌而《商》祚兴,《灵台》奏而周道昌。王官失守,神不降祉。移及春秋,脊脊大乱。仲尼序《诗》,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复雅。中更暴秦,《乐经》埃灭,音之郑卫,自此而阶,郊庙登歌,声不逮下。扰民齐教,无闻焉尔。然而历代创兴,莫不铺陈《南》《雅》,自制郊辞,绳祖业之维艰,颂帝功之有赫,考较钟悬,裁定缛典。虽浑灏三五,炳焉同风,而寤想闻《韶》,跂之弥卲。是则前诰所讥,邻于夜诵者也。

清起僻远,迎神祭天,初沿边俗。及太祖受命,始习华风。天命、崇德中,征瓦尔喀,臣朝鲜,平定察哈尔,得其宫悬,以备四裔燕乐。世祖人关,修明之旧,有《中和韶乐》,郊庙朝会用之。有《丹陛大乐》,王公百僚庆贺用之。有《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宫中筵宴用之。有《卤簿导迎乐》,巡跸用之。又制《铙歌法曲》,奋武敌忾,宣鬯八风,以俪汉世短箫。而满洲旧舞,是曰《莽式》,率以兰锜世裔充选,所陈皆辽沈故事,作麾旄弢矢跃马涖阵之容,屈伸进反轻跃俯仰之节,歌辞异汉,不颁太常,所谓缵业垂统,前王不忘者欤?

圣祖、高宗,制作自任,臣匪师旷之聪,君逾姬旦之美。考音谐金石,昭德摛天汉,帝 秩皇造,于斯为盛。但观其命伶伦使协律。召咸黑以赓歌,非不陶英铸茎,四隅率同,而 继体再传,颂声浸废。魏文听之而思卧,季札观之而无讥,是知乐之为懿,觇国隆洿,讴 歌在民,匪所自致,而三古承流,曾靡先觉,可为惋欷者也。

稽清之乐,式遵明故,六间七始,实绍古亡,布咫颠禾,硷气灰琯。斯乃神瞽以之塞 瑬,隶首由其踠步。将欲起元音之废,复淳朴之真,弘我夏声,秕西奏。澹欲缮性,一綖庶几,有庇经诰,其或在此。必监前宪,我则优矣。国宬所书,声容器数之次第,管律弦度

之讨论,焕乎秩秩,可谓有文。今掇其要,以备简籍。

太祖肇启东陲,戡乱用武,声物弇朴,率缘辽旧。天命元年,即尊位沈阳,诸贝勒群臣廷贺上寿,始制卤簿用乐。八年,定凯旋拜天行礼筵宴乐制。太宗天聪八年,又定出师谒堂子拜天行礼乐制、元旦朝贺乐制。九年,停止元旦杂剧。先是梅勒章京张存仁上言:"元旦朝贺,大体所关,杂剧戏谑,不宜陈殿陛。故事,八旗设宴,惟用雅乐。"从之。

十年,建国号曰清,改元崇德。其明年,遂有事太庙,追尊列祖,四孟时享、岁暮祫祭并奏乐。皇帝冬至、万寿二节与元旦同。御前仪仗乐器,锣二,鼓二,画角四,箫二,笙二,架鼓四,横笛二,龙头横笛二,檀板二,大鼓二,小铜钹四,小铜锣二,大铜锣四,云锣二,唢呐四。乐人绿衣黄褂红带,六瓣红绒帽,铜顶上缀黄翎,从内院官奏请也。又诏公主册封、诸王家祭、受降献馘皆用乐。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既定燕都,将于十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大学十 冯铨、洪承畴等言:"郊庙及社稷乐章,前代各取嘉名,以昭一代之制,梁用'雅',北齐及 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咸',前明用'和'。 我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宜改用'平'。郊社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从之。于是定 圜丘大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燔柴迎神奏《始平》,奠玉帛奏《景平》,进 俎奉《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馔奏《熙平》,送神奏《太 平》,望燎奏《安平》。礼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方泽大祀,皇帝 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瘗毛血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广平》,进俎奏《咸平》, 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时平》,彻馔奏《贞平》,送神望瘗奏《宁平》。礼 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祈榖,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燔 柴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肃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景平》,终献 奏《永平》,彻馔奏《凝平》,送神奏《清平》,望燎奏《太平》。余与圜丘、方泽同。太庙时 享,皇帝出宫,钟止,不作乐。致祭迎神奏《开平》,奠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 终献奏《雍平》,彻馔奏《熙平》,送神望燎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迎奏《禧平》,声钟 还宫。社稷坛,皇帝出宫,声钟,不作乐。致祭瘗毛血迎神奏《广平》,奠玉帛初献奏《寿 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馔奏熙平,送神望瘗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 迎奏《祐平》,声钟还宫。

舞皆八佾,初献武舞,亚献、终献文舞,文武舞生各六十四人,执干戚羽籥于乐悬之次,引舞旌节四,舞生四人司之。祭之日,初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武舞生执干戚进,奏《武功之舞》。亚献、终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文舞生执羽籥进,奏《文德之舞》。惟先师庙祗文舞六佾。





其三大节、常朝及皇帝升殿、还宫,俱奏《中和韶乐》,群臣行礼,《奏丹陛大乐》。亲祭坛庙,乘舆出入,用《导迎乐》,乐章均用"平"字。《宴享清乐》,则以乐词之首为章名。

是年世祖至京行受宝礼,先期锦衣卫设卤簿仪仗,旗手卫设金鼓旗帜,教坊司设大乐于行殿西前导。时龟鼎初奠,官悬备物,未遑润色,沿明旧制杂用之。教坊司置奉銮一人,左右韶舞各一人,协同官十有五人,俳长二十人,色长十七人,歌工九十八人。官内宴礼,领乐官妻四人,领教坊女乐二十四人。祠祭诸乐,则太常寺神乐观司之。以协律郎教习乐生,月三、六、九日演于凝禧殿。

二年,从有司言,春秋上丁释奠先师,乐六奏,迎神奏《咸平》,奠帛初献奏《宁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景平》,彻馔送神奏《咸平》。

祭历代帝王乐六奏,迎神奏《雍平》,奠帛初献奏《安平》,亚献奏《中平》,终献奏《肃平》,彻馔奏《凝平》,送神望燎奏《寿平》。

八年,制:朝日七奏,乐章用"曦",迎神奏《寅曦》,奠玉帛奏《朝曦》,初献奏《清曦》, 亚献奏《咸曦》,终献奏《纯曦》,彻馔奏《延曦》,送神奏《归曦》。

夕月六奏,乐章用"光",迎神奏《迎光》,奠玉帛初献奏《升光》,亚献奏《瑶光》,终献奏《瑞光》,彻馔奏《涵光》,送神奏《保光》,皆《中和韶乐》。

皇太后、皇后三大节庆贺,皇帝大婚行礼,皆《丹陛大乐》。

祭真武、东岳、城隍庙,教坊司作乐如群祀。

是年又允礼部请,更定乐舞、乐章、乐器之数,享庙大乐于殿内奏之,文武佾舞备列 乐章卒歌乐器俱设,补舞生旧额五百七十人。

其后又定常朝升殿《中和韶乐》奏《隆平》,王公百官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外 藩行礼丹陛大乐奏《治平》,还宫中和韶乐奏《显平》。耤田飨先农,乐章七奏,用"丰", 迎神奏《永丰》,奠帛初献奏《时丰》,亚献奏《咸丰》,终献奏《大丰》,彻馔奏《屡丰》,送神奏《报丰》,望瘗奏《庆丰》。

礼成,御斋宫,《导迎大乐》奏天《下乐》,升座奏《万岁乐》,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朝天子》,筵宴上寿奏《三月韶光》,进馔《清乐》奏《太清歌》。

太庙祫祭迎神奏《贞平》,奠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馔奏《熙平》,送神奏《清平》。

大享殿合祀天地百神,乐章九奏,用"和",迎神奏《元和》,奠玉帛奏《景和》,进俎奏 《肃和》,初献奏《寿和》,亚献奏《安和》,终献奏《永和》,彻馔奏《协和》,送神奏《泰和》, 望燎瘗奏《清和》。

其上皇太后徽号册宝、尊封太妃、册立中宫、太和殿策士诸庆典,皆特诏用乐。自后

幸盛京、谒陵,进实录、玉牒亦如之。

康熙初,圣祖践阼幼冲,率承旧宪,无所改作。八年,惟诏定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大节朝贺乐,皇帝元旦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还宫奏《和平》,冬至升座奏《遂平》,还宫奏《允平》,万寿节升座奏《乾平》,还宫奏《太平》,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外藩奏《治平》,太皇太后升座奏《升平》,还宫奏《恒平》,行礼奏《晋平》,皇太后升座奏《豫平》,还宫奏《履平》,行礼奏《益平》,皇后升座奏《淑平》,还宫奏《顺平》,行礼奏《正平》。而有司肄习日久,乐句律度,凌厉失所,伶伦应官,比于制氏,但纪铿锵鼓舞而已。

自世祖时,已屡饬典乐官演习乐舞声容仪节,尝谕大学士等曰:"各处祭祀,太常寺所奏乐俱未和谐。乐乃祭祀之大典,必声容仪节尽合歌章,始臻美善。其召太常寺官严饬之。"至十一年,圣祖亦谕礼臣:"慎重禋祀,勤加习练,勿仍前怠,亵越明典。"

二十一年,三藩削平,天下无事,左副都御史余国柱首请厘正郊庙、朝贺、宴享乐章,上曰:"享祀乐章,一代制作所系,礼部、翰林院其集议以闻。"寻奏:"自古庙乐,原以颂述祖宗功德,本朝郊坛庙祀乐章,曲名曰'平',遵奉已久。太祖、太宗、世祖同于太庙致祭,宜如旧。惟朝会、宴享等乐曲调,风雅未备,宜敕所司酌古准今,求声律之原,定雅奏之节。"从之。因命大学士陈廷敬重撰燕乐诸章,然犹袭明故,虽务典蔚,有似徒歌,五声二变,踵讹夺伦,黄钟为万事根本,臣工无能言之者。帝方谦让,亦未暇革也。

二十三年,东巡谒阙里,躬祭孔林,陈卤簿,奏《导迎大乐》乐章、乐舞,先期命太常寺 遣司乐官前往肄习,与太学先师庙同。二十九年,以喀尔喀新附,特行会阅礼,陈卤簿, 奏《铙歌大乐》,于是帝感礼乐崩隤,始有志制作之事。

三十一年,御乾清宫,召大学士九卿前,指五声八风图示之曰:"古人谓十二律定,而后被之八音,则八音和,奏之天地,则八风和,诸福之物,可致之祥,无不毕至,言乐律所关者大也。而十二律之所从出,其义不可知。《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此法若合,则所算皆合;若舛,则无所不舛矣。朕观径一围三之法,必不能合,盖径一尺,则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积累至于百丈,所差当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错可胜言耶?"因取方圆诸图谓群臣曰:"所言径一围三,但可算六角之数,若围圆必有奇零。朕观《八线表》中半径句股之法极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之术,即从此出。若黄钟之管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此旧说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则古今尺制不同,当以天地之度数为准。惟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乃一定之理也。"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第八声,仍还本音。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义耶?"群臣皆曰:"诚如圣训,非臣等闻见所及。"



三十四年,定大阅鸣角击鼓声金之制。

四十九年正月,孝惠章皇后七十万寿,又谕礼部曰:"《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故事皆王大臣行之。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觞。"是日皇太后宫进宴奏乐,上前舞蹈奉爵,极欢乃罢。

帝既妙揅钟律,时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以耆硕被顾问,会进所纂《大司乐释义》及《乐律论辨》,因上言曰:"礼乐不可斯臾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于天下。自汉以来,礼乐崩坏,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余年,而乐尤甚。盖自诸经所载节奏、篇章、器数、律吕之昭然者,而纷纷之说,终不能以相一,又况乎精微之旨,与天地同其和者哉!今四海靡靡,风声颓敝,等威无辨,而奢僭不可止;联属无法,而斗争不可禁。记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举而措之者,文也。谓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监于夏、商,近稽自汉、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大学士张玉书亦言:"乐律算数之学,失传已久,承讹袭舛,莫摘其非;奥义微机,莫探其蕴。臣等躬聆训诲,犹且一时省寤,而覆算迷蒙;中外臣民,何由共喻?宜特赐裁定,编次成书,颁示四方,共相传习。正历来积算之差讹,垂万世和声之善法,学术政事,均有裨益。"

帝重违臣下请,五十二年,遂诏修律吕诸书,于蒙养斋立馆,求海内畅晓乐律者,光 地荐景州魏廷珍、宁国梅毂成、交河王兰生任编纂。兰生故光地所拔士,乐律有神契,朱 子《琴律图说》,字多讹谬,兰生以意是正,了然可晓。及被诏入直,所与编校者皆淹雅 士,而兰生学独深,亦时时折中于帝,遇有疑义,亲临决焉。

其法首明黄钟为十二律吕根源,以纵黍横黍定古今尺度,今尺八寸一分,当古尺十寸,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汉志:"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广者横也,九十分为黄钟之长,则黄钟为九十横黍所累明矣。即以横黍之度比纵黍,为古尺之比今尺,以古尺为一率,今尺为二率,黄钟古尺九寸为三率,推得四率七寸二分九厘,即黄钟今尺之度。律吕新书:黄钟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再置古尺,积八百一十分,以九十分归之,得面幂九方分,用比例相求,面线相等,面积不同。定数圆面积一十万为一率,方面积一十二万七千三百二十四为二率,今面幂九方分为三率,推得四率一十一分四十五厘九十豪,开平方得三分三厘八豪五丝一忽,为黄钟古尺径数。求周,得十分六厘三豪四丝六忽。即以古尺之积比今尺之积,古尺一百分,自乘再乘得一百万分为一率,今尺八十一分,自乘再乘得五十三万一千四十一分为二率,黄钟积八百一十分为三率,推得四率四百三十分四百六十七厘二百十一豪,即黄钟今尺之积。以今尺长七寸二分九厘归之,得面幂五分九十厘四十九豪,求径得二分七厘四豪一丝九忽,而黄钟管之纵长体积面径定矣。

倍林钟为下羽之右下徵乙字,而分清浊。半之,则半黄钟、半大吕为羽声之左变宫尺字, 而分清浊。半太簇、半夹钟为变宫之左少宫工字,而分清浊。半姑洗、半仲吕为少宫之 左少商凡字,而分清浊。古乐所以起下徵而终清商也。 黄钟一径,别其长短,为十二律吕,复助以倍半,而得五声二变之全,由是制以乐器, 以黄钟之积为本,加分减分,皆用黄钟之长与径相比,大加至八倍,则长与径亦加一倍, 小减至八分之一,则长与径亦减其半。正律吕管十二,倍管六,半管六。黄钟同形管五 447

黄钟既定,于是制律吕同径之法,以积实容黍为数,三分损益以覈之,黄钟三分损 一,下生林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三分损一,下生南吕,南吕三分益一,上生 姑洗,姑洗三分损一,下生应钟,应钟三分益一,上生蕤宾,蕤宾三分益一,上生大吕,大 吕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三分益一,上生夹钟,夹钟三分损一,下生无射,无射三分益 一,上生仲吕。又倍之,自蕤宾以下至应钟,半之,自黄钟以下至仲吕,皆六。不用京房 变律之说,定宫声在黄钟、大吕之间。

黄钟为宫,次太簇以商应,次姑洗以角应,次蕤宾以变徵应,次夷则以徵应,次无射 以羽应,次半黄钟以变宫应,所谓阳律五声二变也。至半太簇为清宫,仍应黄钟焉。大 吕为宫,次夹钟以商应,次仲吕以角应,次林钟以变徵应,次南吕以徵应,次应钟以羽应, 次半大吕以变宫应,所谓阴吕五声二变也。至半夹钟为清宫,仍应大吕焉。旋相为宫, 折中取声,类而不杂。验之箫笛,工为宫,则凡应商,六应角,五应变徵,乙应徵,上应羽, 尺应变宜。

黄钟为低工,大吕为高工,而分清浊。太簇为低凡,夹钟为高凡,而分清浊。姑洗为

低六,仲吕为高六,而分清浊。蕤宾为低五,林钟为高五,而分清浊。夷则为低乙,南吕 为高乙,而分清浊。无射为低上,应钟为高上,而分清浊。倍之,则倍无射、倍应钟为官 声之右变宫尺字,而分清浊。倍夷则、倍南吕为变宫之右下羽上字,而分清浊。倍蕤宾、

十六,亦倍管六,半管六。同形管又生同径管十一,凡一千三百六十八管。依数立制,以 考其度,以审其音。八倍黄钟之管,声应正黄钟之律浊宫低工。七倍黄钟之管,应大吕 之吕清宫高工。六倍黄钟之管,应太簇之律浊商低凡。五倍黄钟之管,应夹钟之吕清商 高凡。四倍黄钟之管,应姑洗之律浊角低六。三倍半黄钟之管,应仲吕之吕清角高六。

由此生也。二倍半黄钟之管,应林钟之吕清变徵高五。二倍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夷 则之律浊徵低乙。二倍黄钟之管,不应夷则,而二倍半二倍之间始应之。必以半积复半

三倍黄钟之管,应蕤宾之律浊变徵低五。三倍官应仲吕,今高半音而应蕤宾,盖管体渐 小,声音易别。必于三倍之积,复加正黄钟之半积,始应仲吕之吕清角高六。半积之理,

之,为四分之一,加于二倍之内,其分乃合。四分之一之理,由此生焉。二倍黄钟之管,



应南吕之吕清徵高乙。正加四分之三黄钟之管,应无射之律浊羽低上。正加四分之二黄钟之管,应应钟之吕清羽高上。正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半黄钟之律浊变宫低尺。正加八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尺。此管与正黄钟最近,欲取合清宫之分,则以四分之一复半之,为八分之一,加于正黄钟之分,其声始应。八分之一之理,由此生焉。

继此则正黄钟管声应半太簇之律,独宫低工乃与八倍黄钟之管相和同声矣。递减之,黄钟正积八分之七之管,应大吕之吕。八分之六之管,应太簇之律。八分之五之管,应夹钟之吕。八分之四之管,应姑洗之律。八分之三分有半之管,应仲吕之吕。八分之三之管,应蕤宾之律。八分之二分有半之管,应林钟之吕。八分之二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应夷则之律。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乃正黄钟三十二分之一,至此三十二分之理生焉。八分之二之管,应南吕之吕。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管,应无射之律。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二之管,应应钟之吕。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应半黄钟之律。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八分之一之管,应半黄钟之律。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八分之一之管,应半大吕之吕。此一分之八分之一,乃正黄钟六十四分之一,至此六十四分之理生焉。而八分之一之管,又应正黄钟,而为正黄钟长与谷之半。

自八倍黄钟至黄钟八分之一,皆具同径之十二律吕,皆成一调之五声二变。推而演之,加黄钟之积至六十四倍,则同形管长径皆四倍于正黄钟,减黄钟之积至六十四分之一,则同形管长径皆得正黄钟四分之一。六十四倍积同形管应正黄钟,五十六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七同形管应大吕,四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六同形管应太簇,四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五同形管应夹钟,三十二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四同形管应姑洗,二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三加半同形管应仲吕,二十四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三加半同形管应林钟,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夷则,十六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充射,十二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二同形管应应钟,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应钟,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半黄钟,九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八之一同形管应半大吕,六十四分之一同形管仍应正黄钟,于是十二律吕之同径异形者,合长短倍半以成旋宫之用。而黄钟之同形异径者,因加减实积,亦成旋宫之用。制器求声,齐于此矣。

虽然,五声二变管律与弦度又各不同,汉、唐以后,皆宗司马、《淮南》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而牵合于十二律吕之中。试

截竹为管吹之,黄钟半律,不与黄钟合,而合黄钟者为太簇之半律,则倍半相应之说,在弦音而非管音也。又黄钟为宫,其徵声不应于林钟而应于夷则,则三分损益宫下生徵之说,在弦度而非管律也。以弦度取声,全弦与半弦之音相应,而半律较全律则下一音。盖弦之体,实藉人力鼓动而生声,全弦长,故得音缓,半弦短,故得音急,长短缓急之间,全半相应之理寓焉。管之体虚,假人气人之以生声,故管之径同者,其全半不相应,求其相应,必径减半始得,所以正黄钟与黄钟八分之一之管相应同声也。

因全半之不同,于是管律弦度首音至八音,其间所生五声二变之度分亦异。管律黄钟之全为宫声首音,则太簇之半为少宫八音,其间太簇之全为商声二音,姑洗为角声三音,蕤宾为变徵四音,夷则为徵声五音,无射为羽声六音,黄钟之半为变宫七音。自首音至第八音,得七全分。若弦度假借黄钟全分为宫声首音,则黄钟之半为少宫八音,其间太簇之分为商声二音,姑洗之分为角声三音,蕤宾之分为变徵四音,而林钟之分乃为徵声五音,南吕之分为羽声六音,应钟之分为变宫七音。各弦之分,宫至商,商至角,角至变徵,徵至羽,羽至变宫,皆得全分,而变徵至徵,变宫至少宫,祗得半分。自首音至八音,合为六全分,故弦音不可以十二律吕之度取分。如以倍无射变宫尺字定弦,则得下徵之分。倍无射变宫尺字,即今笛与头管之合字也。凡品乐居首一弦,必得下徵之分,而五音之位始正。故世以头管合字定琴之一弦为黄钟之宫者,盖一弦不得不定以合字,正为取下徵之分也。

黄钟宫声工字定弦,得下羽之分;太簇商声凡字定弦,得变宫之分;姑洗角声六字定弦,得宫弦之分;蕤宾变徵五字定弦,得商弦之分;夷则徵声乙字定弦,得角弦之分;无射羽声上字定弦,得变徵之分;而半黄钟变宫尺字定弦,仍得徵弦之分焉。今借黄钟之分为宫弦全分,其首音仍定以黄钟之律,则二音限于太簇之分,而声亦应太簇之律,三音则变为夹钟之分,而声始应姑洗之律。如仍取姑洗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仲吕之吕,四音复变为仲吕之分,而声应蕤宾之律。如仍取蕤宾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林钟之吕,五音则为林钟之分而应夷则之律,六音则为南吕之分而应无射之律,七音又变为无射之分而声始应半黄钟之律。如仍取应钟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半大吕之吕。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黄钟之律,而变为羽弦之分者也。或以黄钟之分为宫弦全分,而本弦七音欲各限以宫弦内七音之分,则首音必定以姑洗之律。以次分之,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姑洗之律,而得宫弦之分者也。又或以笛与头管合字为今所定倍无射之律为宫弦全分,首音依次分之,得下徵弦之分,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以笛之合字而变为徵弦之分者也。依律吕而定弦音,则弦度之分随之潜移,依弦度之分命为七音之次,则声音宫调不与律吕相协。此由管律、弦度全、半生声取分之不同,于是丝乐弦音之旋宫转调,与竹乐



管音亦异。

清浊二均各七调,中与管乐有同者,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同者惟宫调一调,五声二变皆正应。可同者,商调、徵调五声正、应二变借用;不可同者,角调、变徵调、羽调、变宫调五声之内清浊相淆。如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祗有四调,余三调皆转人弦音宫调。故周礼大司乐三宫,汉志三统,皆以三调为准。所谓三统,其一天统,黄钟为宫,乃黄钟宫声位羽起调,姑洗角声立宫,主调是为宫调也。其一人统,太簇为宫,乃太簇商声位羽起调,蕤宾变徵立宫,主调是为商调也。其一地统,林钟为宫,乃弦音徵分位羽,实管音夷则徵声位羽起调,半黄钟变宫立宫,主调是为徵调也。《隋志》郑译云:考寻律吕,七声之内,三声乖应。当时考较声律,或以管音考核弦音,或以弦音考核管音,故得四调相和,三调乖应,即二变调与角调也。变徵调与羽调五正声内祗一声乖应,然羽调犹能自立一调,变徵调则转入宫调声字。至角调变宫调,五声之内二三声乖应,与宫调声字雷同,皆不能成一调也。《唐志》载四宫二十八调,率以弦音之分定为十二律吕之度,故有正宫大食、高大食之名。今即弦音、管音之和不和,以辨阳律、阴吕之分用、合用,乃知唐书之二十八调独取弦音,不在管律。而古人所用三统,实取管音、弦音之相和者用之也。

是以弦音诸乐,其要有四:一,定弦音应某律吕之声字,即得某弦之度分。一,弦音转调不能依次递迁,故以宫调为准,有几弦不移,而他弦或紧一音,或慢半音,遂成一调,而各弦七声之分因之而变。一,弦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弦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计二变之分,始能得其条贯,不然,宫调无所取准。一,弦音宫调,惟宫与商徵得与律吕相和为用,余四调阴阳乖应,或淆入宫调声字,不得自成一调。即此四者,条分缕析,则弦音旋宫转调之法备矣。

乐之学既微,自古言者又歧说繁滋,莫衷一是。子长、孟坚时已异同,隋、唐登歌,杂 苏祗婆《龟兹乐》,以律吕文之,神瞽弗世,等于《诗》亡。宋人李照、和岘、范镇、蔡元定之 徒,稍有志于复古,然但资肊验,或且饰以阴阳郛廓之说,明郑世子载堉始以勾股谭 律度。

帝本长畴人术,加之以密率,基之以实测,管音弦分千载之袭缪,至是乃定。明年书成,分三编:曰《正律审音》,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曰《和声定乐》,明八音制器之要,详考古今之同异;曰《协均度曲》,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意大里亚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兰生、廷珍等皆赐及第,进官有差。

既又谕改订《中和乐章》声调,曰:"殿陛所奏《中和乐章》,皆沿明代,句有长短,体制

类词,曾因不雅,命大学士陈廷敬等改撰,章法皆以四字为句,而乐人未娴声调,仍以长短句凑拍歌之。今考旧调已得,宫商节奏甚为和平,必使歌章字句亦随韵逗,则章明而宫声谐,其著南书房翰林同大学士详定以闻。"是年十一月冬至,躬祀圜丘,遂用新定乐律。

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坛,金钟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颁《中和韶乐》于直省文庙。初,乐章既改用"平",而直省仍沿用"和",至是从礼部请,始颁行焉。

世宗雍正二年,定耕耤《三十六禾词》,耕耤筵宴乐制,进筵,《丹陛乐》奏《雨旸时若之章》,进酒,《管弦乐》奏《五谷丰登之章》,进馔,《清乐》奏《家给人足之章》,其辞皆大学士蒋廷锡撰。后又定祭时应宫、祭风伯庙、教坊司作乐,祭雷师、云师庙,和声署作乐,官民婚嫁,品官鼓乐人不得过十二,生、监、军、民不得过八人,著为令。

高宗即位,锐意制作,庄亲王允禄自圣祖时监修律算三书,至是仍典乐事。乾隆六年,殿陛奏《中和韶乐》,帝觉音律节奏与乐章不协,因命和亲王弘昼同允禄奏试,允禄因言:"明代旧制,乐章以五、六、七字为句,而音律之节奏随之,乐章音律俱八句,故长短相协。今殿陛乐若定以四字为句,则与坛庙无殊,惟乐章更定,大典攸关,谓宜会同大学士、礼部将乐章十二成详议,令翰林改拟进览。"寻大学士鄂尔泰等议:"乐章十二成内,惟《淑平》《顺平》二成每章八句,其十成乐章每章各十句,句四字,而按之音律,则每章八句,每句六、七、八字,以十句四字乐章,和以八句六、七、八字之音律,长短抑扬,宜不尽协。应将乐章字句,按音律之节奏以调和之,章酌从八句,句无拘四言。"奏可。

旧中和乐编钟内倍夷则四钟在黄钟正律之前,帝疑其舛,兼询编钟倍律及设而不作之故于臣工,时张照以刑部侍郎副允禄管部,名知乐,奏言:"编钟之制,以十六钟为一架,阳律八为一悬,在上;阴律八为一悬,在下。阳自阳,阴自阴。律吕之法,必有倍、半,然后高低清浊具备,以成旋宫之用。故阳律有倍蕤宾、倍夷则、倍无射在黄钟之前,有半黄钟、半太簇、半姑洗在无射之后。阴律则有倍林钟、倍南吕、倍应钟在大吕之前,有半大吕、半夹钟、半仲吕在应钟之后。倍蕤宾以还,则声过低而哑,半仲吕以还,则声过高而促,故不用。编钟无倍蕤宾、倍林钟,亦无六半律,以编钟具八,其音中和,已足于用。低不至倍蕤宾、倍林钟,高不至六半律,其序以从低至高,浊至清,排列为次。倍夷则、倍无射当在黄钟之前,倍南吕、倍应钟当在大吕之前,与箫管之长短,琴弦之巨细为一例。排箫倍夷则、倍无射二管在黄钟之前,倍南吕、倍应钟二管在大吕之前。琴之倍徵、倍羽二弦在宫弦之前,若琴弦箫管易位,则音不可谐,是以编钟之次第同于弦管。"又奏:"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阳律,下阴吕。考击之节,南郊、庙祀及临朝大典,皆用黄钟为宫,北郊、月坛,则用大吕为宫。用黄钟为宫,则击上钟,用大吕为宫,则击下钟。临朝以下



钟易置于上而击之,非下八钟不击也。又八钟原祗七音,姑冼为宫,黄钟起调为工字,倍夷则、无射为变徵,太簇为变宫,三钟不入调,是以不击。工字调外,则惟二钟不击。如以太簇为宫,倍无射起调为尺字,则倍夷则、无射、太簇三钟皆击,而黄钟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二钟又当不击矣。因相沿俱以黄钟调为黄钟宫,儒生不知音律,谓黄钟为声气之元,万物之母,郊庙、朝廷用之吉,否则凶。不知黄钟为宫,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变宫、变徵不入调,商、角、徵、羽必须叠用。若声声皆是黄钟,晏子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大武》之乐,即是无射为宫,载之《国语》。无射乃阳律之穷,而武王用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无所不可,亦明矣。"上是之,命如故。

当是时,清兴百余年矣,古学萌芽,儒者毛奇龄、李塨、胡彦升、江永辈多著书言乐 事,考证益邃密。帝亦慕箫韶九成之盛,剬诗缉颂,勇于改为,欲以文致太平。圣祖时虽 编定乐书,大抵稽于音律,而乐章句逗无谱,不与音相应。有协律高万霖者,誊年审音, 改定官谱,然祗坛庙之乐。朝会清歌,仍踵前缪。照遂请续纂律吕书,谓"前代坠典,官 见刊正",许之。开馆纂修,仍命允禄监其事。未几,馆臣上议:"坛庙乐章字谱,天坛、太 庙、朝日坛俱黄钟为宫,地坛、夕月坛大吕为宫,近于南齐祗用黄钟之说,而兼清浊二均。 及于大吕,虽义有可取,但编钟器内必有设而不作者,同于隋以前哑钟之诮。我皇上制 作定世,继述休明,允宜博考详稽,以襄盛典。夫言礼乐必宗成周,顾周代遥邈,文不足 徵,所可考者,莫如《周礼》。而《周礼》所载圜钟为官祭天、函钟为官祭地、黄钟为官祭宗 庙之说, 圜钟、函钟不知何律。 郑康成以圜钟为夹钟, 函钟为林钟, 祭地用林钟, 义则善 矣。然林钟何以又称函钟,则亦无所据也。惟准六乐次第论之,有函钟而无林钟,则知 函钟即林钟,然六乐又有夹钟无闌钟,其以闌钟为夹钟,谓夹钟生于房、心之间,房、心大 辰,天帝之明堂,则用甘公、石申战代星家之言,以解七百年前周公之制度,诚非笃诂。 李光地谓祭天以黄钟为宫,祭宗庙以圜钟为宫,圜黄互错,诸儒相承而不知改。揆以春 褅之文,则夹钟之月也,虽若近理,然亦出于臆见。《周礼》本言祭天以圜钟为宫,其下即 云黄钟为角,一章之乐,断无黄钟既为宫,而又为角之理。六乐次第,清浊各一均,黄钟 与大吕配祀天神,太簇与应钟配祭地祇,姑洗与南吕配祀四望,蕤宾与函钟配祭山川,夷 则与仲吕配享姜嫄,无射与夹钟配享先祖,以律之次第分神之尊卑。顾律吕同用,而清 浊之间,有同均者,有不同均者,见诸实用,难于施行。是以历代皆欲仰法周制,而苦无 所凭。惟唐贞观时祖孝孙定为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 朝贺宴飨则随月用吕为宫,最为通论。盖黄钟子位,天之统也。乾位在亥,亥前为子,十 二辰之始。黄钟下生林钟,林钟未位,地之统也。坤位在申,阳顺阴逆,申前为未。自子 至午七律,而天之道备,自未至丑七律,而地之道备。故黄钟属天,林钟属地,林钟上生

太簇,太簇寅位,人之统也。故以祀宗庙,先儒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义也。光地 亦称祖孝孙特有远识,而历代用乐,此最近古。臣等愚见,谓宜遵圣祖《律吕正义》所定 旋宫转调之法,将地坛乐章改林钟为宫,太庙乐章改太簇为宫,社稷坛亦地也,亦官改用 林钟为宫。月生于西,酉,西方正位也。又秋分夕月,建酉之月也。夕月坛官改用南吕 为宫,朝日坛若以日东月西、日卯月酉论,应用夹钟为宫,但夹钟阴而日阳,衷以人心属 日之义,宜改用太簇为官。其朝会宴享,并应依唐祖孝孙之说,各以其月之律为宫。先 农坛,农事也,宜以姑洗为宫。历代帝王庙、孔子庙祭以春秋,春夹钟、秋南吕为宫,太岁 坛宜以岁始之律太簇为宫。"奏上,而皇太后、皇后升座、还宫乐章律吕未定,因命礼臣集 议。允禄议曰:"皇太后、皇后乐章应用律吕,博考前典,并无明文。惟十二律吕皆生于 黄钟,故黄钟为声气之元,但既专用于南郊以尊上帝,自不便拟用。且律协于乾,吕协于 坤,坤元允宜用吕。大吕为黄钟之吕,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宫。《礼记》:天子日也,日月 东西相从而不已,天道也。酉为月之正位,援后月之义,拟阜后乐以南吕为宫。"履亲王 允裪议曰:"馆臣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宫,皇后乐以南吕为宫,臣愚以为大吕、南吕并是 阴吕,皇上曾有'凡庆贺大典,皇太后宫应用阳律'之旨,旧制一切大典,俱以黄钟为宫, 请仍循旧制。皇上冬至、元旦、万寿三大节,皇太后、皇后三大节,并以黄钟为官。"帝以 "大吕者,黄钟之吕也。既用黄钟尊上帝,林钟尊后土,太簇尊宗庙,而议皇太后乐用大 吕,大吕之序,乃在南吕后,皇后乐已用南吕,是先于皇太后也。又方泽坛用蕤宾之吕, 林钟为宫,而社稷亦宜有别"。因命重议。于是馆臣请定皇太后乐用南吕为宫,社稷坛 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戊,宜以夹钟南吕为官。从之。七年,允禄等又奏:"太皇太后升座、 还宫用《中和韶乐》,行礼用丹陛乐,与皇帝同,而皇太后、皇后俱用丹陛乐。 考诸掌仪 司,自来升座、还宫并用中和韶乐,缘陈廷敬撰拟乐章之时,以阜太后、阜后不敢同于太 皇太后,便以《丹陛名》之。请仍复旧,各为乐章。"寻定皇太后御慈宁宫升座《中和韶乐》 奏《豫平》:皇帝率诸王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益平》,还宫《中和韶乐》奏《履平》,皇后 率阜贵妃、贵妃、妃、嫔及公主、福晋、命妇至宫行礼并同。 阜帝三大节临轩、还宫、御内 殿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皇后率皇贵妃、贵妃、妃、嫔行礼《丹陛大乐》奏《雍平》,降 座《中和韶乐》奏《和平》,皇后三大节升座《中和韶乐》奏《淑平》,行礼《丹陛大乐》奏 《正平》,降座《中和韶乐》奏《顺平》。皇帝筵宴、进茶、赐茶《丹陛清乐》奏《海宇升平 日》,进酒、赐酒奏《玉殿云开》,进馔、赐食《中和清乐》奏《万象清宁》。 皇太后三大节升 座、还宫行礼与庆贺同、筵宴进茶、进酒、进馔所奏歌词与皇帝同。

时山东道监察御史徐以升奏言:"古有雩祭之典,所以为百谷祈膏雨也。其制,则为坛于南郊之旁。我朝礼制具备,惟雩祭未有坛遗,乞敕下礼臣博求典故,详考制度,仿古



龙见而雩之礼,择地立坛。"帝下其章,大学士鄂尔泰等议曰:"孟夏之月,苍龙宿见东方,为百谷祈膏雨,故龙见而雩。晋永和中,依郊坛制为雩坛,祈上帝百辟,旱则祈雨。唐时雩祀于南郊,后行雩礼于圜丘。历代京师孟夏后旱雩之礼,皆七日一祈,唐制斟酌最善,臣等酌议宜仿其制。古大雩用舞童二佾,衣玄衣,各执羽翳,歌《云汉》之诗。今皇上仿《云汉》体御制诗歌八章,圣念恳诚,宸章剀切,应用舞童十六人,玄衣,八列,执羽翳,终献乐止,赞者赞:'舞童歌诗。'歌毕,乃望燎。令掌仪司选声音清亮者充之,羽翳依《周礼皇舞》之式,礼仪与孟夏常雩同。上帝、社稷、宗庙、太岁坛俱旧有乐章,惟神祇坛阙,应敕律吕馆撰进。"乃定雩祀天神从圜丘,以黄钟为宫;地祇从方泽,以林钟为宫。乐用七成,迎神奏《祈丰》,奠帛奏《华丰》,初献奏《安丰》,亚献奏《兴丰》,终献奏《仪丰》,彻馔奏《和丰》,送神奏《锡丰》。是年始专设乐部,凡太常寺、神乐观所司祭祀之乐,和声署、掌仪司所司朝会宴飨之乐,銮仪卫所司卤簿诸乐,均隶焉。以礼部内务府大臣及各部院大臣诸晓音律者总理之,设署正、署丞、侍从、待诏、供奉、供用官、鼓手、乐工,总曰署吏,而以所司乐器别其目。钟曰司钟,磬曰司磬,琴、瑟、笙、箫亦如之。又禁道士充太常寺乐员。初,明乐舞生多选道童,世祖定都,沿而用之,羽流慢亵,识者慨焉,至是其弊始革。

既又从馆臣言,定耕耤之乐。耕耤前期进种,《导迎乐》前导,至日,和声署率属鹄立采棚南,采棚之制,后二十三年裁。歌《禾辞》者十四人,司锣、司鼓、司版、司笛、笙、箫者各六人,搴采旗者五十人。祭毕,行耕耤礼。礼成,《导迎乐》作,驾涖斋宫内门,乐止,《中和韶乐》作。皇帝御后殿,乐止,报终亩,《中和韶乐》作。皇帝御斋宫,升座,乐止,群臣庆贺行礼,《丹陛大乐》作。进茶、赐茶《中和韶乐》作。皇帝乘辇出宫,和声署《卤簿大乐》并作。筵宴、进茶、赐茶改《雨旸时若》为《喜春光》。进酒、赐酒改《五穀丰登》为《云和迭奏》。进馔、赐馔改《家给人足》为《风和日丽》,升座、还宫乐章与三月常朝同。群臣行礼《丹陛乐章》与元旦同。又定祀先蚕乐章器用方响十有六,云锣、瑟、杖鼓、拍版各二,琴四,箫、笛、笙各六,建鼓一。皇后采桑歌器用金鼓、拍版二,箫、笛、笙六。遣官致祭乐章与群祀同。

又定赐衍圣公宴乐章奏《洙泗发源长》。正一真人宴奏《上清碧落》。文进士宴奏《启天门》。武进士奏《和气洽》。乡饮酒礼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笙御制补《南陔》《白华》《华黍》三章,间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三章,笙御制补《由庚》《崇丘》《由仪》三章,合乐《周南关睢》《葛覃》《卷耳》三章,《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三章。

八年九月,高宗东巡狩至盛京,仪仗具,马上鼓吹导引,翼日设《丹陛大乐》于两乐

亭,礼部设龙亭,置庆贺表,用《导迎乐》。上御崇政殿,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诸王大臣行礼、宣表《丹陛大乐》奏《庆平》,朝鲜陪臣朝贺《丹陛大乐》奏《治平》,颁诏、赐茶《中和韶乐》奏《和平》。是日崇政殿筵宴所奏《中和丹陛清乐》与《太和殿》筵宴同。改《玛克式舞》为《庆隆之舞》,又增《世德之舞》。旋定乐舞内《大小马护》为《扬烈舞》,舞人所骑竹马为禺马,马护为面具。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歌章者曰司章,骑竹马曰司舞,搊琵琶曰司琵琶,弹弦子曰司三弦,弹筝曰司筝,划节曰司节,拍版曰司拍,拍掌曰司抃。

九年,亲幸翰林院,诏乐部设乐,升座奏《隆平》,掌院大学士率百官行礼奏《庆平》, 进茶、赐茶奏《文物京华盛》,进御筵宴奏《玉署延英》、进酒、赐酒奏《延阁云浓》,百官谢 恩奏《庆平》,还官奏《显平》。

是年裁太常寺司乐人六,增设天神地祇坛乐器,谕礼臣,除夕保和殿筵宴蒙古王等, 先进蒙古乐曲,次庆隆舞,元旦太和殿筵宴王大臣,互易用之,著为令。

帝自御宇,乐制屡易,因革损益,悉出睿裁,群臣希旨,务为补苴,非有张乾龟、万宝 常之识也。帝思隆巍焕,遂特诏厘定朝会宴飨诸乐章,自七年定郊庙祭祀诸乐章,至十 一年始成。朝会,皇帝元日《中和乐》,升座《元平》,还宫《和平》。冬至《中和乐》,升座 《遂平》,还宫《允平》。万寿《中和乐》,升座《乾平》,还宫《泰平》。上元《中和乐》,升座 《怡平》,还宫《升平》,常朝《中和乐》,升座《隆平》,还宫《显平》。 内廷行礼《丹陛乐雝 平》,诸王百官行礼《丹陛乐庆平》,外藩《丹陛乐治平》。皇太后三大节《中和乐》,升座 《豫平》,还宫《履平》,《丹陛乐》《益平》。皇后三大节《中和乐》,升座《淑平》,还宫《顺 平》、《丹陛乐》《正平》。郊庙圜丘迎神《始平》、奠玉帛《景平》、进俎《咸平》、初献《寿 平》,亚献《嘉平》,终献《永平》,彻馔《熙平》,送神《清平》,望燎《太平》。 方泽迎神《中 平》,奠玉帛《广平》,进俎《含平》,初献《大平》,亚献《安平》,终献《时平》,彻馔《贞平》, 送神、望瘗《宁平》。 祈穀迎神《祈平》, 奠玉帛《绥平》, 进俎《万平》, 初献《宝平》, 亚献 《穰平》、终献《瑞平》,彻馔《渥平》,送神《滋平》,望燎《谷平》。 雩祭迎神《霭平》,奠玉 帛《云平》,进俎《需平》,初献《霖平》,亚献《露平》,终献《霑平》,彻馔《灵平》,送神《霮 平》,望燎《霈平》。太庙时飨,迎神《贻平》,奠帛、初献《敉平》,亚献《敷平》,终献《绍 平》,彻馔《诚平》,送神、还宫、望燎《乂平》。 祫祭迎神《开平》,奠帛、初献《肃平》,亚献 协平,终献《裕平》,彻馔《诚平》,送神、还宫、望燎《成平》。 社稷迎神《登平》, 奠帛、初献 《茂平》,亚献《育平》,终献《敦平》,彻馔《博平》,送神《乐平》,望瘗《徵平》。社稷坛祈 雨报祀迎神《延丰》,奠帛、初献《介丰》,亚献《滋丰》,终献《霈丰》,彻馔《绥丰》,送神 《贻丰》,望瘗《博丰》。 朝日迎神《寅曦》,奠玉帛《朝曦》,初献《清曦》,亚献《咸曦》,终



献《纯曦》、彻馔《延曦》、送神《归曦》。夕月迎神《迎光》、奠帛、初献《升光》、亚献《瑶 光》,终献《瑞光》,彻馔《涵光》,送神《保光》。历代帝王迎神《肇平》, 奠帛、初献《兴 平》,亚献《崇平》,终献《恬平》,彻馔《淳平》,送神、望燎《匡平》。先师迎神《昭平》,奠 帛、初献《宣平》,亚献《秩平》,终献《叙平》,彻馔《懿平》,送神《德平》。 先农迎神《永 丰》, 奠帛、初献《时丰》, 亚献《咸丰》, 终献《大丰》, 彻馔《屡丰》, 送神《报丰》, 望瘗《庆 丰》。先蚕迎神《庥平》,奠帛、初献《承平》,亚献《均平》,终献《齐平》,彻馔《柔平》,送 神《洽平》,天神地祇迎神《祈丰》,奠帛、初献《华丰》,亚献《兴丰》,终献《仪丰》,彻馔 《和丰》,送神《锡丰》。太岁迎神《保平》,奠帛、初献《定平》,亚献《嘏平》,终献《寓平》, 彻馔《盈平》,送神《丰平》。太岁坛祈雨、报祀迎神《需丰》,奠帛、初献《宜丰》,亚献《晋 丰》,终献《协丰》,彻馔《应丰》,送神《洽丰》。皇帝祭坛庙还宫《导迎乐》《佑平》,庆典 《导迎乐》《禧平》。 其词皆命儒臣重撰,天子亲裁之,分刌而节比,合则仍其故,不合则易 其辞、更其调,视旧章增损有加,而《律吕》《正义后编》亦于是年书成。曰《祭祀乐》,曰 《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迎乐》,曰《行幸乐》。 更参稽前代因革损益之异,为《乐器 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权衡考》。复推阐圣祖所以审音定乐制器协均者,为《乐 问》三十五篇。大抵详于宫谱,而于律吕之原,管音弦度之分合,一遵圣祖,无所创也。 帝自制序以冠之。

十三年二月,东巡山左,祭岱岳,大学士等上言:"泰山向不用乐,考《周礼》大司乐'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今特举盛典,秩于岱宗,请遵古用乐,乐章饬部撰拟。"于是诏乐章六奏,用"丰"。十月,张广泗、讷亲讨金川久无功,上特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出师,行授钺礼。是日御太和殿,陈法驾卤簿乐器如常仪。升座,《中和韶乐》奏《隆平》,经略跪受敕印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经略随奉敕印大臣由东阶下,乐止,上还宫中和韶乐奏显平。祃日建八旗大纛于堂子内门外之南,军士执螺角列竣,上舆出宫,乐陈而不作。至红椿,声螺角,上人自街门降舆,螺止。行礼,复声螺。纛前行礼毕,出至红椿,螺止,《导迎乐》作。驾至东长安门外,御武帐,升座,赐经略酒,从征官皆囊鞬,辞,启行。还宫,《导迎乐》作。明年凯旋,赐宴丰泽园,驾御帐殿,进茶、赐茶奏《景运乾坤泰》,掌仪捧台盏卮壶奏圣德诞敷,进馔奏《日耀中天》。其后兆惠平定西域,阿桂再克金川,凯旋皆用此礼,改景运乾坤泰为《圣武光昭世》,《圣德诞敷》为《禹甸遐通》,《日耀中天》为《圣治遐昌》。改《德隆舞》为《德胜之舞》。《中和》乐章皆增武成庆语,以夸肤绩。上又自作《凯歌》三十章,增《铙歌》十六章,郊劳时奏之。声容矞厖,迈隆古矣。

二十六年,江西抚臣奏得古钟十一,图以进,上示廷臣,定为镈钟,命依钟律尺度,铸造十二律镈钟,备《中和》特悬。既成,帝自制铭,允禄等又请造特磬十二處,与镈钟配,

凿和阗玉为之。三十三年,定关帝庙乐章,迎神、送神三献章各一。四十五年八月,高宗七旬万寿,增《喜起舞》乐九章。自是凡有大庆典,则增制乐章以为常。

.....

五十二年,命皇子永瑢与邹奕孝、庄存与重定《诗经乐谱》,纠郑世子载堉之谬。五十八年,又命乐部肄演安南、廓尔喀、粗缅甸、细缅甸诸乐,故清之乐,终帝之世凡数变。

仁宗嘉庆元年,增制太上皇帝三大节御殿《中和韶乐》二章、《丹陛大乐》一章,宫中行礼《丹陛大乐》一章,筵宴《中和清乐》一章、《丹陛清乐》二章、《庆隆舞乐》九章,又增皇极殿千叟宴太上皇帝御殿《中和韶乐》二章。自后临雍,幸翰林院、文昌庙祀,社稷坛祈晴及万寿节,皆增制乐章。八年,命筵宴停止安南乐。十四年元旦,太和殿筵宴,命演朝鲜、回部、金川、缅甸乐舞等项,遇《庆隆舞》《喜起舞》,即以承应。又增队舞大臣四人,岁如故事。

宣、文之世,垂衣而治,宫悬徒为具文,虽有增创,无关宏典。德宗光绪末年,仿欧罗巴、美利坚诸邦制军乐,又升先师大祀,增佾舞之数,及更定国歌,制作屡载不定,以讫于逊国,多未施行。

### ——卷九十四《乐志一》

学部设立后,于各项学堂章程多所更正。其要者,如改订考试办法,详定师范奖励义务,变通中、小学课程,中学分文科、实科之类,然大致不外修正科目,确定限制,其宏纲细目,不能出奏定章程之范围。所增定者,则女学堂章程也。先是学部官制已将女学列人职掌。三十三年,奏定女子师范、女子小学章程,以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要旨。师范科目: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四年毕业。音乐得随意学习。小学分两等,高等科目: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红、体操,得酌加音乐,为随意科。初等科目: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得酌加音乐、图画二随意科。均四年毕业。

# ——卷一百七《选举志二》

乐部,典乐大臣无员限,礼部满洲尚书一人兼之。后改各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兼理。 又满洲王大臣知乐者,亦曰管理大臣。掌考乐律乐均度数,协之以声歌,播之以器物。 辨祭祀、朝会、燕飨之用,以格幽明,和上下。神乐署,署正一人,正六品。左、右署丞各 一人,从八品。协律郎五人,正八品。司乐二十有五人。正九品。凡乐生百八十人、舞 生三百人属之,俱汉员,兼隶太常寺,掌郊庙、祠祭诸乐。和声署,署正、署丞,俱满、汉各 一人。满员,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兼充。汉员,礼部郎中、员外郎兼充。凡供用官三十 人,本署八人。礼部笔帖式兼充二人,内务府赞礼郎兼充六人,笔帖式及各项有品级者



兼充十有二人,鸿胪寺鸣赞官兼充二人。署史长十有六人,署史百四十有八人属之,掌殿廷朝会、燕飨诸乐。其宫廷之乐,内务府掌礼司中和乐处典之。卤簿之乐,銮舆卫、旗手卫校尉典之。并隶以部。

什傍处,掇尔契达一人,兼三等侍卫。六品衔达、七品衔达各二人。拜唐阿六十人, 兼隶侍卫处。掌奏掇尔多密之乐,燕飨列之。

——卷一百十四《职官志一》

衍圣公孔氏世袭。正一品。顺治元年,授孔子六十五世孙允植袭封。其属:司乐, 典籍,屯田管勾,俱由衍圣公保举题授。

——卷一百十五《职官志二》

清起东陲,太宗设文馆,命达海等翻译经史。复改国史、秘书、弘文三院,编纂国史, 收藏书籍,文教始兴。世祖人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圣祖继统,诏 举博学鸿儒,修经史,纂图书,稽古右文,润色鸿业,海内彬彬向风焉。高宗继试鸿词,博 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 总纂,与其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册,缮写七 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 阁,杭州文澜阁。命纪昀等撰《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 八种,都一万二百四十六种。复命于敏中、王际华撷其精华,别为《四库荟要》,凡一万二 千册,分缮二部,藏之大内摛藻堂及御园味腴书屋。又别辑《永乐大典》三百八十五种, 交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时《大典》储翰林院者尚存二万四百七十三卷,合九千八百八 十一册。其宋、元精椠,多储内府,《天禄琳琅》,备详《宫史》。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治 之降,汉、唐以来所未逮也。各省先后进书,约及万种,阮元既补《四库》未收书四百五十 四种,复刊《经解》一千四百十二卷,王先谦又刊《续经解》一千三百十五卷,而各省督抚, 广修方志,郡邑典章,粲然大备。其后曾国藩倡设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 张之洞设广雅书局,延聘儒雅,校刊群籍,私家亦辑刻日多,从书之富,曩代莫京。及至 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 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史》为志,凡所 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夥,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

经部十类: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四书》类,九曰经总义类,十曰小学类。

乐类

《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御撰。《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敕

撰。《诗经乐谱》三十卷,《乐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敕撰。《乐律》二卷。薛凤祚撰。《大成乐律》一卷。孔贞瑄撰。《古乐经传》五卷。李光地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竟山乐录》四卷。毛奇龄撰。《古乐书》二卷。应撝谦撰。《李氏学乐录》二卷。李塨撰。《昭代乐章恭纪》一卷。张廷玉撰。《易律通解》八卷。沈光邦撰。《乐律表微》八卷。胡彦升撰。《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汪绂撰。《乐律表微》八卷。胡彦升撰。《琴旨三卷》。王坦撰。《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闻微》十卷。江永撰。《律吕考略》一卷。孔毓焞撰。《大乐元音》七卷。潘士权撰。《律吕古义》六卷。钱塘撰。《燕乐考原》六卷,《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凌廷堪撰。《乐悬考》二卷。江籓撰。《乐谱》一卷。任兆麟撰。《律吕臆说》一卷,荀勗《笛律图注》一卷,《管色考》一卷。徐养原撰。《古律经传附考》六卷。纪大奎撰。《乐志辑略》三卷。倪元坦撰。《音分古义》二卷,《附》一卷。戴煦撰。《声律通考》十卷。陈澧撰。《律吕通今图说》一卷,《律易》一卷,《音调定程》一卷。缪阗撰。

元熊朋来《瑟谱》六卷,元余载《韶舞九成乐补》一卷,元刘瑾《律吕成书》二卷。以上 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汉阳城子长《乐经》一卷,汉刘向《乐记》一卷,汉刘德《乐 元语》一卷,汉扬雄《琴清英》一卷,梁武帝《乐社大义》一卷、《钟律纬》一卷,陈僧智匠 《古今乐录》一卷,后魏信都芳《乐书》一卷,后周沈重《乐律》义一卷,不著时代、撰人《乐 部》一卷,《琴历》一卷,隋萧吉《乐谱集解》一卷,唐赵惟暕《琴书》一卷。以上均马国翰 辑。汉刘歆《钟律书》一卷,汉蔡邕《琴操》一卷。以上均黄奭辑。

### ——卷一百四十五《艺文志一》

《松风阁琴谱》二卷,《抒怀操》一卷。程雄撰。《操缦录》十卷。胡世安撰。《溪山琴况》一卷。徐谼撰。《琴学心声》一卷。庄臻凤撰。《琴谈》二卷。程允基撰。《琴学内篇》一卷,《外篇》一卷。曹庭栋撰。《立雪斋琴谱》二卷。汪绂撰。《与古斋琴谱》四卷。祝凤喈撰。《以六正五之斋琴学秘谱》六卷。孙宝撰。《自远堂琴谱》十二卷。吴灯撰。《琴学正声》六卷。沈琯撰。《琴旨补正》一卷。孙长源撰。《琴谱合璧》十八卷。何素繙译。《弦歌古乐谱》一卷,《箫谱》一卷。任兆麟撰。《操缦卮言》一卷。梅毂成撰。

以上艺术类音乐之属。

## ——卷一百四十七《艺文志三》

# 词曲类

曲谱十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九宫大成曲谱》八十一卷,《闰集》一卷。庄亲王撰。《昭代箫韶》二十卷。王廷章等辑。《制曲枝言》一卷。黄周星撰。《南曲人声答问》一卷。毛先舒撰。《乐府传声》二卷。徐大椿撰。《一笠庵北词广正谱不分》卷。李元玉撰。



《南词定律》十三卷。杨绪等撰。《太古传宗》二卷。邹金声等撰。《曲目表》一卷。支丰宜撰。曲海总目一卷。黄文旸撰。《雨村曲话》二卷。李调元撰。《曲话》五卷。梁廷枬撰。

以上词曲类南北曲之属。

——卷一百四十八《艺文志四》

敏惠恭和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姊也。天聪八年,来归。崇德元年,封关睢宫宸妃。妃有宠于太宗,生子,为大赦,子二岁而殇,未命名。六年九月,太宗方伐明,闻妃病而还,未至,妃已薨。上恸甚,一日忽迷惘,自午至酉始瘥,乃悔曰:"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朕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特示谴也。"上仍悲悼不已。诸王大臣请出猎,遂猎蒲河。还过妃墓,复大恸。妃母和硕贤妃来吊,上命内大臣掖舆临妃墓。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当妃丧作乐,皆坐夺爵。

——卷二百十四《后妃列传》

(崇德)十二年二月,疏言:"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太宗缵承大统,亦时与诸王贝勒讲论不辍,崇奖忠直,录功弃过,凡诏令必求可以顺民心、垂久远者。又虑武备废驰,时出射猎,诸王贝勒置酒高宴,以优戏为乐。

追论敏惠恭和元妃丧时札喀纳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歌舞为乐,大不敬,削爵,黜宗籍,幽禁。

——卷二百十五《诸王列传一》

(崇德)八年,(罗洛浑)坐嗜酒妄议,敏惠恭和元妃丧不辍丝竹,削爵。旋复封,命济尔哈朗、多尔衮戒谕之。

——卷二百十六《诸王列传二》

己丑,王整军人京师,明将吏军民迎朝阳门外,设卤簿,请乘辇,王曰:"予法周公辅冲主,不当乘。"众以周公尝负扆,固请,乃命以卤簿列王仪仗前,奏乐,拜天,复拜阙,乘辇,升武英殿。明将吏入谒,呼万岁。

王在时,欲以两固山驻永平,谋篡大位。固山额真谭泰亦言王纳肃王福金,复令肃王子至第较射,何洛会以恶言詈之。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疏言:"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

——卷第二百十八《诸王列传四》

允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叙总理劳,加封镇国公,允禄请以硕塞孙宁赫袭。寻坐事,夺爵,仍厚分与田宅,时论称之。四年,坐与允礽子弘晰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七年,命与三泰、张照管乐部。允禄等奏:"藉田礼毕,筵宴当奏《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家给时足》三章,本为蒋廷锡所撰,乐与礼不符,不能施于燕乐。请敕别撰。"又奏:"《中和韶乐》,例用笙四、箫笛皆二,金、革二音独出乐之上。请增笙为八,箫笛为四。"又奏:"汉以来各史《乐志》,俱有镈钟、特磬。今得西江古镈钟,考定黄钟直度,上下损益,铸镈钟十二。窃以条理宜备始终,请仿《周礼》磬氏遗法,制特磬十二,与镈钟俱为特悬。乐阕击特磬,乃奏敔;大祭祀、大典礼皆依应月之律,设镈钟、特磬各一號。"上悉从之。二十九年,允禄年七十,上赐诗褒之。三十二年,薨,年七十三,谥曰恪。

镇国殼厚公高塞,太宗第六子。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进镇国公。高塞居盛京,读书医无闾山,嗜文学,弹琴赋诗,自号敬一主人。九年,卒。子孙递降,至曾孙忠福,袭辅国将军,坐事夺爵。

#### ——卷第二百十九《诸王列传五》

圣祖邃律历之学,命允祉率庶吉士何国宗等辑律吕、算法诸书,谕曰:"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规模宜存古,数目宜准今。"五十三年十一月,书成,奏进。上命以律吕、历法、算法三者合为一书,名曰《律历渊源》。

绵庆幼聪颖,年十三,侍高宗避暑山庄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三眼孔雀翎。通音律。体孱弱。嘉庆九年,薨,年仅二十六。仁宗深惜之,赐银五千,谥曰恪。

# ——卷二百二十《诸王列传六》

御史赵启霖奏:"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 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上为罢芝贵,而命醇亲王载沣、大学 士孙家鼐按其事,不得实,夺启霖官。

# ——卷二百二十一《诸王列传七》

时有敏惠恭和元妃之丧,索海召降将祖大乐俳优至其帐歌舞,刑部论索海当死,削职。上使谕之曰:"尔既逸乐,姑自娱于家,自今毋至笃恭殿及大清门前。"索海遂坐废,终太宗世不复用。

# ——卷二百二十五《索海传》

古尔布什屡坐事论罚,至是以元妃丧,辅国公扎喀纳军中歌舞,吏议古尔布什不呵禁,不举劾,当夺世职、籍没,上复特贳之。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复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八年正月,卒,谥敏襄。康熙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八年,定



封二等子。

#### ——卷二百二十九《古尔布什传》

孙得功,在明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化贞倚得功为心膂。太祖围西平堡,刘 渠等赴援,令得功从。渠等战死,得功潜纳款于太祖,还言师已薄城,城人惊溃。化贞走 入关,得功与进、绍贞、国志等,率士民出城东三里望昌冈,具乘舆,设鼓乐,执旗张盖,迎 太祖入驻巡抚署,士民皆夹道俯伏呼万岁。

#### ——卷二百三十一《孙得功传》

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 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 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 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 "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

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帅师伐明,承畴从。既定京师,命承畴仍以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旋与同官冯铨启睿亲王,复明内阁故事, 题奏皆下内阁拟旨,分下六科,钞发各部院。九月,上至京师,与铨及谢升奏定郊庙乐章。

#### ---卷二百三十七《洪承畴传》

崇德七年,(祝世昌)疏请禁俘良家妇鬻人乐户,上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可法曰:"世昌岂不知朕禁乐户?而为此疏,不过徇汉人,藉此要誉耳。朕度世昌身在我国,心犹乡明。世昌果忠于明,明以元功臣田、刘、张三姓之裔隶乐户,世昌何不闻有言乎?朕视满、蒙、汉若一体,尔等同心辅国。譬诸五味,贵调剂得宜。若各相庇护,是犹咸苦酸辛不得其和。尔等徇世昌而不举劾,咎在尔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尔等能如曾之省身,则何过之有?"旋命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与诸汉官会鞫,坐世昌死。

#### ——卷第二百三十九《祝世昌传》

顺治元年,睿亲王既定京师,以书徵(冯)铨,铨闻命即至,赉冠服、鞍马、银币。令以 大学士原衔人内院佐理机务,与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复明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 定郊社、宗庙乐章。

# ---卷二百四十五《冯铨传》

赵廷标,浙江钱塘人。顺治三年,以拔贡生授福建永定知县。广东大埔逸寇江龙以 万余人犯县城,廷标城守。寇穴地人,潴池水以待,地炮不得发;树云梯乘城,于城上悬 栅堕之。持三月,食垂尽。值立春,廷标张鼓乐,开城门,迎春东郊。寇疑有伏,引去。密 遺兵间道往伏两山间,出不意夹击,败之。进至龙磜寨,捕斩略尽。

#### - 券二百四十七《赵廷标传》

福疏言固原有贼万余,若我兵径趋平凉,虑贼断我饷道,当先取固原,上韪之。十二 月,福督兵取固原。天寒大雪,士卒苦远役,且惩前败,有戒心。是月甲寅朔,乙亥,师次 惠安,下令:"五鼓会食,集城下,后者斩。"夜半时,参将熊虎等鼓噪人,刺福死。上以赵 良栋代,收虎及首谋把总刘德及营兵戕福者悉诛之,赠福三等公,以三等精奇尼哈番世 袭,谥忠愍。建祠宁夏。擢奇天津总兵。时福子世琳、世勋并陷贼,命以寿子世怡袭爵。

#### ——卷二百五十三《陈福传》

(顺治)十年,早,求言,编修陈志纪疏言:"上忧勤惕厉,而尝为督抚诸大臣方营第 宅.蓄倡优,近在辇毂下,不守法度,何以责远方大吏廉节?"上命指实,覆疏举郎廷佐、张 长庚、苗澄、祖泽溥、张朝璘、许世昌并及有德、下部严察,有德坐居丧营造,又于志纪覆 疏未入时,嘱讬毋及其名,夺官,追缴诰命。

#### ——卷二百五十六《周有德传》

寻迁(王士祯)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馈遗,奖拨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 "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笾豆。 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 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 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 殊有未安,宜予厘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余 万言,史称纯儒,官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官从祀。绛 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 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徵进遗书,俟《明 史》告成覈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 -卷二百六十六《王十祯传》

江南俗侈丽,相率易布衣。十大夫家为减舆从、毁丹平,婚嫁不用音乐,豪猾率家远 避。居数月,政化大行。

# -卷二百七十七《于成龙传》

圣祖夙知(方)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 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 人人旗者归原籍。

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隶巡 抚,录人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人为大学十,荐兰生





直内廷,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诸书。康熙五十二年,赐举人,以父忧归。

兰生为学原本程、硃,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朱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音韵亦授自光地,谓邵子《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兼取其长,以国书五字类为声韵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皆发前人所未及。圣祖深赏之,禁中夜读书,惟兰生侍左右,巡幸必以从,亟称其贤。

——卷二百九十《王兰生传》

魏廷珍,字君璧,直隶景州人。李光地督学,招入幕阅卷。旋以举人荐直内廷,与王 兰生、梅成校《乐律渊源》。五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卷二百九十《魏廷珍传》

策棱白皙微髭,善用兵,所部多奇士。有脱克浑者,日行千里,登高张两手,若雕鼓翼,诇敌,敌不之祭。事定,策棱欲官之,辞,赉以千金,酌酒劳之。脱克浑请出侍姬舞,起而歌,慷慨,策棱大悦,即以姬及所乘马赐之。载籍言名将,往往举其状貌及其轶事,使读者慕焉。

——卷二百九十六《策棱传》

傅恒遂受莎罗奔父子降,莎罗奔等焚香作乐,誓六事:无犯邻比诸番,反其侵地,供 役视诸土司,执献诸酋抗我师者,还所掠内地民马,纳军械枪炮,乃承制赦其罪。

——卷三百一《傅恒传》

来保善相马,上尝为《相马歌》赐之。

——卷三百二《来保传》

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于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厘正。"下部议行。

——卷三百四《张照传》

蕙田通经能文章,尤精于《三礼》,撰《五礼通考》,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 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以乐律附吉礼,以天文历法、方舆疆理附嘉礼。博 大闳远,条贯赅备。又好治《易》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皆有著述。

——卷三百四《秦蕙田传》

(钱)陈群屡有建白:尝疏请严治匿名揭帖,无论事钜细,非据实首告而编造歌谣诗

词,匿名粘贴闾巷街衢,当下刑部依律治罪。

#### ——卷三百五《钱陈群传》

谢墉,字昆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墉以优贡生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二十四年,回部平,墉拟《铙歌》上,上命复官,直上书房。五迁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

#### ——卷三百五《谢墉传》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 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 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原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 "《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 是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 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于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 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 ——卷三百六《仲永檀传》

(乾隆)二十三年,守备张彬佐禁村民演剧被殴,奏请饬谳。上谓:"未得惩创恶习之意。应先治刁民,后议劣弁,庶刁悍之徒知畏惧。"

#### ——卷三百二十三《李侍尧传》

源畴具服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 上宣示源畴罪状,因言:"诸直省大吏宴会酒食,率以嘱首县,首县复敛于诸州县。率皆朘 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展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通谕诸直省,令惨改积习。"寻命 斩源畴。

# ——卷三百三十九《郑源玮传》

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尚书邦达子……四十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历署吏、 刑两部侍郎,兼管乐部。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命辑《满洲源流考》。

# ---卷三百四十《董诰传》

(嘉庆)四年,和珅败,为言官论劾。诏"晟平日居官犹能自守,因畏和珅不敢参劾, 尚非通同舞弊",命逮讯源鹴,籍其赀财,澈底根究,具得源鹴加扣平余、蓄养优伶、眷属 多至三百人诸罪状,论大辟;晟坐失察,当革职留任,上特宽之。

# ——卷三百五十二《姜晟传》

(董)教增有识量,强毅不阿。官四川时,力矫豪奢,崇节俭,宴集不设剧。总督勒保以春酒召,闻乐而返;亟撤乐,乃至,尽欢。尝言"刻于己为俭,俭于人为刻",时叹为



名言。

咸丰二年,因天变上疏论时政,言甚切直,略谓:"广西贼势猖獗,广东、湖南皆可忧。赛尚阿督师无功,请明赏罚以振纪纲。河决不治河员之罪,刑轻盗风日炽,应明敕法以肃典常。臣工奏折多留中,恐滋流弊。一切事务,朱批多而谕旨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疏入,下枢臣传问疏末两端,令直言无隐。覆奏曰:"朱批因事垂训,臣工奉到遵行,他人不与闻,非若谕旨颁示天下。近日诸臣条奏虽依议,而原奏之人不知;交部重案,覆奏依议,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古者象魏悬书,俾众属目。似宜通行宣示,以昭朝廷之令甲,而杜胥吏之蔽欺。至愚贱私议,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適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有采办梨园服饰以备进御者。夫鼓乐田猎,何损圣德。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诚不可不察也。"文宗不怿,明谕指驳,以其意存讽谏,不之罪也。寻因自行撤回封奏,降四品京堂。

——卷四百三《胜保传》

(咸丰)六年,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连陷八府一州,九江贼踞自如,湖南北声息不相闻。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陈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

——卷四百五《曾国藩传》

渭子彦升,字国贤。雍正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山东定陶县知县。著《春秋说》 《四书近是》《丛书录要》。又于乐律尤有心得,著《乐律表微》八卷。

渭同郡叶佩荪,字丹颖,归安人。亦治《古易》,不言图、书,著《易守》四十卷。于《易》中三圣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四岁,母口授《大学》即成诵。总角,陈子龙为推官,奇爱之,遂补诸生。明亡,哭于学宫三日。山贼起,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

素晓音律,家有明代宗藩所传唐乐笛色谱,直史馆,据以作《竟山乐录》四卷。及在籍,闻圣祖论乐谕群臣以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阐考证,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奇龄迎驾于嘉兴,以《乐本解说》二卷进,温谕奖劳。圣祖三巡至浙,奇龄复谒行在,赐御书一幅。五十二年,卒于家,年九十一。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奇龄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弟子李塨、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寀等,著录

者甚众。李塨、廷寀自有传。

(臧琳)玄孙庸,本名镛堂,字在东。与弟礼堂俱事钱塘卢文弨。沉默朴厚,学术精审。续其高祖将绝之学,儗《经义杂记》为《拜经日记》八卷,高邮王念孙亟称之。其叙《孟子年谱》,辨齐宣王、湣王之讹,闽县陈寿祺叹为绝识。又著《拜经文》四卷,《月令杂说》一卷,《乐记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经考异》一卷,《子夏易传》一卷,《诗考异》四卷,《韩诗遗说》二卷、《订讹》一卷,校郑康成《易注》二卷。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为诸生数十年,博通古今,专心《十三经注疏》,而于《三礼》功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杨氏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吉、凶、军、嘉、宾五礼旧次,题曰《礼经纲目》,凡八十八卷。引据诸书,厘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尝一至京师,桐城方苞、荆谿吴绂质以《礼经》疑义,皆大折服。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明推步、钟律、声韵。岁实消长,前人多论之者,梅文鼎略举授时,而亦疑之。永为之说,当以恒气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勿论,其说至为精当。其论黄钟之宫,据《管子》《吕氏春秋》以正《淮南子》,其论古韵平、上、去三声,皆当为十三部,入声当为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条不紊。晚年读书有得,随笔撰记。

(钱)塘,字学渊。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江宁府学教授。塘少大昕七岁,相与共学,又与大昕弟大昭及弟站相切磋,为实事求是之学,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著《律吕古义》六卷,据所得汉虑俿铜尺正荀勖以刘歆铜斛尺为周尺之非。谓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周因夏、商,夏、商因唐、虞,古律当无异度。又《史记三书释疑》三卷,于律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书疏通证明之。《律书》"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数语,注家皆不能晓,小司马疑其数错。塘据《淮南子》《太玄经》证之,始信其确。又著《泮宫雅乐释律》四卷,《说文声系》二十卷,《淮南天文训补注》三卷。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编》凡四卷。卒,年五十六。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 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从 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 惟震能得其全。

(凌)廷堪《礼经》而外,复潜心于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郑译五旦、七调之说为燕乐之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叔夏词源、辽史乐志诸书,著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藩叹以为"思通鬼神"。他著有《元遗山年谱》二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仪徵阮元常命子常



生从廷堪授《士礼》,又称其《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诸说经之文,多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者,则《复礼》三篇云。

——卷第四百八十一《儒林列传二》

郑氏注《礼》至精,去古未远,不为凭虚臆说。迄今可考见者,如《仪礼丧服注》,多依马融师说。《士虞记》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礼》丧服变除。《周礼》大司乐鼓鼗,注依许叔重说,与先郑不同。小胥县钟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處,依刘向五经要义。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刘向《五经通义》。射人注称今儒家,依贾侍中注。《考工记》山以章,注作麞,依马季长注。《礼记檀弓》瓦不成味,注当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绥小绥,注当作绿,依刘子政《说苑》。《玉藻》元端朝日,郑读为冕,依《大戴礼》朝事义。祭法幽宗雩祭,郑读为禜,依许氏《说文》。郑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确有依据。凡此释义,补孔之遗阙,皆前人未发之秘。疏通证明,若爟火。撰《三礼释注》共八卷,又辑郑康成年谱,署其堂曰:"六艺",取康成《六艺论》,以深仰止之思。然晏治经学不掊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其于《易》,述程子之传,撰《周易述传》二卷;于孝经,集唐玄宗、宋司马光、范祖禹之注,撰《孝经述注》一卷。

李黼平,字绣子,嘉应州人。幼颖异。年十四,精通乐谱。及长,治汉学,工考证。

陈沣,字兰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沣九岁能文,复问诗学于张维屏,问经学于侯康。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初著《声律通考》十卷,谓:"《周礼》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声,《礼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之俗乐有七声而无十二律,有七调而无十二宫,有工尺字谱而不知宫、商、角、徵、羽。惧古乐之遂绝,乃考古今声律为一书。"又《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谓:"孙叔然、陆法言之学存于《广韵》,宜明其法,而不惑于沙门之说。"又《汉志·水道图说》七卷,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

——卷四百八十二《儒林列传三》

世效,字昭士。生二十余月,母口授九歌,辄能成诵。稍长,从仲父禧读。性狷急, 勇于任事。

王隼,字蒲衣,番禺人。父邦畿,明副贡生。隐居罗浮,岭南七子之一也。有《耳鸣集》。隼七岁能诗。慕道术,早岁弃家人丹霞,寻入匡庐,居太乙峰,六七年始归。性喜琵琶,终日理书卷,生事窘不顾,惟取琵琶弹之。琵琶声急,即其窘益甚。著《大樗堂集》。妻潘,女瑶湘,并工诗。

(刘)体仁喜作画,鉴识其精,又工鼓琴。与汪琬、王士祯友善,著《七颂堂集》。士祯称其诗似孟东野;又言今日善学《才调集》者无如元鼎,学西昆体者无如吴殳。

徐嘉炎,字胜力,秀水人,明兵部尚书必达曾孙。幼警敏,强记绝人。既,试鸿博,授检讨。康熙二十年,王师收滇、黔,嘉炎仿《铙歌鼓吹曲》,撰《圣人出》至《文德舞》二十四章以献。

同邑吴任臣,字志伊。志行端悫,强记博闻,为顾炎武所推。以精天官、乐律试鸿博,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而《十国春秋》百余卷尤称淹贯。其后如谢启昆之《西魏书》,周春之《西夏书》,陈鳣之《续唐书》,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法,类史钞也。

(纳兰)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揅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像,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 ——卷四百八十四《文苑列传一》

何梦瑶,字报之,南海人。惠士奇视学广东,一以通经学古为教。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雍正八年成进士,出宰粤西,治狱明慎,终奉天辽阳知州。性长于诗,兼通音律算术。谓蔡元定《律吕新书》,本原九章,为之训释。更取御制《律吕正义》研究八音协律和声之用,述其大要。参以曹廷栋《琴学》,为书一编。时称其决择精当。又著《算迪》,述梅氏之学,兼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之旨。江藩谓近世为此学者,知有法,不知法之所以然;知之者,惟梦瑶也。

宗绪,字袭参。康熙末,以举人荐充明史馆纂修。雍正八年进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少孤贫,母潘苦节,课之严而有法。感愤励学,自经史以逮律历、兵刑、六书、九章、礼仪、音律之类,莫不研穷。著《易管》《洪范皇极疑义》《古今乐通》《律衍数度衍参注》《昼夜仪象说》《岁差新论》《测量大意》《梅胡问答》《九九浅说》《正字通芟误》《正蒙解》《大学讲义》《方舆考》《南河北河论》《胶莱河考》《台湾考》《两戒辨》《苗疆纪事》等书。自为诗文曰《环隅集》,古藻过大櫆。大櫆同邑门人自姚鼐外推王灼。

李锴,字铁君,汉军正黄旗人。……少好山水,游踪所至,务穷其奇。苦嗜茗,为铁



铛瓦缶,一奴负以从。客江南,尝月夜挟琴客泛舟采石,弹大雅之章,扣舷和之,水宿者皆惊起,人莫测其致也。锴既以屋让兄,乃筑室盘山廌青峰下,闭户躭吟,罕接人事。岁一至城中,一二日即去。居盘山二十载而殁。诗古奥峭削。著《睫巢集》,又著《原易》及《春秋通义》《尚史》。

宋大樽,字左彝,仁和人。弱岁,刲股愈母疾,让产其弟。乾隆三十九年举人,为国子监助教,以母老引疾归。豪于饮酒,善鼓琴,时时出游佳山水,助其诗兴。其诗由唐人而上溯之,极于古歌谣而止,才力足以相俪。有《茗香论诗》《学古集》《牧牛村舍诗钞》。

#### ——卷四百八十五《文苑列传二》

魏谦升,字滋伯,仁和人。九岁能文,弱冠后雄长坛坫。尤工书。以廪贡生选仙居县训导,不就。家居西马塍,以著述自娱,垂五十年,有《书三味斋稿》。贼自湖州逼省城,家当其冲,或讽宜移居避之,不应。贼火其庐,乃挈妻子走灵隐山中。贼退,侨寓城中,啸歌不辍,自号无无居士。城再陷,谦升方老病,驱至万安桥下死,妻周氏同时殉节。周能书,世以鸥波夫妇拟之。

#### ——卷四百九十三《忠义列传七》

薛文,江南和州人。弟化礼。贫,有母,兄弟一出为佣,一留侍母,迭相代。留者在母侧絮絮与母语,不使孤坐。日旰,佣者还,挟酒米鱼肉治食奉母,兄弟舞跃歌讴以侑。寒,负母曝户外,兄弟前后为侏儒作态博母笑。母笃老,病且死,治殡葬毕,毁不能出户。

哑孝子,无姓氏,或曰云南昆明人。家有母,老矣,行乞以养。得食必奉母,母食然后食。母或怒,嬉戏拜且舞,必母乐乃已。得钱密投诸井,母卒,乡人有欲醵钱以助敛者,与如井,数数指水中,乡人为出钱,营殓且葬。事毕,远游不知所终。

# ——卷四百九十七《孝义列传一》

(方)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于世。

# ——卷五百《遣逸列传一》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人,占籍大兴。登乡举,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从李光地游,究心乐律、音韵、历数、书法。

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经,以诗鸣,世臣尤称其书。谓其跌宕遒丽,煅炼旧拓, 血脉精气,奔赴腕下,熙载未之敢先。又得琴法于吴思伯之女弟子颜夫人,独具神解。 纠正思伯传谱,于古操制曲之故,辄能知之。自署所居曰嵇庵。配中与有同嗜,著《琴 学》二卷。植之五十而卒,琴法未有传书。

#### ---卷五百三《艺术列传二》

金廷标,字士揆,浙江桐乡人。南巡进白描罗汉,称旨,召入祗侯。廷标画不尚工 緻,以机趣传神。高宗题所作《琵琶行图》曰:"唐寅旧图,有琵琶伎在别船,廷标祗绘白 居易一人侧耳而听,别有会心。古人画意为先,非画院中人所及。"会爱乌罕进四骏,郎 世宁绘之,复命廷标别作,仿李公麟法,增写执靮人,古趣出彼上。及廷标卒,上命旧黏 殿壁者悉付装池,收人《石渠宝笈》。

——卷五百四《艺术列传三》

罗氏,荔浦僮妇也。夫死,不更嫁。僮俗善歌,或以歌诱妇,必正色不为动,以节显于僮。

——卷五百十一《列女列传四》





# 后 跋

下面列举一些已经出版并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

| 作者                             | 书名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
| 吉联抗辑注                          | 《孔子、孟子、荀子乐论》          | 人民音乐出版社 | 1959 |
|                                | 《两汉论乐文字辑译》            |         | 1980 |
|                                | 《古乐书佚文辑注》             |         | 1990 |
| 中央音乐学院中<br>国音乐研究所              |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br>(第一辑) | 中华书局    | 1962 |
| 吉联抗辑译                          | 《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63 |
|                                | 《春秋战国音乐史料》            |         | 1980 |
|                                | 《秦汉音乐史料》              |         | 1981 |
|                                | 《魏晋南北朝音乐史料》           |         | 1982 |
|                                | 《宋明音乐史料》              |         | 1986 |
|                                | 《隋唐五代音乐史料》            |         | 1986 |
|                                | 《辽金元音乐史料》             |         | 1986 |
| (台湾)梁在<br>平选印                  |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          | 学艺出版社出版 | 1971 |
| 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文艺理论组译注               | 《〈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        | 人民音乐出版社 | 1979 |
|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br>音乐研究所民族音<br>乐研究班编印 | 《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 人民音乐出版社 | 1981 |

| 作者            | 书名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
| (台湾)杨家骆<br>主編 | 《中国音乐史料》<br>(1—6 册) | 鼎文书局    | 1982 |
| 蔡仲德编          | 《中国音乐美学史料注译》        | 人民音乐出版社 | 1990 |
| 金千秋编          | 《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         | 人民音乐出版社 | 1990 |
| 冯文慈编          | 《〈律学新说〉点注》          | 人民音乐出版社 | 1986 |
|               | 《〈律吕精义〉点注》          |         | 1998 |
| 丘琼荪校释         | 《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一、<br>二) | 人民音乐出版社 | 1999 |
| 修海林           |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         | 世界图书出版社 | 2000 |
| 刘蓝            | 《二十五史音乐志》           | 云兰大学出版社 | 2009 |



# 参考书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8.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9.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0.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2.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13.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 14.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5.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7.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8. 薛居正.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9. 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20.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1. 脱脱.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2. 脱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3.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4.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5.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